

武俠世界
31年
34
$10.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撰寫的「快刀屠龍」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三個年輕人闖蕩江湖，却遇上女霸王姚嬌嬌，她生性淫蕩，見到美男都有獵艷必得之心，這次遊山遇上三個年輕人，對其中的戈陽十分傾心，便用春藥誘戈陽中計，使她的奸計得逞……「龍的人」利用姚嬌嬌的好色弱點，將她劫持，想要脅劍王爺就範，姚嬌嬌知道他們的陰謀，决定犧牲自己，在成婚之日，將「龍的人」主人毒殺，揭穿其獨霸武林之野心……故事情節錯綜複雜，耐人尋味，而結局更是出人意料，欲知個中詳情，請先睹為快！

*　　*　　*

卧龍生先生之佳作「金燈門」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本故事情節緊湊，文字簡潔凝鍊，富於文采，喜讀卧龍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四色晶石」，故事主角奎千羽偶然間發覺自己的父親是個殺手，臨死前只吩咐他立刻逃命，使這未見過世面的小子無所適從……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快刀屠龍（新派俠情倫理江湖恩仇錄）
三個年輕人闖蕩江湖，其中一個墮入色劫，接着又遇上一伙自稱龍的人的高手……馬騰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羣英會（三國演義之廿二）◀二▶……徐正 43
雲海雙英（三期完短篇故事）◀下▶
藏珍圖物歸原主　三男女歡喜冤家……揚子江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代天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一飲醇醪醉倒　疑是太虛幻境……伴霞樓主 58
金燈門（俠義奇情連載小說）◀一▶
授燈儀式　勉强接受……卧龍生 69
最後的刺殺（新派湖海恩怨錄）
修補劍譜耗心思　廢寢忘餐難自拔……西門丁 77
垂死英雄（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揚言尋醫打胎　協助誘捉淫魔……司空羽 87
邪道小子（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求醫迫在眉睫　偏又好事多磨……辛棄疾 97
劍氣九重天（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防範活蠱侵體　準備預防措施……卧龍生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通天敎施詭計　華山內設暗樁……東方玉 114
血劍屠龍（新派武俠長篇）
特使地獄辦案　權奸法網難逃……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4期

（總號15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江湖恩仇錄

快刀屠龍

馬騰・文
可飛・圖



登山遨遊　惹下麻煩

初秋時節，金風送爽，正是郊遊登高的好季節。

金桂山正是仕女登臨賞覽的好去處。

戈陽這天與兩個朋友，攜了酒食，登臨金桂山，遊覽勝景，累了，便找個地方，暢飲一番，享受一下郊遊之樂。

三個人吃了早飯後，便往金桂山信步行去。

本來，戈陽的一個朋友——陸信天提議騎馬往金桂山的，但戈陽與另一個朋友——曾樂山卻不同意，認為騎馬前往金桂山，便少了那種沿途觀賞初秋景色的樂趣，有如走馬看花那樣，結果，當然是少數服從多數，陸信天不再堅持騎馬前往金桂山。

三人所在的地方——懷安鎮，距金桂山不過十里左右遠近，腳程快一點，不用一個時辰便可以到達。

三人帶了酒食，走出懷安鎮，信步往金桂山走去。

三人邊行說笑，邊觀賞沿途的景色，指指點點的，倒也輕鬆快樂。

走了大約五六里路，戈陽首先發覺有點不對。「信天、樂山，怎麼沿途不見一個路人？你們不覺得奇怪麼？」

陸信天前後張望了一眼，撫摸着下頷道：「我早已感到奇怪了，還以為我們來得早，因此看不到其他的路人，所以沒有說出來。」

曾樂山抬眼望一下昇得老高的太陽，說道：「太陽都快爬上中天了，時候還早？我早已在心裏嘀咕了，莫非發生了甚麼事不成？」

「就算發生了甚麼事情，也不會全無其他路人的啊！」陸信天不大相信：「總不會遠近的人都知道，沒有一個人前往金桂山吧？」

戈陽聽陸信天那麼說，認為有道理，就算有甚麼事情發生了，總不成附近二三十里內的人全都知道，因而不前往金桂山，若真是，那他們也應該有所聽聞的——懷安鎮不過距金桂山十里左右遠近，總不會只有他們聽聞不到消息吧！

「別管這麼多，走到金桂山，便知道是否發生了事情。」戈陽說着話，本已放慢了的腳步又加快了，走在陸、曾兩人的前面。

陸、曾兩人忙加快腳步，趕上戈陽，並肩往前走。

陸、曾兩人一向都是以戈陽馬首是瞻的。

之所以這樣，不但在三人中，戈陽的年紀最大——今年剛好二十六歲，也數他的武功最高，江湖閱歷比兩人豐富，更主要的是：戈陽比陸、曾兩人有主見。

金桂山已然在望，已可以望到斑斑金黃的桂花，隱隱還嗅到陣陣隨風送來的桂花香。

在這兩三里路當中，三人仍然不見一個路人，這種反常的現象，令到三人不但大感奇怪，也生出一份不安的感覺。

放眼望去，前路仍然不見一個人影。

陸、曾兩人不禁先後望了戈陽一眼，卻沒有說甚麼話，繼續默然往前走。

戈陽緊抿着嘴唇，悶聲不吭地往前走，臉上的表情雖然沒有甚麼變化，實則，他已在暗地裏提高了警惕。

三人終於走到金桂山下。

山上，盡是一簇簇花兒綻開的桂樹，在陽光下恍似一片片金子那樣，那麼攝人的香氣，令人心曠神怡，疲累全消。

山腳下，仍然不見一個人影，但也沒有甚麼異樣的地方。

三人互相瞧了一眼，戈陽往上望一望。「既然來到山腳下，就算山上出現虎豹之類的猛獸，也要上去走走，要不，那豈不有如入寶山而空手回？」

陸、曾兩人用力點頭。「戈陽大哥說得對，就算是龍潭虎穴，也要闖它一闖！」

陸、曾兩人皆是初生之犢，第一次在江湖走動，甚麼也想見識一下，自然甚麼也不怕。

他們三人是在昨天到達懷安鎮，聽說金桂山風景奇秀，游人如鯽，動了遊興，決定今日到金桂山一遊。

而陸、曾兩人是在個多月前，才跟隨戈陽闖蕩江湖的。

三人向登山小徑走去，往山上走。

山上的風景果然奇秀多變，三人邊往山上走邊觀賞山上的風光，興緻勃勃，忘記了沿路不見一個遊人的奇怪現象。

登山路上亦不見一個遊人，三人又被山上奇秀出俗的風景所迷，渾忘一切，興緻勃勃地往上走去。

三人終於登上山頂。

山頂上搭建有一個涼亭，亭內有枱櫈，皆是木造的，可供遊人歇坐休息，從亭內可以眺望四面的風景山色，遠近之景物，盡收眼底，教人心曠神馳，俗氣全消。

深深地吸了幾口桂香陣陣的清新空氣，三人都覺得神清氣爽，一點也不覺疲累。

看一眼放在用大樹幹造成的桌子上放着的酒食，陸信天嚥了口口水，一屁股坐下來。「戈陽大哥，這裏正好喝酒賞景，一樂也。」

戈陽點點頭，坐下來。「登高眺遠豪氣干雲，咱們就在這裏喝個痛快的。」

曾樂山拍掌道：「好啊！我從未試過在山頂上喝酒，今日終於可以嘗試我想，一定喝得特別痛快！」

「別說了，快動手吧！」陸信天說着已打開食盒，將酒食取出來。

戈、曾兩人忙動手幫忙。

擺放好酒食──包括六斤狀元紅、兩斤牛肉，一隻燒鷄，一隻鹵鴨，還有半個切好的鹵猪頭，曾樂山馬上拿起酒壺，斟了三杯酒，舉杯道：「來，戈陽大哥、信天，咱們乾一杯！」

「乾！」戈、陸兩人拿起酒杯，與曾樂山一碰酒杯，跟着三人一飲而盡。

「好酒！好地方，果然喝得特別痛快！」陸信天咂咂嘴唇，馬上又拿起酒壺，分別替戈、曾兩人及自己斟了酒。

陸信天放下酒壺，正想拿起酒杯，戈陽伸手按住他的手：「信天，別喝得這麼急，何不坐下來，邊喝邊吃邊賞覽風景，那才有意思，要不，未免煞風景。」

曾樂山馬上贊成。「戈陽大哥說得對，置身於此靈山秀景中，最宜把酒細賞。」

陸信天聽兩人那麼說，笑笑道：「好啊！那我們就附庸風雅一番吧！」

三人於是淺斟慢酌，只差沒有吟詩填詞，要不，倒像是讀書人。

喝掉帶來的六壺酒中的三壺，三人皆喝得逸興遄飛，意氣漸豪，開始瘋狂的喝酒。

「戈陽大哥，可否說說你在江湖上曾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陸信天邊替戈陽倒酒邊道。

戈陽笑笑，正想說話，曾樂山却忽然咦了一聲，奇怪地道：「戈陽大哥，信天，我們在路上不見一個路人，在山上也不見一個遊人，原以為發生了甚麼事，如今却甚麼事也沒有遇上，眞教人有點奇怪！」

陸信天瞪了曾樂山一眼道：「樂山，你很想遇上甚麼事麼？沒有別的遊人，樂得清靜，戈陽大哥，你還是說些江湖趣事，以助酒興。」

曾樂山有點不悅地瞧了陸信天一眼。「戈陽大哥，你說，本該遊客滿山的，如今却一個也沒有，是否有點不對勁？」

戈陽笑着瞧了陸、曾兩人一眼。「樂山，確是有點不對勁，不過，今日我們是登山覽勝的，何必自尋煩惱，擾了我們的興緻。來，我們喝一杯，今朝有酒今朝醉，沒有別的遊人，我們正好嚐嚐做山大王的滋味！」

「戈陽大哥說得對。」陸信天忙拿起杯子。「樂山，喝酒吧。」

曾樂山聽兩人那麼說，只好拿起杯子，與兩人碰碰，乾了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戈陽笑說道：「我想起了一件趣事，待我說給你們聽。」

陸、曾兩人一聽，滿有興趣地瞧着戈陽聽他說話。

＊ ＊ ＊

三人將六壺酒喝完，都有了四五分酒意。

這一頓酒，三人足足喝了近一個半時辰，其間，沒有看到半個遊人。

三個人都感到這一頓酒喝得暢快，雖然時候還不晚，三人已感到盡興，於是收拾好杯筷與物件，提着食盒，往山下走去。

曾樂山仍然忘不了那件事情──這麼清爽的一個好日子，居然一個遊人也沒有，走到山脚的時候，他終於忍不住開口道：「戈陽大哥，我實在想不通，這麼好的日子，居然沒有別的遊人，太奇怪了！」

「管他的！」陸信天睨了曾樂山一眼。「你很想有事發生嗎？」

曾樂山翹翹嘴唇，「你不是一直說，在路上太平淡，沒甚麼興頭麼？難道你不想發生些甚麼事情，刺激刺激嗎？」

「我當然想找點刺激。」陸信天道：「但可不像你那樣，整天提在嘴上，唯恐天下不亂。」

「你──」曾樂山臉上露出不豫之色，下面的話還未說出來，戈陽又搶着說道：「好了，你兩個別為了一點事情，爭得面紅耳赤的，傷了和氣。」

一頓，又道：「說眞的，樂山可不是杞人憂天，今天的情形太不尋常了，就像山雨欲來之前那樣，我隱隱感到，極可能會有事情發生。」

曾樂山馬上得意地睨了陸信天一眼。「戈陽大哥也那麼說，我可不是唯恐天下不亂啊！信天，說到底，是你痳木不仁！」

陸信天當然不服氣。「哼，戈陽大哥那麼說，你便高興得翹起了尾巴……」

戈陽生恐兩人再說下去會反目，忙截道：「好了，信天，別說了，其實，我可不想有事發生的。」

頓一下，跟着又道：「江湖兇險，萬一發生了事情，不是我們應付得了的，那就不好了。」

陸、曾兩人聽戈陽那麼說，不好再說下去，閉上嘴巴，往山脚下面走去。

才走到山脚下面，一伙人像是從地底下冒起來那樣，驀地出現在三人的面前。

三人不由呆住，睜着眼看着那伙人。

那伙人一共是九個人，只有一個是女的，看他們身上的衣着打扮，一眼便看出，他們是武林人。

那九個人也在瞧着戈陽三人。

瞧那八個男的擁護着那個女的情形看來，戈陽看出，那個女的應該是那八個人之首。

那個女的年約二十，身段誘人，一雙桃花眼，兩道彎彎的柳眉，嫣紅的櫻桃嘴，只要不是白痴或是瞎子，任何男人也看出，這個女子是個妖媚的女人。

三人的目光自然投在那女子的身上。

那個女子一點也不羞怯，那雙勾魂的桃花眼，盡在三人身上打轉，特別是戈陽。

陸信天、曾樂山是初出道的雛兒，幾曾見過如此妖媚惹火的女子，被她的目光溜得差點靈魂出了竅，雙眼直勾勾地瞧着那女子。

戈陽畢竟比陸、曾兩人有見識，沒有被那女子的勾魂眼所迷，避開那女子的目光，打量那八個漢子。

那八個漢子年紀最大的約四十出頭，年紀最輕的，也在三十左右，一個個神清氣足，目光熌熌，一看便知道不是易與之輩。

戈陽暗暗心懍，若對方是來找痲煩的，他們三人肯定討不了好。

他暗吸了一口氣，暗中加以防備。

「咦！你們是甚麼人？」那女子一雙勾魂眼溜轉一下，語聲嬌媚地對戈陽三人說。

陸、曾兩人聽得心頭一酥，不由異口同聲道：「我姓曾，名樂山。」

「我姓陸，名叫信天！」

戈陽不為所動，冷冷道：「姑娘，你們又是甚麼人？」

對於戈陽的冷淡，那女子不以為意，眼波一轉，瞟了戈陽一眼，嬌媚地笑道：「小妹姓姚，閨名嬌嬌，這位大哥怎麼稱呼？」

戈陽哼了一聲，不答姚嬌嬌的問話。

那八個漢子却看不過眼，齊齊哼了一聲，其中一個年約三十五六，頷下長着半寸長的鬍子的漢子怒瞪着一雙豹眼，厲聲道：「哼！你是甚麼人，膽敢這樣與我家小姐說話！」

其他七個人跟着同時怒哼了一下，十四道熌熌的目光射在戈陽的臉上。

要是目光能夠殺人的話，戈陽早已被那十四道目光殺死了。

戈陽不是一個膽小的人，對於那十四道射向自己的目光，夷然不懼，目光一閃，回望着那個漢子，冷冷道：「幾位是甚麼人？就算是皇帝，戈某不吃這一套！」

「嘿嘿，有骨氣！」那短鬍子漢子道。

「戈兄台，既然說上姓，何不將大名也說出來。」姚嬌嬌媚笑着，溜了戈陽一眼。

戈陽禁不住心頭一漾，忙收攝心神，暗吸口氣，道：「戈某行得正，站得直，說出名字又何懼！」

微頓一下，沉聲道：「戈某單名一個陽字！」

「唷！戈──陽，好名字，熱辣辣的，聽着也教人渾身發熱，確是人如其名！」姚嬌嬌那雙水汪汪的桃花眼瞇成一條線，彷彿要將戈陽的靈魂攝出來。

戈陽將目光移開，生氣地哼了一聲。「姑娘，請妳說話尊重一點！」

「放肆！膽敢這樣說我家小姐！」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留着繞腮鬍子的中年人雙眼一瞪，怒叱戈陽。

「魯坤，別兇巴巴的！」姚嬌嬌扭頭橫了那個中年人一眼。

「是，小姐。」魯坤忙微一躬身，恭聲道。

姚嬌嬌轉對戈陽道：「戈兄，請你看在奴家的份上，別生氣。」

戈陽不想與姚嬌嬌這伙人糾纏下去，冷冷道：「姚姑娘，戈某三人還要趕回鎮上，請讓開一點，別阻着去路。」

「呔！好狂妄的小子，敢違我家小姐發出的禁令，已犯了死罪，不向我家小姐跪下求饒，還對我家小姐這般無禮，你簡直不想活！」一個鼻頭上有一白豆般大的黑痣的漢子瞋目怒喝！

「你們怎麼這樣霸道，」陸信天這時已被那鼻有黑痣的漢子喝醒，不由氣往上衝。「就算是官府中人，也不能亂發官威啊！」

「是啊！我們犯了甚麼大罪，兇神惡煞的！」曾樂山氣忿忿地接口道。

「你們犯了我家小姐發出的禁令，那是死罪！」一個長了一對招風耳的漢子兇巴巴地道。

「甚麼禁令？」陸信天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我家小姐在昨晚於各個通往金桂山的路口，張貼了嚴禁遊人今日上山遊玩的禁令，你們三個小子難道瞎了眼？看不到麼？」那個招風耳的漢子瞪眼道。

另一個尖嘴哨牙的漢子接口道：「禁令貼出後，沒有人膽敢上山遊玩，偏你三個小子膽大包天，無視我家小姐這禁令，簡直不將我家小姐看在眼內，哼哼，你三個小子可是活膩了！」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戈陽從對方幾人的說話中，已聽出對方不是簡單人物，所以，他想弄清楚對方的身份。

「小子，你果然瞎了眼！」一個朝天鼻的中年人仰起頭道：「居然連我家小姐是甚麼人也不知道，實在該死！」那副趾高氣揚的樣子，瞧得陸、曾兩人牙癢癢的，恨不得一拳將他的鼻子揍扁。

戈陽沉着氣，等着對方說出其身份來歷。

姚嬌嬌一直似笑非笑地，那雙桃花眼一直在戈陽的身上溜轉着。

一個唇上留了兩撇小鬍髭，頗神氣的中年人終於說出他們的來歷。「小子，你站穩了，聽清楚，我家小姐乃是劍王府的大小姐！」

「劍王府？」陸、曾兩人頓時大驚失色，脫口叫出來。

戈陽心頭也是大大的一震，却仍能沉得住氣。「原來姚姑娘是劍王爺的千金，戈某失敬了。」抱拳朝姚嬌嬌一拱。

姚嬌嬌媚笑一聲，挺挺那聳起的酥胸。「戈兄，不知者不罪，奴家怎會怪罪你們。」說時，曖昧地閃了戈陽一眼。

要是換轉別人，不骨頭酥軟才怪，戈陽不是鐵石之人，也禁不住心頭一漾，但他仍能把持得住。

「姚姑娘，我們可沒有看到妳貼出的禁令，所以……才……貿然上山遊玩。」曾樂山聽聞對方是劍王府的人，頓時被劍王府的名頭震住了，禁不住生出怯意來。

要知道，劍王府在武林中名頭震天响，其名望與威勢，稱得上是武林中的王！而事實上，劍王府的上幾代主人，確是朝廷誥封的一個王爺，傳到這一代的主人姚玉廷，雖然襲的是爵位，但大門上，仍然掛着劍王府的漆金牌匾是皇帝賜贈的，所以，一直沒有除下，武林中人也改不了口，仍然稱姚府爲劍王府，稱姚玉廷爲王爺。

而劍王府的地位，不但在官家中仍然受到尊重，在武林中，亦受到尊崇。

也因此，劍王府既代表了官家也代表武林，是官家與武林兩種勢力的混合體。

劍王府既然具有這兩種勢力，試問，江湖武林中人，又有誰敢惹他們？

因爲這樣，令到劍王府中的人，都盛氣凌人，驕橫跋扈，有誰敢違逆的，那人準是活膩了。

戈陽可是怎也想不到他們會惹上了劍王府的人，而且還是劍王府的姚大小姐！

* * *

「戈兄，你們眞的沒有看到奴家封山禁令？」姚嬌嬌微微扭動一下腰肢——這麼樣的一個動作，簡直可以迷倒不少男人。「你們住在那裏？」

戈陽暗吸一口氣，極力把持住。

「戈某三人確是沒有看到禁令，我們昨晚在懷安鎭的平安客棧投宿，聽伙計說，金桂山風景奇秀，動了遊興，要是看到禁令，戈某三人說甚麼也不會貿然遊山，擾了姚姑娘妳的雅興。」

「嗯，聽戈兄你這麼說，情有可原。」姚嬌嬌那雙會勾魂攝魄的桃花眼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戈陽的身上，直溜得戈陽渾身不自在。

「小姐，此例不可開……」那個神氣的中年男人急急道：「那會壞了劍王府的規矩……」

「秦重，你少說話！」姚嬌嬌翠袖一抬，截斷了那中年男人秦重的話。「我自有主意。」

秦重登時閉上嘴巴，不敢再說下去。

姚嬌嬌眼睛一轉，瞟了戈陽一眼。「戈兄，你們雖說是不知者不罪，但劍王府的規矩也不能壞在你們的手上，死罪可免，却要懲戒你們一番！」

戈陽心裏雖然不服，但却不想因此惹上了劍王府的人，免得沒完沒了。「姚姑娘，妳想怎樣？」

姚嬌嬌桃花眼一轉，嘴角含着一抹曖昧的笑意道：「奴家要罰你明日午前，與奴家同遊金桂山，只你一個人！」

「這——」戈陽呆了一呆，怎也想不到，姚嬌嬌的懲罰，原來只是這樣，若換上別的男人，只怕欣喜不已，一口便答應下來。

「你不願意？」姚嬌嬌臉色一沉。「那奴家只好依照規矩，斬去你們的雙腳！」

戈陽吸口氣，瞥一眼陸、曾兩人，看到兩人的臉上都有怯懼之意，自忖憑三人之力，肯定鬥不過那八個劍王府的高手，雖然明知姚嬌嬌提出的懲罰辦法，不會那麼簡單，但爲了陸、曾兩人，他只好硬着頭皮答應：「姚姑娘，我答應妳。」

姚嬌嬌騷媚地溜了戈陽一眼，輕輕咬一下嘴唇，道：「戈兄，記着啊，明日若失約，無論上天入地，奴家也會找你算賬，那時候，便不會對你寬容！」

戈陽挺挺胸膛。「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嗯，奴家也看出戈兄你是一個大丈夫！」姚嬌嬌笑一聲：「戈兄，你們可以走了。」

戈陽吐口氣，抱拳道：「姚姑娘，明日見。」說完，朝陸、曾兩人道：「信天，樂山，走。」

「記着啊，戈兄。」姚嬌嬌在戈陽三人從她身旁走過時，笑着叮囑一聲。

戈陽沒有理睬她，與陸、曾兩人頭也不回，快步往懷安鎭走去。

姚嬌嬌直瞧着戈陽三人的身影越去越遠，幾乎看不到，才收回目光，輕輕舒口氣。

「小姐，還遊金桂山麼？」秦重開口問。

姚嬌嬌眼眸一轉，撇撇嘴，道：「我已約了姓戈的明日遊山，今日不遊也罷！」

秦重道：「小姐說得是。」一頓，又道：「小姐，是否回去？」

姚嬌嬌想了一下，搖頭道：「不，我想去懷安鎭走走。」

「小姐，妳忘了……」秦重忙提醒姚嬌嬌。

姚嬌嬌橫了秦重一眼。「蠢材，你可以派一個人趕回錦獅鎭，將他們帶到懷安鎭見我！」

秦重雖然被罵，但却沒有不豫之色，忙躬身道：「小姐罵得是，屬下這就派人趕回錦獅鎭。」

話落，目光一轉，落在一個白臉無鬚的漢子臉上。「蔣權，你回錦獅鎭一趟，若姓賀的來了，帶他到懷安鎭來見小姐。」

「是！」那個叫蔣權的漢子答應一聲，轉身展開身法，往來路掠去。

看來，秦重是八個人之首。

「秦重，別忘了再貼出封山的禁令。」姚嬌嬌說完，便當先向懷安鎭方

向走去。

「是，小姐。」秦重答應一聲，跟在姚嬌嬌的後面。

其餘六個漢子緊隨在後。

* * *

走出約五六里左右，陸信天再也憋不住開口道：「戈陽哥，你明日眞的去赴約？」

戈陽嘆口氣道：「除非你打算不要命，拚着一死，不然，只有去赴約。」

曾樂山鼓起勇氣道：「戈陽大哥，這件事，我們也有份，明日，我們跟你一起去！」

戈陽搖頭道：「樂山，那不成的，她指明只准我一個去，其他的人若跟着去，輕則攆回來，重則被殺，你與信天不能跟我去。」

「戈陽大哥，他們會不會對你不利？」曾樂山天眞而又擔憂地問。

「樂山，你難道看不出來麼？」陸信天比曾樂山年長兩歲，見識比他稍多，人又精靈，早已看出一點端倪，所以，他才會這麼說。「戈陽大哥又怎會有危險。」說完，朝戈陽擠眼一笑。

戈陽正想說話，曾樂山又說道：「信天，看出甚麼？戈陽大哥怎會沒有危險？」

陸信天古怪一笑。「樂山，你是裝懵還是扮傻？看不出那個姚大小姐對戈陽大哥眉目傳情嗎？」

戈陽急忙道：「信天，你瞎說甚麼！」

「戈陽大哥，我瞎說？」陸信天不服氣地道：「只有樂山這個睜眼瞎子，才會看不出來！」

曾樂山抓抓頭，道：「我怎麼看不出來？」

「因爲你是個傻瓜！」陸信天伸手曲指在曾樂山的頭上敲了一下道：「在場的人之中，相信只有你這個大傻瓜才看不出來。」

曾樂山一縮脖子，「唷！」地痛叫一聲：「戈陽大哥，眞的麼？」

戈陽被曾樂山這句話問得大爲尷尬，說是不是，說不是也不是，一時間無法回答。

「樂山，你果然是個大傻瓜！」陸信天又欲在曾樂山的頭上敲一下，曾樂山忙躲開去。「你這麼問戈陽大哥，叫他怎麼說？」

「呀！我怎麼想不到！」曾樂山猛地一拍後腦，由於用力太大，痛得他「唷」地叫了一聲，陸信天看着，樂得笑起來了。

「信天，不要說了，好麼？」戈陽苦笑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喜歡……這種女子的。」話未說完，臉上一陣發熱。

「戈陽大哥，原來那個姚大小姐果然對你有意！」曾樂山這一次聰明了，一聽便聽出來。

「樂山，這就叫神女有心，襄王無夢，」陸信天笑道：「我早知道戈陽大哥不會喜歡姚大小姐這種女子的。」

「戈陽大哥……你怎樣應付……姚大小姐？」曾樂山擔心地道。

「隨機應變。」戈陽苦惱地道：「只要應付過明日，那就可以脫身了。」

「戈陽大哥，有美垂青，你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却愁眉苦臉的？」陸信天扮鬼臉。

「信天，你不替戈陽大哥解憂，還取笑他，眞有你的。」曾樂山瞪着陸信天。

陸信天擠擠眼，笑道：「我不過與戈陽大哥說笑吧了，你却當眞的。」

跟着又轉對戈陽道：「戈陽大哥，萬一那姚大小姐對你動眞情，來個死纏猛追，那怎辦？」

戈陽嘆了一聲。「要是那樣，我也不知怎辦才好，那眞是倒霉透頂了。」

「戈陽大哥，男女……之間，總要兩相情願才成。」曾樂山不以爲然地道：「要是你不喜歡，她怎能勉强你？戈陽大哥，你不要煩惱，我不信她敢來硬的。」

陸信天聽得哈哈大笑起來，連眼淚也笑了出來。

戈陽也忍不住莞爾而笑。

曾樂山被陸信天笑得一頭霧水。

「信天，你笑甚麼？」

跟着又對戈陽道：「戈陽大哥，有甚麼好笑的？」

戈陽道：「樂山，你最後那句話，虧你說得出口。」

「最後那句話？」曾樂山仍然一臉不解，抓抓耳朵。「有甚麼不對啊？難道我說錯了？」

「當然說錯了。」陸信天好不容易才止住笑，用手直搓肚子。「從來只有男的霸王硬上弓，那裏聽說過女的會對男的來硬的？眞被你說得笑破肚皮！要是這樣，姚大小姐豈不是比男人還厲害？女色魔？」

聽陸信天這麼說，曾樂山才恍然明白陸、戈兩人笑甚麼，想想，他不由笑起來。「是我說錯了……嘻嘻那個姚大小姐雖然來頭很大，就算再急色，也不敢對戈陽大哥來硬的啊。」

「樂山，你又胡說了。」戈陽責備道。

「嘻嘻，我又說錯話。」曾樂山伸伸舌頭。「信天，你說，天下間，有沒有女的對男的來硬的？」說時一臉正經。

陸信天看到曾樂山那種正經八百的樣子，又忍俊不禁道：「樂山，這個麼，我還未遭遇或是聽說過，不大清楚。」

戈陽也忍不住笑起來。「樂山，你別再說笑話了，不要笑死了信天。」

「那我不說了。」曾樂山抓抓耳朵。「怎麼我盡是說笑話麼？」

陸信天笑彎了腰，幾乎跌倒下去。

* * *

姚嬌嬌與跟隨她外出的八個劍王府高手，就住在京安客棧，也就是戈

陽三人所住的平安客棧隔壁。

戈陽三人全然不知。

因為，姚嬌嬌自踏入京安客棧的上房後，便沒有露過臉，連晚飯也是在房中吃的。

那個店伙記才將碗筷收拾好，離開房間，秦重跟着便走入房間，朝坐在椅子上的姚嬌嬌微微躬身，道：「稟小姐，蔣權已將姓賀的帶來。」

「帶他來這裏見我。」姚嬌嬌道。

「是！小姐。」秦重說完便退出房外，未幾，帶了一個三十出頭的漢子走入房間。「小姐，賀春山來了。」

那個漢子未等秦重話落，已對姚嬌嬌抱拳行禮。「姚大小姐，賀某有禮。」

姚嬌嬌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在賀春山的臉上溜了一轉，似笑非笑地道：「不用多禮，我要的東西，你帶來了麼？」

「姚大小姐，帶來了。」賀春山說着便伸手入懷中。

姚嬌嬌看一眼秦重。「秦重，沒你的事了，出去吧。」

秦重欲言又止，應了聲：「是。」退出房外，並將房門帶上。

姚嬌嬌直瞟着賀春山，似乎這時候才看清楚賀春山的樣貌，「嘖」地一聲，說道：「賀春山，原來你好眉好貌，卻專幹採花的勾當。」

原來，這個賀春山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採花賊，外號浪蝶，自出道以來，不知有多少良家婦女、黃花閨女，被他汚辱，白道中人莫不欲手刃他，但他的輕功奇高，加上異常機警奸猾，好幾次都被他逃脫了，此後，他更加滑溜，倏現乍沒，很難跟上他。

而他是一個標準的小白臉，憑他那副臉孔，足以迷倒很多懷春少女、閨中怨婦，他就憑那副樣貌，確是騙了不少無知少女的貞操。

賀春山從懷中拿出一個小玉瓶，聽姚嬌嬌那麼說，邪笑道：「姚大小姐，妳不是看上我吧？」

姚嬌嬌「呸」了一聲，笑罵道：「你少臭美，你這種小白臉，不合奴家之意。」

「姚大小姐，像我這種花叢老將，妳若試過，包妳諫果回甘。」賀春山涎着臉道。

「少廢話，談買賣吧！」姚嬌嬌沉聲道。

賀春山雖然對姚嬌嬌垂涎欲滴，但由於畏懼劍王府的赫赫名頭，不敢太過份，忙收斂起心中那股欲念，將手上的玉瓶遞給姚嬌嬌。「姚大小姐，你要的東西，都在瓶內。」

姚嬌嬌接過，細細地看了手上的小玉瓶一眼。「可以用多少次？」

「二十次。」賀春山眼中射出淫邪之光。

「嗯。」姚嬌嬌將玉瓶放在旁邊的高几上。「多少銀子？」

「我今次不想要銀子。」賀春山蠱惑地笑。「我想妳答應我一個請求，作為交換。」

姚嬌嬌眼眸一轉，臉色倏寒。「賀春山，你想乘機要挾，打我的主意？哼哼，你休想。」

賀春山笑笑。「姚大小姐，妳別想歪了，姚大小姐是甚麼身份來頭，我還想活下去，怎敢打你的念頭？」

「那你想怎樣？」姚嬌嬌仍然寒着一張臉。「你該死。」

「是，我該死，」賀春山是個機靈的人，馬上明白姚嬌嬌說他該死的原因。「姚大小姐，請你不要生氣。」

「哼！我才不生你的氣！」姚嬌嬌狠狠地盯了賀春山一眼！「快說，你要奴家怎樣？」

「很簡單。」賀春山道：「我要妳替我殺一個人。」

「誰？」姚嬌嬌直瞧着賀春山。

賀春山笑道：「楚千羽。」

「一刀千鋒楚千羽！」姚嬌嬌脫口道。

「正是他！」賀春山頷首。「姚大小姐，妳不是懼怕他的名頭吧？」

姚嬌嬌哼了一聲，「你少來激將。」

一頓，又道：「你惹上了他？」

「不是我惹上他，是他要殺我。」賀春山道。

「他為何要殺你？」姚嬌嬌看着賀春山。

「那還不是為了……那回事。」賀春山尷尬地瞧瞧姚嬌嬌。「他多管閒事，從高郵一直追到這裏，幸虧我機靈，要不，早已變了他刀下之鬼。」

「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要說清楚，我才答應幫你。」姚嬌嬌故意為難他。

賀春山為難了一會，只好硬着頭皮將事情說出來。「是這樣的……我在個多月前，看上一個妞兒……弄上了手……那個妞兒知道我撇了她，便尋死覓活的，那麼巧，被楚千羽碰上了，聽說是我幹的……他便盯上了我，非要將我殺死不罷休！」

「你這種人，沒良心，死有餘辜。」姚嬌嬌撇撇嘴，一副輕蔑的樣子。

賀春山吸口氣，沉聲道：「姚大小姐，將藥瓶交還我。」

姚嬌嬌一怔，「賀春山，甚麼意思？」

賀春山帶氣地道：「你既然偏幫楚千羽，那當然不肯替我殺他，買賣自然拉倒。」

「誰說奴家不答應替你殺死楚千羽？」姚嬌嬌微哼一聲。「你何必緊張？」

賀春山聽她那麼說，頓時喜形於色。「姚大小姐，這筆買賣成交了？」

「嗯！」姚嬌嬌點一點頭。「你放心吧，奴家保證，楚千羽從今後，再也不會像吊靴鬼一樣跟着你。」

「有姚大小姐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賀春山神色頓時輕鬆起來，抱拳

朝姚嬌嬌一揖。「姚大小姐，買賣已成，告辭。」

「請。」姚嬌嬌沒有站起來，手一伸，做了一個送客的手勢。

賀春山才走出房間，一眼便看到秦重站在外面，忙對他抱抱拳，說了聲告辭，快步往客棧前面走去。

秦重愛理不理地嗯了一聲，看一眼賀春山的背影，才走入房間內。

姚嬌嬌一眼看到秦重走進來，馬上站起來。「秦重，馬上派人跟着賀春山，要是遇上楚千羽，殺了他。」

秦重吃驚地道：「小姐，無緣無故的，為何要殺楚千羽？這個人素有俠名，若殺了他，對劍王府的聲譽……」

「我已答應了賀春山替他殺楚千羽，管不了那麼多，照我的吩咐去做。」姚嬌嬌寒着一張臉道。

「小姐，屬下斗膽……賀春山聲名狼藉，小姐惹上他，只怕……」秦重壯着膽子規勸。

「住口！」姚嬌嬌叱一聲。「我的事，你管不着，再說，我自有分寸。」

「是！小姐，屬下該死。」秦重誠惶誠恐地道。

「快去辦！」姚嬌嬌臉色稍緩。

「是。」秦重恭應一聲，退出房外。

姚嬌嬌轉身拿起几上的那個小玉瓶，轉着看了一遍，臉上泛起笑意，慎重地將瓶子收入懷中。

* * *

戈陽與陸、曾兩人是在鎮上那家叫不醉樓的地方，吃過晚飯，再喝了幾壺酒，才結賬離去，返回客棧。

大街上的店鋪經已關了門，街上黑黝黝的，沒有別的行人，就只有他們三人，還有緊跟着他們響起的腳步聲。

三個人都有幾分酒意。

由於戈陽想到明日之約，不知是好是壞，所以內心很煩悶，陸、曾兩人不知如何開解他，自然感到愁悶，要解悶消愁，最好是喝酒，結果，三個人喝了五斤高粱酒，那是烈酒，三個人的酒量不算大，喝掉五斤酒，沒有醉倒，算他們挺得住。

走不了幾步，陸信天忽然打了個酒呃，道：「戈陽大哥，樂山，等等我，我很急……」

不等戈、曾兩人答他，已急急走入前面不遠的一條巷口內。

戈陽與曾樂山看到陸信天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不由好笑，走到那條巷子前，停下來，等他撒完尿，一齊走回客棧。

驀地，兩人聽到小巷內響起陸信天的一聲驚叫。

兩人心頭一跳，戈陽第一個衝入小巷內。

曾樂山緊跟在後面。

戈陽才衝入小巷內，一眼便看到陸信天急急繫好褲腰帶，提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來，疾喝道：「信天，甚麼事？」

陸信天恰好繫好褲帶，伸手一指小巷裏頭。「剛才，我看到有兩條影子在那邊閃沒……以為是鬼魅，嚇了一跳，脫口叫起來。」

「信天，你大驚小怪的，被你嚇了一跳。」曾樂山埋怨道。

「信天，你那麼說，那兩條黑影不是鬼魅，那一定是人。」戈陽道。

「是人。」陸信天肯定地點點頭。

「我看到前面的那條黑影回身發出一道閃光，後面的黑影反應好快，往側一歪，避過那道閃光，緊追着前面的黑影。」

「戈陽大哥，那是武林人，」曾樂山眼中閃閃有光。「那兩個人不知因何事黑夜追逐，信天，你不是一直說，在外面走了這麼些日子，一件刺激的事情也碰不到，如今遇上了，何不追下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陸信天一拍手掌。「是啊，難得碰到一個有熱鬧可看的事兒，戈陽大哥，我們追下去看看。」說完，便欲往巷子裏頭奔去。

戈陽一把拉住陸信天。「信天，你瞧清楚了麼？確是人？你不是醉醺醺的，看花了眼……」

「不會！」陸信天認眞地道：「雖然有點醉，但我肯定不是眼花。」

戈陽沉吟了一下，說道：「橫豎咱們走回客棧也是睡覺，何不追下去看看？」

「好啊。」陸信天馬上贊成。

曾樂山早已想找點刺激，當然不反對。「還站着幹嘛？立刻追下去。」

戈陽一揮手，當先往巷子的裏頭掠去。

陸、曾兩人跟着戈陽。

* * *

賀春山終於被追上。

追趕他的人，赫然正是一刀千鋒楚千羽。

賀春山是在離開京安客棧不遠的地方，遇上楚千羽的，像小鬼遇上閻王那樣，馬上沒命奔逃。

楚千羽一直追踪到這裏，才盯上他，自然不會放過他，緊追不捨。

賀春山的輕功確實高明，但楚千羽的輕功似乎比他還高，要不，也不會在鎮外追上他。

賀春山眼見逃不了，只好不再跑。

楚千羽在停下來的刹那，早已掣刀在手，夜色中，那把刀發出秋水般的寒光。

原來，楚千羽那把刀乃是武林中七大名刀之一的寒霜刀。

微喘一口氣，賀春山惡狠狠地道：「楚千羽，你一定要殺我而後甘心？」

楚千羽兩道炯炯的目光直射着賀春山。「廢話，你這個淫賊，今晚是你惡貫滿盈的時候。」

「嘿嘿嘿。」賀春山雖然心頭發慌

，表面上却毫不示弱。「你以為賀某人眞的怕了你？」

「廢話，」楚千羽一橫手中寒霜刀，頓時寒光泛閃，「動手吧。」

賀春山目光一閃，心頭暗驚，霍地抽出一柄銅骨摺扇，嘩啦一聲，開合了一下。「賀某久聞你的秋水寒刀法厲害，今晚賀某就領教一下，看看是否奈何得了賀某。」

話落，身形陡地斜欺向楚千羽，摺扇帶起「嗤」的銳响聲，疾撲向楚千羽的身後。

楚千羽沉喝一聲，身形急偏，寒霜刀在夜空中劃起一道冷星，截斬向賀春山的右臂肘。

「削」地一聲，賀春山身形斜旋，手中的摺扇陡然展開來，劃削向楚千羽的腰背。

楚千鋒身形急旋，刀光如寒星劃空，形成一道弧光，只聽錚的一聲，刀扇相擊，賀春山硬是被震得晃退了半步。

賀春山猛吸一口氣，厲喝一聲：「姓楚的，賀某與你拚個生死存亡。」不退反進，摺扇幻起一片幻變的扇影，攻向楚千羽。

楚千羽喝一聲：「好扇法。」刀勢急展，但見寒芒縷縷，不斷不絕，迎向那幻變的扇影。

剎那間，兩人鬥在一起，刀光與扇影交纏閃錯碰擊，煞是好看。

兩人交手大約三十招過後，驀地楚千羽的刀光如秋水暴溢，「浸淹」向賀春山，那片片扇影霎時被「秋水」所「淹沒」。

賀春山在那暴溢的「秋水」中衝突。

「呃！」賀春山忽然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身形自「秋水」中暴躍向後，一身衣衫齊中裂開，連褲襠也裂開來，濺出一蓬血水。

賀春山向後暴退七八尺，一跤跌坐在地上，左手捂着下體，痛得彎着腰，站不起來，五官歪扭起來。

原來，他為了閃避楚千羽那一招「秋水激洩」，上身急仰，以免被開膛破肚，那知道楚千羽那一招只是虛招，陡然間刀勢倏變，改為秋水暴瀉，刀光疾瀉而下，不但劃破了他胸前的衣衫，並順勢削開他的褲襠，將他去了「勢」！

要知道，下體乃人身要害之一，被削去大半，那種劇痛，任何人也難以忍受。

楚千羽眼中殺機閃射，緊握着寒霜刀，一步一步走向賀春山，冷沉地道：「賀春山，楚某那一招『去勢』刀法，滋味怎樣？」

跟着又冷笑一聲，說道：「你已被楚某去勢，楚某眞想放過你，看看你以後還能不能夠汚辱婦女，但你作惡多端，留你不得。」

話落，一步跨前，舉刀向賀春山斬下去。

賀春山被「去勢」後，劇痛難當，使不出力來，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如何能夠閃避得過楚千羽那一刀？

但他不想死，所以，他只好狼狽地拚力往左邊急滾。

楚千羽早已料到賀春山不甘束手死在刀下，右腕一擰，本來直斬下去的刀勢，驀然一偏，斜斬下去。

賀春山才翻開去，瞥到寒森的刀鋒斜斬下來，要閃避已經來不及，登時嚇得亡魂皆冒，發出一聲恐駭的厲叫。

眼看着他立時被揮下的寒霜刀斬為兩半，千鈞一髮之間，數點寒星激射向楚千羽身上要害之處及寒霜刀！

楚千羽大吃一驚，身形往下急倒，手上的刀仍然斬下去。

嗤嗤嗤，一連數下銳响自楚千羽的身上掠過，只差一點點，便會射在他的身上，他手心揑了一把汗。

可是，他那一刀却斬了個空。

原來，賀春山乘楚千羽身形一伏的那剎，拚命往外一翻，避過楚千羽那一刀。

楚千羽的反應好快，左掌疾插向賀春山背心。

當此生死一髮之際，賀春山的反應也很快，拚力往外再翻！

楚千羽那一掌又拍了個空。

「住手！」一聲暴喝即時响起，同時間，三條人影飛撲而至。

楚千羽拍空的左掌急忙往地上一按，一個身子往前貼地標射前去，「颼」一聲，一道劍芒閃刺落他伏身的地上。

身形一拔，楚千羽在丈外的地方拔挺起來，身形疾轉，面對着那三個橫裏殺出來的傢伙。

那三個傢伙兩個面對着楚千羽，伏劍而立，另一個站在從鬼門關打了個轉的賀春山身邊，微彎着腰，疾聲道：「姓賀的，你怎樣？」

賀春山驚魂甫定，馬上覺得下體劇痛難當，呻吟一聲。「死不了……痛死了。」

那個人看到賀春山褲襠裂開，左手捂着下體，一手是血，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忍着笑，問道：「你那裏怎麼了？可是沒了鳥兒？」

賀春山又呻吟一聲，吸口氣，咬着牙道：「你……看不到麼？」

一句話，說得那三個人失聲笑起來。

賀春山心裏暴怒，却不敢發作，他知道，若想活命，需要那三個人替他應付楚千羽，在那三個人的笑聲中，掙扎着艱難地站起來。

「賀春山，你也算作孽多了，如今沒了那話兒，看你今後還能糟蹋婦女？」面對楚千羽的一個傢伙幸災樂禍地笑說道。

楚千羽眼見那三個人既救了賀春山了，又嘲笑他，一時間，弄不清楚他們是何來意。

——他並不認識那三個人。

賀春山同樣弄不清楚那三個人的來意，忍着一口氣，吸着氣道：「你們是……甚麼人？」

「咱們是來殺楚千羽的。」站在他身邊的人答道。

賀春山一聽，頓時精神一振。「三位是劍王府的人？」

那三個人本來不想在楚千羽的面前表露身份的，被賀春山那麼一說，知道無法隱瞞，只好承認。

「姓賀的，江湖上，除了劍王府的人，相信沒有人會救你，並替你殺死楚千羽的了！」站在賀春山身邊的人冷冷道。

「姚大小姐果然言而有信。」賀春山一顆提起的心頓時放下，他恨死了楚千羽，馬上嘶聲厲叫：「他就是楚千羽，快替賀某殺了他。」伸手直指着楚千羽。

那三個人馬上將目光射向楚千羽，站在賀春山身邊的那個人討厭地道：「姓賀的，你沒了那話兒，居然還那麼大火氣，眞有你的。」

賀春山氣憤地道：「姚大小姐叫你們來殺楚千羽，不是來挖苦賀某的，還不快動手！」

「住口，」那人怒喝一聲。「要不是我家小姐要我們對付楚千羽，我們才不會出手救你。」

賀春山被喝得猛地打了個震顫，馬上閉上嘴巴，不敢再吭聲。

他自知黑白道中人不滿他的所為，這三個人若不是受了姚大小姐之命，只怕會掉轉劍尖向他動手，所以，他不敢激怒那三個人。

「楚兄，上命所遣，咱們不敢違抗，請恕咱們向你動手。」面對楚千羽的其中一個人抱拳向楚千羽拱拱手。

楚千羽自聽聞三人是劍王府的人後，心裏一直在打鼓，他知道，劍王府在武林中，不但聲名赫赫，勢力亦很雄厚，而且還另有背景，要是惹上他們，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不過，以他所知，劍王府從不與黑道中人打交道，如今却為了一個聲名狼藉的採花淫賊，要殺自己，那豈不是自損聲名？這可教他大惑不解。

「三位確是劍王府中人？」他仍然難以置信。

向他說話的那個人道：「江湖上，有誰敢冒認是劍王府的人？」

「這……」楚千羽不由吸口氣。「楚某素聞劍王府從不幹有違道義之事……如今三位要替姓賀的淫賊出頭對付楚某，那豈不是有損劍王府的聲名？」

「楚兄，這是我家小姐的主意，咱們不敢抗命，請你包涵則個。」仍然是那個人說話。

另一人接口道：「咱們素聞楚兄高義俠行，心儀已久，要不是上命差遣，咱們說甚麼也不會向楚兄你動手。」

這三個人為人正派，他們確是不想殺楚千羽，無奈上命所遣，他們又不敢違抗，所以，他們只好昧着良心對付楚千羽。

「三位，楚某知道你們的苦處，既然如此，三位動手吧。」楚千羽一振手中刀，豪氣大發。「不過，楚某不會束手待斃的。」

「楚兄，你只管放手施為，不用顧忌，若咱們死在楚兄刀下，咱們認命。」站在右邊那人道。

「三位，為了保命，楚某不會手下留情的。」楚千羽道：「三位也請盡全力，要不，恐怕姓賀的在貴上面前有話說。」

三人哼了一聲，賀春山突然嚎叫道：「三位，快動手啊，你們不是想與姓楚的套交情吧。」

「閉嘴，」站在賀春山旁邊的那個人怒喝一聲。「別以為我不敢殺你。」手中劍一伸，抵在賀春山的頸側上。

賀春山嚇得身子瑟縮了一下，眼中露出驚恐之色，不敢再吭聲。

「楚兄，情非得已，得罪了。」站在右邊的那人朝楚千羽一抱拳，跟着向前逼近。

站在賀春山身旁的那個人身形一昇，掠過去。左邊那人亦仗劍欺前去。

眨眼間，三人呈三角形，將楚千羽圍在當中。

楚千羽持刀於胸，擺出一副以靜制動之勢。

那三人中在右邊的那人不由讚一聲：「楚兄，果然名不虛傳。」

「閣下謬讚了。」楚千羽謙說道。

「看招。」左邊那人待楚千羽話落，先打個招呼，才向楚千羽動手。

左邊那人一動，其他兩人立刻亦動。

只見三道劍光掣閃，劃破夜空，閃擊向楚千羽。

楚千羽沉喝一聲，刀勢急展，寒芒暴湧，如飛瀑激洩，四下閃射，封住了三人的攻擊。

只聽叮叮噹噹之聲接連响起，劍光與刀芒閃擊幻變，人影縱繞旋挪，叱喝之聲不絕。

賀春山在旁看着，暗暗心驚，大開眼界。

眼前的激鬥，他看得出，四個人都是拚命施為，兇險異常，是來眞的，四個人之中，隨便那一個，都足以置他於死地，他一心只想那三個人能夠殺死楚千羽，替他報却去勢之恨。

劍王府能夠在江湖上、武林中威名赫赫，當然有眞材實料，只看眼前這三個人施展的三才九宮劍陣，硬是將楚千羽困住，便顯出這個劍陣的厲害。

激鬥中的四人因為全都拚命施為，一絲一毫也不敢分神，所以他們沒有發現在不遠處的一棵大樹後，有人在窺看着。

賀春山亦因為全神貫注望着那場兇險激烈的拚鬥，因此，也沒有發現

四五丈外的大樹後，有人匿着窺看。

女小霸王 胡作非爲

那棵大樹足有合抱粗，樹後一共匿着三個人。

那三個人不是甚麼人，原來是戈陽、陸信天、曾樂山三人。

三人是在楚千羽與劍王府的三個高手動上手後，才悄然掩到樹後窺看的，所以，三人根本不知道激鬥中的四人爲何動上手。

也因此，他們不敢貿然現身，抱打不平。

三人根本不知道該幫助那一邊才是。

由於距離頗遠，加上夜色頗黑，所以，三人都看不清楚站在一邊觀看的賀春山是甚麼人。

他們若是認出那就是浪蝶賀春山，一定會衝出去攻擊那淫賊。

「戈陽大哥，好刺激啊，」曾樂山看着四人在激鬥，忍不住壓着聲，興奮地對戈陽說：「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兇險激烈的拚鬥，這一次，總算大開眼界。」

「殊！」戈陽食指在唇上一豎，將聲音放到最低。「別說話，小心被那些人聽到。」

曾樂山伸伸舌頭，不敢再說話。

楚千羽與劍王府三個高手的拚鬥越來越激烈，站在一旁觀看的賀春山，也隨着更加緊張。

樹後的戈陽三人也緊張不已，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看得目瞪口呆。

「戈陽大哥，那個人獨鬥三個使劍的，每能化險爲夷，刀法迅捷多變，眞不簡單。」這一次輪到陸信天忍不住開口說話，不過他說話的聲音盡量壓低，低到戈陽與曾樂山幾乎聽不到。

說實話，陸信天打從心裏佩服那個使刀的──楚千羽的身手之高强。

戈陽沒有理會陸信天的話，全神看着激鬥中的四個人。

因爲他看出，四個人的拚鬥已到了白熱化──決定勝負的關頭，所以，他不想分神，錯過這難得的、稍縱即逝的勝負將判的時機。

幾聲暴喝與厲叫幾乎是同時響起，並且響起一下金鐵交擊聲，一條人影飛了起來，在空中連翻了兩翻，重重地摔跌在地上。

三條人影亦先後往外踰跌出去。

一直在旁觀看着的賀春山就在這剎那動了──有如離弦之箭一樣衝向摔跌落地的那條人影。

他似乎忘記了下體的創痛。

「戈陽大哥，我們去幫那人！」陸信天疾說一聲，從樹後衝出去。

他是看不過賀春山乘人之危，對付那個摔落在地上的人。三個打一個，已經是以衆欺寡，他早已憤憤不平，這時他再也忍耐不住，不管那人是甚麼人，他都要出手救援那人。

戈陽一把抓不住他，恐他有失，只好緊接着衝出去！

曾樂山眼見陸、戈兩人衝出去，他怎呆得住，亦衝出去。

摔落在地上的那人不用說，正是楚千羽，賀春山還未衝到他面前，他已奮力跳起來，身子晃了晃，微踰了一步，才站穩下來。

賀春山原本以爲可以撿便宜的，乘楚千羽受傷，向他下手，報却「去勢」之恨！那知道楚千羽突然跳起來，由於吃過楚千羽的大虧，創痛猶在，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吃驚之下，急忙刹住身形。

「姓賀的！殺姓楚的，是我們的事，你別撿便宜。」劍王府三個高手中的一個叱喝一聲，各自縱身掠過去，阻止賀春山對楚千羽下手。

戈陽三人才衝出去，劍王府三個高手經已先後縱掠到楚千羽的身前，將賀春山阻擋住。

賀春山由於剛才那一「動」，牽動了下體的傷口，刹住身形後，馬上感到下體劇痛難忍，全身冷汗直冒，幾乎站不住，這時候若要他動手，只怕沒有氣力，別說殺楚千羽了。

楚千羽似乎傷得不輕，以刀拄地，直喘氣。

劍王府三個高手並沒有立刻向楚千羽動手。

他們實在不想殺楚千羽。

「甚麼人？」三個高手中一個突然扭頭朝衝過來的戈陽三人疾喝。

其實，在陸信天自樹後衝出來的剎那，三人已驚覺，爲了阻止賀春山下手殺楚千羽，三人像是心意相通，先不理會樹後的戈陽三人，先去阻止賀春山。

戈陽三人在劍王府三個高手身前剎住身形，陸信天搶先說道：「我們是抱打不平的！你們又是甚麼人？三個打一個，太不公平了。」

三個高手被陸信天說得臉上一熱，由於天色頗黑，看不清楚戈陽三人的面目，所以，認不出三人就是白天於金桂山下遇到的三個年輕人。

「我們是劍王府的人。」距戈陽三人最近的那人道。

此人姓黃，名榮，在劍王府中，是一級劍手，另外兩人與他同級。

「哼！又是劍王府的人，」陸信天生氣道：「白天在金桂山脚下才遇上，今晚又在這裏見到你們。」

「你們原來是姓戈的三個小子，」黃榮愕了一愕。「日間經已不追究你們擅闖禁地之罪，這時候又來多管閒事！小子，可是要吃點苦頭，才不敢再瞎闖亂撞？」

「放屁，」曾樂山毫無懼意。「劍王府又怎樣？就算是皇帝老子，我們也不賣他的賬！別說是你們。」

戈陽本來想說話的，却被陸、曾兩人搶先，聽到兩人說話不知天高地厚，恐怕惹怒了黃榮三人，闖出禍來

，那可不是玩的，他自己一個人倒不要緊，陸、曾兩人是他帶到江湖闖蕩的，萬一兩人有甚麼三長兩短，叫他怎向兩人的家人交代？是以，曾樂山才說完話，他馬上抱拳朝黃榮道：「閣下，戈某兩個朋友年少無知，說話不知分寸，請閣下不要放在心上。」

黃榮知道戈陽是姚嬌嬌看上的人，就算有天大的膽，也不敢對他怎樣，雖然心裏暗惱陸、曾兩人說話不知分寸，但不好發作，聽戈陽那麼說，他樂得賣個人情。「姓戈的，看在你的份上，我不與他們兩個黃毛小子計較，不過，你們最好馬上離去，若多管閒事，那別怪咱們劍下無情。」

「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見死不救？要我們做縮頭烏龜，萬萬不能！今晚這件事，我們管定了！」陸信天一副豪氣干雲的樣子。

「信天，你少說兩句成嗎？」戈陽阻止陸信天再說下去，「你們若還當我是大哥的，那就不要亂逞英雄。」

陸信天聽出戈陽是認眞的，吐吐舌頭，立刻閉上嘴巴。

曾樂山本來想說話的，聽戈陽那麼說，忙將到口的話咽回去，改口道：「戈陽大哥，你時常對我們說，扶弱鋤强，急公好義，乃我輩所當爲之事，你不會忘記吧？」

戈陽伸手按在曾樂山的肩頭上，沉聲道：「樂山，我是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人麼？」

曾樂山用力搖搖頭。

拍拍曾樂山的肩頭，戈陽道：「既然信得過我，那就別再說話。」

曾樂山用力一點頭，馬上緊閉上嘴巴，不再做聲。

「姓戈的，快帶你兩個朋友走吧。」黃榮的口氣有點不耐煩。

戈陽朝黃榮抱抱拳。「閣下，很抱歉，我們既然遇上了這件事，若是見死不救，那還是人麼？我們不想一輩子也活得不快樂，所以，我們不能昧着良心，一走了之。」

「姓戈的，你別不知好歹。」站在黃榮左邊的劍手厲聲道：「別以爲我家小姐……與你有明天之約，便有恃無恐，拚着被小姐責罰，再不走，我便擺平你們三個小子。」

這個劍手姓孫，名啓立，性子比較暴燥。

戈陽神色不動。「這位閣下，今晚就算上刀山，下油鍋，我們也管定了這件事。」語聲鏗鏘。

一直沒有作聲的楚千羽突然開口說道：「戈少兄，三位的高義，楚某中心銘感，三位還年輕，請不要……」

話未說完，陸信天已慨然道：「楚大俠，無論你怎麼說，我們也不會走的，我們決不會做那種教人恥笑的事。」

戈陽也接口道：「楚大俠，戈某知道你那樣說，是爲我們着想，但我們決不會那樣做……也不會後悔。」

「戈陽，眞的不肯走了？」黃榮語聲中帶着惱意。

「縱使上刀山，下油鍋，我們也不會做縮頭烏龜。」曾樂山慨然道。

「好！」黃榮一振手中劍，發出嗡然響聲。「既然你們執迷不悟，咱們只好成全你們。」

接着扭頭對左右兩邊的孫啓立及那叫何棟的說道：「孫啟立，你我對付這三個小子，何老弟，你去對付姓楚的。」

原來，黃榮乃是三人之首。

孫、何兩人答應一聲，一個去對付楚千羽，另一個與黃榮對付戈陽三人。

戈陽三人眼見黃、孫兩人逼過來，忙一緊手中的兵刃，準備與之動手。

「待會動上手的時候，我與樂山纏着他們，信天，你抽身去援助楚大俠。」戈陽低聲對陸、曾兩人說。

兩人同時點點頭。

黃榮身形忽然一欺，劍光飛滚如虹，罩向戈、曾兩人。

孫啓立亦動了，劍光如電蛇亂閃，疾刺向曾樂天頭臉胸腹四個要害部位。

曾樂山無法招架，只好退。

而戈、曾兩人却與黃、孫兩人動手過了一招。

戈陽的身手似乎不俗，輕鬆地破解了黃榮的劍招，曾樂山却有點勉强。

那一邊，何棟亦與受了傷的楚千羽動上手。

賀春山雖然極想手刃楚千羽，但又不敢惹惱黃榮三人，何況，他自忖未必殺得了楚千羽，所以，他樂得袖手旁觀。

只要能夠殺了楚千羽，是誰殺的，一樣算是報了自己被「去勢」之恨。

就在黃、孫再度向戈、曾兩人攻擊的剎那，驀然間有五條人影如魅影般閃掠而至，一聲不響便向黃、孫、何三人動手。

五個人影中的三個，對付黃、孫兩人，另外兩個則對付何棟。

對於這突然殺出來的五個人，戈陽三人大感錯愕，他們根本不知那五個人是甚麼人，但有人來幫忙對付劍王府的三個高手，對他們來說，總是有利無害，戈陽愕了一下，馬上向楚千羽那邊掠去。

原來，楚千羽由於受的內傷頗重，在應付了何棟兩招後，牽動了內傷，嘴角溢血，脚步虛浮，要不是那五個人及時「殺」到，他肯定應付不了何棟接下來的攻擊。雖然危險已解，但他却感到氣虛目眩，無法站穩身子，搖搖欲倒。

賀春山痛恨楚千羽，眼見有機可乘，身子一閃，忍着創痛，猛撲向楚千羽，手中摺扇刷地展開來，手一甩，摺扇有如飛輪一樣，旋飛向楚千

羽。

楚千羽連站也站不穩，如何能夠閃避及撥擋那旋飛過來的摺扇，眼看着那旋飛而至的摺扇便要「切」在他的身上，一道激光電閃而至，只聽「蓬」地一聲，那道激光閃擊在旋飛的摺扇上，硬是將摺扇擊飛開去。

那情形，眞是險到極，楚千羽雖然逃過被斬殺之厄，但他却驚出一身冷汗來。

原來，那被擊得橫飛出去的摺扇，將他身上的衣衫割開半尺長的口子，差點便傷及皮肉，剛才的情形，稱得上是生死一髮，若是那道激光閃射的速度慢一點，楚千羽可能已被摺扇「切」入身上，死了。

他無法站得住，跌倒下去。

一條人影及時掠至，伸手一把將他拉住，才沒有跌倒下去。

那人赫然是戈陽。

那道激光也是他發出的，是他的兵刃——一把二尺不到的短刀，他在掠撲中，眼見來不及掠到楚千羽的身前，替他應付賀春山那柄旋飛的摺扇，情急之下，只好迅疾地將手上的短刀脫手飛射出去。

賀春山的身形斜掠，手一伸，堪堪接回那柄摺扇。

眼見有人掠過來對楚千羽加以援手，賀春山自忖討不了好，只好恨恨地不敢貿然再向楚千羽下手。

事實上，他已沒有機會再向楚千羽下手，因爲，陸、曾兩人已先後掠撲到他的身前，將他阻截住，要是還未受傷，他自信還能夠應付陸、曾兩人，如今，他恐怕應付不了，他怎敢妄動。

「楚大俠，你怎麼樣？」戈陽眼見楚千羽噴出一口血，着急地問。

楚千羽喘口氣。「不要緊的，死不了！」

話未說完，又噴出一口血來。

戈陽大爲着急，忙將楚千羽扶坐在地上。「楚大俠，我身上帶有療治內傷的丹丸，我餵你吃幾粒。」說完，急急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瓷瓶，拔開瓶塞，倒了三粒出來，餵楚千羽吞下。「楚大俠，你運功調息一下，我護着你。」

楚千羽感激地看了戈陽一眼，沒有說話，馬上閉目打坐，運氣調息。

陸、曾兩人一直看着賀春山，沒有向他動手。若兩人知道他是誰，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向他動手。

戈陽三人只顧着這一邊，因此，幾乎忘記了那一邊的戰況，直到一聲慘吼驀然響起，三人才驚覺到，拚鬥的雙方，已有人傷亡，三人急忙扭頭往那邊望去。

確是有人傷亡，倒下的是劍王府三個一級劍手中的一個——孫啓立。

接着，黃榮也悶哼一聲，挨了對方一棍，蹌退出兩步，對方三個人絕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叱喝聲中，如虎狼般，撲向黃榮。

黃榮立刻被那三個人的刀劍「淹沒」。

「呃」一聲，力敵另兩個人的何棟亦中刀倒下。

那兩個人也沒有再理會何棟，停了手，望向三個同伴那邊。

好明顯，何棟已死在那兩個人的刀下。

劍王府的一級劍手，在江湖上，算得上是高手，但却不敵那五個人，五個人身手之高明，可以想見。

這五個突然殺出來的人，到底是何方人物？

「啊！」黃榮在那三個人的狠厲攻擊下，終於支撐不住，倒下去。

那三個人馬上停手，那知道黃榮居然仍沒有死，大概他是不甘心連對方是甚麼人也不知道便咽氣，驀地他發出微弱的聲音。「你……是甚麼……人？」

五個人之中身材最高大的那人冷笑一聲：「聽着，我們是龍的人，你知道了又怎樣？到閻羅王那裏告我們一狀？哈哈哈……」笑聲震動夜空。

「龍……」黃榮一個字才出口，便戛然而止，沒了聲息。

「龍的人」，戈陽三人從來沒有聽聞過，江湖上，武林中，有這麼一個幫派組合，他們還是第一次聽到。

「你們聽着，爲免連累你們，你們可以到劍王府去，告訴他們，殺這三個人的，是我們——龍的人！」那個高大的人轉對戈陽幾人沉聲說。

戈陽三人只是望着那五個人，沒有吭聲，那五個人不再停留，高大的人手一揮，五個人便向東南面掠去，眨眼間，便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

戈陽三人發了一會怔，才回過神來，這才發覺到賀春山不見了，不知甚麼時候溜了。

「戈陽大哥，那五個人自稱是龍的人，你有聽過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幫派麼？」陸信天再也忍不住，開口問戈陽。

——在他與曾樂山的心目中，戈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甚麼也知道。

戈陽搖搖頭。「我還是第一次聽聞這個名稱。」

「那五個人的身手好厲害。」曾樂山舔舔嘴唇。「連劍王府的三個高手一下子便……解決了，他們要是對付我們……我們只怕也會像劍王府三個高手那樣……」

「他們爲甚麼要殺劍王府的人？」陸信天瞧着戈陽。

戈陽想了一下，道：「那些人與劍王府之間，一定有甚麼仇怨，要不，他們不會對劍王府的人下毒手的！」

「那個悄悄溜了的人又是甚麼人？」曾樂山說的是賀春山。「他不像是劍王府的人。」

這個問題，同樣要戈陽解答。「那個傢伙肯定不是好東西！那三個高手似乎很討厭他……」

「他當然不是好東西。」一直運功調息的楚千羽忽然開口說話。「他是江湖上臭名遠播的採花淫賊浪蝶賀春山！」

原來，楚千羽已調息了一會，感到好了很多，便停止了調息，聽到戈陽與曾樂山的說話，忍不住開口說道。

「那傢伙原來是採花淫賊賀春山！」陸信天連呼可惜。「要是早知道是他，說甚麼也要宰了他！」

「小兄弟，別悔恨。」楚千羽笑笑道：「他已經被我『去了勢』，以後也無法糟蹋婦女，比死了還難受，你們想一下，一隻貓兒見了一條魚，却無法吃到口，你們說，那滋味有多難受？」

曾樂山拍掌道：「嘻嘻，那簡直是活報應，確是比殺了他，還要令他難受！」

「楚大俠，劍王府的人爲何要殺你？」戈陽對楚千羽的大名早已聽聞，對楚千羽頗爲敬仰，像楚千羽這種人，應該不會與劍王府的人結怨才是，因爲，楚千羽乃是俠義道中人，劍王府亦說得上是白道上的代表，雙方說得上是同道中人，那應該沒有甚麼衝突才對。因此，他大惑不解。

楚千羽吐口氣。「戈少兄，劍王府的人要對付我，全因爲賀春山那淫賊！因爲我要殺那淫賊，不知怎的，那淫賊與劍王府的姚大小姐扯上關係，應該是達成一樁交易，姚大小姐答應了那淫賊，替他追殺我……」

「哼，那個姚大小姐根本就不是好人！」曾樂山對日間與姚嬌嬌相遇的事，仍然耿耿於懷。「她不但霸道……看來，也不是一個正經的女子，要不，怎會與賀春山這個淫賊打交道？」

「那個姚大小姐可能與賀春山有一手！」陸信天想到就說：「要不，她怎會替賀春山出頭？」

戈陽不想陸、曾兩人口沒遮攔，亂說一通，雖然眼下只有他們四人，但爲防隔牆有耳，所以，他不想陸、曾兩人再說下去，以免得罪了劍王府，惹上天大的麻煩。

戈陽並不是一個怕事的人，他之所以顧忌劍王府，只是爲了陸、曾兩人，兩人既然跟他在江湖上走動，他就有責任保護他們。

「楚大俠，你好多了吧？」戈陽看到楚千羽欲站起來，忙上前去扶他。

楚千羽邊站起來，邊道：「比剛才好多了，幸虧你們及時出手解救了我險遭賀春山飛扇斬殺之厄，戈少兄，謝謝你們的仗義救援。」

戈陽忙道：「楚大俠，戈某久仰你的俠行高義，今晚能夠見到你，何幸如之。」

楚千羽站起來，舒口氣。「戈……我還是叫你一聲老弟吧……你別抬得我那麼高，其實……我並不比你們……俠義。」說到這裏，連聲咳起來，無法再說下去。

這種情形，有經驗的人都看得出，楚千羽的內傷頗重，才會說不了幾句話，便咳嗽連聲。

戈陽忙道：「楚大俠，你的內傷很重，不要再說話了，我們扶你到鎮上，找個地方，好好地養息一下。」

楚千羽道：「你們……與我在一起，若是被……劍王府的人碰到……會連累你們的。」

「楚大俠，我們才不怕劍王府的人！」陸信天毫無懼意。「我以前還以爲劍王府是道上的表率，對它有幾分敬意，如今，我可看不起它！」

曾樂山也撇撇嘴，道：「劍王府的姚大小姐居然與淫賊賀春山扯上……關係，這件事要是傳到江湖上，只怕江湖上的同道不再捧他們爲尊，耻與他們交往！」

「楚大俠，我們既然管上了這件事，便甚麼也不怕，別說是劍王府，就算是皇帝老子，又何懼之有！」

「好！好豪氣！」楚千羽不由豎起大拇指。「江湖上的同道要是都像你們這樣爲義忘私，江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不平的事！」話未說完，又咳起來。

戈陽忙道：「楚大俠，別說話了，我們扶你到鎮上，你挺得住嗎？」

楚千羽點點頭。

戈陽於是叫陸信天與他左右扶着楚千羽，往鎮上走去，曾樂山則在前面「帶路」。

＊　＊　＊

翌日，戈陽於午前，趕到金桂山赴姚嬌嬌之約。

他不是怕了姚嬌嬌，昨日由於要顧慮到陸、曾兩人的安全，他才答應姚嬌嬌的「條件」。他素來重諾，既然答應了姚嬌嬌，縱使上刀山，下地獄，他也不會退縮。

——對於個人之安危生死，他一向不放在心上。

來到昨天遇到姚嬌嬌等人的山腳下，却一個人也不見。

抬眼望一下太陽，大約距正午不到半個時辰，照說，他雖然沒有遲到，也應該沒有早到，姚嬌嬌既然約了他，應該到了才是。

站在一棵樹下，他決定再等一會，若正午時姚嬌嬌還未來到，他便返回鎮上。

這樣，他已履了約，於心無愧！

本來，陸、曾兩人要跟他來此的，他却不答應，因爲，他不知此行兇吉如何，所以，他不想陸、曾兩人有危險，便用姚嬌嬌只約了他一個人作爲阻止兩人同往的藉口。

等候，是最無聊，最難耐的，戈陽越等越心焦，但始終不見姚嬌嬌的影踪。

終於，太陽升到中天——已經是正午時候。

戈陽往來路望一眼，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沒有，一腳踢飛一顆石子

，他走出樹下，決定返回鎮上。

才走出樹下，一伙人從來路那面急急奔掠而來，眨眼間，已可以望到走在前頭的那個人的樣貌。

那人赫然是令戈陽望穿秋水的姚嬌嬌。

戈陽不由心中有氣。

這個時候才姍姍遲來，算是甚麼，那是一種侮辱！

——戈陽此刻就有這種感覺。

「戈兄，你還在，奴家眞怕你已走了！」姚嬌嬌奔到近前，驚喜地向戈陽嬌聲說。

戈陽微哼了一聲，沒有理睬姚嬌嬌。

姚嬌嬌似乎是一路急趕而來的，在戈陽面前停下來，嬌喘連連，看到她那樣，戈陽心中的氣惱消了大半。

跟在姚嬌嬌身後的，是六個漢子，其中有四個的手上提着食盒。

「戈兄，對不起，來前，發生了一點事情，所以來遲了，你不會生奴家的氣吧？」說時，那雙桃花眼連連向戈陽拋送秋波。

戈陽聽她那麼說，怎好與她計較。「姚姑娘，妳約我來此，有何貴幹？」

姚嬌嬌媚笑着瞟了戈陽一眼。「戈兄，奴家早已看出，你是一個大量的人。」

「姚姑娘……」戈陽欲提醒姚嬌嬌還未答他的問話。姚嬌嬌「喲」了一聲，嬌嗔道：「戈兄，你急甚麼，趕了這麼遠的路，總該讓奴家喘口氣。你怎麼不懂得憐香惜玉啊！」

戈陽聽着，臉上一陣發臊。

姚嬌嬌那隻玉手在鼓聳起的胸脯上輕輕搓揉着，一雙勾魂眼直瞟着戈陽，那模樣，任何正常的男人看到，也會怦然心跳。

戈陽也不例外，爲免被迷倒，他將目光移開，不敢瞧看姚嬌嬌一眼。

好一會，姚嬌嬌才道：「戈兄，奴家約你來此，是要你陪奴家同遊金桂山，以補償昨天掃了奴家遊山雅興之過。」

聽她那麼說，戈陽大大地透了口氣。

與美同遊，這可是別人巴望不到的優差，只要不是白痴或傻子，相信任何男人也會爭着答應。

「姚姑娘，那我們上山吧。」戈陽只想快些遊完山，那就可以脫身。

他並不是那種浪蝶狂蜂的人，並沒有因爲姚嬌嬌對自己的「垂青」而見獵心喜。反之，他並不喜歡姚嬌嬌這一類的女子。

一個女子，若沒有那一份矜持、含蓄與婉順，那與勾欄院中的粉頭何異？

戈陽雖然說不上英俊，但相貌端正，身材壯健，有一種男子漢的氣概，這是最令女子傾倒的男人味。

大概，姚嬌嬌就是被他的男子漢氣概所吸引喜歡上他。

「戈兄，你眞爽快！」姚嬌嬌眼波流轉，向戈陽拋了個媚眼。「咱們上山去。」

肩併肩的，她與戈陽往山上走去。

後面那六個漢子亦步亦趨。

* * *

在登上山頂的路上，姚嬌嬌笑臉如花，一直跟在戈陽的身邊，指點、驚讚，旁若無人，與戈陽恍似情侶一樣，一點顧忌也沒有。

戈陽本想避開一點，由於山路狹窄，只容兩人行走，所以，他避無可避，只好不時與姚嬌嬌肌膚相觸，香澤時聞，人非草木，他亦不是鐵石心腸，焉會不被挑動，禁不住意馬心猿。

說眞的，他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與一個女子如此接近，而姚嬌嬌又是一個如此騷媚入骨的女子，他亦血氣方剛，那怎不敎他心跳？

戈陽並沒有飛來艷福的感覺，反之尷尬侷促不已，雖然姚嬌嬌並不顧忌跟在後面的六個人，但他顧忌在別人的目光底下挨挨靠靠，他不可能裝作若無其事。

若是換上別的人，只怕驚喜還來不及，視之爲一種艷福。

好不容易，總算走上山頂。

戈陽舒口氣，急忙離開一點。

姚嬌嬌馬上察覺，乜了戈陽一眼，笑說道：「戈兄，奴家很討厭麼？」

戈陽忙道：「不，姚姑娘，妳怎會討厭呢？」

「那你爲何不喜歡與奴家站在一起？」姚嬌嬌臉露不悅之色。

戈陽無言以對。

姚嬌嬌眼波一轉，臉上又有了笑意，走前兩步，伸手一拉戈陽。「戈兄，想你也累了，奴家與你到亭內喝酒，奴家帶備了精美的酒食。」

戈陽被她一手拉住，想掙脫，未免小氣失禮，雖然心裏有點不情願，只好被她拉着往亭中走去。

兩人才坐下，提着食盒的兩人忙將盒內的酒食端出來，放在木桌上，居然還在冒熱氣，菜餚果然精美。

酒更是上好的妃子醉，還未倒出來，經已酒香浮動。

單從這酒食上面，已可見姚嬌嬌很重視這一次的同遊。

擺放好一切後，那兩個漢子退出亭外，姚嬌嬌提高聲音對亭外的六個人道：「裴慶，你們找個地方吃喝吧，這裏不用你們侍候。」

那六個漢子中最高大的那個，躬身應了聲：「是。」與其餘五人提着另外兩個食盒，在亭子附近找了個地方，坐下來吃喝。

姚嬌嬌玉手輕抬，執起酒壺，先替戈陽斟了一杯酒，才替自己斟酒，然後放下酒壺，再拿起杯子，眼波在戈陽臉上流轉，嬌媚地道：「戈兄，請

嚐嚐奴家祖傳秘製的妃子醉，奴家擔保你讚不絕口。」

自那六個漢子離去後，戈陽感到如釋重負，但同時又有一份侷促不安的感覺……孤男寡女的，不知姚嬌嬌會玩什麼把戲。

「盛情」難却，戈陽只好拿起杯子，姚嬌嬌立刻與他碰了杯子，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

戈陽不甘示弱，亦一口喝乾那杯酒。

這酒果然香醇，一點也不嗆喉，如食甘露，齒頰留香，果然是美酒。

說眞的，戈陽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喝到如此香醇的美酒，忍不住讚一聲：「好酒！」

「既然是好酒，那就再喝一杯。」姚嬌嬌馬上拿起酒壺，又替戈陽斟了杯酒，再替自己斟一杯。

「戈兄乾！」姚嬌嬌拿起杯子邀飲。

戈陽不好拒絕，拿起杯子與她碰碰杯，又喝掉那杯酒。

就這樣，兩人連續喝了五杯酒。

五杯酒下肚，姚嬌嬌臉泛桃紅，那雙桃花眼水汪汪的像要滴出水來，那神態撩人極了。

戈陽也感到臉上微熱，似乎有點酒意，這敎他感到奇怪，平時，他連喝一斤烈酒也不覺怎樣，如今只喝了五小杯如此清醇的酒，合共不到半斤，居然微有醉意，怎不敎他感到奇怪。

不過，他却不虞有他，他是個沒有什麼機心的人，何況，他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對一個男人做手脚，男女之間，要是發生什麼事情，吃虧的只有女人。

「戈兄，你是奴家所見的男人中，最有男子漢氣概的一個。」姚嬌嬌又替戈陽斟酒，臉上嬌紅欲滴，敎人忍不住生出一股一吻的衝動。

戈陽雖然微醉，但却還能自制，他極力不去瞧姚嬌嬌那引人犯罪的嬌靨，也不去想那些敎人意馬心猿的綺念。「姚姑娘，妳過獎了，戈某只是庸人一個。」

「戈兄，奴家……奴家自昨天遇上你……便情難自禁，喜歡上你……」姚嬌嬌越說聲音越低，頭也垂得低低的，一副嬌羞不勝的樣子。

戈陽一聽，腦袋嗡地一响，心頭急跳，熱血上衝，幾乎忍不住伸手去摟抱姚嬌嬌，幸好他及時懸崖勒馬，忙吸口氣，頭腦頓時清醒，才沒有做出糊塗事來。

不過，他却感到丹田內一陣發熱，而且越來越熱，並且向上升，令到他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衝動。

姚嬌嬌微微抬起頭，眼眸半張，眼波流送，臉上那嬌紅欲滴的臉頰，誘人極了。「戈兄，奴家……說的是眞心話……奴家好……喜歡你……」

這一次，姚嬌嬌不但沒有低下頭，反而抬起臉，那雙勾魂攝魄的桃花眼，緊緊地盯在戈陽的臉上。

戈陽只覺腦袋一暈，彷彿靈魂出了竅，丹田內那團熱火熊熊地燃燒起來，胸膛急促起伏着，着了魔般，不自禁地張臂摟抱姚嬌嬌。

姚嬌嬌臉上露出一種渴求的神態，那隆起的胸脯亦聳動不已。

她的嘴角泛起一抹魚已上鈎的曖昧笑意。

戈陽的雙臂已摟住姚嬌嬌，就在這刹那，戈陽像被電殛般，渾身劇震了一下，腦袋轟然一响，頓時從迷亂與慾念中清醒過來，仿似被毒蛇噬臂那樣，猛然將雙手縮回去。

本已眼眸微閉的姚嬌嬌，在那刹那，亦恍似被毒蜂螫了一下般，倏然睜開眼來。

她的臉上，有一種訝異與失望的神色。

戈陽跟着像一隻受驚的兔子般，跳起身來往亭外狂奔。

姚嬌嬌一跺脚，咬牙切齒的尖叫：「戈陽，你回來，來人啊，快去抓住他，別讓他跑了。」

叫聲未落，從亭子左後側的一叢桂樹後，掠出幾條人影來，往戈陽奔去的方向疾追下去。

那幾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姚嬌嬌的六個隨從。

姚嬌嬌眼見煮熟了的鴨子忽然飛走了，恨得牙癢癢的直跺脚。

* * *

戈陽此刻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逃！逃離那女子，逃得遠遠的，不然，便會墮落萬劫不復的深淵中！

他忍受着那如火煎熬的慾火，不辨方向，一個勁狂奔。

他只想奔到有水的地方，一頭跳落去，將心中那股慾火淋熄。

他聽到前面的山腰處，有山水流動的聲响，他頓時像渴驥奔馳那樣，往山腰下奔去。

驀地，颯颯兩聲，從他的頭頂上掠過兩條人影，落在地上，阻住他的去路。

戈陽却視若無睹，有如一頭狂牛般，直衝過去。

那兩個人正是姚嬌嬌帶來的六個隨從的其中兩個，左邊的一個，就是姚嬌嬌稱爲裴慶的那一個高大漢子。

裴慶與那個漢子也不閃不避，各自出手抓向戈陽的雙臂。

戈陽陡地暴吼一聲，身形一縱，自兩人的頭上縱掠過去。

裴慶與那個漢子料不到戈陽有此一着，愕了一下，被戈陽自頭頂上掠了過去。

戈陽長身一掠，往山腰下水聲响起的地方掠去。

裴慶與那漢子身形疾旋，縱掠前去。

這時，另外四個漢子亦已掠至，緊隨在裴慶兩人身後追下去。

戈陽這時已兩眼通紅，渾身有如火燒一樣，只想撲入水中，解除體內那股騰燒的慾火。

他已看到那條淙淙流水的山坑，腳下一點，縱撲過去。

驀地，他的左膝窩一痛，那條腿頓時疼痛無力，身子一蹌，摔跌落地上。

「嗄嗄」兩聲，裴慶與那個漢子凌空掠至，一個腳尖飛點向戈陽的背心穴道，另一個一腳踏向戈陽的臀部。

戈陽發出一聲嘶吼，雙手在地上一撐，貼地往前標射。

裴慶與那個漢子頓時雙足踏空。

不過，一道暗器閃射在戈陽的腰背上，被射中的戈陽頓時身子一軟，跌落地上。

裴慶與那個漢子同時撲壓在戈陽的身上，戈陽嘶吼連聲，欲掙扎，但已被裴慶兩人出指點了身上五六處穴道，頓時動彈不得。

後面的四個漢子跟着先後掠到，七手八腳將戈陽抬起來往山頂上走去。

剛才，戈陽兩次被暗器擊中，都是後面四個人中，那個嘴巴微歪的漢子發出的暗器，而那兩顆暗器，不過是兩顆石子。

那人名叫張弓，善於發射暗器，身上本帶着不少可致人於死地的暗器，但怕傷及戈陽，被姚嬌嬌責罰，因此，便在地上撿了兩顆石子作暗器。

戈陽並沒有損傷。

* * *

戈陽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個房間的床上。

原來，他在被裴慶等人抓住後，抬回亭內，姚嬌嬌親手點了他的暈穴，因此，以後的事情，他什麼也不知道。

這個房間沒有什麼特別，特別的是，戈陽的雙手被牛筋繩反綁着，並且，他感到全身炙熱，慾火熊熊，有一種難耐的需要。

這種煎熬，令他很難受，此刻，他變得有如一頭野獸，那種原始的獸性，掩蓋了他的理智。

他在床上輾轉滾動，口裏發出困獸般的嘶叫聲，胸膛劇烈地起伏着，不但雙眼通紅，一張臉也火般紅。

這種情形，絕無疑問，他是吃了某種藥物才會這樣。

「依」地一聲輕響，原本關着的房門被人自外面推開來。

床上的戈陽立刻停止了掙動，一雙充滿獸性的眼睛大睜着，直直地向房門口那邊望去。

一個身段婀娜、胸脯鼓挺，身穿一件長緞衣的女子向房內輕盈地走入來，戈陽頓時像一頭餓虎瞧到一隻肥白的羔羊那樣，雙眼瞪得比銅鈴還要大，喉嚨中發出野獸般的低吼聲。

看清楚，那女子原來是姚嬌嬌。

姚嬌嬌將房門關上，扭着腰肢，一步步向床前走去，臉上露出挑逗的笑意。

戈陽喉間發出一聲嘶吼，陡然挺身坐起來。

姚嬌嬌像是嚇了一跳，停下來，把身子一轉，身上那件緞衣飛舞起來，再一轉，自她的嬌軀上飛脫出去。

坐在床上的戈陽喉間又發出一下低沉的嘶吼聲，身子一縱，跳下床，那雙眼像要從眼眶中突脫出來那樣，貪婪地瞪視着姚嬌嬌那透視於一件蟬翼薄紗下的嬌軀。

原來，姚嬌嬌在那件緞衣下，只穿了一件透明的紗衣，穿了等如沒穿，那誘人的胴體，盡現在戈陽的眼前。

姚嬌嬌發出一串銷魂蝕骨的蕩笑，那聳起的雙峯輕輕顫動着，腰肢一挺一挺的，每個男人看了，都會大叫要命。

戈陽眼中像要噴出火來，喉頭一陣抽動，低吼一聲，也不理會雙手被反綁着，像餓虎一樣，衝向姚嬌嬌。

姚嬌嬌玉手一招，嬌笑一聲：「來啊。」腰肢一扭，往左邊閃開去。

戈陽一頭撲空，喉間發出咽嗚聲，身子一轉，又衝向閃開去的姚嬌嬌。

姚嬌嬌格格直笑，有如貓戲老鼠一樣，在房間內與戈陽追逐。

戈陽這時理智已失，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一口將姚嬌嬌吞下肚裏，他發狂般追着姚嬌嬌。

若不是雙手被反綁着，有欠靈活，他早已將姚嬌嬌捉住。

姚嬌嬌幾次讓戈陽的頭臉碰觸到她的身體，又靈巧地閃避開去，不停地發出蕩笑聲，那乳波臀浪，別說是被藥物所迷的戈陽，就算是正常人也會瘋狂。

戈陽感到自己要爆炸了，突然間，他發出一聲暴吼，「繃繃」連聲，那堅韌的牛筋繩，竟然被他掙得斷開來。

姚嬌嬌就在那刹那，上身一仰，倒在身後那張床上。

戈陽發出一聲急促的低吼，飛身往床上的姚嬌嬌撲過去。

姚嬌嬌沒有再閃避，臉上泛起一種近似瘋狂的興奮神色。

戈陽像餓虎撲食那樣，撲在姚嬌嬌的身上。

姚嬌嬌發出一陣蕩笑，身子在扭動掙扎。

這更加激起戈陽的慾火，就在姚嬌嬌身軀扭動中，他狂暴地將姚嬌嬌身上那件薄紗衣撕得片片碎散。

跟着，他也將自己身上的衣褲撕裂開來，裸露出一身壯健的肌肉，狂暴地壓落姚嬌嬌那羊脂白玉般赤裸的嬌軀上。

那是一場火山爆發，又像是狂風暴雨……姚嬌嬌發出一陣陣婉囀嬌啼聲。



戈陽跌跌撞撞的走進房中，楚千羽立即上前扶住他。

* * *

楚千羽經過一夜的將息，經過整個上午的運功調息，內傷好了很多，人也顯得精神了。

自戈陽去赴姚嬌嬌的約後，陸、曾兩人雖然替戈陽擔心，但卻聽從戈陽的吩咐，沒有離開客棧一步，陪着楚千羽。

就連午飯，兩人也吩咐旅店伙計將飯菜送到房中，沒有出外吃。

為免楚千羽看到他們喝酒咀饞，兩人連酒也不喝。

三人在房中吃過午飯，閒着無事，便閒聊起來。

「小兄弟，你們怎會惹上劍王府的姚大小姐的？」楚千羽瞧着陸、曾兩人。

陸信天帶氣地道：「楚大俠，那個姚大小姐好霸道，她要去遊金桂山，便貼出禁令封山，不許別人登山，我們不知道，遊罷山，下山後，就在山腳下遇上她們，劍王府的人說我們不遵他們發出的禁令，依規矩要斬去我們的雙腳……姚大小姐不知怎的，答應放過我們這一次，條件是要戈陽大哥今日到金桂山下赴她之約，戈陽大哥不想惹上劍王府，只好答應她。」

「那個姚大小姐，我一眼瞧出她不是一個正經女子！」曾樂山有點鄙視地道：「她只要戈陽大哥去見她，一定不安好心。」

陸信天接口道：「樂山，你看不出什麼，那姚大小姐似乎看上了戈陽大哥，要不，她發出的禁令，是我們三個不遵守的，她為何獨要戈陽大哥今天去見她？」

曾樂山擔心地道：「那姚大小姐那麼妖媚，戈陽大哥不要被她迷住才好，我真替戈陽大哥擔心。」

楚千羽安慰曾樂山，「小兄弟，別擔心，我看得出，戈老弟不是那種輕浮的人，他把持得住的。」

「楚大俠，但願如你所說。」陸信天仍然有點擔心。

「小兄弟，你們很敬重戈陽大哥的嗎？」楚千羽好奇地問。

陸、曾兩人點點頭。「戈陽大哥不但武功高強，而且忠直正義，最喜鋤強扶弱，對我們像兄弟一樣，處處維護教導我們，見識又多，我們也視他如大哥，要不是他，我們還不能到江湖上闖蕩見識一番。」陸信天道。

「怪不得你們這麼聽他的話。」楚千羽笑道：「小兄弟，我好高興認識你們。」

曾樂山靦覥地笑笑道：「楚大俠，我們早已聽聞你的大名，能夠結識你，是我們的榮幸。」

楚千羽含笑道：「小兄弟，我其實比你們大不了多少，別叫我大俠大俠的，我會臉紅的，還是像你們叫戈陽大哥那樣，叫我一聲大哥吧，好麼？」

楚千羽的年紀確實不怎麼大，今年才三十二歲，比曾、陸兩人大十年

左右。

陸、曾兩人對看一眼，陸信天道：「楚大俠……那似乎有點對你……不敬。」

曾樂山連連點頭。

楚千羽忙道：「怎麼會呢？小兄弟，你們不是不想交我這個朋友吧？」

陸、曾兩人急忙道：「不是，怎會呢！」

「那就請你們叫我一聲大哥吧。」楚千羽眞摯地道：「我好高興有你們這樣的兄弟。」

陸、曾兩人又對看了一眼，然後齊聲道：「楚大哥！」

楚千羽高興得直笑起來。「小兄弟，我終於有兄弟了！」

原來楚千羽是一個孤兒，幸蒙其恩師養育長大，出道之後，遵師命，行俠仗義，由於生性孤僻，所以，未曾結交過一個知己，一直獨來獨往，遇上生病下雨天，對燈獨坐，不免感到孤單寂寞，很想結交幾個要好的朋友，可多年來，一直未遇上可以肝膽相照的，如今終於遇上了，怎不教他高興。

從今以後，他有了生死相交的朋友，不再孤單。

「楚大哥，戈陽大哥若知道我們已結交爲……好兄弟，他一定很高興。」曾樂山高興得直笑。

驀地，房外走廊上，響起一陣雜沓的脚步聲，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楚千羽示意陸、曾兩人不要作聲，傾耳靜聽房外急促移動的脚步聲。

脚步聲在房外停下來，楚千羽立時一手抓住刀柄。

「砰」地一聲，那扇房門被踢開來，楚千羽與陸、曾兩人馬上看到，房門外站着五個漢子，一式帶劍。

楚千羽雖然內傷未癒，而房外的人分明是衝着他們來的，但他却很鎮定。

反觀陸、曾兩人，便顯得有點沉不住氣，陸信天霍然站起來，伸手指着那五個漢子，高聲道：「喂，你們是甚麼人？爲何踢開房門？」

曾樂山亦站起來，並抽出身上的長劍，緊張地注視着那五個漢子，大有一言不合，便出手之意。

當先站在門口的那個漢子根本不看陸、曾兩人，冷聲道：「小子，別管閒事，咱們不是衝着你來的！坐下！」

陸信天與曾樂山哼了一聲，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兩人强挺着，沒有坐下去。

那個眉毛像刷子般的漢子也沒有再理會陸、曾兩人。

「這麼說，幾位是衝着楚某來的了？」楚千羽居然笑着對房外那五個人說話。

對於楚千羽這一份鎮定，陸、曾兩人佩服不已。

「楚千羽，你果然躲在這裏！」說話的仍然是那個刷子眉毛的漢子。

楚千羽淡淡一笑。「若楚某沒有猜錯，一定是賀春山那淫賊向你們通風報訊的。」

刷子眉毛的漢子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幾位是劍王府的人？」楚千羽仍然帶着笑意。

「楚千羽，咱們是受上命所遣，情非得已，請你不要怪咱們。」刷子眉毛的漢子沉默了一下，才說出那句話，他雖然沒有承認是劍王府的人，但他那麼說，無異承認了。

楚千羽緩緩地從椅子上站起來。「既然各位是衝着楚某來的，這件事與他們無關。」說到這裏，他用手指一下陸、曾兩人。「希望幾位讓他們離開。」

刷子眉毛的漢子點點頭。「咱們只是奉命來殺你，那兩個小子，我們不會傷害他們的。」

楚千羽透口氣，馬上對陸、曾兩人道：「兩位小兄弟，你們不要淌這趟渾水，你們快離開，待我解決了這件事，我會去找你們……」

「楚大哥，我們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無情無義的人，我們不會走！」陸信天激動地大叫。

曾樂山也高聲道：「楚大哥，你剛才不是說，咱們是好朋友、好兄弟麼？」

楚千羽聽他們那麼說，大是爲難，因爲他知道兩人說甚麼也不會離開，而劍王府的人可不是好相與的，待會動上手，肯定凶多吉少，他實在不想累及陸、曾兩人，爲他送掉性命。

「兩位小兄弟，正因爲我們是好朋友、好兄弟，你們才要走！」楚千羽感動地道：「你們還年輕，還有很多事等着你們去幹，你們還未曾看遍世上美好的事物，你們若留在這裏陪我……死，可有想到你們的父母兄妹有多傷心？還有，你們若活着，可以繼承我的志願，繼續在江湖上行俠仗義，那比白死了有意思得多。」一頓，接又道：「何況，我不一定會死在他們的手上，說不定，我們有再見之時。」

「楚大哥……」陸、曾兩人激動得眼中隱含淚水。

「兩位好兄弟，別說了，快離開這裏。」楚千羽擺擺手，阻止兩人說下去。

「我們不走！」陸、曾兩人神色堅決。

楚千羽正想說話，刷子眉毛的漢子開口道：「楚千羽，他們若不向我們動手，他們大可留下來，我保証，不會動他們一根毛髮。」

楚千羽不相信陸、曾兩人留下來，看到他不敵時，會忍得住不動手，所以，他仍想陸、曾兩人離開。「兩位小兄弟，我很明白你們的心意，你們走吧，相信我，我應付得了他們，我的年紀不算大，我還不想死，我一定會活下去的！」

「楚千羽，你確是不會死！」驀地，有人在劍王府的五個高手背後開口說話。

這突如其來的說話聲，令到房內的三人及房門口的五個人莫不吃了一驚。

因爲，他們在此之前，絲毫不覺除了他們八個人外，還有別的人。

八個人急忙往說話聲望去，只見五個一色黃衣的人，站在廊外的天井中，爲首的一人胸前綉着一條張牙舞爪，騰展欲飛的龍！

那人的相貌頗威猛，年約四十。

楚千羽三人與劍王府的五個高手，都不認識那五個黃衣人，這從他們的神色看出來。

不過，楚千羽從那爲首之人胸前綉着一條龍的標誌，他猜到那五個人極可能是與昨晚自稱「龍的人」是一伙的，若是，可說來得及時，解救了他要陸、曾兩人離去的難題。

刷子眉毛的人顯然亦猜到那五個黃衣人是甚麼來歷。「閣下幾位，可是龍的人？」

胸前綉着一條龍的人沉聲道：「不愧是劍王府的高手，有眼光！」

「哼哼，你們昨晚殺了我們三個同伴，我們正要找你們算賬，你們倒送上門來，省了我們一番功夫。」

「劍王府的人原來口氣都那麼大！」衣上綉有龍標誌的人冷笑一聲。「大概你們橫行得太久了，自以爲天下間的人都怕了你們，今日，咱們要你知道被人宰殺的滋味！」

「嘿嘿，你們爲何與我們作對？」刷子眉毛的人沉聲地道。

「這個麼？」衣上綉着一條龍的人嘴角噙着一絲冷笑。「你們想知，待到了地府去問閻王爺吧！」

「賴老大，與他們說廢話幹麼？」一個下頜上長着一顆比黑豆還要大的黑痣的劍王府高手突然暴喝一聲，手上的長劍直指着那五個黃衣人。「擒下他們，還怕他們不說出來嗎？」

其他三個高手亦蠢蠢欲動！

姓賴的漢子也按捺不住了。「余子魚，你說得對，上！」上字出口，他當先向那個胸前綉了一條龍的黃衣人疾撲過去。

那黃衣人雙眼一睜，疾喝一聲：「殺！」亦向姓賴的撲過去。

雙方都是爲首之人，動手時，自然會找上對方。

劍王府的五個高手，刹那間與五個黃衣人捉對兒幹上了。

楚千羽與陸、曾兩人看着，有一種做夢的感覺，剛剛才面對劍王府的五個高手的威脅，如今，他們却置身事外，變了局外人，這個變化，實在意想不到。

不過，三人馬上被雙方激烈的打鬥吸引住。

那是一場高手對高手的龍爭虎鬥，不但陸、曾兩人大開眼界，心神俱被吸引住，身經百戰的楚千羽，也看得大爲緊張。

激鬥中的十個人，皆是全力施爲，着着殺招，招招絕技，其兇險激烈，看得楚千羽三人禁不住替他們揑把冷汗。

開頭的十多二十招，雙方似乎旗鼓相當，但二十五招過後，便分出强弱。

姓賴的與衣上綉了一條龍的黃衣人依舊旗鼓相當，但各自的同伴互有强弱，楚千羽看出，一時之間，雙方不會分出勝負。

陸、曾兩人看得津津有味，眼也不眨一下。

楚千羽自忖，若他沒有受了內傷，他比那個姓賴的劍王府高手及衣上綉了一條龍的人還勝一籌。

他忽然想到，劍王府的人能夠找到這裏來，一定是賀春山向姚大小姐告的密，而戈陽這時正與姚大小姐在一起，說不定會有危險。一念及此，他心頭驚跳了一下，立刻朝陸、曾兩人疾聲道：「不好，戈老弟可能有危險，我們快去找他！」

話未說完，已像一陣旋風般，向房外衝出去。

陸、曾兩人怔了一下，雖然有點捨不得離開，但想到戈陽，便馬上往外奔。

＊　＊　＊

戈陽整個人像虛脫了一樣，軟倒在姚嬌嬌那豐滿軟滑的胴體上。

姚嬌嬌亦嬌喘連連，臉上却露出滿足的笑容。

絕無疑問，她以那種方式——在戈陽被藥物催情及挑逗得最亢奮的時候，才讓他佔有她，她的心理一定有點不正常。

嬌喘了一會，她似乎恢復過來，身子一翻，將壓在身上的戈陽翻落床上。

戈陽經過那近似瘋狂，暴風驟雨的狂歡之後，整個人像被搾乾了的甘蔗那樣，一點氣力也沒有，這時候，就算是一個九流的人物，也可以輕易置他於死地。

姚嬌嬌經過這一陣喘息後，似乎已回復過來，容光煥發，仰躺在床上，伸手輕撫着自己聳起的胸脯，臉上泛起一種諫果回甘的笑意，彷彿在回味着剛才那種翻江倒海，火山爆發的情景。

戈陽癱在床上，仍然在喘息着。

他的神色呆木，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他的感受。

姚嬌嬌側首瞥一眼木然不動的戈陽，騷媚蝕骨地一笑，一指戳在戈陽壯厚的胸膛上，嬌聲道：「死鬼，你眞强壯，教奴家差點吃不消。」

戈陽一點反應也沒有。

「死鬼，你爲何不吭聲？」姚嬌嬌將身體偎貼在戈陽的身邊，一隻手輕輕地撫着戈陽的胸膛。

戈陽仍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對於戈陽，姚嬌嬌是愛之入骨，她曾經與不少男人相好過，就只有戈陽令她感到無比的滿足。

「戈陽，你開聲啊。」姚嬌嬌在戈陽的胸上親了一下，並用那聳起的胸脯，輕輕在戈陽的胸側挨擦着。

她想挑起戈陽的慾火。

本來，她在與一個男人歡好後，例必殺了那個男人，她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滅口，她還要顧忌劍王府的聲名，所以，她不能讓這種事傳到江湖上去。

由於太喜歡戈陽，所以，她這一次不捨得殺死戈陽。

對於戈陽來說，不知是幸運，還是悲哀。

「妳滾！」一直毫無反應的戈陽突然叱喝一聲，一掌將姚嬌嬌推開去。

冷不防之下，姚嬌嬌被推得在床上滾了兩滾，幾乎滾跌下床，臉色一變，猛地坐起來，指着一骨碌翻身下床的戈陽罵道：「戈陽，你佔了奴家的便宜，却這樣對奴家，你還有心肝嗎？」

戈陽似乎恢復了一點力氣，下床後，目光四掃，找尋自己的衣褲，看到地上散佈着被撕得片片破碎的衣布，忙抓起床上一張薄被子，將赤裸的身子包裹起來。

姚嬌嬌却一點也不覺得羞恥，赤裸着坐在床上，一副恨得牙癢癢的樣子。

「妳無恥！下賤！」戈陽從齒縫中吐出五個字，他的臉上只有恨意，沒有一絲一毫快意與愛戀，甚至沒有看姚嬌嬌一眼。

姚嬌嬌的眼中閃過一抹殺機，赤裸的嬌軀一挺，跳下床，走前去撿起地上那件緞衣穿上，然後愛恨交纏地瞟了戈陽一眼，嬌嗔地道：「戈陽，你好沒良心……還自認是甚麼俠義中人，嚐了鮮，便想將奴家棄如敝履！你走，快走！」

她這一招，只是以退為進，只要戈陽不敢走，那就會成了她的俘虜，她就可以玩弄他個夠，然後，便將他殺掉！

這一招，她自信可以將戈陽套住。

那知道，她想錯了。

戈陽哼了一聲，「姚嬌嬌，妳是天下間最淫賤無恥的女子……要不是……我恨不得一劍殺死你！」

說完，脚步虛浮地往房門口那邊走去。

姚嬌嬌氣得銀牙咬碎，眼中殺機暴射，身形一閃，攔在戈陽身前，寒着一張臉，恨聲道：「戈陽，你佔了奴家的便宜，便一走了之？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戈陽停下來，冷漠地道：「姚嬌嬌，是妳蓄意那樣做的，我根本就不想佔妳的便宜……妳令我感到作嘔，看到妳，我便感到……」

下面的話，他說不出口，因此，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代替那句話。

姚嬌嬌臉色倏變，出手一掌擊向戈陽。

戈陽沒有閃避，事實上，他只怕也閃避不了，被擊得「呃」地叫了一聲，直跌出丈外，摔落地上。

姚嬌嬌已動了殺機，眼中盡是兇光，咬牙切齒地一步步走向戈陽。「戈陽，奴家本來不想這麼快便殺你的，你太無情無義了，奴家今日要殺了你，才解心頭之恨！」

戈陽面無懼色，掙扎着站起來，用裏在身上的被布抹去嘴角的鮮血，漠然道：「姚嬌嬌，戈某挨了你那一掌，已償還對妳的冒犯，戈某不想死在妳這個淫賤女子的手上，戈某不會再束手挨打！」

「哼哼！」姚嬌嬌這時就像一隻母老虎。「戈陽，老實對你說，凡是與奴家相好過的男人，沒有一個能夠活着離開奴家的，你也不會例外。」一頓，又切齒道：「奴家不會讓你們這些臭男人，嚐了甜頭後，還在外面亂說奴家的壞話！所以，你一定要死！」

戈陽哈哈大笑。「姚嬌嬌，妳不但淫賤，心腸比蛇蝎還毒！」

姚嬌嬌尖叱一聲，身形一晃，疾欺向戈陽，雙掌有如穿花蝴蝶，虛實難分，往戈陽的身上招呼。

戈陽本就氣力未復，行動不如以前那麼敏捷，自然亦影响到反應，再加上挨了姚嬌嬌一掌，受了內傷，動作與反應更不如以前，勉强閃避了二三掌，已經氣虛脚浮，身形一慢，小腹上挨了一掌，悶叫一聲，斜跌出四五步，才穩住身形，姚嬌嬌已閃掠而至，一掌擊向他的背心！

戈陽閃避已來不及，只好順着那擊來的掌勢，往前一傾，希望可以卸去大部份的掌力，要不，若挨實了，準死無疑！

姚嬌嬌果然惡毒如蛇蝎！

這時候的她，與烟視媚行的她，簡直判若兩人。

「喔」的一聲，戈陽只覺心神劇震，兩眼發黑，張口噴出一口血來，猛地往前傾撲下去。

他的背心要害中了姚嬌嬌那一掌，由於往前一傾，卸去大半掌力，但也擊得他吐血昏迷！

姚嬌嬌雖然是個女子，掌上的勁道頗重。

戈陽傾撲在地上，頓時昏迷過去。

姚嬌嬌却不肯罷手，非要置戈陽於死地不可，咬着牙，一脚向戈陽的背心踏下去。

戈陽就算有九條命，若被她踏中，非死不可！

「砰」的一聲驟响，那兩扇關起來的房門飛脫開來，其中一扇那麼巧，直撞向姚嬌嬌。

姚嬌嬌先是被那一聲暴响嚇得一窒，繼之眼見那一扇門板飛撞過來，吃一驚，急忙橫閃開去。

那扇門板飛撞在姚嬌嬌身後的那堵墻壁上，碎响聲中，散裂四濺墮下。

可見那扇門板所挾帶的力道是何等之凌厲！

戈陽撿回了一命。

不過，他並不知道。

* * *

將兩扇房門踢飛的，是一個瘦得不可能再瘦的瘦子。

那瘦子瘦得眞可憐，整個人就像一具骷髏架包着一層皮那樣，皮膚慘白得近似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蚓突，有如網絡一樣的血管！那個腦袋比普通人的大概小了三份一，由於眼窩深陷，顯得那雙眼珠特別大，光溜溜的。本來，一個人若是太瘦，臉皮會未老先衰地起皺摺，但這瘦子臉上非但一條皺紋也沒有，臉皮還繃得緊緊的，臉上若有任何動作，那張臉皮彷彿會繃緊開來，還有一奇，不但臉上光溜溜的，一根鬍鬚也沒有。

瘦子身上穿着一件異常寬大的袍子，左胸上綉着一條銀龍，張牙舞爪，騰空欲飛，栩栩如生。

這麼樣的一個人，要是在黑夜中遇上，不大叫遇鬼才怪。

姚嬌嬌自出娘胎，從未看到一個如此醜怪恐怖的人，要不是那雙大眼珠在骨溜溜地轉動着，她眞以為白日見到一隻骷髏鬼。

乍見那瘦人的刹那，她確是嚇了一跳，看清楚是一個人，她才定下心神。

姚嬌嬌看不出那瘦子的年紀有多大，說他六十歲，有可能，說他二十不到，也像。

在那瘦子的身後，是四個黃衣人，左胸上皆畫了一條墨龍。

這情形，絕無疑問，那瘦子的身份比四個黃衣人要高。

姚嬌嬌自出娘胎，便被嬌寵慣了，幾曾試過被外人肆無忌憚地闖入房間，禁不住心裏大是生氣，柳眉一豎，繃着一張臉，厲聲道：「甚麼鬼東西，膽敢闖入本小姐的房間？」

站在房間門口的瘦子嘴一咧，露出白森森的牙齒，打了個哈哈。「姚大小姐，難道那個賀春山，沒有告訴妳，昨晚妳那五個手下，是某家的人殺的麼？」

姚嬌嬌當然有聽賀春山的「告密」，聽那瘦子那麼說，臉色一變，尖聲道：「你們是龍的人？」

瘦子微微點一下頭，脖子上的皮膚頓時被扯得現出一條白痕來，若用力一點點頭，那片皮膚便會裂開來，姚嬌嬌看着，禁不住替他擔心。

「你們為何要殺本府的人？」姚嬌嬌氣憤地道。

瘦子眼皮一眨，說道：「就因為你們是劍王府的人。」

這個答覆，等於沒有回答。

姚嬌嬌咬咬嘴唇。「鬼東西，聽着，本小姐不想見到你，看到你，本小姐難受得想嘔，快滾，要不，本小姐可不客氣。」

瘦子嘴巴一咧，「姚大小姐，妳不會看不出，這裏已被我們控制了？妳還敢口出大言？」

姚嬌嬌就是再蠢，也不會不知道，情形對她極之不利，在這間房屋內，她雖已派了姓賴的五個劍手到平安客棧捕殺楚千羽，還留下八個劍手在各處守護着，等閒之人，休想闖得進屋子內，更別說她這個房間了。

對方能夠登堂入室、如入無人之境，那只有一個可能——屋內的八個劍手已被制住，整座房子亦被對方所控制了。

想到這一點，姚嬌嬌心頭生出一股寒意來。

「你們想怎樣？」她壓下心中的驚恐，强作鎮定。

瘦子那雙大眼珠在姚嬌嬌的身上溜了一轉(姚嬌嬌只覺身上汗毛直豎)。「姚大小姐，妳別怕，我不會殺你！」頓一下，又道：「若殺了妳，似乎暴殄天物！妳若乖乖地跟我走，我保証，絕不為難妳。」

姚嬌嬌不知怎的，在這個時候，居然會想到與那瘦子上床的情形，那簡直有如與一具殭屍親熱，太恐怖了，心中一陣噁心，幾乎嘔出來。

瞧多那瘦子一眼，心裏也感到厭惡，她在心裏大叫：「不！不！死也不跟他走！」

瘦子看到她不吭聲，語聲一沉。「姚大小姐，想清楚了麼？」

姚嬌嬌用力咬咬嘴唇。「不，我不會跟你們走！」

「嘖嘖」兩聲，瘦子搖搖頭，這一搖，頸骨勒勒直响，彷似要斷折了。「敬酒不吃吃罰酒，眞可惜。」

姚嬌嬌不由自主微退了半步。「你們對本小姐不敬，我爹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嘎嘎嘎」瘦子發出一陣叫人頭皮發麻的笑聲。「姚大小姐，別拿妳爹來唬我們，我們既然這麼幹了，還會怕他麼？」

姚嬌嬌倒抽一口氣，又退縮了半步。

「怎麼樣，這時候改變主意，我一樣不會為難妳。」瘦子一步步向姚嬌嬌逼去。

對於地上的戈陽，他像看不到那樣，一直沒有看一眼。

看來瘦子是衝着姚嬌嬌來的。

姚嬌嬌汗毛直豎，那瘦子越走近，越看清楚他的樣子，越覺恐怖，她甚至懷疑，他不是人，是成了精的骷髏妖怪。

猛地咬咬牙，她決定拚一拚，身形陡地一躍，自那瘦子的上面躍掠過

去。

那瘦子發出一聲教人渾身起鷄皮疙瘩的怪叫，身形倒躍起來，一隻鬼爪般的右手，朝姚嫣嫣的足踝攫抓。

姚嫣嫣雙脚急彈，避開瘦子的攫抓。

瘦子一個抓空，身形陡地凌空一翻，整個人有如一隻疾速翻滾的皮球那樣，往姚嫣嫣射去。

姚嫣嫣從未見過如此怪異的身法，心裏暗驚，急忙凌空斜掠開去。

可是，瘦子轉射的速度其快無比，姚嫣嫣才斜掠開去，那瘦子已一頭撞在她的身上，那麼巧撞在她的軟痳穴上，她頓時全身一陣痳軟，力道驟失，一個身子驟往地上墮跌下去。

她不由張口發出一聲驚呼。

驀地，她覺得身子一緊，原來已被瘦子摟住，飄落地上。

如此接近，姚嫣嫣不敢瞧那瘦子，別轉臉，閉上雙眼。

那瘦子落地後，仍摟抱着姚嫣嫣，那情景，就像一隻骷髏鬼攫奪到美人那樣，恐怖中有美艷情景。

姚嫣嫣被那瘦子摟抱住，難受死了，渾身泛起鷄皮，心裡恐慌極了，陡地，她覺得有氣息噴在她的臉上，忍不住張開眼瞧瞧，瘦子那張醜陋的臉孔，立時映入她眼中，原來，瘦子將臉凑到她的臉前欲親她。

她不由發出一聲駭恐的尖叫，臉上陡覺一痳，頓時失去知覺。

瘦子在姚嫣嫣的臉上親了一下，發覺她昏厥過去，咧嘴笑笑，抱着姚嫣嫣，往房外走去。

地上的戈陽仍然昏迷未醒。

邪正難明　淫娃被擄

楚千羽與陸、曾兩人找遍了整座金桂山，不但找不到戈陽，也找不到姚嫣嫣與她的手下。

三人又擔心，又焦急，一時間不知到那裏去找尋戈陽。

結果，三人抱着僥倖的心理——說不定，姚嫣嫣沒有爲難戈陽，戈陽已返回客棧，便急急轉回鎮上。

返到客棧，三人便感到有點不對——客棧內空無一人，連伙計也不見一個。

三人急急往房間走去。

才走入後面，三人便看到天井及走廊上，倒着四具屍體。

三人忙走前去瞧看，認出那四具屍體，是劍王府的四個高手，並沒有那個姓賴的。

好明顯，那五個劍王府的高手，被五個龍的人殺了四個，只有姓賴的倖逃一命。

只不知，龍的人中，是否也有人被殺。

三人沒有心情在這上面查究，急急走入房間。

相連的三個房間內，一個人影也沒有。

陸、曾兩人大爲焦急，「楚大哥，戈陽大哥沒有回來怎麼辦？」曾樂山焦灼不安地道。

「這怎麼辦？」陸信天握着拳頭，猛擊在門板上。「當然是去找姚嫣嫣，戈陽大哥一定在她手上！」

「你知道姚嫣嫣在那裏嗎？」曾樂山沒好氣地道。

陸信天頓時愕了愕，頓頓脚。「是啊！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姚嫣嫣的下落……」

「別氣餒。」楚千羽接口道：「只要去找，一定找到的。」

「對！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找到姚嫣嫣！救回戈陽大哥。」曾樂山握着拳頭，用力往牆上一撞，以表示他的決心。

「事不宜遲，馬上去找尋。」陸信天說完便往外面走。

楚、曾兩人忙跟着。

走到客棧的前面，一個人突然跟跟蹌蹌地走入來，驀地脚下一絆，直往走在最前面的陸信天撲過去。

陸信天吃一驚，本能地想閃避開去，但當他一眼看清楚那人是誰後，禁不住驚喜地歡呼一聲：「戈陽大哥，是你！」雙手一伸，扶抱住那人。

後面的楚、曾兩人一聽，驚喜不已，左右閃身上前，疾聲道：「是戈老弟。」

「是戈陽大哥？」

那人確是戈陽。

「快扶他坐下來。」楚千羽幫忙扶住戈陽，曾樂山連忙搬了一張椅子過來，讓戈陽坐下來。

戈陽顯得很虛弱，才坐下來，便連連喘氣。

「戈陽大哥，發生了甚麼事？」陸信天着急地問。

楚千羽道：「讓他歇歇，再說。」

曾樂山憤然道：「一定是姚嫣嫣打傷了戈陽大哥！」

戈陽喘息了好一會，才嘶啞地道：「不要緊的，我不過受了點內傷，調息一兩日便沒事。」

楚千羽看一眼戈陽，轉眼看到牆邊的一張桌子上，放了一壺水，忙去倒了一杯，拿給戈陽。「戈老弟，喝杯水，會好一點。」

戈陽伸手接過，兩口便喝了那杯水，果然顯得好了一點。「楚大俠，謝謝你。」語聲清朗了一點。

楚千羽這才問道：「戈老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戈陽舒口氣，略微猶豫了一下，將整件事情說出來。

他並沒有隱去姚嫣嫣向他下藥，還要挑逗他，最後與他發生關係的情況亦說出來。

當然，他不好將箇中的瘋狂情形說出，只是簡略地說出來。

除非是自大狂，又或是好炫耀的男人，要一個男人將與一個女人歡好

的事說出來，那需要很大的勇氣。

楚千羽三人聽完戈陽的叙述，不但沒有鄙視他與姚嫣嫣的「相好」，反之，很替他不值。

同時，他們也很訝異姚嫣嫣的淫賤下流。

那時候的女子，講究三從四德，最重視貞操，姚嫣嫣却用卑劣無耻的手段，要男人與她歡好，那簡直十惡不赦，要下十八層地獄。

劍王府的大小姐，居然是一個淫蕩下流無耻的女子，確實教人匪夷所思。

這足以令到劍王府蒙羞。

若不是由當事人——戈陽親口說出來，楚千羽不會相信那是眞的。

畢竟，劍王府在武林中，聲名赫赫，從沒有傳出過醜事。

「哼哼，那賤女子總算有報應，被龍的人擄了去，只怕有她好受的。」曾樂山解恨地道。

戈陽之所以知道姚嫣嫣被龍的人擄去，那是因爲在姚嫣嫣被擒後，他已醒轉過來，偷眼看到一切，爲恐被那五個龍的人發現，對他不利，他只好假裝昏迷。

五個龍的人擄走姚嫣嫣後，戈陽爲恐他們去而復返，一直裝作昏迷，不敢動一下，直到確定五個龍的人離去後，他才敢掙扎着坐起來，略爲調息了一會，急忙離開那間屋宇。

「那些自稱龍的人似乎與劍王府有深仇大恨，姚嫣嫣落在他們的手上，只怕兇多吉少。」陸信天有點幸災樂禍。

「嗯。」楚千羽微一頷首。「那些自稱龍的人不知是什麼來歷，我從來沒有聽聞過武林中，有這麼樣的一個幫派，他們忽然之間冒出來，又衝着劍王府……我猜……這其中可能有什麼內情。」

戈陽深吸一口氣，「楚大俠，你說得對，若那伙人只是要對付劍王府，那還不算什麼，若他們另有目的，那就可能會搞到江湖上腥風血雨。」

「嗯，戈老弟，你顧慮得是。」楚千羽點點頭。「三位老弟，你們有沒有興趣去探查一下那伙自稱龍的人的來龍去脈？」

「楚大俠，自從昨晚那五個自稱龍的人出現後，我對他們的來歷，便大有興趣。」戈陽第一個道。

陸、曾兩人的好奇心比戈陽還要大，急忙同聲道：「楚大哥，怎會沒有興趣，我們恨不得馬上去探查！」

「嗯，待戈老弟的傷勢療養好，我們立刻行動。」楚千羽道。

「楚大俠，你別忘了，你的內傷也未痊癒啊。」戈陽提醒楚千羽。

楚千羽笑笑。「你別擔心我的內傷，已經好多了。」

陸信天接口道：「戈陽大哥，我們已改口叫楚大……俠做楚大哥，你也應該改口啊。」

「戈老弟，你願意交我這個朋友麼？」楚千羽含笑看着戈陽。

戈陽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高興地道：「難得楚大俠你看得起我們，我怎會不願意。」說着，伸手去握楚千羽的手。

「好兄弟。」楚千羽興奮得嘴唇微顫，亦伸手去握戈陽的手。

兩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戈陽大哥，你怎麼還叫楚大俠？」陸信天笑着提醒他。

戈陽「啊」了一聲，馬上道：「楚大哥。」

楚千羽用力搖一下手：「戈老弟！」

突然，陸、曾兩人也伸出手，四隻手頓時握在一起。

*　*　*

楚、戈、曾、陸四人還未找到龍的人的行踪下落，劍王府的人却找上他們。

四人感到大爲生氣。

這一次，爲首之人的身份似乎頗高。

那是一個年約五十出頭的老者，神態穩重，頗有氣度，頷下留着五綹長髯，雙眼開闔間，精芒內閃。

在那老者的身後，足有十個人，其中有姓賴的劍手，還有那個擒住戈陽的裴慶，以及三個曾見過的劍手。

姓賴的與裴慶對那老者頗爲恭敬。

眼見劍王府的人又纏上他們，陸信天第一個感到憤怒。「哼，別以爲劍王府的人便可以横行無忌，爲所欲爲！就像寃鬼那樣不時來找我們的痳煩！」

那老者雙眼一睜，射出兩道電光般的精芒，但一現即隱。「這位少兄，你怎知道，方某人是來找你們痳煩的？」

陸信天眼一瞪，沒好氣地道：「你們不是來找痳煩，難道是來賠不是的？」

那老者居然點點頭：「方某確是來向四位賠不是的。」

一頓，跟着又道：「方某還代敝主人向四位道歉。」

四人怎也想不到，劍王府的人非但不是來找他們的痳煩，居然是來認錯道歉的，四人大感錯愕。

特別是陸信天，更加感到意外。

不過，劍王府這一着，也令到四人生出狐疑之心。

戈陽第一個開口道：「閣下對貴府大小姐的所作所爲全知道了？」

姓方的老者點點頭，接嘆口氣。「敝主人只有此女，不免嬌縱寵壞了她，自從發覺她……變了以後，敝主人將她關了起來，免得鬧出……醜事來……但她要生要死的，敝主人怎忍心眼看着愛女香消玉殞，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放她出來，那知道，她乘敝主人到太原會友，帶了府中二十個劍

手，跑了出來，以致……唉，方某也不知怎樣說了，總之，我家小姐有甚麼對不起戈少兄的，請你看在敝主人的份上，多多包涵。」說完，朝四人拱拱手。

戈陽聽姓方的老者那麼說，心裏縱對劍王府有不滿，也會消散了，忙站起來，對那老者還了一禮，道：「閣下既已代貴上及姚大小姐向我們道歉認錯，戈某又怎敢再記恨，其實，那件事……吃虧的，只是妳家小姐。」

姓方的老人嘆息一聲，欲言又止，似有難言之隱。

「閣下怎麼稱呼？」楚千羽問道。

姓方的老者看一眼楚千羽，道：「楚大俠，方某也要向你道歉，希望你大人大量，別怪我家小姐任性妄爲。」說時，連連向楚千羽拱拱手賠禮。

楚千羽還禮不迭。「人，那一個沒有做錯事的，知錯能改就好，既然閣下已向楚某道歉，楚某若還耿耿於懷，那就不是男子漢、大丈夫了！」

「楚大俠果然大人大量。」姓方的老者一豎大拇指。「如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楚千羽忙謙道：「閣下謬讚了，楚某不敢當。」

姓方的老者道：「四位，方某差點忘了報上姓名。方某賤名一個舟字，忝爲劍王府總管之職！」

「原來是方大俠。」楚千羽久聞方舟大名，忙抱拳向他一拱，以示敬意。

戈、陸、曾三人也跟着向方舟拱手爲禮。

方舟哈哈一笑。「四位別多禮，方某不過浪得虛名，承蒙江湖上同道抬舉，方某實在慚愧。」

「方大俠，你好謙啊。」楚千羽笑說道。

方舟擺一下手。「楚大俠，長江後浪推前浪，方某老矣，異日四位的成就，比方某大多了！」

戈陽正想開口說話，方舟又已開口說道：「那一位是戈少兄？」目光在戈、陸、曾三人的臉上溜掃了一遍。

戈陽道：「方大俠，未知有何指教了！」

方舟深深地打量了戈陽一眼，點點頭，道：「戈少兄，果然是一個人物！」

一頓，接又道：「戈少兄，方某有一個不情之請，萬望答允。」

戈陽慨然道：「方大俠，只要戈某做得到的，決不推搪。」

方舟看一眼戈陽，「戈少兄，方某代敝主人懇請你，不要將我家小姐……那件事宣揚出去。」

戈陽起先以爲方舟請求他做甚麼事，原來這件事，男女之間的事，乃是極私之事，又怎會胡亂宣揚出去，要不是憤於姚嬌嬌的無耻下流，他甚至不會告訴楚、陸、曾三人，既然方舟這麼請求，他立刻滿口答應。「方大俠，你放心，戈某保證，不會……宣揚出去。」

「戈少兄，有你這句話，方某就放心了。」方舟先向戈陽抱拳一禮，接又向楚、陸、曾三人一禮：「四位、方某代敝上向四位致謝。」

戈陽四人還禮不迭。

方舟忙向四人還了一禮，說道：「戈少兄，方某這一次出來，是奉了敝上之命，找尋我家小姐，將她帶回去，如今她却失了踪，而你又是最後與她在一起的，因此，方某想詢問一下，可知道，我家小姐……發生了甚麼事情？」

戈陽道：「方大俠，你家小姐是被一伙自稱龍的人擄走……當時，戈某連站起來的氣力也沒有……欲救不能。」

「龍的人？」方舟一臉詫訝之色。「怎麼以前從沒有聽聞，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帮會？」

楚千羽接口道：「楚某也是在昨晚才聽聞江湖上有這麼樣的一個組合。」

戈陽道：「他們的武功很高明。」

「有甚麼特徵？」方舟問。

戈陽道：「他們的衣上，都綉有一條龍，似乎是從衣上那條綉龍的大小及顏色，分別身份高低的。」

方舟沉吟了一會，才道：「龍的人，這個組合……還是第一次聽聞……將小姐擄走，有甚麼目的？」

楚、戈四人聽着，面面相覷，他們也想不出答案來。

方舟掃了四人一眼，兩道目光落在戈陽的臉上。「戈少兄，你可知道，那伙人將我家小姐擄到甚麼地方？」

戈陽搖搖頭。「戈某掙扎着站起來，追出外面，那伙人已走得無影無踪，戈某只發覺到房屋內有幾具屍體，當時戈某筋疲力竭，欲追尋下去，也不可能。」

方舟又沉吟了一下，突然抱拳對四人道：「四位，打擾了。四位若是遇上龍的人，請到鎮上的萬隆老棧告知方某一聲，方某因急着要找到我家小姐，失陪了。」

四人還禮不迭，楚千羽道：「方大俠，若有龍的人的消息，我們一定通知你。」

「告辭。」方舟說完便帶着八名劍手急急離去。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舒口氣。

* * *

戈陽雖然不耻於姚嬌嬌的所爲，但他却對龍的人這個帮派或是組合大感興趣，亦對龍的人擄走姚大小姐的目的，深感好奇，他決定追查一下，龍的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組合，是否有甚麼陰謀及野心。

楚、陸、曾三人與他的想法一樣，這樣一說，都同意追查龍的人的來歷。

四人一連找尋了兩日，都找尋不

到龍的人的踪跡。

那伙自稱龍的人的傢伙，就像龍入大海那樣，無影無踪。

這一日，四人來到距懷安鎮約四十多里外的大澤鎮。

意外地，他們發現了賀春山的踪跡。

四人不動聲色，跟踪賀春山來到鎮外的一個竹林中，看着賀春山走入竹林內的一間小屋子內，才悄然掩上去，將屋子的所有出口封堵起來。這才由楚千羽一脚將屋門踢開，衝入屋內。

戈陽與陸信天分別堵在兩個窗子，曾樂山在楚千羽踢開屋門的剎那，則掠上瓦面，堵住那個天窗。

屋內的賀春山，可說成了甕中之鱉。

楚千羽衝入屋內，一眼便看到賀春山從床上跳起來，精赤條條的，好不醜惡！

楚千羽怒火中燒，一刀斬向賀春山。

賀春山怪叫一聲，跳起的身子陡然落回床上，一滾，滾入床裏！

楚千羽的刀勢一變，改斬爲刺，疾刺向滾入床裏的賀春山！

但他的刀才刺出一半，便猛地窒住，口裏喝罵一聲：「下流無耻！」

你道楚千羽的刀爲何半途窒住？却原來賀春山在滾入床裏的剎那，左手一托，自床上斜托起一具赤裸裸的女體，遮擋住自己。

楚千羽那一刀自然刺不下去。

那精赤條條的女子似乎穴道被點封了，既不動，也叫不出聲來。

賀春山就乘楚千羽刀勢一窒的剎那，右手往床上一撐，整個人飛了起來，同時將托起的女子往楚千羽「送」去。

那霎間，楚千羽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但眼前的情形却不容他有所猶豫，爲免那女子摔落地上受傷，他硬着頭皮伸手接下那女子。

賀春山的輕功確是了得，「飛」起的身形去勢頗疾，「啪拉」聲中，一頭撞碎了屋瓦，「飛」出屋外面。

但他馬上便嚎叫一聲，一頭自那個破瓦洞中，墮跌回屋內的地上。

楚千羽恰好將那女子放落床上，胡亂扯過一件花衫，蓋在那赤裸的胴體上，瞥到賀春山墮跌下來，一脚斜飛踢出，踢在賀春山的腰眼上，賀春山發出一聲悶叫，摔墮的身子打了個橫滾，「啪達」一聲，重重地摔在地上，動彈不得。

原來，楚千羽那一脚，踢中了賀春山的腰眼穴，令到他全身痲軟。

就在這時，戈、陸兩人先後自窗外掠入屋內，一眼看到地上的賀春山那種丑態，都鄙視地往地上「呸」地吐了口口水。

「刷」地一聲，守在瓦面上的曾樂山亦從破洞中，躍落下來。

剛才，就是他一掌將穿出瓦面的賀春山擊跌下去的。

他由那個天窗往下窺望，對屋內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賀春山從床上「飛」起來，他馬上蓄掌以待，賀春山那裏避得過他那一掌。

當戈陽三人看到床上那個半遮半掩的女子，三人慌忙將目光移開，口裏都「呸」了一聲，陸信天更罵道：「賀春山，你這個該千刀萬剮的淫賊，被楚大哥去了勢後，還要糟蹋婦女，待我將他那一點點也割去，看他還能怎樣！」

說完，便要衝前去。

楚、陸、曾三人對於賀春山這種禽獸行爲，切齒痛恨，因此，三人都沒有阻止陸信天對賀春山的徹底「去勢」。

賀春山雖然動不了，口却能叫：「不要，求求你們，不要啊！」

「賀春山，你叫破了喉嚨，也保不住你那殘留的話兒！」陸信天切齒道，跟着揮劍往那殘留的話兒割去。

「不要！」賀春山嘶聲大叫。「我知道你們要找龍的人。」

「陸老弟，慢着！」楚千羽一叫，急忙伸手阻止陸信天替賀春山徹底「去勢」。

陸信天雖然停下來，但却不甘心地道：「楚大哥，怎能放過這個十惡不赦的淫賊！」

楚千羽擺擺手。「陸老弟，他既然知道龍的人的下落，何不要他說出來，再處置他？」

戈陽接口道：「信天，楚大哥說得有道理，聽聽他怎麼說，才處置他不遲。」

賀春山叫道：「楚千羽，我要你答應我，不爲難我，不殺我，我才會將龍的人的下落說出來！」

「淫賊，你還敢向我們討價還價？」曾樂山氣恨了地踢了賀春山一脚。

賀春山痛得大叫一聲，在地上打了個滾。

「說！龍的人在甚麼地方？」楚千羽厲聲喝問。

賀春山呻吟着，道：「要我……說出……他們的下落……你們先要答應……不殺我。」

「發你的春秋大夢！」陸信天罵道：「我恨不得一刀刀割下你身上的肉，教你受盡痛苦而死！」

「我抽他的筋！」曾樂山氣恨恨地道。

賀春山臉上的肌肉哆嗦了幾下，雙眼望着楚千羽道：「楚……大俠……我只要你……一句話？」

楚千羽看一眼戈陽，雖然心裏很想殺死賀春山這個淫賊，但仍然強忍着。「好，楚某答應你！」

「一言既出！」賀春山眼中立時閃過一抹死裏逃生的驚喜。

「駟馬難追！」楚千羽一字字道。

賀春山定定地看了楚千羽一會，才開口道：「龍的人就在距這裏約二十里外的龍爪山下，一座隱蔽於一片榆樹林內的宅子內。」

「當眞？」戈陽接口問。

「我……怎敢騙你們。」賀春山被戈陽那雙凌厲的目光盯得不敢與之相觸。

「好，這一次我放過你！」楚千羽說着上前一步，欲解開賀春山腰眼上被點封的穴道。

陸信天上前攔阻住楚千羽道：「淫賊，楚大哥答應放過你，我可沒有！」

曾樂山接口道：「我也沒有！」

「所以，我兩個若殺你，不算食言！」陸信天揚起手上的利劍。

賀春山眼中射出恐懼的目光，顫聲嘶叫。「不！不！你們不能殺我，你們不能言而無信！」

楚千羽冷笑一聲：「我曾答應不殺你，我不會動手，我沒有食言！至於陸老弟他們，並沒有答應你甚麼，所以，他們若要殺你，不算食言！」說完，他走開兩步。

陸信天舉起手上的利劍，咬着牙道：「你這個十惡不赦的淫賊，若不殺你，怎對得起被你汚辱過的婦女！」

賀春山惶恐大叫。「不要，不要殺我，我不想死！」

叫聲未落，陸信天經已手起劍落，一劍刺入賀春山的心臟要害上。

賀春山的叫聲戛然中斷，身子震抽了兩下，一軟，隨着陸信天長劍抽出，整個人往前撲倒下去。

涙蝶賀春山這個淫賊，就這樣一命嗚呼！

曾樂山恨意未消，走上前在他的背心再刺了一劍。「淫賊，便宜了你！」

楚千羽眼見賀春山已死，抱拳對陸、曾兩人道：「兩位老弟，幸得你們出手解決姓賀的，不然，我眞不知怎辦才好。」

戈陽忽然省起床上躺着的那個女子，開口說道：「床上……那個女子，眞可憐，放了她吧。」

楚千羽三人被戈陽一言提醒，啊了一聲，楚千羽馬上道：「放了她……不難，但她似乎被姓賀的淫賊點了穴道，需要解開她被點的穴道，這麼尷尬的事情，誰去做？」

戈陽與楚、陸、曾兩人一聽，頓時愕了一愕，這個問題，確是很難辦。

他們四個都是男子漢，大丈夫，要他們替一個裸女解開身上被點的穴道，確是有點不便。

但是，總不能扔下那個女子一走了之，結果，由陸信天提議，要楚千羽去替那女子解開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陸信天所持的理由是：「楚大哥，既然你剛才曾接住那女子，等如與她接觸過，那麼，一客不煩二主，仍然由你去解開她身上被點的穴道吧。」

陸信天才說完話，戈、陸兩人連連點頭，同聲贊成陸信天的提議，並且馬上走出屋外，不給楚千羽有推辭的機會。

楚千羽想說話，三人經已走出屋外，無奈之下，只好抱着下地獄的心情，硬着頭皮問床上那個女子。「姑娘，妳身上那幾處地方被點封了穴道？」說話時，不敢正眼看那女子。

床上那女子帶着哭聲道：「大俠，多謝相救，小女子沒齒不忘，那……淫徒……點了……小女子身上乳突、丹田……等四個穴道。」越說下去，聲音越小。

「眞缺德，」楚千羽在心裏暗罵賀春山一句，對於那幾個穴道，他怎好動手去解？

「大俠……你動手吧……小女子不會怪你。」那女子眼見楚千羽猶豫不決，心裏大急，顧不了矜持，忙開口對楚千羽說。

眼下的情形，確是顧不到那麼多，何況，她的軀體已被賀春山狎玩過，清白已失，那還有甚麼好顧忌的？

楚千羽聽那女子那麼說，想想，若要救她，那就只有動手，當下咬咬牙，瞥了那女子半裸的身體一眼，認準了穴位，出指如飛，替那女子解開被點封的乳突、丹田等四個穴道。

解開那女子身上的穴道，楚千羽馬上走出屋外，順手將門帶上，好讓她起身穿衣。

未幾，那女子穿好衣衫，開門走出屋外，二話不說，朝四人「噗」地跪倒下去，連連叩頭。「四位大俠，請受小女子叩謝救命大恩，小女子沒齒不忘！」

楚、戈四人慌忙跳開去，戈陽連聲道：「姑娘，快請起來，我們受不了妳的大禮，救危解困，是我們應該做的。」

楚千羽也道：「姑娘，快起來，要不，我們馬上便走！」

這句話奏了效，那女子馬上站起來，但却垂着頭，不敢瞧四人一眼。

她認爲自己沒有顏面與四人相對。

「姑娘，請問怎樣稱呼？」楚千羽道：「那裏人？」

那女子紅着眼圈，低低地道：「小女子姓丁，家在青河鄉，兩日前，被……那淫賊擄來這裏。」說着，她抽泣起來。

「丁姑娘，青河鎭距這裏多遠？」戈陽問。

女子抹抹眼淚。「十里不到。」

「丁姑娘，我們送妳回家，好嗎？」曾樂山熱心地道。

姓丁的女子點點頭。「四位大俠，小女子不知怎樣才能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

「丁姑娘，別這麼說，俗語謂：救人救到底，若不送妳回家，我們怎放心？」楚千羽道。

「丁姑娘，可以走嗎？」戈陽看着那女子。

姓丁的女子點點頭，於是，四人便送她回青河鄉。

＊　＊　＊

天才亮，楚千羽、戈陽、陸信天、曾樂山四人匆匆吃過早飯，便照往賀春山所說的龍爪山，查探龍的人是否在山下榆林樹內的宅子內落脚。

四人沿着那條泥土路，往前疾走。

走出青河鄉不到十里路（四人昨晚宿在青河鄉），迎面走來一行人。

走在最前面的楚千羽眼尖，一眼便認出，那行人是龍的人！

戈陽也看出來了。「楚大哥，眞巧啊！我們去找他們，在路上遇上了。」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

楚千羽也低聲道。「戈老弟，既然遇上了他們，說不得要向他們查問一下姚大小姐的下落！」

戈陽點點頭：「傻瓜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這時，走在後面的陸信天與曾樂山亦已看出迎面走來的那一行人是龍的人，忙急走兩步，趕到楚、戈兩人的身傍，陸信天帶點緊張地道：「楚大哥、戈陽大哥、那行人是龍的人，我們怎辦？」

「當然是將他們截下來，盤問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曾樂山理所當然地道。

陸信天却有點猶豫。「他們畢竟曾幫忙過我們，我們若是貿然向他們查問，似乎有點那個吧？」

「嗯，信天說得對。」戈陽點點頭。「我們……總要找個藉口，才好……」

說話間，由於兩方面行走的速度很快，眨眼間，已走近了，領頭走在前面的那個漢子先是目不轉睛地打量着他們，繼之雙眉一揚，疾聲喝道：「赫！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站住！」

楚、戈四人被那個漢子喝得怔了怔，隨即便明白過來，對方原來亦是要找尋他們，這眞是太巧了。

「楚大哥、戈大哥，他們原來也是來找我們的！」曾樂山詫然道：「他們找我們幹嗎？」

楚千羽已停下來，冷靜地道：「問一問他們，不就知道了麼？」

話聲才落，那一行人已來到他們前面丈許外的地方停下來，領頭的那個漢子眼中精光閃閃，直在打量着楚、戈兩人。

楚、戈四人也在打量着他們。

領頭那個漢子大約三十出頭，燕領環眼，連腮鬍，形態頗威猛，穿一件黃袍，胸上綉了一條紅色的龍。在他後面的九個漢子，穿一式土黃衣衫，胸上均綉了一條青色的龍。

好明顯，那個胸上綉有紅色飛龍的漢子，身份地位都比那九個漢子高。

「呔！你兩個那一個是楚千羽、戈陽？」那個形態威猛的漢子開口朝楚、戈兩人喝問。

楚、戈兩人互相看了一眼，陸信天對那形態威猛的漢子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看不過眼，欲反唇相稽，被楚千羽阻止了。

「楚某就是楚千羽！」楚千羽挺挺腰。

「戈陽就是我！」戈陽身形挺得筆直。

「嘿嘿，太好了，在這裏遇上你們，省得咱們到處去找你們。」那漢子仰着鼻子道。

戈、楚兩人相對一眼，齊聲問：「未知閣下找我們，有何事了？」

楚千羽接着補上一句：「楚某等人自問與閣下等並無瓜葛，更未謀面，閣下要找我們，實在教我們大惑不解。」

形態威猛漢子哼了一聲，一副不將楚、戈兩人看在眼內的樣子。「找你們，當然不是喝酒吃飯攀交情，某家是奉命來殺你們的！」說到後面那句話，聲色俱厲。

陸信天衝口說道：「幾日前的一個晚上，你們的人還替我們殺了劍王許[illegible]幾個高手，爲我們解圍，如今[illegible]我們，你們搞甚麼把戲？」

那漢子冷冷一笑。[illegible]時也！你們若識時務，便束手受死，省得我們動手，要不，哼哼……會死得很痛苦！」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楚千羽沉着地問。

「龍的人！」形態威猛漢子傲然道。

「那裏冒出來的？」曾樂山冷笑一聲。

「小子，就憑你這句話，你已斷送了自己一條命！」形態威猛的人怒吼。

「你太瞧得起自己了！」曾樂山冷哼一聲：「高估自己的人，往往死得最快！」

「你……」形態威猛鬚髮俱張，好不兇惡。

「閣下，別動氣。」戈陽似笑非笑地瞧着那漢子道：「閣下不覺得，有失身份麼？」

那漢子狠狠地盯了曾樂山一眼，兇惡之態頓斂。

「閣下，貴上是那一位武林名宿高人？」楚千羽忽然客氣地道。

那漢子猶豫了一下，傲然地道：「敝主人的大名，你們還不[illegible]們的原[illegible]

「那麼，我[illegible]

沒有開罪過武林中的英雌，他實在想不出，那位龍的人的主人的未婚夫人到底是誰，怎會要殺他！

戈陽同樣猜想不到是甚麼武林英雌要殺他，所以，他也是一臉惑然不解的神色。

「敝主人的未婚夫人，就是劍王府的姚大小姐！」那漢子得意地道。

「是她！」楚、戈兩人幾乎是同時衝口驚叫出聲。

確實，他們怎也想不到，要殺他們的，原來是劍王府的姚大小姐姚嬌嬌。

他們更加想不到，被龍的人擄走的姚大小姐，居然會變成龍的人的主人的未婚妻子，這太不可思議了。

世間事，眞是無奇不有，匪夷所思！

「閣下是說，敝上的未婚妻子，就是劍王府的大小姐姚嬌嬌？」楚千羽仍然有點不相信，恐怕自己聽錯了，所以再問一次。

那漢子鄭重地點點頭。「不錯，確是劍王府的姚大小姐！」

「怎會是她？」陸信天仍然不大相信。「她不是被你們擄走的麼？」

「不錯，確是咱們將她擄走的。」那漢子道：「……不知怎的，她答應嫁給敝主人，於是，她便成了敝主人的未婚夫人，敝主人也成了劍王府的嬌客！」

「好一個沒廉恥，下流的淫娃！」陸信天罵道：「只怕你那個主人，也不會是甚麼好東西！」

「住口！」那漢子怒喝一聲：「好大膽的小子，就憑你這句話，你活不過這個時辰！」

「閣下，你那位主人的未婚夫人要殺的是戈某與楚兄，你們又何必濫殺無辜呢？」戈陽連連向陸、曾兩人打手勢，示意兩人不要胡亂開口說話。

楚千羽明白戈陽的意思——不想陸、曾兩人捲入這場糾紛中，於是接口說道：「閣下既然是衝着楚某與戈老弟來的，咱們接着就是……請不要爲難他們兩個。」

陸信天不理會戈陽的示意，大聲道：「楚大哥、戈大哥，咱們既然是一道的，小弟與樂山怎能置身事外……」

那漢子馬上道：「好，夠朋友，夠義氣，某家說甚麼也會成全你們！」

不等楚、戈兩人再說話，揮手疾喝一聲：「殺！」當先向楚千羽衝過去。

後面九個胸上綉着青龍的漢子吶喊一聲，一擁而上，撲向戈、陸、曾三人。

刹那間，雙方十四個人就在路上殺成一團。

龍的人那一邊仗着人多，兩個對付一個，自然佔了優勢。

楚、戈兩人雖然以一敵三，仍然能夠支持下去，陸、曾兩人以一敵二，起先還招架得了，十多招一過，便漸漸落在下風，攻少[illegible]着。

三十招一過，曾樂山首[illegible]左腿側被刺出一道半尺多長的血口[illegible]，痛得他張口叫了一聲。

這一叫，令到楚、戈兩人吃一驚，急忙往那邊瞥一眼，看到曾樂山受傷，情況危殆，不免心神微亂，拚命攻出一招，逼退那六個龍的人，各自縱躍過去救援曾樂山。

結果，他們四個人背靠背貼在一起，應付那十個龍的人的猛烈攻擊！

十個龍的人的武功比一般的武林高手猶有過之，那個形態威猛的漢子武功更比幾個手下厲害，楚、戈兩人的武功雖然高明，但在以四敵十，還要兼顧陸、曾兩人的情形下，兩人感到很吃力，以致險象環生。

陸、曾兩人眼見因爲他們連累了楚、戈兩人陷於險境中，心裏大急，陸信天叫道：「楚大哥、戈大哥，不要理會我與樂山，快突圍……」

楚千羽接下那威猛漢子的一棍，冷聲道：「陸老弟，別分神，沉着應戰，要生，咱們在一起，死，咱們也死在一起！」

戈陽也激動地道：「要我拋下你們，萬萬不能，咱們是好朋友，好兄弟，生死不分！」

「嘿嘿，你們就一起到閻王老五那裏去報到吧！」威猛漢子冷笑連聲，手上的鑌鐵棍一緊，攻勢更凌厲。

[illegible]招，四人都[illegible]那時候情形就危險了。[illegible]

楚、戈兩人都不想死，但又無法突圍，除非有奇跡出現，四人才有救。

楚千羽的右背側上，也被一個龍的人刺了一劍，幸好他拚命偏轉身形，可惜，仍被刺破一道傷口，鮮血汩汩流出來。

四個人之中，只有戈陽沒有受傷。

楚千羽若不是閃身去救曾樂山，也不會挨了那個龍的人一劍。

那個傢伙好奸狡陰毒。

終於，戈陽的身上也有傷口。

那個威猛漢子看出楚千羽四人支撐不了多久，頓時精神一振，下令加強攻擊，務必要置四人於死地。

十招一過，四人果然招架不了，眼看就要死在十個龍的人的刀棍之下，那知道，就在這刹那，來了救星！

來的是劍王府的人。

領頭的那個老者，正是劍王府的副總管方舟。

跟着他的，是十六名劍手。

方舟看到戈陽與四人陷入險境，

吃了一驚，振臂一呼，率領十六名劍手，猛撲向激鬥中的那團人。

他們要幫楚、戈四人，擊倒那十個龍的人！

方舟雖然是第一次看到龍的人，憑他的江湖經驗，以及那十個龍的人胸上綉着各式飛龍，他立刻便猜到那些人都是龍的人！

陷於困境的楚、戈、陸、曾四人驟見方舟率領王府的高手趕來，莫不精神振奮，立刻向龍的人展開反擊。

龍的人那邊眼見驟然殺來一隊尅星，頓時心裡發慌，陣脚微亂。

結果，龍的人全部被圍困起來，被楚、戈等四人及劍王府的方舟等人內外夾攻，情形不妙。

方舟惱恨龍的人將姚嬌嬌擄走，於是，對那十個龍的人恨之入骨，如今可說得上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自然對那十個龍的人毫不留情地攻擊。

結果，那十個龍的人陷於重圍之中，二十招不到，已有三個龍的人死在劍王府的劍手劍下。

領頭的那個連腮鬍漢子眼見形勢急轉直下，對己不利，若打下去，只怕一個也走不了，於是喝令手下全力往外衝。

經過兩番衝擊，終於被他們突圍而去。

但是，他們也留下五具屍體。

換言之，十個龍的人只有一半走脫。

劍王府方面也有一個劍手身亡，兩個受了傷。

楚、戈、陸、曾四人全部掛了彩，其中又以陸、曾兩人傷勢較重。

對於方舟及那些劍手的及時出現，楚千羽四人大爲感激。

本來，在龍的人突圍逃竄時，方舟欲追，但却被戈陽阻止了，因此，方舟不解地問：「戈少兄，爲何阻止方某追趕那幾個龍的人？」

戈陽透口氣，忍着痛道：「方大俠，我們已查出龍的人的一個落脚點，因此，戈某才不讓你追下去。」

「原來如此。」方舟恍然道：「在甚麼地方？」

戈陽道：「就在龍爪山下的榆樹林內。」

「多承相告。」方舟朝戈陽拱拱手，「方某馬上帶人趕去那裏……」

正在替陸、曾兩人裹傷的楚千羽接口道：「方大俠，急也不在一時，請稍等一會，我們與你們一起去。」

陸信天哼了一聲，帶氣地道：「眞是好心遭惡報，這兩日，我們一直在找尋龍的人的踪跡，幫你們救回姚大小姐，那知道，她却要龍的人殺我們！」

方舟聽他那麼說，先是一愕，繼之以爲自己聽錯了，不大相信，急急問：「陸少兄，你剛才說，我家的小姐要龍的人殺你們？不可能吧？龍的人將她擄走，又怎會聽她的話？」

曾樂山憤憤地道：「那個領頭的龍的人親口對我們說，我們親耳聽聞，難道還會錯？」

楚千羽與戈陽同時向方舟點點頭。

這一來，不由方舟不信了，詫然道：「怎會這樣的，小姐怎會幹出這種糊塗事來？」

「怎麼不會？」陸信天冷笑一聲。「她已經是龍的人的主人的未婚夫人，龍的人當然聽她的！」

方舟一聽，頓時呆了呆，跟着頓足道：「小姐眞太胡鬧！一錯再錯，劍王府的聲譽，都給她破壞了！」連連嘆氣。

「方大俠，戈某實在不明白，姚小姐被龍的人擄走，本來應該對他們恨怒才是，她却一反常態，答應嫁給那個龍的人的主人，實在教人摸不着頭腦。」

方舟兩道皺起的眉毛倏地一展。「這件事，只怕其中有蹊蹺，方某要查個清楚明白。」

「方大俠，我們也很想知道姚小姐嫁給那個龍的人的主人是否有甚麼內情，可以讓我們跟你一起查麼？」楚[illegible]羽已替陸、曾兩人包紮好傷[illegible]身來。

「多一個[illegible]你們加入[illegible]山。」戈陽馬上道。

方舟却看一眼陸、曾兩人。「兩位少兄能夠支持麼？」

陸、曾兩人忙道：「不礙事，一點之傷，怎會支持不了！」

「好！我們走！」方舟一揮手，帶着十六個劍手，當先往龍爪山奔去。

楚、戈、陸、曾四人跟在後面。

揭穿陰謀　維護武林

浪蝶賀春山並沒有對楚千羽他們說謊，龍爪山下的榆樹林內，確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宅子。

那宅子雖說不怎麼大，估計約佔地三百左右，圍牆很高，足有丈八高，從外面看去，根本看不到圍牆內的情形。

方舟與楚千羽等人已潛到宅子的左側邊，匿在樹後，打量着眼前那堵高牆。

「將圍牆築得那麼高，這宅子內一定有甚麼古怪！」戈陽第一個開口。

方舟與楚千羽都[illegible]

「說下[illegible]

楚千羽想一下，認爲方舟的提議不錯。「好啊，我們就硬闖進去！」

戈陽自然不反對。

方舟一招手，示意手下站起來，他自己經已當先站起來。

楚、戈、陸、曾四人不但站起來，還從樹後走出去，直向宅子的大門走去。

他們毫不遮掩地走到宅子的大門前停下來，準備闖進去。

若要闖進去，必須要先將兩扇緊閉的大門打開來，戈陽躍上門階，暗中運勁，雙掌往兩扇緊閉大門擊去。

那兩扇大門應掌而開。

不過，並不是被戈陽擊開的。

因爲，他的雙掌還未擊在大門上，兩扇大門經已開了。

原來，兩扇大門是被屋內的人拉開來的。

大門開處，一個牛高馬大的漢子當門而站，掃了門外各人一眼，宏聲道：「各位都是劍王府的貴客麼？」

方舟一聽，忙挺身走上門階。「方某乃是劍王府的副總管。」

「原來是方副總管，失敬了。」那漢子恭敬地向方舟抱拳行了一禮。

戈陽在方舟走上門階時，已退下去。

方舟還了一禮。「這裏可是龍的人的……」

「此地乃敝主人的別業之一。」那漢子說道。

「貴上可是自稱龍的人的主人？」

「正是。」

「我家小姐可是被你們擄走？」

「那是一場誤會。」那漢子道：「敝上久仰姚大小姐的美名……所以，才特意請她一晤。」

「請人，是那麼個請法的麼？」方舟臉現怒容。

「某家剛才已說，那是誤會。」那漢子抱拳一拱。「方副總管，某家代敝上道歉。」

在方舟與那漢子說話時，楚千羽與戈陽等人都看到，那漢子的胸上，綉着一條紫龍，絕無疑問，此人乃是龍的人。

「快將我家小姐放出來！」方舟沉聲道。

那漢子咧嘴一笑。「方副總管，老實對你說，你家小姐與敝上一見鍾情，已答應敝上的求親，從今後，敝上與劍王府已是一家人，某家是奉了夫人之命，請方副總管你們進內與夫人相見的！」

「我家小姐在屋內？」方舟急問。

「正在廳堂上等着各位。」那漢子偏身一讓。「請。」

方舟略微猶豫了一下，大步往裏走。

楚千羽四人跟着方舟。

在那個漢子的帶領下，走過前院，經過一條甬道，才來到一座廳堂前。

着的一

了。

本來，他一直

此鬆了口氣。

楚、戈、陸、曾四人也看到廳堂

上坐着的姚嬌嬌。

四人中，數戈陽的心情最複雜。

畢竟，就在數日之前，曾經與姚大小姐有肌膚之親，那情景，歷歷在目，一時之間，戈陽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

那個衣上綉有紫龍的漢子帶引方舟、楚千羽五人直上廳堂。

那十六個劍手就留在廳堂外面，手按劍把戒備着。

方舟走上廳堂，立刻朝當中坐着的姚嬌嬌躬身行禮。「方舟見過小姐。」

姚嬌嬌臉含笑，招招手，道：「方副總管，你來了太好了，省得我派人回去告知阿爹。」

一頓，又道：「別站着，坐下說話。」

跟着又掃了楚，戈四人一眼，媚笑道：「你們也來了。都坐下，好說話。」

楚、戈四人也不客氣，在旁邊的一排椅子上坐下來。

方舟亦坐下來。「小姐，屬下是奉了主人之命找你回去的，如今找到妳就好了。」

方舟大爲着急

姚嬌嬌笑道：「方副

的終身大事，當然是認眞的！你以爲

我在說笑？」

方舟道：「小姐，終身大事，說甚麼也要得到主人同意才成啊！」

「你放心吧。」姚嬌嬌打斷方舟的話。「我喜歡的，爹也會喜歡，我爹不會反對我與顧郞的婚事的。」

「小姐，妳眞的想清楚了？」方舟仍然不放心地問。

「終身大事，我怎會不想清楚！」姚嬌嬌沉下臉。「你只管回去告知我爹，別的事，就不用你管。」

方舟見姚嬌嬌生氣，不敢再說甚麼，連聲稱是。

「姚姑娘，你爲何命令龍的人殺我與戈老弟？」楚千羽眼見方舟不再說話，馬上開口問。

姚嬌嬌那雙桃花眼溜了楚、戈兩人一眼，風騷地道：「因爲本姑娘喜歡。」

戈陽自見到姚嬌嬌之後，一直感到尷尬侷促，如今聽姚嬌嬌那麼說，不由氣往上衝，霍然站起來，怒聲道

：「姚嬌嬌，你以爲妳是甚麼？要殺便殺！如今戈某楚兄都在這裏，可謂送羊入虎口，妳怎麼還不下令殺我與楚兄？」

一時間，氣氛僵凝起來。

方舟大爲着急，正想開口說話，姚嬌嬌斜溜了戈陽一眼，格格笑道：「姓戈的，你發甚麼急？本小姐如今又改變了主意，不想殺你們，還想請你們參加本小姐的成親典禮。」

「呸！」陸信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烏龜王八蛋，才會參加妳的婚禮！」

姚嬌嬌對陸信天的話，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道：「難道你們不想看看本小姐那位顧郞麼？」

一句話，挑起了楚、戈、陸、曾四人的好奇心，楚千羽馬上道：「姚姑娘，屆時，我們一定去瞧熱鬧。」

「熱鬧一定有得瞧，本小姐還保証，不會讓你們失望。」姚嬌嬌眼中放出異彩。

「小姐可否請未來姑爺出來，待在下拜見？」方舟突然道。

姚嬌嬌眼皮一轉，搖首道：「顧郞在大清早便出外辦事。方副總管，你別心急，到成親那一日，你一定可以目睹他的風彩。」

跟着，她又道：「方副總管，你馬上回去吧，今日已經是二十五，距離成親的日子不到半個月，若遲了趕回去，恐怕會趕不及辦喜事。」

方舟遲疑了一下，點頭道：「是，小姐，在下馬上趕回去稟告主人。」

「我送你們出去。」姚嬌嬌站起來。

方舟與楚千羽四人只好站起來，隨着姚嬌嬌往外走。

姚嬌嬌與那個衣上綉着紫龍的漢子一直將方舟等人送出大門外面。

「戈陽，記着下月初八來我家參加我與顧郞的婚禮啊！」姚嬌嬌特意對戈陽說。

戈陽沒有看她，冷冷地道：「戈某一定會去。」

「方副總管，記着馬上趕回去告知我爹。」姚嬌嬌轉對方舟道：「若誤了我的終身大事，唯你是問！」

方舟慌忙道：「小姐，你放心，屬下快馬加鞭，急趕回去，不會誤事的。」

「那我不送了。」姚嬌嬌說完，便轉身走回屋內，兩扇大門立刻關上。

方舟搖搖頭，看了楚千羽四人一眼。「楚大俠，你們跟方某回劍王府麼？」

楚千羽不敢作主，轉眼瞧着戈陽三人，看到三人點點頭，才對方舟道：「如此盛事，我們怎能錯過！」

「那我們馬上起程趕回去了。」方舟話未說完，已朝來路掠去。

* * *

劍王府第五代主人——也就是姚嬌嬌的親爹——姚玉廷，聽完方舟的叙述後，一臉怒容，拂袖而起，連聲道：「反了，反了！終身大事，居然私訂後，才派人轉告我，這丫頭越來越不成話了，這事若傳出去，顏面何存！」

方舟誠惶誠恐地道：「主人，小姐的脾性，您不是不知道，依屬下所見……既然木已成舟……還是趕緊籌辦婚事，免得到時……鬧出大笑話來。」

「荒唐，笑話！」姚玉廷連連頓足。「都是我平日太寵她了，才會不將我放在眼內！氣死我了！」

一頓，跟着又道：「方舟，你說，女兒要成親，做父親的居然連未來女婿也不知道是甚麼人，你說，荒唐不荒唐？」

方舟那敢說甚麼，連聲稱是。

嘆口氣，姚玉廷無奈地道：「方舟，你馬上去知會雪峯一聲，馬上着手籌辦小姐的婚事。」

方舟答應一聲，馬上退出去。

姚玉廷正一個人在內堂負手踱步，喃喃道：「這姓顧的不知是何許人，居然令到嬌嬌這丫頭願意嫁給他，若是她從此甘作歸家婦，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一會，又喃喃道：「那姓顧

不居好心，一定不放

*

本來

四人剛

不大方便，婉拒了方舟的好意，就在劍王府隔鄰一條街的那家四海通客棧住下來。

閒來無事，四人到處遊玩，倒也寫意。

經過幾日的療治，四人身上的傷勢經已痊癒了十之八九，不礙行動。

日子過得很快，眨眼間，經已是初五日，距離姚嬌嬌的婚期只有三日。

這兩日，四人發覺，城中出現龍的人的影踪。

四人也懶得去理會，視而不見，一心只等着姚嬌嬌與姓顧的初八那日的成親大典。

不過，他們不理會那些龍的人，對方却找上他們。

初六日。

距姚嬌嬌大喜的日子又近一日了。

午後，楚千羽四人自不醉無歸樓走出來了，一個漢子馬上迎上他們，低聲道：「幾位不是想認識我家主人麼？請隨小的走。」說完，掉頭就走。

在那漢子說話

看到

跟着那個漢子疾走。

那漢子沒有回頭瞧看楚千羽四人一眼，只是往前急走，他似乎肯定楚千羽四人必然會跟着他走。

走出北門，那漢子一直往西北方走去，楚千羽四人等緊跟着。

走過一遍野地，翻過一個土崗，前面赫然出現一間竹舍。

好清雅的一座竹舍。

竹舍的主人，應該不是俗人。

那漢子加快脚步，往竹舍奔去。

四人不由亦加快脚步，同時亦加强了戒備。

那漢子奔到竹舍前，一個身穿黃袍，胸前綉了一條銀龍的中年人現身出來，那漢子忙朝中年人躬身抱拳行禮。「稟堂主，屬下已將他們帶來。」

「嗯。」中年人揮揮手。「退下。」

「是！」那漢子馬上退到竹舍的左側，隱沒在一叢竹樹中。

楚千羽四人站在竹舍前，八道目光直射在中年人的身上。

中年人捋一下頷下的髯鬚，兩道目光也在四人的臉上溜來掃去。「四位就是楚千羽、戈陽、陸信天、曾樂山？」

四人同時點點頭。

「閣下又是誰？」陸信天不客氣地問。

「姓秦。」那中年人不以爲忤。「名大海。」

楚千羽與戈陽都沒有聽聞過秦大海這號人物。陸信天、曾樂山對此人也一無印象。

「原來是秦閣下。」楚、戈兩人仍然客氣一句。

「四位，請到裏面坐下再說。」秦大海無論說話、舉動，都不像一個武林人，倒像個讀書人。

四人也不客氣，往竹舍內走入去。

分賓主坐下，秦大海掃了四人一眼。「四位，敝上很賞識四位的身手與才幹。」

「秦閣下，你那個主人怎麼還不出來見我們？」曾樂山打斷秦大海的話。「要不是那個帶路的傢伙對我們說，可以見識到你們的主人，曾某才不跟他來。」

「別急，」秦大海對曾樂山的「無禮」一點也不惱怒。「四位只要答應秦某的一個要求，馬上可以見到敝上。」

「要見到你們主人，原來是有條件的！」陸信天大爲不快。「那個帶路的傢伙怎麼不對我們說？早知這樣，不跟他來。」

「秦閣下，到底是甚麼條件？」楚千羽不動聲色。

秦大海瞥了四人一眼，道：「只要四位答應投效敝上麾下，變了自己人，敝上自然現身見你們。」

「這是那門子的歪理了。」陸信天叫起來。「這豈不是誘迫我們加入？」

戈陽冷冷道：「秦閣下！我們從來不喜

然我們很

會向別人低頭

，便欲往竹舍外面走

楚千羽一手抓住他。「戈老

動氣，秦閣下不過是奉了他主人的命令，欲說服我們投效，我們不應該對他生氣。」

跟着對秦大海道：「秦閣下，戈老弟剛才說的話，代表了我們的意思，請你回覆貴上，承蒙他看得起，可惜我們却不識抬舉，希望貴上不會見怪。」

秦大海一張臉已沉下來，口裏仍然客氣地道：「那裏，那裏，俗語謂；買賣不成仁義在，敝上從來不喜歡勉强別人加入。」

一頓，馬上又道：「四位，敝上求才若渴，若四位答應投效，敝上一定不會虧待四位，秦某可以向四位保証，四位可說從此踏上了青雲路，飛黃騰達！」

「我們不希罕。」陸信天冷冷地道。

戈陽站起身來。「秦閣下，大概不會不讓我們離開吧？」

秦大海連聲道：「那裏，那裏，四位只管走，秦某保証不會爲難你們。」

楚千羽與陸、曾兩人一齊站起來。「如此，我們告辭了。」

「四位請。」秦大海居然含笑起身，做了個請的手勢。

去。

* *

快走回北城的時候，陸信天終於忍不住，開口道：「楚大哥，戈大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他們怎會這麼便宜放過我們。」

曾樂山接口道：「他們一定有甚麼陰謀！」

戈陽道：「楚大哥，你怎麼看？」

楚千羽想了一下，道：「戈老弟，你想一下，那伙人起先是衝着劍王府的人，並且將姚大小姐擄走，忽然間却傳出姚大小姐與姓顧的成親，這其中似乎有蹊蹺。」

「楚大哥，我也是這麼想。」戈陽道：「有可能，姚姑娘是被脅迫之下，答應嫁給姓顧的。」

「戈大哥，我可看不出她是被脅迫的。」陸信天道：「我們那天見到她的樣子，有多風騷，一點委屈的樣子也沒有。」

「我說，別管她那麼多！」曾樂山接道：「姚嬌嬌這個淫娃，下流無耻，替她擔心，那簡直是多管閒事。」

「樂山，話不是那麼說。」戈陽正

色道：「若事情牽涉到武林中的安危，那就不是多管閒事了。」

楚千羽連連點頭。「戈老弟說得對，咱們身爲武林人，當然要管武林事，要不，還算是武林嗎？」

曾樂山愧然道：「楚大哥、戈大哥，我說錯了。」

戈陽拍一下曾樂山的肩頭。「樂山，你要記着，無論任何事，也不能意氣用事，要不，後悔的是自己。」

說着話，他們走入城中，看看天色，太陽已西墜，但還未到吃晚飯的時候，四人只好走回客棧。

才返回客棧，一個人找上了他們。

「四位，這是敝上的一點意思，請四位收下。」那漢子將一信函交給戈陽。

戈陽却不去接。「閣下是誰？貴上怎麼稱呼？」

「在下賴三。」那漢子道：「敝上便是龍的人的主人。四位，請收下，要不，在下很難向敝上交代。」

那漢子——賴三說着，又將手上的信封遞給戈陽。

戈陽縮縮身子，不肯接。「閣下，我們與貴上毫無瓜葛，更未謀面，我們不能收下貴上這封信函，請你收回，並回覆貴上，我們不想與他攀交情。」

「四位，請不要爲難在下。」賴三苦着臉道：「你們若不肯收下，在下……只怕也活不了。」

「我們若不收下，貴上是否會殺你？」陸信天急問。

賴三點點頭。「主人定下規例，若下屬辦事不力，一律處死。」

「赫！那豈不是視人命如草芥？」曾樂山叫起來。

「四位，請收下吧！」賴三向四人哀求。

陸、曾兩人不由生出惻隱之心，想伸手去接，却被楚、戈兩人伸手攔住。

「賴閣下，信封內是甚麼東西？」

賴三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是十萬兩銀票，海陸通銀莊的票子，南七北六十三省皆通用。四位，十萬兩可不是個小數目，有些人八輩子也賺不到，可見敝上對四位的敬重之意。」

「十萬兩並不是個小數目。」楚千羽道：「正因爲數目鉅大，所以，我們決不能接受！」

戈陽也道：「賴閣下，請回覆貴上，我們無功不敢受祿，請他不要再打我們的主意，只要你照實說，相信貴上不會怪責你的。」

賴三還想說話，楚千羽與戈陽不再理會他，示意曾、陸兩人返回房內。

賴三眼見四人不爲所動，知道再賴下去，也動搖不了四人的心意，只好收起那個信封，退出客棧。

才走入房間，曾樂山便擔心地道：「楚大哥，戈大哥……會不會害死那個賴三？」

「樂山，若我們收下那個裝着銀票的信封，我們倒是眞的會被害死。」戈陽正色道：「那個賴三那麼說，不過想逼我們收下那個封套，我們收下了，那就等如被他收買了，你明白麼？」

曾樂山連連點頭。「戈大哥，你這一說，我驚出一身冷汗來。」

「楚大哥，戈大哥，要不是你們見識多，經驗夠，我們已被他們套住了，脫身不得。」陸信天伸伸舌頭。

「楚大哥，那個姓顧的爲何要收買我們？」戈陽疑惑不解地看着楚千羽。「我們根本不值得他如此拉攏啊！」

楚千羽聳聳肩頭。「我也猜不透姓顧的爲何要我們投效其麾下。說實話，他們不見得缺乏人手，而且，手下皆是高手，像我們，實在不值以十萬兩收買。」

「管他的。」陸信天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猜不透的，何必傷腦筋，還是想一下，待會到那裏去喝酒吃晚飯吧。」

楚千羽馬上點頭道：「陸老弟說得對，管他的，我相信，姓顧的要不出甚麼花樣來的。」

「我們今晚到太白居喝酒，

樣？」曾樂山提議。

楚、戈、陸三

*

貶

了。

已經是初八日了。

這兩日，龍的人再沒有派人來麻煩楚千羽等人，楚千羽四人樂得清靜。

由於劍王府在城中赫赫有名，又是武林魁首，所以，少不得對姚大小姐的婚事大事舖張，廣宴各路英雄朋友。

全城的人都知道今日是姚府嫁女的大喜日子。

接到邀請的武林同道、親朋戚友，早在三天前，已陸續趕到來，有些住在姚府內，有些則在城內的客棧投宿。

而姚大小姐在初七日那一日，果然返回家中，見過父親之後，便一直躲在房內，沒有再露面。

至於那位姓顧的東床快婿，並沒有陪同姚嬌嬌返家，當然也沒有拜見未來岳父，並向岳丈大人提親。

姚玉廷當然滿不是味道，但却隱忍着，不想節外生枝。

大清早，姚府張燈掛彩，大門上貼着喜聯，大門大

竿吊着一

距午時大約還有一個時辰，所有來賀喜的賓客，經已齊集在姚府內，等着新郎前來迎娶新娘。

姚玉廷的夫人已逝世十多年，所以，主人家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穿上簇新的吉服，端坐在大廳之上，等着一雙新人前來拜堂成親。

楚千羽四人在吃過早飯後，來到姚府，參觀姚大小姐出嫁的慶典。

四人被安置在大廳側面的敞棚內，在棚內，可以看到大廳內的情形。

大廳內，坐着的都是姚府的親朋好友及道上大有身份地位的人物，其他的人，則被安置在大廳外面的三座敞棚內。

吉時已快到。

所有的人，包括姚玉廷，都不由自主地，往大門那個方向望去。

新郎若是到來迎接新娘，必然從大門走來，所以，所有的人自然將目光往那邊望去。

吉時終於到了。

新郎却仍未到來。

廳內外的人，不免竊竊議論起來。

驀地，從大門那邊，傳來一聲高喝。「新郎到！」

跟着，便是一陣鞭炮聲。

鞭炮聲夾雜着一陣喜樂聲。

廳內外的人，頓時靜下來，齊往通向大門口的那條甬道望去。

鼓樂聲中，衆人終於看到那位姍姍遲來，簪花掛紅神彩飛揚的新郎。

衆人看清楚那位新郎後，禁不住喝一聲彩。

楚、戈、陸、曾四人雖然先入爲主，認爲姓顧的新郎不是好人，但當看到新郎後，亦禁不住在心裏喝彩。

好個一表人材的新郎。

新郎年紀大約二十四、五，玉面朱唇，星目劍眉，好一個英俊不凡的少年郎。

楚千羽四人看到那新郎後，除了暗中喝彩外，也恍然明白到，爲何姚嬌嬌會下嫁此人。

眼前這新郎，有如潘安再世，天下間的女子，相信大半會爲他傾心、迷倒。

聽到賓客的喝彩聲，姚玉廷笑逐顏開，原先還有點擔心新郎不知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心裏七上八落，此刻也放下心頭大石。

「嬌嬌那丫頭原來選中了這麼一表人材的年輕人做夫婿，那就怪不得她收心養性了。」姚玉廷拈鬚直笑。

那新郎神態從容，含笑一直走入大廳，朝當中端坐着的姚玉廷行大禮。「小婿顧騰飛，拜見岳丈大人。」

姚玉廷忙抬手道：「賢婿，不用多禮。」

新郎拜罷，起身，然後朝廳內的人躬揖了一匝。

廳內的賓客，紛紛還禮。

跟[torn]

披霞冠的新[torn]步姍姍地自裏面走[torn]

接下來，一雙新人[torn]後，一雙新人向姚玉廷敬茶。

姚玉廷心頭甜甜的，樂呵呵地道：「好甜，這輩子第一次喝到這麼甜的茶。」

衆人聽着，一陣起哄笑嚷。

一雙新人敬過茶後，拜別了姚玉廷，往外面走去。

衆人跟着往外走，未到大門前，只見大門外，擠滿了瞧熱鬧的人，而迎親的隊伍，人數不少。

新郎親自送新娘上花轎，然後才騎上一匹披紅掛彩的白馬，鼓樂聲起，夾着鞭炮聲，起轎往來路啓行。

才走了兩步，花轎內的新娘子掀帘嬌喚道：「顧郎，奴家心口……翳痛……痛死了……」

新郎一聽，急忙跳下馬，搶到轎前，看視柳眉緊皺、蹙額抿嘴、呻吟聲聲的新娘子。

「娘子，妳怎麼了？」新郎伸手扶住新娘子，急切地問。「好端端的，怎會心口痛？」

新娘子玉手一伸，抓住新郎的手臂，嬌呻吟道：「顧郎……好痛啊……痛死奴家了。」

「娘子，要不要先扶妳回府內歇息一下？」新郎一副不知所措的樣子。

這時候，圍觀的人以及欲轉回府

「顧郎，奴家要[torn]力地抓住顧騰飛的手臂，臉色青白。

顧騰飛焦灼地道：「娘子，嬌嬌，妳不會死的，我不會讓你死。」

「顧郎，你不讓奴家死，格格……」姚嬌嬌忽然嬌笑連聲。「你不讓奴家死，不過是想利用奴家，達到你的目的。」

顧騰飛臉色倏變，疾聲道：「娘子，妳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姚嬌嬌放聲大笑。「顧郎，這個時候，還惺惺作態？」

顧騰飛用力抓住嬌嬌。「娘子，妳一定痛瘋了，胡亂說話。」

姚嬌嬌忽然止笑。「顧郎，世間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娘子，妳莫不是痛得亂了性吧？胡言亂語的。」顧騰飛看到姚玉廷慌急地走過來，惡狠狠地盯了姚嬌嬌一眼。

「嬌嬌，妳怎麼了？」姚玉廷焦急地奔向花轎。

「爹！你不要跑過來。」姚嬌嬌尖聲叫道：「這裏有危險。」

「嬌嬌，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姚

玉廷不聽女兒的警告，繼續奔前去。

姚嬌嬌焦急地道：「爹，快站住，顧騰飛雖然中了毒，他仍然可以殺死你。」

「妳說甚麼？」顧騰飛聽姚嬌嬌那麼說，突然間像被毒蜂螫了一下，猛地鬆開抓住姚嬌嬌的雙手，疾退開去。「妳在我身上下了毒？」

姚嬌嬌格格直笑。「顧騰飛，你怎也想不到，我在指甲上塗了劇毒吧？奴家指甲上的蔻丹，乃是混和了一種叫神仙倒的毒藥，剛才，我抓住你的手臂，指甲抓破你的皮肉，已經滲入你的體內……格格……饒是你防範得再周密，也想不到奴家這一着吧？」

「賤人！妳好狠毒，居然謀殺親夫。」顧騰飛怒吼聲中，急忙抓起衣袖。

手臂上，果然有兩處被抓傷的地方，沁出來的血居然是黑色的。

這証明姚嬌嬌說的不是假話。

顧騰飛又驚又怒。「賤人……妳好狠毒。」

「比起你來，奴家差遠了。」姚嬌嬌臉色灰敗，語聲尖厲。「你想利用我，侵奪我家家產，可謂狠子野心，奴家怎能眼見祖上創下的家業，落在你這個狠子野心的人手上，奴家不得不出此下策。」

要知道，「神仙倒」乃是天下間至劇至毒之物，任何人，無論你內功如何深厚，只要在皮肉上沾上一點，那便足以要人一命。

最厲害的是，凡是沾上神仙倒的人，有死無生，最特別的是，沾上神仙倒的地方，起先有一種痲木的感覺，使你不知已中了毒，而那種神仙倒的毒藥，無藥可解，中了只有死路一條。

這是神仙倒可怕的地方。

顧騰飛怒視着姚大小姐道：「妳怎會知道的？」

姚嬌嬌笑說道：「奴家剛才已說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是誰告訴妳的？」就這眨眼的工夫，顧騰飛的臉色越加灰白難看。

「你的左右手蒙未！」姚嬌嬌冷笑道：「奴家讓他佔點便宜，他便將一切說出來，當時奴家便想殺你，但你的武功太高了，奴家自忖很難殺得了你，所以，奴家才出此下策，先是色誘你，繼之假意嫁給你，目的就是想找到向你下手的機會，奴家這一招苦肉計終於奏效了。」

說完，「格格」笑個不停。

「住口！賤人。」顧騰飛的身子晃了晃，似乎站不住，但却沒有跌倒下去。

「顧郎，你以爲點了奴家身上的穴道，奴家便無法下手殺你，你怎也想不到，奴家會出此下策，賠上一條命也要殺死你。」

「快將解藥交出來，」顧騰飛咬牙切齒。「要不，我就算死，也要拉幾個墊背的。」

「你別唬人了。」姚嬌嬌冷笑一聲。「若是你中的不是神仙倒毒藥，奴家不敢不相信你的話，現在麼，走着瞧吧。」

這時候，圍觀的人聽到姚嬌嬌與顧騰飛的說話，聽得似懂非懂的，自然想弄明白兩人說話的意思，因此，他們不斷地往前擠迫。

「嬌嬌，到底是怎麼回事。」姚玉廷無法按捺得住，衝到轎前傷心地問。

「爹，他一直覬覦我們家的財富及在武林中的地位，想取而代之，因此，他暗中對付我們家的人，甚至不惜擄走女兒，妄圖脅迫爹你以我們家的財富及名望地位來交換女兒一命。」姚嬌嬌說話時，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大概所中的「神仙倒」毒開始發作。「後來，他改變主意……利用他的外貌，吸引女兒……想利用劍王府嬌客的身份，暗中吞食侵奪我們家的一切，然後，伺機將爹除去，那時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我們家的一切，包括我們家在武林中的地位，他就可以……爲所欲爲，遂其狠子野心，本來，女兒一直被蒙在鼓裡……他的一個左右手……蒙未垂涎女兒[torn]色……女兒就從蒙未的[torn]他的陰謀，他在[torn]也除去，[torn]，不知[torn]

用那些騙來的錢財，招攬人手……企圖在江湖上佔一席位……」

姚玉廷與在場的人聽了姚嬌嬌的說話，都呆住了。

若不是姚嬌嬌親口說出來，誰相信眼前這個一表人材，英俊不凡的新郎，暗中包藏禍心，而且，還是專騙女人錢財的大騙子。

這確是人不可以貌相。

「嬌嬌，你怎不早點告知爹？」姚玉廷老淚縱橫，想到唯一的女兒快將死去，不禁傷心欲絕。

「爹……」姚嬌嬌臉上滿是黑氣。「女兒不肖，時常做出令你傷心的事，令家聲受損……女兒自知罪孽深重，無顏再活在世上，女兒要贖罪……女兒不想爹有甚麼閃失，那賊子的武功……很厲害……女兒只好出此下策。」

「嬌嬌，妳叫爹一個活在世上，有甚麼意思？」姚玉廷語不成聲。

「爹……女兒捨不得爹你啊。」姚嬌嬌說到這裏，戛然中斷。

「嬌嬌……」姚玉廷悲呼一聲，[torn]入轎中。

[torn]

頭人，太殘忍了。

在場的人，除了顧騰飛那些人外，莫不感到憤怒，羣情洶湧，將顧騰飛及其手下圍堵起來。

楚千羽四人也隨着人羣圍上去，距顧騰飛不到兩丈遠。

所有的人皆怒視着顧騰飛。

只要有人喊一聲「殺」，相信圍着顧騰飛及其手下的武林人，會一擁而上，將他們擊殺。

奇怪的是，沒有人發出這一聲喊。

* * *

從姚嬌嬌所說的話中，她之所以下嫁顧騰飛，原來是有內情的。

這與戈陽、楚千羽、陸信天、曾樂山四人的猜測一樣。對於姚嬌嬌是一個怎樣的人，她這麼做，可說死得其所，正如她自己所說，她以死來贖罪。

不過，四人却對姚玉廷大爲同情。

戈陽本來很鄙視姚嬌嬌的，這時，心裏也原諒了她。

對顧騰飛這個人，他像所有在場的人一樣，鄙視他。

顧騰飛的臉上這時已罩上一層淡淡的黑氣，「神仙倒」這種劇毒之藥，果然厲害。

他不言也不動，大概正在運功逼毒。

他的手下——那些龍的人，早已亮出兵器，將他衛護起來。

戈陽認出，站在顧騰飛左邊的那個皮包骨，活像骷髏人的瘦子，正是那日將姚嬌嬌擄走的那個人。

手下的武功經已如此了得，做主人的顧騰飛，其身手可想而知。

怪不得姚嬌嬌會出此下策——來個同歸於盡。

姚玉廷突然從花轎內衝出來，瘋了一樣，嘶叫着衝向顧騰飛。「你害死我女兒，我要殺死你，我一定要殺死你。」

人羣中，有兩個老者閃躍出來，左右將姚玉廷攔住。「姚兄，冷靜一點，那個狠子野心的賊子，不需你動手，只要你吩咐一聲，在場的同道，自會替你手刃那賊子。」說話的是一個相貌清癯的老者。

在場的人，大都認出那老者正是武林中有掌王之稱的霍公權。

另一個老者也大有身份，人稱力挽狂瀾，姓馬，名問天，練就一身金剛大力神功，據說，曾經以一手拉住一輛駟馬狂奔飛馳的馬車，救下一個馬前不遠的小童。

姚玉廷怎能冷靜下來。「他害死我女兒，一定要賠我女兒一命。」仍然想衝過去。

馬問天沉聲道：「姚兄，你這樣子，殺得了那賊子麼？若你死在那賊子的手上，豈不辜負了你女兒的一番苦心？」

這[illegible]了個焦雷，[illegible]

「馬兄，霍[illegible]某。」姚玉廷向兩人抱拳[illegible]

馬、霍兩人忙將他們攔住。[illegible]，現在你可以去殺那賊子了。」霍公權道。

吸口氣，姚玉廷一步步走向顧騰飛。

「姓顧的，姚某與你有甚麼深仇大恨，你要用這種手段，欲謀奪我的家產地位？」

顧騰飛臉上那淡淡的黑氣既沒有加深，也沒有轉淡，大概他已將體內的毒氣控制住，單是這一點，便顯出他不簡單，內功深厚。

他居然還能夠開口說話。「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只是聽聞過劍王府的大名，何來仇怨，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過看上你家的財富，及在武林中的地位，我是個性急的人，不想在江湖上掙扎打滾幾十年，才有所成就，我要以最快捷的途徑，達到名成利就的目的，劍王府便是最理想可以最快助我名成利就的石階，所以，我選上了你家作爲我晉身武林的捷徑。」

「你……你……好卑鄙！」姚玉廷氣憤得差點說不出話來。

圍堵着他們的武林同道，聽了顧騰飛那番恬不知恥的話，頓時發出一片叱罵怒喝聲。

顧騰飛却一點也不在意。「可恨那一[illegible]聲呼應，一時間，呼[illegible]

「殺！」顧騰飛也在衆人呼喊[illegible]，揮手疾喝。

那些龍的人馬上吶喊一聲，手執兵器，如狠似虎地衝向圍堵着的武林人物。

「殺！」衆人的呼喝聲，剎那掩蓋了龍的人的吶喊聲。

眨眼間，雙方混戰起來。

顧騰飛沒有動，站在那裏，看着混戰成一團的手下及武林人，只有那個瘦子陪着他。

顧騰飛的手下——龍的人雖然人數不少，但比起姚玉廷那方面的人數，少得多了。

要不是那些龍的人武功不弱，只怕早已抵擋不了羣情激動的武林同道。

不過，由於人數相差懸殊，那些龍的人雖然悍不畏死，但只支撐了一會便潰退了。

顧騰飛眼見手下潰退，心中暗驚，悶聲不響的，驀然間縱掠起來，同時口裏大叫：「尚槐，替我截下他們。」

他自己逃，却要那個瘦子留下來，替他擋截欲阻截他的武林同道。

果然，有七八條人影閃飛縱撲過來，發出連聲叱喝：「賊子，你還想逃。」

「姓顧的，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那瘦子發出一聲怪吼聲，身形閃縱，硬是將五個武林同道攔下來，展開劇戰。

只有兩個武林同道沒有被那瘦鬼尚槐攔截住，飛掠追向經已掠上瓦面的顧勝飛。

顧騰飛掠上瓦面，身形晃了一下，幾乎跌倒，口一張，吐出一口黑血，喘了口氣，往屋背的另一面掠走。

「颼颼」兩聲，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自顧騰飛的身旁掠過，將他截下來。

顧騰飛身形一窒，幾乎跌倒，臉上的黑氣濃了一點，氣息更促迫。

大概是他體內暫時壓抑住的毒，經過這一下縱掠，壓抑不住，發作起來。

「姓顧的，你今日走不了。」說話的是楚千羽。

另一個人赫然是戈陽。

兩人皆手執利刀，左右堵着顧騰飛。

原來，兩人並沒有與那些龍的人動手，只是留意着顧騰飛的動靜，他們知道，顧騰飛一定會溜的，兩人都不想被顧騰飛溜了，又去誘害別的無知者，乍見顧勝飛果然要溜，立刻縱撲過去。

被瘦鬼尚槐截住的三個人，與楚、戈兩人同一想法。

* * *

「又是你兩個。」顧騰飛喘口氣，兇厲地瞪着楚、戈兩人。

楚、戈兩人冷哼一聲，「姓顧的，你作孽多端，今日，是你惡貫滿盈的日子。」

「憑你們……兩個，怎殺得了我？」顧騰飛陡地深吸一口氣，向兩人撲過去。

楚、戈兩人沉喝一聲，身形閃錯，揮刀斬向顧騰飛。

顧騰飛口裏「嘿」了一聲，身子有如游魚一樣扭曲了幾下，居然從兩人的刀光中「滑」了過去。

楚、戈兩人呆了一呆，身形急變，撲向顧騰飛。

顧騰飛身形一蹌，驀地怪異地一個橫旋，雙掌疾擊向楚、戈兩人的小腹及腰側。

楚、戈兩人撲斬個空，心知不妙，却怎也料不到顧騰飛在中毒之下，身手依然那麼靈敏，倉促之下，根本閃避不了，只好硬接。

就在這霎間，兩條人影閃掠而至，只聽啪的一聲，那兩條人影替楚、戈兩人接下顧騰飛那兩掌。

那兩條人影悶哼一聲，倒翻開去。

顧騰飛也「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黑血來，身形翻飛出去。

楚、戈兩人揑一把汗，脚下一點，飛縱向楚千羽，兩道刀光如駭電掣閃，疾斬向摔落瓦面上的顧騰飛身上。

顧騰飛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看清楚，顧騰飛這條孽龍，被楚、戈兩人斬殺當場。

再看一下，替楚、戈兩人接下顧騰飛那兩掌的人，原來是姚玉廷與霍公權。

以兩人之功力，居然被震飛，顧騰飛的一身功力，不知有多深厚。

若不是姚、霍兩人代楚、戈兩人接下那兩掌，楚、戈兩人若被擊中，肯定兇多吉少。

兩人不禁揑把冷汗。

龍的人——顧騰飛的手下眼見主人已死，那裏還有心情再與武林同道拚命，各自竄逃。

那個瘦子尚槐逃不了，被馬問天與另外兩個武林同道聯手將他擊斃。

不過，那兩個武林同道也吃了尚槐的虧——左肋及肩背上，各自被尚槐的鬼爪撕下一片皮肉。

姚玉廷看了一眼幾乎被斬開四塊的顧騰飛的屍體，口裏喃喃說了一陣，便掠下瓦面，從花轎中將女兒抱出來，走回府中。

所有的人都默然看着脚步沉重的姚玉廷，一片沉寂。

本來是一場喜事的，如今却變成喪事，有誰不心頭沉重？

楚千羽與戈陽找到陸信天、曾樂山，看着姚玉廷終於走入大門內，四人呼口氣，互相看了一眼，悄然離去。

不少人亦慢慢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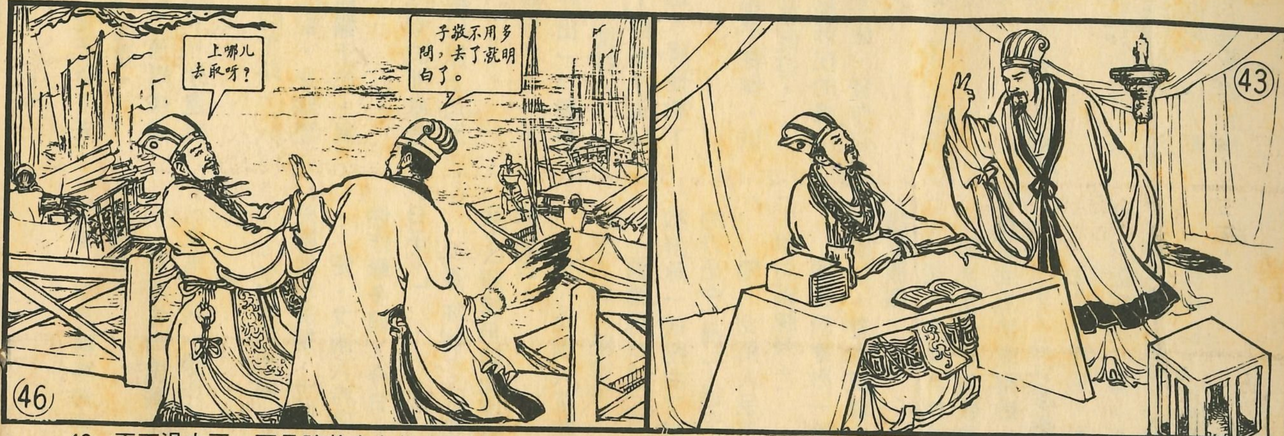
不久，大門前的那段大街上，只剩下那乘花轎，還有血漬以及屍體。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廿二

羣英會（二）

徐正・編繪



43　諸葛亮便要求魯肅借給他二十隻船，六百名軍士，並預備青布、稻草等物，到第三天他一定交出十萬支箭。諸葛亮一再叮囑魯肅，千萬不能再告訴周瑜，否則便完成不了。魯肅只好糊裡糊塗地答應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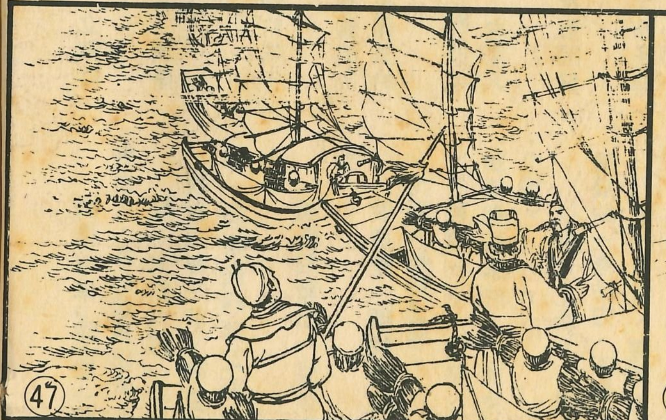


44　魯肅回報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的
葛亮另有辦法，並不用箭竹、翎毛、膠
瑜一聽，也莫明究竟，只得等到三天



45　魯肅私下把軍士、
亮。諸葛亮吩咐船上一
人。每只船上分派三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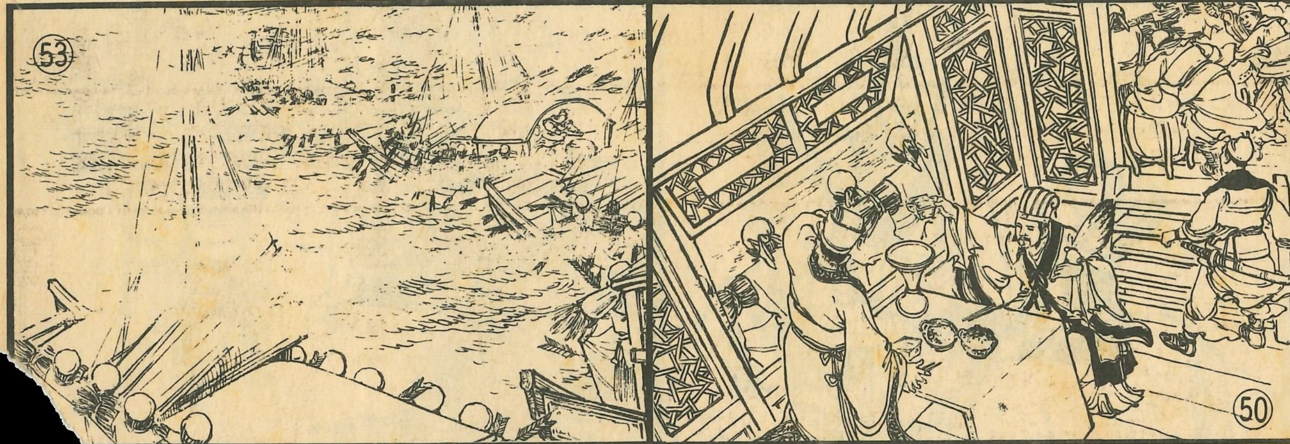
46　兩天過去了，不見諸葛亮有什麼動靜。直到第三天四更時分，諸葛亮忽然暗地請了魯肅來，要他一同去取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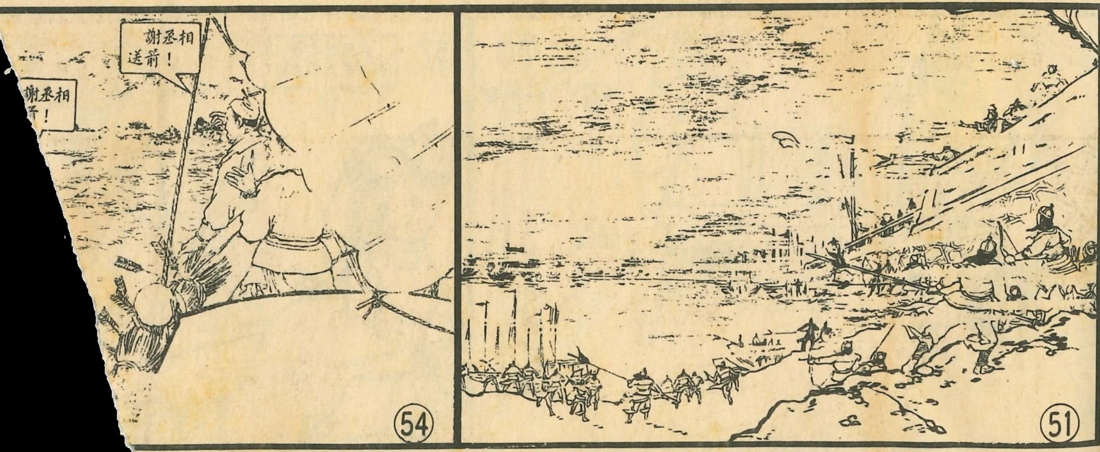
47　諸葛亮叫軍士把二十隻船用長繩子連在一起，向北岸進發。

48　這天大霧彌漫，江面上霧氣更濃，對面都看不見人。諸葛亮吩咐船隻加快前進，一面請魯肅同坐船艙飲酒。魯肅提心吊膽，哪裡還有什麼心思飲酒。

49　將近五更時分，船已靠近曹操水寨。諸葛亮將二十隻船排成一行，頭向西，尾向東，叫船上士兵打起鼓來，齊聲吶喊。



50　魯肅嚇慌了，對諸葛亮說道：「如果曹兵一齊衝出，我們怎麼抵敵？」諸葛亮笑道：「霧這麼大，曹兵决不敢輕易出動，我們只顧飲酒，霧散了便回南岸。」



51　曹兵聽見江上擂鼓吶喊，飛報曹操。曹操聽說吳兵乘着大霧，突然渡江進攻，料想必有埋伏，便傳令不可妄動，只叫水陸兩軍的弓箭手向江上射箭。

52　曹軍水陸兩寨的一萬多弓弩手，一齊向江中放箭，那箭就像雨點般射過來，都插在稻草人上。

諸葛亮等船旁的箭插滿了，又把二十隻船掉過
，仍舊擂鼓吶喊，讓另一面繼續受箭。

快要散了，諸葛亮下令二
，船上兩邊的草人身上，
亮又叫船上的軍士，一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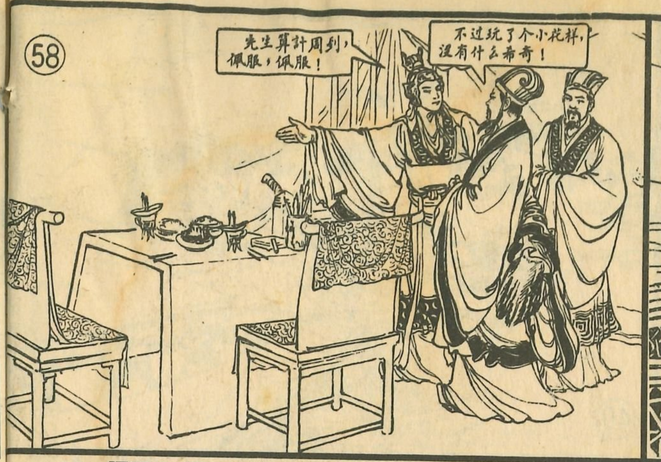
55　魯肅佩服極了，便問諸葛亮怎麼知道今天會有這樣大的霧。諸葛亮道：「做大將的人豈可不通天文，不識地理？我在三天前就測定今天有這樣大霧，所以才敢答應三天內繳箭。」



56　船到南岸，周瑜已派五百個兵士等着，諸葛
便叫兵士上船搬箭，足有十萬多支，一起搬到中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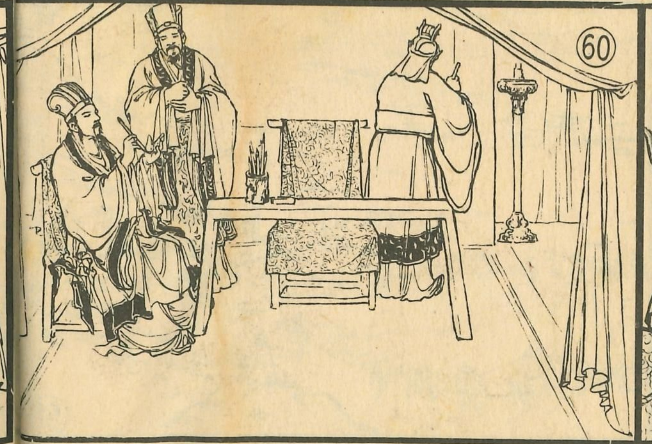
57　魯肅先到大帳，把諸
了周瑜。周瑜十分吃驚，只
打算。



58　隔了一會，諸葛亮來見周瑜。周瑜親自出帳迎接，不斷誇獎諸葛亮的智謀。當下設宴替諸葛亮慶功。



59　酒到半酣，周瑜道：「昨天吳侯派人來催我趕快進兵，我看曹軍水寨，防備嚴密，很難進攻，現在想了一條計策，可不知使得使不得，請先生替我決斷一下。」



60　諸葛亮道：「都督先別說出來，我們各自把它寫在手心裡，看同也不同。」周瑜道：「這樣很好。」便叫人拿來筆硯，和諸葛亮各自在手心裡寫了字。



61　兩人湊在一起，同時伸出手來，彼此一看，都大笑起來。原來兩人手心裡都寫着一個「火」字。



62　周瑜道：「既然我們意見相同，用不着再懷疑的了，可是千萬不能泄漏出去！」諸葛亮道：「這是我們兩方面的大事，哪有走漏消息的道理！」飲罷分手，帳下所有將領，都不知道這一回事。



63　隔了幾天，忽報蔡瑁的族弟蔡和、蔡中帶了五百兵士，從江北渡江前來投降。周瑜立刻傳令喚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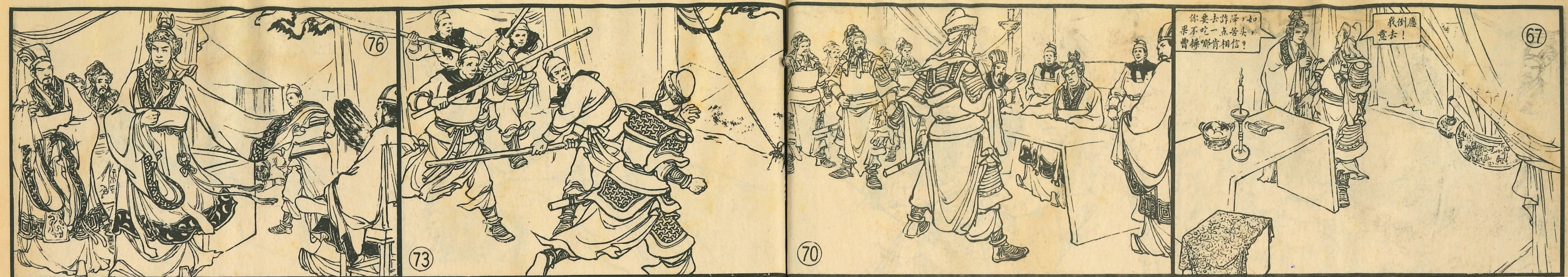


64　蔡和、蔡中見了周瑜，哭拜在地，說蔡瑁無罪被殺，他兩人要代兄報仇，特來投降。周瑜大喜，重賞了兩人，派在甘寧手下，聽候調遣。



周瑜暗中把甘寧喚進帳來，囑咐道：「蔡和、蔡
有帶家眷，不是真心投降，定是曹操派來探聽軍
我想將計就計，利用他們給曹營傳遞消息，你
聲色，小心提防，一點兒疏忽不得！」甘寧領

帳中，黃蓋偷偷地走了進
：「敵人兵多，我們不宜
兵不動，依我看，爲什麼



67　周瑜道：「我正想火攻，只是隔着大江，除非有人前去詐降，方可於中取事。我所以收留蔡中、蔡和，就想利用他們暗通消息。可惜我們東吳還沒有人肯去向曹操詐降。」

70　一言未了，黃蓋就上前大聲說道：「不要說三個月，就是領上三十個月糧草也沒用。依我看，在這個月裡破不了曹操，還是依了張昭的話，乾脆向曹操投降吧！」

73　周瑜不等他說完，大喝道：「你怎敢多嘴！」叫人一陣亂棒把甘寧打了出去。

76　打到五十多下，黃蓋已被打得皮開肉綻。衆將看不過，又上來哀求。周瑜才指着黃蓋罵了一陣，氣憤憤地走進後帳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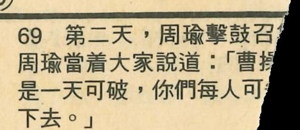


68　黃蓋毫不躊躇，回答周瑜道：「爲了保全東吳，我就是粉身碎骨，决不怨悔！」周瑜大喜，馬上拜黃蓋；又和黃蓋密議了一陣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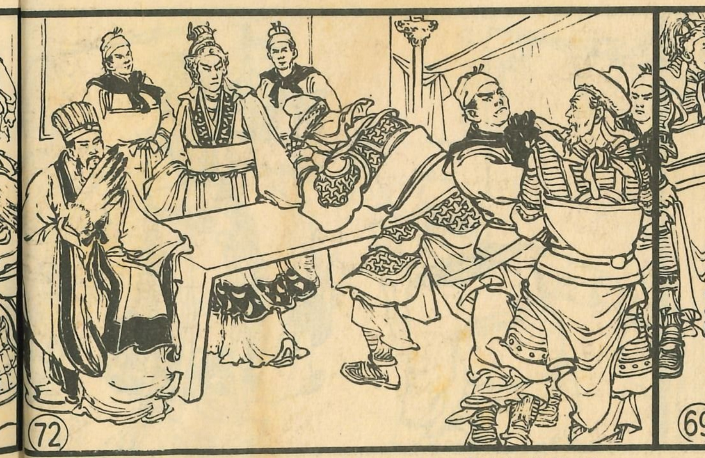
71　周瑜聽了大怒，喝道：「吳侯有令，誰敢再說降曹的斬！現在你竟敢說出這種話來擾亂軍心，不殺你怎麼能叫大家心服！」說完，喝令將黃蓋推出斬首。黃蓋也是怒火直衝，指着周瑜叫罵。

74　衆將一看情勢嚴重，一起跪下替黃蓋求情，說黃蓋固然該殺，但先斬大將，對出兵不利；不如等打敗了曹操，再將他從重治罪。周瑜給衆將苦求不過，才免了黃蓋的死罪。

77　衆將從地上扶起黃蓋一看，只剩得奄奄一息。好把他扶回本寨去將養。



69　第二天，周瑜擊鼓召
周瑜當着大家說道：「曹操
是一天可破，你們每人可
下去。」



72　周瑜越發怒不可遏，拍案大叫：「快把黃蓋斬了！」甘寧上前解勸道：「黃蓋是東吳的老將，請都督饒恕他這一次。」



75　衆將還要替黃蓋求情，周瑜頓時翻起臉來，「嘩」的推倒了案桌，把衆將叱罵下去，一迭聲地喝令快打！軍士不敢違拗，剝下黃蓋衣服，拖在地上，舉杖便打。



連昏厥了好幾次。魯肅和衆
眼淚的。



雲海雙英

短篇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岳天峙慢吞吞說出殺害馬秀芳父親的兇手是祁連雙煞，於是在場的武家奇等人願意協助追捉兇手，來到黑風谷，可惜雙煞被九幽人魔殺死，奪去紫府藏珍奇書，九幽人魔傳出奇書被一少女奪去，要求遼東三怪和三毒叟協助，此事風傳江湖武林。如一教、二莊、一堡、華山、崑崙兩派均有不少高手來到賀蘭山奪寶，熱鬧非常……

藏珍圖物歸原主　三男女歡喜冤家

岳天峙劍眉一挑，沉叱道：「老魔，少爺今天要不叫你和她一樣吐血當場，就立即退出江湖，只要你這老魔活着一天，少爺決不踏入江湖半步。」

這口氣好狂！

「九幽人魔」劉天雄名列當今武林「十邪」之首，不但一身武學功力高絕，更是歹毒絕倫，放眼當今武林，除了「武林三奇」和少數的幾位武林奇人以外，能够接得下他「九幽魔功」一連三下，可以說是爲數寥寥無幾。

岳天峙藝出武林蓋代奇人，其所有的「九天乾元罡氣」，不但威猛無比，更是無堅不摧，也正是「九幽魔功」的尅星。

否則，岳天峙縱然是身懷奇學，功力高絕，如不是胸有成竹，沒有尅敵必勝把握，怎敢說那等狂話。

老魔一生縱橫江湖，會過不少武林名家高手，可說不曾有人敢在他面前說出這等狂話，聞言之後，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鬚髮怒張發出一陣桀桀的狂笑。

顯然，這老魔已經被岳天峙的狂話激怒到了極點。

「桀桀」怪笑聲落，立即見他臉現殺機，一雙兇毒眼睛猛瞪，精芒暴射地道：「小鬼，你也太目中無人了，老夫今夜如果敗在你小子手中，從此立刻退出江湖，隱跡深山，不問世事。」

岳天峙劍眉一轉，冷哼一聲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爲定，請動手吧。」

說罷，目注老魔，神定氣閒，岳天峙淵停傲然岸立。

表面上看似神定氣閒，其實暗地裡已經運聚起「九天乾元罡氣」神功，抱元守一，以靜制動，凝神待敵。

老魔心中雖然氣怒已極，但他生性陰沉，老奸巨猾，深知「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少年書生如不是身懷絕學，絕不敢如此狂妄自大。

是以，岳天峙話聲一落，老魔立即嘿嘿一聲陰笑道：「和你這樣一個後生晚輩動手，老夫已經是自覺不是味道了，怎還有興趣先出手，小鬼，你先出手吧，老夫接你的就是了。」

岳天峙淡然一哂笑道：「但是少爺却有個規矩。」

老魔接口道：「什麼規矩？」

岳天峙道：「任憑對手是誰，我從不先行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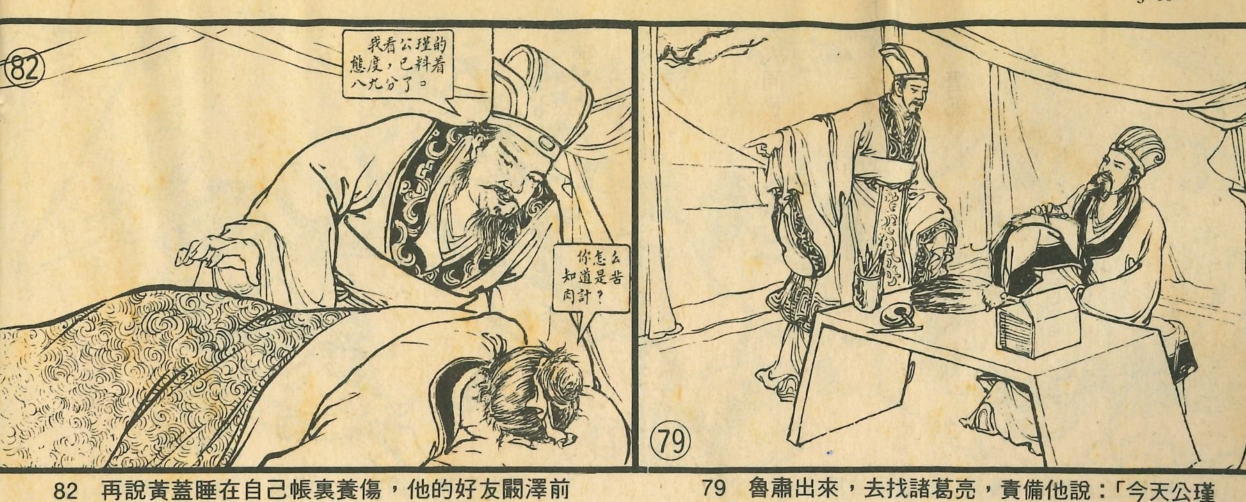
老魔怒道：「小鬼，你也太狂妄了。」

「狂？」岳天峙朗聲的哈哈大笑道：「不狂，怎敢來鬥你這個『十邪』之首的惡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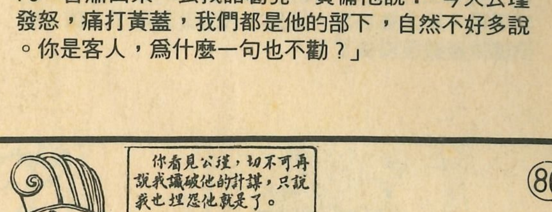
老魔陰聲一笑道：「你眞要老夫先行出手麼？」

岳天峙冷冷道：「這是小爺給你的機會。」

老魔之不先出手，本是礙於面子，當着三怪三毒等人是不好意思先行出手，但對方既然這麼說，他還會再



79　魯肅出來，去找諸葛亮，責備他說：「今天公瑾發怒，痛打黃蓋，我們都是他的部下，自然不好多說。你是客人，爲什麼一句也不勸？」





80　諸葛亮笑道：「公瑾毒打黃蓋，無非是要黃蓋去詐降曹操。上次他收留蔡中、蔡和，就爲的是讓這個人去傳遞消息，好叫曹操相信。他們正在使肉計』，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我爲什麼要勸呢肅聽了，這才明白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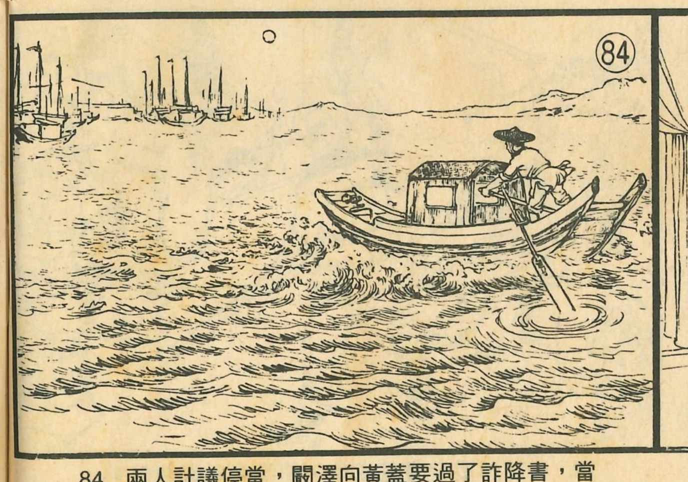


81　魯肅來見周瑜，周瑜問事，有沒有說什麼話？魯嚴厲呢！」周瑜笑了起來，肅心裡却越發佩服諸葛亮

82　再說黃蓋睡在自己帳裏養傷，他的好友闞澤前來探望。他便把兩旁的人支使出去，單和闞澤一人說話。闞澤問他是不是和周瑜有仇，黃蓋回說不是。闞澤便道：“你這就算是苦肉計吧？”



83　黃蓋就把自己預定的計策，照實告訴了闞澤。闞澤深受感動，自願前往曹營，給黃蓋送詐降書。黃蓋忙從床上滾下地來，拜謝闞澤。



84　兩人計議停當，闞澤向黃蓋要過了詐降書，當夜扮作漁翁模樣，駕了一隻小船，向北岸去了。

(待續)

妥
，就交給
由一動，暗道：
好乘機看看這小鬼的
跡來歷……」
心念一動，立即嘿嘿的一笑道：
如此，就由你郭老大教訓教訓這小鬼好了。」

話罷，立即飄身後退丈外，與二怪郭泉等人站在一起。

老魔飄身退後，大怪郭浩立即眼睛一瞪，沉聲喝道：「大膽無知的小狗，你叫什麼名字，是何人門下？趕快說了出來，好讓老夫替你師父教訓教訓於你。」

岳天峙冷笑一聲道：「郭大怪，少爺名字叫岳天峙，是何人門下，憑你

也不配知
喝，道：
多麼好的功力
力威猛強勁無
。
，身形微閃
沒有出手硬
避開，並不
峙見他掌力威
敢硬接。

於是不由發出一陣狂笑，說道：「老夫還以為你這小狗有多大的功力，口氣那麼狂大，原來只不過是個說說大話唬人，連一掌也不敢接的脚色。」

岳天峙劍眉不禁一挑，冷喝道：「郭浩，你以為少爺這是怕你麼？」

郭浩道：「不怕又為何不敢接掌？」

岳天峙冷然一笑道：「寃有頭、債有主，少爺今天找的是『九幽人魔』，與你郭大怪無關，所以才未接你掌，閃身避開，否則，哼！只要少爺一出手，你大怪就得立刻丟人現眼。」

郭浩一聞這話，胸中怒火不由往上直冒，猛地一聲大喝道：「小狗，你休得狂言逞強，有本領就硬接老夫一掌看看。」

聲未落，又已拍出一掌，威力比前更加威猛。

岳天峙再次閃身避開，喝道：「郭浩！你真要和小爺動手麼？」

郭浩冷笑道：「你不動也行，跪下來向老夫叩三個响頭，老夫就饒了你。」

話聲中，霍地又是一掌拍出。

岳天峙劍眉又是一挑，右掌一招，迎着郭浩拍來的掌力硬接了一掌。

「砰！」的震响中，雙方都只是身形微微一晃便即穩住，似是功力悉敵，不差上下。

其實，這是表面的看法，因為岳天峙這一掌，祇用了「九天乾元罡氣」的六成功力，而大怪郭浩却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

大怪郭浩雖然並不知道岳天峙掌力是「九天乾元罡氣」神功，也不知道岳天峙只用了六成功力。不過，以岳天峙這樣的年紀，竟能接得下他八成功力以上的一掌，他心頭不禁也駭然了。

他心裡在暗想：「這小子究竟是何來歷出身？這麼一點年紀，就有如此深厚的功力……」

他這裡駭然暗想不已，岳天峙已冷哼一笑道：「怎麼樣？郭大怪，小爺可是怕你？」

郭浩嘿嘿一笑道：「小狗，你少賣狂，你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猛提一口丹田眞氣，運起全身功力，圈臂立掌拍出，掌力勁氣有如怒潮排空，勢若雷霆萬鈞般地湧向岳天峙身上。

岳天峙見狀不禁雙目寒電飛閃，大聲喝道：「郭浩！你既眞想找死，可就怨不得小爺手辣了。」

右臂一抬，翻掌疾吐。

兩股掌力接實，「砰！」的一聲巨响大震聲中，郭浩頓感胸頭猛地一震，血氣翻湧如潮，直欲衝腔而出，身形當場被震退五步，同時雙腕有如斷了般地疼徹心肺。

大怪郭浩不愧是名列「十邪」的高手，在這等情形之下，竟能不慌忙，身形穩立之後，立即咬牙忍住雙手的劇疼。暗吸一口眞氣，調息運功抑制住胸中翻湧的血氣，舉目朝岳天峙望去。

郭浩心目中以為，這一掌相對的結果，他雖然沒有佔便宜，對方的情形也一定不會比他稍好，縱不吐血當場，起碼也得和他差不多。

那知舉目一望之下，事實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岳天峙儒袂飄飄，仍然是那麼氣定神閒，嶽峙淵停般卓立原地。

那神情，那氣度，顯然，身形連晃也未晃動過一下。

至此，郭浩心中這才明白了，對方年紀雖輕，實在是身懷絕世武功。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憑他郭浩如何的自負所學功力不凡，如何沉穩老練，也不禁為之心膽俱震，由心底泛生寒意。

這時，二怪、三怪已雙雙探身縱出，分立郭浩左右，一面暗中運功戒備，以防岳天峙出手突襲，一面問道：「大哥，傷重麼？」

郭浩搖頭苦笑道：「還好。」

郭泉郭玉兩怪放了心，隨即雙雙跨前一步，四隻兇睛如電閃地瞪視岳天峙，郭老二沉聲喝道：「小狗，你的功力雖然是不錯，但是我郭老二和老三却很不服氣，要來鬥鬥你，你敢不敢？」

岳天峙一聽郭老二這般口氣，已
三怪要聯手齊上，立時不由劍
笑道：「郭老二，小爺
過，少爺却有個
？」
三

於是雙眉一挑道：「小狗，郭老二答應你了。」

岳天峙雙目忽地轉望着郭玉問道：「郭老三，你怎麼樣？」

郭老三冷冷地道：「我二哥已經答應你了，何必還再問我？」

岳天峙道：「那麼，你郭老三不反對這條件了。」

郭老三冷哼一聲道：「別廢話了，我們還是手底下去見眞章。」

話鋒一頓，忽然轉朝郭老二說道：「二哥，我們就齊上吧。」

身形突然前欺，一聲大喝道：「小狗！接招！」

聲落招出，雙掌挾勁風快似電閃地朝岳天峙的胸腹部擊去。

郭老三一出手，郭老二也跟着出手，右掌左指，掌劈肩，指點岳天峙
「氣血」穴。
「邪」中的高手。
火候，而且沉
這死亡谷中，
林高手雲集，
尚藉藉無名，
的大好機會，
決定，便要利
奇學功力，大
武林。
郭老三掌指
然氣定神
，對兩人

的攻招直似視若無睹。

直到兩人掌指均將沾衣，距離只在四五寸許之際，方才發出一聲冷哼，身形一閃，避招出掌，一式「分枝拂柳」，分擊兩人要穴。

郭泉、郭玉聯手合擊攻出，滿以為雖不能立將岳天峙傷於指掌之間，起碼也把岳天峙的身形迫退，岳天峙的身形如果不退，定然難逃兩人的合擊。

眼看岳天峙身形不移不動，掌指即將沾衣，二人正在暗暗得意之際，突覺眼前人影一花，二人的掌指招式已雙雙走空！

郭老二、老三招式走空，心中立知不妙，才待變招換式時，岳天峙的雙掌已奇快如電地分向二人迫到。

二人心頭不禁凜然大驚，忙不迭地飄身急退。

岳天峙這種閃身避招還攻，不僅是恰到好處，也妙絕到了極點，出掌分襲郭泉郭玉二人，手法也是快異奇詭，快捷無比。

郭泉、郭玉身形剛剛急退，岳天峙忽地一聲冷笑，身形一閃，已經跟蹤撲到，雙掌仍是那麼一式「分枝拂柳」，分擊向二人。

雖然仍是一式「分枝拂柳」，但招勢手法與前却截然不同。

這是那一門派的武學？怎地如此怪異奇詭？

這種同時一招，而手法招勢迥然相異的詭異招式，不僅是郭泉郭玉不知來歷，即使連立在一旁注視的老魔頭和「苗疆三毒」以及隱身四週的一堡、二莊、一教、華山、崑崙各派高手、「南天一劍」梁無相、「洞庭漁夫」范荆一等人，也都沒有看出這一招「分枝拂柳」招勢手法的出處來歷。

郭泉、郭玉雖然一身武功極高，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怎敢隨便出手封擋接招。

既然不敢隨便出手封擋接招，只得再度飄身後退，分左右急退八尺。

岳天峙之所以接連施展兩招手法各異的「分枝拂柳」，其用意為在顯露他身懷武學之詭異奇奧。存心讓眼下這死亡谷內，所有黑白武林兩道高手看看，表示今夜有他在場，誰也不要妄生貪念，妄動！

是以，郭泉郭玉二人身形分左右急退開去，岳天峙也就立刻收招止勢傲然岳立。大聲一笑道：「江湖傳說『遼東三怪』兄弟名列當今武林『十邪』，武學功力如何高深，看來也只不過如此，是連一招也接不住的徒具虛名之輩。」

郭泉郭玉一聽此話，臉色不禁被氣得鐵青，連心肺都幾乎被氣炸了。

郭泉猛地一聲厲叱道：「無知小狗，我兄弟祇不過一時大意低估了你，被你佔了先機才致如此，你狂的什麼勁啦。」

厲叱聲中，身形突然撲出，雙掌

……出
……首。
……撲向岳天峙……撲出，及至一見……地，心中不禁駭然，連……身形，撲向老二身旁，俯身一看，老二已經氣斷人亡。

這時，恰值郭老大已經運功調息完畢，一見老二氣斷人亡，兩只眼睛不由立刻通紅，猛地一聲厲吼，轉身向岳天峙撲來。

岳天峙腳下橫過八尺避開，大聲喝道：「郭老大，你住手！」

郭老大瞪目怒視着岳天峙，大聲喝道：「小狗，今天老夫非活劈你不可，不替我二弟償命就誓不罷休。」

岳天峙冷笑一聲道：「郭老大，只要你有本領，別說是活劈了我，就是……得先把話……，欠債還錢……老大，雙目電……郭老三，你們說……不殺我二哥當……在你手上，此……道：「郭老三，……仇，你就最好……地，返回遼東去……十年，然後再找我報仇，否則，今天你們不但替老二報不了仇，並且還得死在這死亡谷中。」

郭老三為「遼東三怪」兄弟中最機智的一個，他心念電轉了一轉，竟然立刻點頭嘿嘿一笑道：「好！姓岳的，你既然是這麼說，我二哥這筆血債，我們暫且記上，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在這死亡谷內見面如何？」

岳天峙點點頭道：「先到先等，不見不散。」

郭老三再沒有說話，俯身抱起郭老二的屍首。

老魔突然說道：「郭老弟且慢。」

郭老三目注老魔，問道：「劉兄有何見教？」

老魔嘿嘿一笑道：「今天的血債何必要拖延到五年後，郭老三乃是聰明人，當不會不知那『夜長夢多』的俗語吧。」

郭老三沉吟地道：「如此，劉兄的意思是……」

老魔陰笑地道：「就在今夜作一了結，豈不乾脆利落麼？」

郭老三目光一瞥岳天峙，微一猶疑說道：「劉兄之言雖然不錯，但是，大丈夫言出如山，我已經說過，五年後的今天和他了結，剛說過的話，那有馬上便即悔改之理，豈不被江湖上朋友恥笑。」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俗語說得好：『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五年之約，只不過是彈指光陰，讓他多活五年又何妨？」

老魔一聽這番話，心中十分明白郭老三的心意，因為姓岳的武學功力實在太高，毫無必勝的把握，乃才約期五年之後了結，無非是要在這五年的期內，埋首苦練絕學，以替郭老二報仇。

按理，郭老三這種心理想法，實在是明智之舉，事實上也只有如此，才有望替郭老二報仇，不然，不僅報不了仇，恐怕還要賠上兩條性命。

但是老魔心中的想法卻和郭老三的想法是不同，在他認為，岳天峙才只有這點年紀，武學功力已是如此之高，五年之後，其武學功力，定必隨歲月同時增進！

武學功力更高，也就更難應付。還有，便是今夜來這死亡谷參與奪寶的各方高手，目前雖然因為那個從他手裡奪走藏珍圖的少女尚還未到，各方高手都隱身暗中沒有現身，不過，老魔他心中甚是有數，無一不是武學功力高絕難鬥的人物。

郭老大和郭老三如不退走，憑他們六個人的力量，尚可與各方高手一較高低，否則，只剩下他與苗疆三毒，力量聲勢就單薄了。

因此，郭老三話聲一落，老魔立刻接口道：「郭三弟，大丈夫雖然應該言出如山，但是那得要看是什麼事情。」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又道：「姓岳的小子功力身手雖然甚高，但是老夫就不相信合我們六人之力會收拾不了他，果真如此，以後我們怎能稱雄爭霸江湖，郭老大認為老夫這話如何？」

郭老三正要答話，郭老大卻已向他說道：「三弟，將屍體抱到一邊去放下來。」

岳天峙見狀心頭不禁暗暗一驚，忖道：「不好，這六個老魔真要一齊出手，自己所學武功縱然是再高絕，也難以一敵六……」

他心頭暗暗驚忖想間，那九幽老魔突然沉喝道：「諸位，我們齊上！」

聲音一落，立即和苗疆三毒一齊騰身撲向岳天峙。

郭老大見狀，略為微微遲疑一下，也就跟着掠身撲出。

郭老三見老大已經出手，連忙將老二屍體放在一旁，身形電射地直撲岳天峙。

這時，馬秀芳的傷勢經過服藥運功調息後已經無礙，一見老魔頭竟然聯手齊向岳天峙撲擊，芳心不禁頓然大怒，正要招呼「烟叟」武家奇師徒和四婢一齊出手時，突然，忽聞二十多丈高的一處懸岩壁間傳起了一聲嬌叱，道：「不要臉的東西，竟敢以多為勝，你們都死定了。」

清叱聲中，一條白影，疾逾電射地自岩間掠落。

身形尚未落地，雙掌已拍出兩股內家無形勁氣掌力，重逾萬鈞地，直朝三毒撞到。

三毒心頭不禁駭然大驚，連忙猛提一口真氣，倒身暴退丈外。

三毒身形急退，那條白影已掠到當地，竟然是個俊美絕倫，儀容比岳天峙更俊的白衣少年。

這白衣少年相貌不但比岳天峙俊，年紀也比岳天峙輕，看樣子頂多是不會超過二十歲。

這時，岳天峙已和老魔頭劉天雄、郭老大郭老三以一敵三的展開了一場驚險的惡鬥了。

白衣少年身形掠落之後，雙目如電的掃視了全場一眼，並未縱身加入鬥場，也沒有再向三毒出手，只面對三毒冷冷地卓立着。

這情形很明顯，三毒不動便罷，如果一動，白衣少年便會立即出手對付他們三個。

「苗疆四毒」名列武林十邪，雖然都是生性驕傲狂桀不馴的惡魔，但是他們三人眼見白衣少年那種自二十多丈高處崖壁射落的輕功身法，和那二掌內家勁氣功力，已知白衣少年身懷絕學功力，比姓岳的那個並不稍差，也是一個十分難鬥的主兒。

情勢雖然如斯，但他們三個總不能就這樣的站着不言不動的乾耗下去。

於是大毒古龍口中嘿嘿的冷笑，喝問道：「小子，你是什麼人？」

白衣少年冷冷的道：「愛管閒事，愛抱打不平的武林人。」

古龍道：「你是什麼門派，叫什麼名字？」

白衣少年道：「你不配問。」

古龍雙眉忽然一揚，道：「你知老夫是誰？」

白衣少年神色冷漠的道：「古龍，外號『千毒叟』，可是嗎？」

大毒古龍道：「你既知道，為何還不趕快讓開，攔在老夫的面前想找死麼？」

白衣少年冷冷的道：「古大毒，你們三個如果不想和古彪做伴，最好識相點站在那裡別想參加羣毆，也別動。」

古大毒雙目一瞪，道：「你見過古彪？」

白衣少年冷哼一聲，道：「不但見到他，還親眼看着他伸腿翻眼的斷了氣。」

古大毒的臉色不由的一變道：「在什麼地方？」

白衣少年道：「邙山。」

古大毒問道：「什麼時候？」

白衣少年道：「二十天之前。」

古大毒道：「是什麼人殺他？」

白衣少年淡淡的一笑道：「是我。」

大毒古龍心頭不禁突地一震，道：「你和他有仇？」

白衣少年道：「沒有。」

古龍道：「你為什麼要殺他？」

白衣少年道：「因為他作惡多端，該死，也死有餘辜。」

奇怪！「陰毒叟」古彪明明是死於岳天峙的「九天乾元指」之下，這白衣少年是誰？他為什麼要把這種殺人的血債事情攬在自己身上？

當然，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如沒有理由，沒有原因，他怎麼會將這種殺人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攬？

大毒古龍眼光一望二毒古虎、四毒古豹，問道：「老二、老四，老三這筆血賬我們該怎麼辦？」

二毒古虎道：「血債血償，老大，我們合力打倒他替老三報仇好了。」

大毒古龍點點頭，嘿嘿一笑，雙眼突射寒芒地望着白衣少年道：「小子，你聽見了沒有？」

白衣少年冷冷的道：「我耳朵不聾。」

古龍道：「你有意見沒有？」

白衣少年道：「你們很想去和古彪做伴，我自無意見。」

古龍嘿嘿一聲陰笑，道：「你也沒有遺言？」

白衣少年雙眉微微一揚，冷叱道：「古龍，你想要找死就動手，要不然你就站在這裡別開口。」

大毒古龍一望老二古虎和老四古豹，突然睜眼沉叱道：「老二、老四，我們上。」

喝聲中，三人身形如電射地直撲向那白衣少年。

這一邊，三毒剛剛撲向白衣少年，另一邊已傳出二聲慘哼，郭老大，老二已各中了岳天峙一指，雙雙倒地，蹬了蹬脚，不動了。

老魔見狀，心中不禁駭然大驚，疾地飄身暴退丈外，心膽俱裂地瞪着岳天峙發怔。

岳天峙殺氣凜人，一步一步，目射寒芒地直朝老魔面前迫去。

突然，一聲沉喝忽起：「姓岳的，你站住！」

一陣衣袂飄飄颯颯，十丈開外的一叢矮樹後面，掠出五男一女六人，躍落在老魔身旁。

這六人，乃是當今武林一堡，鐵劍堡堡主「鐵劍追魂」鐵中錚和其愛妾「桃花娘子」唐鳳娟及其堡中四大高手。

岳天峙脚步一停，雙目閃電地一掃六人，問道：「尊駕等是何人？」

鐵劍堡主道：「在下鐵中錚。」

岳天峙輕聲一「哦」，道：「原來是鐵堡主，在下失敬了。」

話鋒一頓即起，問道：「堡主此際現身，可是要為老魔頭助拳？」

鐵中錚微微一笑道：「也許有這意思，不過暫時尚未決定。」

岳天峙微微的怔了一怔，道：「堡主這話是什麼意思，在下不甚明白。」

鐵中錚道：「鐵某有幾句話要和他談談，談後才作決定。」

岳天峙心中意念電轉，已知鐵中錚要和老魔頭談的話是什麼。遂即淡淡的道：「如此，堡主請和他談吧。」

鐵中錚雙眼一凝，望着老魔問道：「劉兄，那『紫府藏珍圖』果然是被人奪去？」

老魔心念轉動地暗忖道：「當前的形勢對自己甚為不利，我何不就以藏珍地點為餌，攏絡着鐵中錚，先對付岳天峙這小子再作打算呢……」

老魔心中這樣一想，當下立即嘿嘿一笑道：「不錯，藏珍圖確已被一個女娃兒乘老夫一時不備被奪走，不過……」

語聲忽地一頓，有意吊鐵中錚胃口的閉口不言！

鐵中錚接口問道：「不過怎麼樣？」

老魔陰笑地道：「圖上所示藏珍地點標誌，已被老夫熟記在腦海中，只要……」

說到此處，忽又住口不言。

鐵中錚一聽這話，心中立即明白老魔的心意。遂即微微一笑接口道：「只要與劉兄携手合作，共禦強敵，退敵之後，便同往取出藏書奇珍，均分及同參奇書，是不是？」

老魔嘿嘿一笑道：「堡主高明，不愧是當代俊傑，一語中的！」

鐵中錚一聲陰笑，道：「謝謝劉兄的誇獎，可是，劉兄這話又怎能使鐵某相信是實呢？」

老魔臉色突然一正，說道：「堡主放心，老夫決不會欺騙堡主！」

鐵中錚略一沉思，道：「好吧！劉兄既然這麼說，鐵某就不妨暫且相信劉兄就是，不過……」

話音一頓，忽地沉聲說道：「鐵某醜話說在前頭，如有不實，劉兄可別怪鐵某心狠手辣絕情！」

老魔心中暗暗一凜，但神色不露的哈哈笑道：「堡主請放一百個心好了！」

鐵中錚點頭一笑，立即轉向岳天峙抱拳一拱，說道：「岳少俠，鐵某本意不欲干涉你們之間的閒事，但是為了『紫府藏珍圖』，鐵某卻不得不管，今夜請少俠給鐵某一個面子，看在鐵某份上，這筆賬改日再算如何？」

岳天峙忽然大聲笑道：「堡主當眞相信他的話可靠？」

鐵中錚道：「鐵某雖然不敢說絕對可靠，但諒他還不敢欺騙鐵某人。」

岳天峙道：「堡主你也太自負了！」

鐵中錚面色一沉道：「自負不自負乃是鐵某的事情，與你無關！」

岳天峙冷冷的道：「在下與他算賬，又與你鐵堡主又有何關？」

鐵中錚道：「閣下不給我鐵某人這個面子？」

岳天峙道：「不錯，堡主最好走開，別管閒事！」

鐵中錚道：「鐵某人偏要管！」

岳天峙道：「堡主自信有能力管得了麼？」

鐵中錚道：「鐵某人自信還沒有管不了的事情！」

岳天峙道：「那麼，今天你就遇上了！」

鐵中錚雙眉一揚，道：「閣下是否想與鐵某較量一下？」

岳天峙淡然道：「如果堡主有興趣，在下當然奉陪！」

這時，忽見四處人影閃動，俄頃之間，竟相繼出現了四五十個人，紛紛向場中聚攏，停立三丈開外地方。

不用說，這四五十個人都是二莊、一教、華山、崑崙等各派各方的武林高手。

「鐵劍堡主」鐵中錚雙目精光電射，掃了四處的羣豪一眼，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岳閣下，你看到了沒有，這麼多人都是為着紫府藏珍奇書而來的，依鐵某看，你最好還是別自找痲煩，站開一邊去等着，藏珍奇書取出之後，你也可以算上一份，各憑手底藝業奪取！」

鐵中錚語聲甫落，立刻聽得有人附和讚道：「鐵堡主所言甚合道理，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在藏珍奇書未取出之前，不管是甚麼人，只要敢動『九幽人魔』一根汗毛，我們決不饒他！」

鐵中錚循聲望去，這附聲贊同之人，竟是虎豹山莊莊主鐵掌飛環高天亮。

這時，白衣少年和三毒的一場早已停息。

三毒聯手，在白衣少年手下竟然未能走過十招，就落得一死二傷。

死的是二毒古虎。

白衣少年聽聞鐵中錚和高天亮的話後，心頭有點暗自發急的忖道：「不妙，這老魔如是確實已將藏寶圖上的地點標誌熟記於腦中，那麼我這張藏珍圖還有何用？看來必須將這老魔……」

原來這白衣少年，竟是從那老魔手上奪得藏珍圖的少女——霍倩玉。

怪不得儀容俊俏，比岳天峙還要俊，原來是個易釵而弁的西貝男人。

霍倩玉心念飛轉忖思間，身形一閃，到了老魔身前七尺之處，倏然一掌推出，直向老魔當胸擊去！

老魔一見白衣少年飄身近前，心

方自一愣，霍倩玉的掌力已經推出，老魔待要飄身閃讓，但已無及，內家無形勁氣掌力已經襲體，只覺胸口突然一緊，一聲慘叫，身子立被震開丈外，「叭！」的一聲摔到地上，口噴鮮血，心脈碎斷，氣絕命喪當場。

圍立四週的武林黑白兩道高手，因為岳天峙要取老魔性命，所以全部都全神貫注在岳天峙的身上，誰也料不到這個白衣少年會一聲不响的向老魔突施暗襲，狠下毒手。

霍倩玉自一擊成功，鐵中錚已是一聲怒吼，雙掌疾拍，掌力威猛無儔的直向霍倩玉擊到！

「砰！」的一聲大响，鐵中錚當場被震得踉蹌倒退了五步，張口吐出一口鮮血。

「桃花娘子」唐鳳娟和其他「鐵劍堡」四大高手一見，全都不禁駭然大驚，十掌齊揮，勁氣排空，掌風如濤般地直朝霍倩玉襲到。

霍倩玉一見，她雖然身懷奇學功力，可也不敢輕敵出手硬接五人合擊的掌力。

只聽到她口中一聲輕笑，白影飄閃，已閃身橫飄丈外。

「桃花娘子」唐鳳娟一聲喝叫，立與四大高手掠身跟踪而到，同時各撤出腰間長劍，寒光電閃，五柄長劍劍勢凌厲無匹的齊向霍倩玉身前刺去。

霍倩玉黛眉雙挑，突地一聲冷叱道：「你們眞要找死！」

突見她身形凌空飛旋，一道碧光電閃忽斂。

「桃花娘子」唐鳳娟及四大高手的五柄長劍全都無力地垂下了。

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

霍倩玉神色冷凝地靜立着，「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也都靜立着，全都雙眼大睜地不言也不動。

這是怎麼回事？圍立在三丈以外的各方武林高手，都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突然，倒下！

「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的身子全都緩緩的向後倒在地上，死了。

每個人的咽喉部位都出現了一道血痕，那是五人致死原因。

這情形，只看得四週所有的各方武林高手，心頭全都不禁凜然大震。

這白衣少年是何出身來歷？剛才他身形飛旋間，那道電閃忽斂的碧光是甚麼兵刃？

各方武林高手心頭凜震暗忖間，霍倩玉已冷聲道：「老魔頭已死，這裡已經沒有甚麼可以好爭的，各位可以走了。」

這話不錯，老魔已死，紫府藏珍奇書已經無望取出，還有甚麼好爭奪？

這白衣少年殺死老魔，斷了衆人奪取紫府藏珍希望，雖然實在可惡可恨，應該殺死洩憤。

但是，從他那一掌震傷鐵中錚，一招殺死「桃花娘子」和四大高手的武功身手上，衆人心中都很明白，自忖絕對不是他的敵手。

何況老魔已死，又何必只為洩憤而冒險自找殺身之禍。

因此，黑白兩道聞言之後，心中略一忖思，立即便有人展開大步往谷外走去。

「虎豹山莊」莊主高天亮突然乾咳了一聲，說道：「老夫可以請教一件事麼？」

霍倩玉冷冷的道：「可以，甚麼事？」

高天亮道：「閣下為何要殺死劉天雄？」

霍倩玉道：「我不忍眼看着各位誤聽老魔讒言，為了爭奪甚麼『紫府藏珍圖』而濺血死於谷中。」

高天亮嘿嘿一笑道：「這麼說，閣下倒是出於一片好意了！」

霍倩玉謙虛地道：「我本來就是一番好意的！」

高天亮說道：「但是，老夫却有點不相信。」

霍倩玉道：「你懷疑我？你不相信的是甚麼？」

高天亮道：「老夫懷疑閣下可能另有用心。」

霍倩玉道：「是有甚麼用心？」

高天亮嘿嘿一笑道：「這個……閣下自己心裡可明白了。」

霍倩玉雙眉一挑，俊臉含煞地道：「姓高的，你是否想找死！」

話聲中，突然舉步直朝高天亮面前走去。

高天亮心頭不禁一凜，道：「閣下想幹甚麼？」

霍倩玉語冷如冰地道：「你心地險惡，想替我找痲煩，我要殺你。」

高天亮面色駭變，脚下不由後退了一大步，喝道：「站住！」

霍倩玉口中冷哼一聲，白影突然前飄，碧光再次電閃忽斂。

高天亮和「桃花娘子」等五人步上了同一命運，咽喉間也出現了一道血痕，身子緩緩的倒向地上，死了。

霍倩玉再次施展了這一手快速絕倫，殺人於閃電的身手，所有武林高手全都被震住了，那還有人敢開口說話，立時全都噤若寒蟬地舉步往谷外走去。

剎那之間，那些一心想爭奪藏珍奇書的黑白兩道武林高手，全部走光了。

不！沒有全部走光，還有數個人沒走。

他們便是那青衫少年書生岳天峙、「烟叟」武家奇師徒及馬秀芳等主婢五人。

霍倩玉美目冷冷地掃視了岳天峙等人一眼，問道：「你們為甚麼還不走？」

岳天峙微微一笑，道：「在下有件事情不明白，要向閣下請教。」

霍倩玉雙目一眨道：「可是關於古彪那件事情？」

「不錯。」岳天峙點頭道：「在下不明白，閣下為何要把那件事情往自己身上攬？」

霍倩玉忽然甜美地一笑道：「這是答謝你分我一隻『百毒玉蜇』之情！」

「哦……」岳天峙不禁意外地怔了一怔道：「那人原來是閣下！」

霍倩玉點點頭道：「閣下不會怪我取巧撿便宜吧？」

岳天峙淡然搖頭道：「事情過去就算了吧。」

語聲一頓，忽然又問道：「閣下將那件東西作了甚麼用途？」

霍倩玉道：「和閣下一樣，取出那顆內丹吃了。」

岳天峙雙目微微一睜，道：「閣下也知道那內丹的用途？」

霍倩玉道：「要是不知道，我就不會吃了它了。」

岳天峙點點頭，話鋒一轉，問道：「閣下剛才所用那一閃即斂的兵刃，可是『碧光寒』？」

霍倩玉雙目突然大睜，道：「你知道『碧光寒』？」

岳天峙點頭道：「『碧光寒』乃是海南寒玉島的鎮島之寶。」

霍倩玉雙眼睜得又大又圓，臉露驚奇之色地道：「你怎麼知道的？你是……」

岳天峙微微一笑，道：「閣下出身寒玉島，應該知道南離先生。」

「呵……」霍倩玉心底有着無限的驚喜與激動地說道：「你是南離伯的傳人？」

岳天峙含笑地點點頭道：「閣下高姓大名？」

霍倩玉微微一笑，忽然抬手摘下了頭上的文士巾，道：「岳哥哥，你看看我是誰？」

文士巾摘下，立刻散下了一頭長髮。

岳天峙看得不由一怔，旋而驚喜地道：「妳是小玉？」

霍倩玉甜美的一笑，道：「岳哥哥，你還記得我呀？」

岳天峙道：「當然記得，只是時間隔得太久，十幾年，我們都互不認識了。」

忽然，岳天峙突有所悟地道：「小玉，那從老魔手上奪去藏珍圖的可是妳麼？」

霍倩玉點點頭道：「岳哥哥，你可是想要？」

岳天峙搖搖頭，道：「我不想要，不過，我想……」

霍倩玉雙目一眨，道：「岳哥哥想怎麼樣？是不是想物歸原主？歸還給馬姊姊？」

岳天峙笑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妳肯麼？」

霍倩玉道：「要是別人這麼說，我當然不肯，可是岳哥哥你說了，我怎麼不肯？」

語音一頓，立即探手入懷裡，取出了藏珍圖遞給馬秀芳說道：「馬姊姊，妳可以除下妳臉上的人皮面具了。」

馬秀芳沒有說話，立刻抬手除去面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秀美絕倫的嬌臉，望着霍倩玉溫柔的一笑，伸手接過藏珍圖，說道：「謝謝妳，玉妹妹！」

突然把藏珍圖向岳天峙手裡一塞，道：「岳大哥，給你！」

岳天峙不禁一怔，道：「馬姑娘，妳這是……」

馬秀芳甜美地一笑，道：「送給你！」

岳天峙道：「這怎麼可以？」

武家奇突然哈哈一笑道：「岳少俠，你也別客氣了，收下吧。你們三位正好一起尋取藏珍奇書，他日可別忘了請老夫喝一杯三位的喜酒！」

「喜酒」二字，羞得馬秀芳和霍倩玉全都紅了面，低下了頭。

武家奇又是仰天哈哈一聲大笑，伸手一挽乃徒雲中龍，於大笑聲中，騰身電射而去了。

（全文完）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飲醇醪醉倒　疑是太虛幻境

上文提要： 艾芙見那宮裝姑娘瑟縮不前，原來是被擄上逍遙宮的姑娘，她將宮裡的情況詳細告知，艾芙決定帶她下山，中途受到阻截，用丸彈破了九宮迷陣，同時也發覺逍遙宮那邊大火燃燒，那姑娘誤認也是艾芙幹的，並向宮中被擄的姑娘渲染艾芙來打救她們的。逍遙宮解散了，韃子聞訊有進兵陝西之意，艾芙大急，趕去長安，溜進軍營，準備襲擊……

韃子道：「我探馬赤軍兩攻太白山，都落得折將損兵，我領軍五萬，被降為萬戶，你們不也萬戶降為千戶，千戶降為百戶，樞密院一再下令，務要剿平逍遙宮。」

艾芙心道：「敢情這韃子兵是探馬赤軍。」她知 蒙古軍由蒙古人組成為主幹，稱為漸丁軍，其次是探馬赤軍，由蒙古的邊疆部族組成，用以鎮衛邊境，最是强悍，慣戰能征，再其次才是北方由漢人組成的漢軍，以及南方宋人組成的新附軍，領軍的將領，掌萬夫的為萬戶，千夫的為千戶，統由大都的樞密院指揮。

那統領繼續說道：「兩番敗陣，不僅漸丁軍譏笑我們，在漢軍及新附軍面前，我們也面目無光，現據探馬回報，逍遙已被掃平，餘燼未熄，趁山火已蔓延，此時出兵，只不過多帶旗號，分兵數千，去山上轉得一轉，便可捷報樞密院，那時……」

有人一拍桌子，嚷道：「妙極，發兵前往，只不過把山火撲滅，我們却可一洗多年羞辱，吐氣揚眉，我還有一個主意，聲稱大軍出動，而且數萬大軍列隊西發，夜後却折而向南。」

另一人也興奮大叫，道：「那明玉珍得報，必以為長安空虛，必然發兵北來，嘿嘿，我們却已安排窩弓擒猛虎。」

那踱步的人回到桌邊，鬚眉戟張，神采飛揚，啪的一聲，一手按在桌上，震得茶杯也跳了起來，道：「就是這個主意，左右千戶聽令。」

在座的人登時磨拳擦掌，就在轉瞬間，驀然刮起一陣旋風，啊唷呼叫聲中，震離桌面的茶杯落地的碎裂聲，桌邊的萬戶千戶跳離坐位、凳椅倒地聲、屋中登時亂成一遍，那千戶百戶，倒有六七人捉對兒厮打起來，有人叫道：「你為何打我！」

「你為何打我！」

「你為甚麼打我！」

竟是異口同聲，只見那領兵軍將豹眼圓睜，血流披面，一口血噴出，竟噴出五七顆牙齒來。話語含糊，喝道：「都給我住手！」

大夥兒全部住了手，這才發現，那軍將染滿了鮮血的手，指着桌上的一張紙。

艾芙在樑上雖目瞪口呆，却也看得明白，只見紙上兩行大字：

西出長安日
爾等授首時

後面四字特大：「神仙鳳凰。」

只恨得艾芙切齒咬牙，趁那一亂間，晃肩溜出營帳，更令她驚嚇得腳也軟了，皆因已是屍橫遍地，却全不見血。

軍將商討軍情，營外戒備如何不森嚴，營門及營外的兵騎，竟未發一聲，全部被殺，屍橫遍地，艾芙可顧不得了，兩次三番，要腳踏屍身而行，她何曾見過這麼多死屍，是以幾乎

嚇得脚也軟了。

她爲何跟蹤那韃子兵騎，闖入營來？不正是要警誡韃子，不準西出長安，不料正要出手，又被人搶先一步，殺兵示威，懲將示警。

呔！神仙鳳凰，簡直當着她的面，假冒她的名兒。

不用試，就是火焚逍遙宮，轟毀牌樓之人。

那姑娘當她是神仙，把火鳳凰改名神仙鳳凰的，是那姑娘，並遍告逍遙宮中的姬妾妃嬪，這人也知道了，那自是不奇。

他鋤奸懲惡，火焚逍遙宮也罷了，和她一般心思，阻止韃子兵西出長安，那也不算奇，爲何要假冒她的名兒。

呔！這人端的誰？是甚麼人！

* * *

太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好，豈讓千古詩人獨風流，她艾芙薄霧濃雲恨永晝，解不開太白之謎，而今更添疑惑煩惱滿胸間，爲何不長安市上，酒家備酒。

艾芙走上酒家樓頭，臨街憑欄獨坐，拍桌子嚷道：「拿酒來。」

她衣履雖鮮明，人物雖俊美，這麼一嚷，可一點兒也不風度翩翩，更像江湖豪客，在人客眼中，任她如何巧裝扮，也不過是富家讀書小兒郎。

只見傍邊桌上一人扭過頭來，呵呵笑道：「小哥，可是老師打了你的手板？」

艾芙一瞪眼，啊呀，慌忙掉過頭去。

當眞是寃家路窄，竟是丹鳳五傑，哈哈笑的竟是河洛情俠涂丹。

心下一陣劇跳，當然不是怕了這丹鳳五傑，只有人家怕她的，她豈怕人，只因驀然乍見，怕被人家認出她來。

當眞，這丹鳳五傑連她本來面目也不識，她亦不是那日飯舖中的野小子，如何會認得出她來，嘿！說甚麼落拓酒家借酒，敢情只得這點兒膽量，不行，她得拿出點豪氣來。

她不禁掃了一眼，登時臉兒紅了，她那麼一嚷，涂丹這麼一打哈哈，樓頭酒客，全都笑呵呵，朝她望。

好險，幸是那一口沒啐出來，否則露出娘娘腔，豈不露了馬脚，心下恨道：「你這賊情俠，早晚另一邊晚上，也狠狠地打你個嘴巴子。」

不錯，打落他幾顆牙兒，瞧他還風流不？却是丹鳳五傑怎生來對長安？且聽他們說些甚麼。

她上得樓來，疑雲惱恨滿心頭，疑雲也遮了眼，樓中酒客，竟視而不見。似這般，怎生找得出那裝神弄鬼的人來？

這番可更了不得，署上神仙鳳凰的名字來了，那麼，太白山上逍遙宮的犁庭掃穴，也就絕不是巧合，呔！簡直分明就是在戲耍她。

沉着氣，不能發作，於是，咬緊了牙兒，唯有掉過頭去，不見，就不會火遮眼。

誰再理會一個被老師打了板子的讀書小兒郎，又是喝酒的喝酒談說的談說。

只聽……不聽猶可，一聽之下，艾芙立即尖起了耳朵。

只聽樓中談談說說，離不開太白山，逍遙宮，離不開逍遙公子，異口同聲，更聲聲神仙鳳凰。

艾芙倒也不奇怪，逍遙宮的姬妾妃嬪，還有那麼多婕衛、媓嬙，更在她之先過了長安，不用說，其中一些已與家人團聚了，豈僅近在百里外的長安，只怕千里河洛潼關，亦已傳開了。

那田舍郎田農可半分也不像樸拙的鄉農，道：「你們認爲如何，我可猜出了多半。」

「你是說，火鳳凰？」只聽那粗獷的聲音，就知是古天雷。艾芙斜着眼兒一瞟，正是古天雷在點頭，道：「錯非是她，誰有這能耐，誰敢招惹，聽說又是獨闖逍遙宮。」

「哼！」好賊子，河洛情俠竟仍不服氣，接口道：「逍遙公子不在山中，咱們全知道，那逍遙公子怎肯罷休，好戲在後頭，咱們等着瞧。」

古天雷豹眼環睜，聲也帶怒，道：「咱們爲何上長安，那晚若不是火鳳凰相助，我等豈能全身而退，老二，你出言可要忠厚些，大丈夫恩怨分明。」

田舍郎也正容道：「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那火鳳凰只因……只因……你雖出言輕薄，人家仍然出手相助，這是何等胸襟，大義之前，不存個人恩怨。」

話到口邊留半分，艾芙知道他要說甚麼，必是大義抗元，同仇敵愾，酒家樓頭，那明玉珍的名兒，豈是說得的。

古天雷道：「既知她獨闖逍遙宮，我們豈能袖手，何況懲惡除奸，當仁不讓。」

那河洛情俠低下頭去，就在這瞬間，驀聽樓梯轟然响亮，奔上數人來，原來不是一道的，分散到幾張桌上去，登時樓中酒客接耳交頭，話聲越來越大，是興奮得忘了形。

只聽一人說道：「了不得，被殺的韃子沒一百，也有八十，還留下四個斗大的字，神仙鳳凰。」

古天雷扭身抱拳，道：「這位兄台，你是說，神仙鳳凰已來到長安？」

那人道：「還殺了韃子，軍營內外，屍橫遍地。」

說得興奮，更無顧忌了，只見一人站了起來，說道：「我最清楚，那探馬赤軍帳中出來的人說：留下的字不僅四個，那是神仙鳳凰四字是署名，前面還有兩句十個字。」

「快！說來聽聽！」

「西出長安日，爾等授首時！」

登時七嘴八舌，搶着問：「這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只聽說探馬赤軍正要發兵太白，正商議軍情。」

古天雷道：「你們猜得出來麼？用意何在？」

丹鳳五傑中，艾芙從沒聽他說過一句話的最年輕的一個，忽然開了口，道：「火鳳凰獨闖特穆爾大營，大哥，你說是爲甚麼？」

「兵退三路！」

「正是故技重施！西出長安日，爾等授首時。不已說得明明白白，阻止探馬赤軍發兵西進。」

田舍郎皺眉道：「可惜，否則，長安空虛！」

艾芙再也忍不住了，端起酒杯，望着街上人三三兩兩，接耳交頭，也有人在奔走相告，不用說，說的全是韃子被殺之事。

用僅那丹鳳五傑才能聽到的聲音，說道：「兵法實實虛虛，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以爲長安空虛，你們可就上當了，怎會想不到探馬赤軍是安排窩弓擒猛虎，明玉珍若揮軍北上，可就上當了。」

古天雷猛可裡一拍桌子，田舍郎急叫道：「大哥！這是酒樓。」

酒樓中人客議論不休，韃子被殺，而且被殺在軍營內外，自是大快人心，無不興高彩烈，拍桌子的又豈僅古天雷一人，是以誰也沒注意。

誰在說？說話的人是誰？

身邊只有涂丹說他被老師打了手板的小哥，小哥兒學大人，竟然似模似樣，端着酒杯，在倚欄獨飲，當然不是他。

「神仙鳳凰！」誰在說？也許都在心裡說，五人互望了一眼。

仍是那年輕、沉默寡言的一個，說道：「可惜，說來也實在慚愧，那晚得人家相助，竟連人家的眞面目也沒見到，惟見俏影臨空。」

艾芙心頭一緊，那人的一雙眼睛轉向她，目光落在她身上，就不瞬眼。

顯然，那四人也被提醒了，若是易釵而弁，大姑娘便也成了小哥，何況身邊也只有艾芙一人，這個公子小哥兒。

艾芙心道：不好，五人老江湖，也就是老狐狸，便不能認定她就是神仙鳳凰，也會看出她是易釵而弁，女扮男裝。

她可不怕被認出來，若然韃子是她殺的，自是不怕承認，但這是人家替她臉上貼金，就像殺官劫庫一樣，呸！她艾芙爲甚麼要人家來替她揚名？

不由多瞧了那青年一眼，二十來歲，既然名列丹鳳五傑，必也有一身武功，但却儒雅清秀，一身書卷氣，全不像武林中人，一雙眼睛黑白分明，雙眸炯炯，異於另外四人，果然目光銳利。

哼！這倒激起了艾芙的好勝心，心想：唯有她才知道逍遙宮犁庭掃穴，不是神仙鳳凰做的，神仙鳳凰即是火鳳凰，也不過僅止於猜想，何況這五人誰也沒見過她的眞面目，被看出易釵而弁又如何，倒休露出了馬脚，在這五隻老狐狸面前，稍一心慌，便無異招認出來。

當下顧盼自若，非但不避開五人的凝視，反而故意轉面相向。

她不知道，她有多美，不知換上了男兒妝，仍難掩她的嬌俏，迎面相向，只見那河洛情俠的一雙眼兒瞪得更大了。

艾芙在心裡狠狠啐了一口，又怒火往上撞，咬着牙兒想：好，就打你幾板子，今天非懲戒你不可。

那料她心念才一動，啊呀！正是她叫，她只是在心裡叫，並未叫出來。

叫出口來的是河洛情俠，而且摸着屁股，跳了起來，只見他瞪着田舍郎，叫道：「你爲何打我？」

「我！我打你？！沒有呀！」

田舍郎瞪大了眼睛，却瞪着古天雷。

古天雷愕然，怔住了，皆因都聽到啪的一聲响，是打在肉厚的地方發出來的聲响，不脆，好重！

河洛情俠面向古天雷，古天雷道：「見鬼！誰打你了？」

只見那青年急使眼色，他坐在河洛情俠對面，並未動彈，當然也不是他打的，低聲，但艾芙可聽得清楚，只聽他說道：「快坐下了，你若不想再捱一下子。」

酒客最近的也隔着一張桌子，都不像有人離過座，兀自高聲談說不休。河洛情俠心中一動，不錯，五弟坐在對面，必有所見。

兀自摸着屁股，痛得他只能挨着板櫈而坐，四人也一般想，都拿眼望那青年。

那青年飛快的掃了艾芙一眼，凜然道：「禍從口出，看你今後還敢不敢胡言亂語。」

齊都愕然，田舍郎搔着頭，道：「他說了甚麼？沒說甚麼不敬的話呀？」

古天雷也把一雙大環眼瞪得更大了，道：「五弟，他說了甚麼？你可是見到了……甚麼？」

五弟，那青年在五人中，年紀最幼，艾芙只聽過丹鳳五傑的名頭，也只聽過古天雷、涂丹、田舍郎的名兒，另外這兩人却毫無所知，只聽那五弟道：「人家被老師打了板子，關你甚麼事，總算你不過是說笑，人家當然沒被老師打了板子，這才……這才再給你一次教訓。」

「再給他一次教訓？你是說……」

古天雷、田舍郎，竟異口同聲。

那五弟道：「我……我甚麼也沒見到，也許窗外簷口，有甚麼鳥兒飛過，只見到那麼一暗。」

但他一雙狐疑的眼睛，却落在艾芙身上，隨着他的目光，不自覺，四人也轉向艾芙。

可把艾芙怔得呆若木鷄，迷惑又惱怒，又是心念一動，河洛情俠就捱了板子，而且着實不輕！

邪門！簡直是邪門！而且，還有人見到那麼一暗，她却甚麼也沒見到，被打了屁股，當然不是光彩的事，河洛情俠當然不是假裝。

只見河洛情俠面上變了色，難怪這小哥就是火鳳凰，也就是剛血洗探馬赤軍的軍營，殺死近百韃子的，數日前才踏平逍遙宮的神仙鳳凰！

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那一晚，雖是昏黑中，既能迎面打他耳光，這酒樓可也不光亮，打他一下屁股，那自也輕而易擧。

丹鳳五傑都懷疑是艾芙，凜然敬畏，又不免疑惑，艾芙側面，憑窗，可注意到，也瞧清楚了，果然沒有喉結，分明是個女兒身，分明十來歲，二十不到，竟有這般通天本領，天下英雄是否盡低頭，雖不過傳說，但他們丹鳳五傑，確確實實可低了頭。

雄霸歐亞兩大洲，鐵騎縱橫兩大洲，所向披靡的蒙古兵騎，兩番進剿太白山，皆被逍遙公子殺得屍橫遍野而遁，她竟單獨一人，把逍遙宮掃穴犁庭，那獨闖特穆爾大營，兵退三路之事，尚未傳到蜀中，這丹鳳五傑早已知道了，比較之下，那晚他五人在衆多高手及韃子兵騎重重圍困之下，助他們脫險，反而不算一回事了，簡直是天神下降，當眞，稱她神仙鳳凰，豈不是比火鳳凰更恰當。

那古天雷霍地起身，兩手欲拱，却又未拱，但若人家不是神仙鳳凰呢？傳出去，豈不是大笑話，說來眞慚愧，那晚得人家相助，竟連眞面目也沒看清，何況神仙鳳凰是否眞就是火鳳凰，也不過僅是猜想，不能肯定。

就在那瞬間，其實，都不過一瞬間，驀聽樓梯響聲，是快步奔上樓梯發出的聲响，樓中酒客都不自覺回頭去望，艾芙一瞧，可就怔住了。

當眞寃家路窄！

奔上來的竟是太白山中的那個秀美嬌俏的姑娘！怎會也來到長安？

如何不是寃家，火焚逍遙宮，轟毁那有鳳來儀的牌樓，分明不是她，便是這姑娘硬生生把這筆風流帳算在她頭上，神仙鳳凰這名兒，也就是她編造出來，傳揚開來，不用說，即將傳遍天下，就像殺官劫庫一樣，非她不能，但並非是她，這不是替她揚名，給她臉上貼金，是在掠人之美，且不說樹大招風，樹下多少强敵，她是不怕，但從此所到之處，休想再能自由自在。

艾芙一瞪眼，但又慌忙掉過面去，眼角兒可瞟着那姑娘。

嘿！眞沒見過這般不害臊的姑娘，只見她上得樓來，竟逐張桌子，把酒客逐個兒瞧。

大姑娘，秀美又嬌俏，直瞧得酒客樂呵呵。

「姑娘，你找情郎？」

「找我吧？」

「你臭美，姐兒愛俏，是找我。」

那姑娘衣着平常，人却美，酒客中多的是儇薄輕浮客，那年頭，好人家閨女三步不出閨門，那有這般跑到酒樓來找人的。

她找誰？是了，是她那有情又有義的情郎。啊呀！不好，若是被她認出來，叫嚷起來……

她早覺這姑娘行事言談，總有無法解說的怪異，異於常人，必會認出她來，若是姑娘一嚷，那還了得，丹鳳五傑必會纏住她。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摸出塊銀子，不料才往桌上一放，分明背對着那姑娘，竟一聲歡呼！是否因艾芙心下着慌，竟被那姑娘攔住了去路。

叫道：「可找到你啦，火鳳凰，我就知一定找得到你。」

可是因心下着慌，已亂了方寸，忑怪！移位換形，竟移不了位，換不了形，可又巧了，任她如何換移，那姑娘總攔在身前，倒撞得桌移凳換。

那姑娘大叫歡呼，啊呀！艾芙怎生竟躲不開，被她撲上來一把摟住。

艾芙急得臉也脹紅了，叫道：「快放手。」

只聽樓中人客啊啊連聲，神仙鳳凰，當眞是如雷貫耳，駭然又疑惑，這麼個美少年，怎會是神仙鳳凰！

丹鳳五傑可再不疑惑了，古天雷一旋身，踼開板凳，拱手道：「我等特來聽候差遣，正苦未曾拜識姑娘眞面目，不敢相認。」

艾芙急得臉更紅了，甚至紅臉上冒出了青筋，跺脚道：「你們胡說些甚麼，快放手！」

身邊不是桌子，就是七橫八順的凳子，何況被姑娘緊緊抱住，任何功夫也施展不出來。

那姑娘在她耳邊格地一聲輕笑，說：「讓我親個嘴，我就放你。」

若她不是個姑娘，必翻掌給她個嘴巴子，哼！敢情是個不正經的姑娘。

忑怪，她翻掌，却打不下手，變成了在那姑娘臂上狠狠地摔了一下。那姑娘一聲啊唷，手一鬆，艾芙跳上桌面，一晃肩，已去得無影無踪。

那酒樓中的酒客登時發起一陣喊來，光天白日，突然失了踪影，尤其是跳上桌面，那更是全都親眼目睹，異口同聲，叫道：「當眞是神仙……鳳凰！」

只有那丹鳳五傑沒叫，但也異口同聲，說：「果然是她！」

田舍郎道：「大哥，還不把手放下，人家已不知去了多遠啦。」

當眞，古天雷拱着的手，仍未放下來，可毫不尷尬，道：「罷了，世間眞有這麼超凡入聖的功夫，難爲她才沒多大點年紀，慚愧！」

那個年輕的五弟埋怨道：「二哥，不是我說你，今日她一上樓來，我已認出她是易釵而弁了，不由留了心，待到見她每聽到人提起神仙鳳凰，不是眉兒掀，就是眼兒瞟，我已生疑，二哥，你若不是口沒遮攔，咱們恭敬相請，只怕從此就結識了人家。」

忽聽田舍郎咦了一聲，道：「這姑娘又是誰？怎麼也不見了？」

却說艾芙奔出老遠，兀自臉上發熱，雖然是個姑娘，但在大庭廣衆中當衆被人摟抱，也羞煞人。

回頭一看，不見那姑娘追來，若能追得上她，那倒好笑了。

她放慢了脚步，不由想起小妹子江虹來，原來她本已翻掌，要打那姑娘一個耳括子，便因忽然想到了那天眞又活潑的小妹子，小妹子可又人小鬼大，可不是常突然摟住她，出其不意，被她親了親嘴，雖然淘氣，却也無邪，是以，那一耳括子，可就括不出去了，成了摔在她臂上。

說眞的，也眞說不出的緣故，也許一見她，就想起了可愛又淘氣的小妹子吧，她眞喜歡這姑娘，眞奇怪，不是和她的情郎南去了麼，怎生一個兒跑到長安來？

咦！這是甚麼地方？

她只是信步而奔，也不管東西南北，只因奔馳在大街上，穿行在行人中，要不被發覺，就非得施展開遁甲的功夫不可。總覺那姑娘來得奇，行事言談，越來越覺奇，也就不自覺把功夫施展開來。

這時不禁也啞然失笑起來，那姑娘又不是來找她，怎會追來？又怎能追趕得上她？

但是，這是甚麼地方？是了，這是長安之南，回首望長安，只見古道交織，房屋鱗次櫛比，竟來到長安的高處。

高處竟然有池，西風殘照，只見池邊遍種楊柳，柳絲兒在風裡舞婆娑，低垂的柳絲貼水飛拖，拖出了一道道漣漪，令殘照的斜陽，蕩漾出一道道金波。池水那面，綠樹濃蔭，隱隱現出紅墻，原來有一座廟宇。

艾芙一怔，近着長安，竟有好風景，怎生找個人來詢問。

忽聽有人吟道：

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循聲望去，吟聲發自柳蔭深處，隱隱約約見到水邊有人。

原來有個風雅遊人在此，艾芙走近去了，垂柳如絲，宛若飛簾。

艾芙道：「請問兄台，此是何處？咦！」

那人隔着垂柳如簾的柳絲，隱約可見的，怎生突然失去了踪影。

她才一怔，話聲已自身後傳來，道：「誰說三月三日天氣清，長安水邊才多麗人。敢情麗人已在水邊。」

艾芙才一轉身，啊呀！一個人影已撲上來，只因出其不意，竟沒躲開，不但被人抱住了，而且在她櫻唇上着實親了一下。

艾芙大驚更怒，不料她縮身也旋身，腕底翻雲，倏地一掌拍出，竟拍了個空，那人早跳了開去，格格笑道：「到底讓我親了個嘴，哎唷！好甜，甜蜜蜜。」

艾芙既羞更怒，但又急忙收住撲出的勢子。

又是那姑娘！

竟會是那姑娘！

可不是那個嬌俏又清麗的姑娘，眼兒媚，笑臉璀璨如嬌花。

艾芙那一掌拍出，竟收不回來，是痴了，傻了，呆了！她早覺這姑娘有古怪，可不是怪異得出奇？

適才她正想找個人來詢問，要知道這是甚麼所在，她就吟道：「樂遊原上清秋節……」

適才她奔得何等快捷，倒不是爲躲避這姑娘，而是因爲要在行人中穿街過市，要不爲人見，是以把奇門遁甲施展開來，而這姑娘不僅仍然追上了，而且走在前頭，早已等候在水邊？

那麼，這姑娘不僅武功非常，只怕還在她之上，而且……而且，啊呀，她心下在想甚麼？竟然已先知道？

艾芙的眼兒睜得大了，越來越大。

那姑娘道：「你不是問我？兄台，這是甚麼地方嗎？這就是自古到今，每逢佳節，長安士女登臨的樂遊原，這池便是曲江池，池那邊的廟，有段古兒，乃是漢朝宣帝下旨建立，已是近千年古刹，三月三日天氣清，長安這水邊便多麗人。」

了不得，而且博古通今，那艾芙豈有不好勝的，道：「從此，曲江池畔，年年柳色，喂！你和你那有情有義的情郎，可是已灞陵傷別？」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道：「那小子有情有義是不假，不過是自作多情，可不是我的甚麼情郎，你上當啦！」

「我！上當啦？」艾芙緩緩地收回掌來。

且慢，且休露聲色。火焚逍遙宮，轟毁有鳳來儀牌樓，八成兒是她做的，好哇，神仙鳳凰，她被人家戲耍了，竟以爲得意。若是，她可眞上當了。

惱不得，羞不得，也怒不得，且休露聲色。

艾芙道：「那麼，你這秦娥眞不怕夢斷秦樓月？」

「啊呀！」那姑娘跳了起來，輪到她來瞪大了眼兒，叫道：「原來你眞是

神仙鳳凰！竟知道我的名兒。」

「你的名兒？」

「秦娥呀！」

艾芙不過聽她先前朗頌李白那憶秦娥詞的下半闋，一時好勝，要這姑娘知道，她艾芙也讀過，是以唸出上半闋來。

當眞，還沒問過她的名兒，看她吃驚的模樣，難道眞名秦娥？

但聽她再又提起神仙鳳凰，就不由着惱，道：「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玉笙，我可一直以爲你是董雙成。」

艾芙不過想賣弄一下，讓這姑娘知道，李白這憶秦娥，調名亦作桂殿秋。

那知這姑娘霍地向她撲來，張開雙臂，向艾芙抱去，嚷道：「正是，是呀！我就是要作仙女侍董雙成。」

這番可不比在酒樓，沒七橫八豎的桌子凳子，脚下一點，晃肩一旋身，已換出兩個方位，那料她脚下未停，雙腿一緊，已被那姑娘抱住了。而且踢不開，也拔不出腿來。而且……那是甚麼感覺？一種她不明白的異樣的感受？

「快放手，你你……要做甚麼？」

那姑娘道：「誰都知道火鳳凰是嫦娥下月殿，故爾也就是神仙鳳凰。神仙鳳凰豈能無女侍，嫦娥有仙女侍，不就正叫董雙成，是以，我就對自己說啦，我要作董雙成，作神仙鳳凰的仙女侍。」

只把個艾芙氣得直想跺脚，當眞是棋差一着，縛手縛脚，不論她做甚麼，說甚麼，這姑娘無不應變奇快，勝了她一籌，受制於人家。

腿被緊緊抱住了，竟連跺脚也不行。

不行，這姑娘令她又驚又奇，而且駭異，怎生被她一抱，就發不出力來！驀然想起，先前在酒樓中，亦是一般無二，被她一抱，任她武功如何神奇絕妙，也施展不開來，是了，那是一種酥軟而痲痲的、暖暖的感覺……啊呀！

啊呀！那是狐媚！

她似懂又非懂，那是她從未經歷過的感覺，尤其是這姑娘的一雙眼兒，簡直……邪門，簡直要勾魂攝魄，一旦被她抱住，和她的眼兒一接觸，艾芙立覺心頭一蕩。

啊呀！酥軟兼又痲痲暖暖，再加上心兒蕩，怎還使得出勁來？

驀然想起，不錯，酒樓中，她一急之下，擰了她一把，才脫出困來，由於心中生警惕，指上立即有了力量，照樣在她臂上狠狠的擰了一下。

說道：「放手！」

不料這番法兒不靈了，那姑娘雖然一聲哎唷，却仍緊抱着她的腿兒不放。

艾芙道：「你！你做甚麼？」

姑娘仰着臉兒，道：「親我一個嘴，甜甜的，蜜蜜的，我就放你。」

眞不害臊！呔！

雖然是姑娘，艾芙仍羞得臉兒紅紅熱熱，急掃了一眼。還好，樂遊原上無遊人，韃子的鐵蹄淫威之下，休道小媳婦大姑娘了，是女人都少露面，民多疾苦，難以聊生，又那來遊玩雅興。只有城市中爲生活而奔忙的人，田地裡汗流浹背、辛勞耕耘的人，除此那還有遊人。

但她總還是個姑娘，艾芙沒法兒，一瞧沒人，飛快地俯身，在那姑娘的嘴上親了一下，道：「淘氣，你比我那小妹子還難纏，快放手。」

那姑娘道：「但你還沒有答應我。」

「答應你甚麼？」

「作你的仙女侍，董雙成呀！」

艾芙避開狐媚的眼兒，她自己的眼珠兒却轉了轉，道：「好，但我對你甚麼也不知，你放手，坐下來，我問一句，你得答我一句，不許有半句虛假。」

「那就再親我一個嘴。」

艾芙是眞惱了，一旦不和此狐媚的目光接觸，心中生警，那酥的感覺便也減退，霍的一挫腰，兩腿倏分，同時兩手駢指，向她肩井穴上驀可裡點去。

可不由她不放手了，仰面，倏地一揚身，就地一滚，艾芙立覺眞氣下沉丹田，兩腿登時有力了，那姑娘却已抱膝坐在一邊。

艾芙一怔，不過一日工夫，她還是弱不禁風，花容慘澹的姑娘，眞箇是芙蓉如面，不過眉兒粗黑些，眼兒媚，而且光亮。

那姑娘道：「神仙鳳凰，說話可要算數。好，你問吧。」

艾芙定了定神，任婆娑柳絲拂面，就是這個主意，要不被她的狐媚的眼兒勾魂攝魄，唯有對面，踱着步兒，就不着痕迹。

「好！」艾芙說：「你不是被逍遙公子携上山的，你說謊。」

「我沒有。」那姑娘笑咪咪，眼兒必定笑得更媚，說：「一個美人，兩個艷妃，用錦袱包着我，把我擄上山的。」

「我不信，你比騷狐狸還狡猾，我更知道，你有一身絕世功夫，即使逍遙公子親自出手，也不一定能擄你上山，你說謊。」

「但若我是自願的呢？」

「自願？」艾芙竟回頭，算她感覺得快，慌忙又掉頭，踱開了些，道：「我明白了，也想去懲惡鋤奸，犁庭掃穴。」

「都對了一半。」那姑娘亦自笑咪咪，說：「一半一半兒。」

該死，她怎回頭去望，待見她眯眯眼，才放了心。

艾芙道：「那麼，你承認啦，逍遙宮是你放的火，那牌樓也是你毀的？」

「能瞞得了別人，却瞞不過你。」

艾芙當然信，但不由驚疑，也迷惑不解，不信她也有霹靂彈，再說，和她在一道，又怎生火焚逍遙宮？但心下雖好生疑惑，由於好勝，而且太好勝，却問不出口，也不能問。

「好吧，但那少年，怎說不是你有情又有義的情郎？」

那日她把這姑娘推向那少年的情景，立即呈現眼前，兩人面對面，嘴對嘴，喊着摟着，在地上打滚，那份喜極的親熱，可是一點兒假不來的。

哼，若是也能假裝得出來，這姑娘可沒一些兒廉耻，淫蕩的無耻淫娃。

艾芙啐了一口，但登時又駭然了，皆因那姑娘噗嗤聲笑，說道：「既然不是情郎，却又和人摟摟抱抱，沒些兒廉耻。活脫是蕩婦淫娃。」

「你你……你……」

「我會讀心術，」似假還眞，眼兒不是笑咪咪，而是笑着直眨眼，「你心裏想甚麼，我立即就知道。」

「妖眼！」艾芙在心裡說，又怕又恨，嘴裡却說：「你是妖精，你！你要做甚麼？」

慌忙脚下一ㄨ，眨眼間，移形換位，換了五七個方位，才沒被那突然跳起來的姑娘抱住。

「我想再親你一下。」那姑娘嘻嘻笑道：「誰教你這樣可愛又天眞，就是忍不住想摟着親你，對你說了吧，我沒妖眼，也不會甚麼讀心術，只怪你心兒裡想的，寫在臉上了。」

「寫在臉上？你說我……」

艾芙捧着臉兒，沒銅鏡，她倒想去水邊照影，却又怕被人笑話，又怎會寫在臉上呢？當然又是這妖精在騙人。

「你不信不是，好，我知道你在罵我是妖精騙人，是不是？」

「還說不騙人，」艾芙道：「我背對着你，怎麼也會曉得？」

當眞，她把背對着那姑娘，其實，她又怕又恨那一雙該死的妖眼，不是一直背對着她，就是側面相向，再沒錯兒，她準是個妖精。

只不過艾芙一點兒不怕妖精，即使那姑娘是的，她也不怕，就是怕那一雙妖眼，只要一碰到，就撩得她心兒蕩悠悠。

她眞想不理睬，但能不能走，她還有好多疑團沒解開，還有好多話要問。

「我不是妖精，」那姑娘說：「我也不怕告訴你，這就是你得人愛之處，你心下藏不住事兒，想甚麼，心念那麼一動，眼兒那麼一眨，就形諸臉蛋兒上。其實不僅寫在臉上，簡直用無聲的語言，告訴了人。」

「啊呀！」

艾芙怔住了，霎時間，往事一樁樁，一件件，都上心頭。

首先想到金眼鵰，那日在中原棧會一言把她提醒，敢情越是兇霸霸，人家越更不怕她，她不知道，那不是眞兇，就是假不來。

其實她無時無刻不想到小妹子，她心兒裡想甚麼，總沒一樁能瞞得過江虹，嗳呀！眞像她把心事寫在臉上，一喜一怒，一哭一笑，都用無聲的語言說了出來，告訴了人家。

那麼，這姑娘不是妖精，嘿！世間那來甚麼妖精！那麼，她沒有騙她。

「那麼，」艾芙說：「探馬赤軍營內外的韃子，也是你殺的了，你怎麼知道我要阻止他們揮軍西進？」

「嘿！」那姑娘有樣學樣，也嘿了一聲，頭兒一揚，道：「兵分三路，獨闖特穆爾大營，天下皆知。探馬赤軍那會放在神仙鳳凰眼裡。」

艾芙提起這名字就惱，道：「我不是神仙鳳凰。」

「你不講理，」那姑娘道：「你也曾不是火鳳凰，到了陝中，火鳳凰就是神仙鳳凰。韃子兵騎兩番鎩羽，屍橫遍野而逃，火鳳凰一入太白山，逍遙宮便犁庭掃穴，火鳳凰自也成了神仙鳳凰。」

艾芙恨得切齒咬牙，跺脚道：「你再說，我可眞要惱啦，你知道那不是我。」

嘻嘻，那姑娘笑道：「我就是喜歡看你惱起來的樣兒，更可愛，更美得出奇，惱啊！」

「啊呀！原來你是存心的。」艾芙背過身去生氣，這不是第一次聽人家說了，道：「我偏不惱，我問你，你怎知我要去探馬赤軍的軍營？西出長安日，爾等授首時，且又事先寫就那張紙兒。」

「因爲我一直跟着你，」那姑娘道：「你聽人家談論，憂心韃子兵會西來，你就變了臉色，還會不知你要故伎重施。」

艾芙心中一凜，她守候在那鎭上，不曾放過一個往來的行人，何曾又見過一個可疑的人，人家一直躡踪她，她竟然發覺不出來。難道她乃是妖精，會隱身法兒？

那姑娘笑嘻嘻，不知何時溜到她的身側，仰着臉對她瞧，即使瘋和尚突然冒出來，對她一齜牙，也不會令她如此驚嚇，嚇得她慌忙脚下一ㄨ，轉左再轉右，換位再移形。

「原來你眞是妖精！你敢再用你那妖眼兒瞧我，我就……」

「啊呀，我就怕你抽我幾鞭子。」那姑娘倒替她說了出來。

艾芙已伸手撩衣，道：「那就乖乖地遠遠坐着，我還有話要問你。」

「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怎生被擄又是自願？其實再簡單不過，聞說逍遙公子人物風流俊俏……」

艾芙跳了起來，呔！當眞是無耻淫娃……

却見那妖眼眨了眨，道：「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是不是？你說啊。是溜入太白山，闖進逍遙宮費勁呢，還是被擄劫，以逸代勞，舒舒服服被人家抬進去，安逸又省事！」

既然犁庭掃穴是她，那麼，說得怎麼沒理，了不得，她心裡想甚麼，總瞞不過她！

「但那少年，那個……有情又有義的情郎，又是怎麼回事。呔！你可是眞叫秦娥？」

「你是嫦娥，我就是仙女侍董雙成。」那姑娘道：「但你是神仙鳳凰，我就是秦娥啦。」

不知是否騙她，是眞還是假，但又有甚麼關係，心想：再見啦，妖眼。道：「好吧，你就是秦娥，我就叫你秦娥。」

「多謝神仙鳳凰賞賜名兒。」

「秦娥，遠遠地，去那水邊，柳樹下，乖乖坐着。」

「我最乖，最聽話。」秦娥强忍住笑的聲音說。

「現在，」艾芙說：「原原本本，老老實實，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告訴我，那少年又是怎麼回事。呔！不准回頭，閉着你那妖眼！」

「我閉着啦，不信你瞧。」

呸！明知怕她的妖眼，倒敎瞧，你這個有妖眼的妖女秦娥，說啊，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老老實實。

「還不許有半句虛假。」秦娥說：「那小子自作多情，這就叫作色不迷人人自迷。我可沒存心迷他，他偏一見我就着了迷，對一個傻兮兮，痴呆呆，對你着迷的俊小子，施捨點情兒愛兒，不算過份吧。神仙鳳凰，你說是不是……咦！神仙鳳凰呀，你去了那裡呀，想丢下我，那可不行，咱們是……」

已去得遠遠的艾芙，狠狠地啐了一口，心裡大樂說：「一根綫兒上拴的螞蚱，是我那小妹子，可不是你這妖眼，再見啦，妖眼。」

她不僅施展開遁甲奇門功夫，而且是蓄勢陡然施展開來，眞個去如一縷輕煙，快似風飄。

這有着妖眼的妖精，可眞邪門，艾芙從沒像現刻一般，慌不擇路，那還管東西南北。一口氣跑出怕不有數十里地。驀見高峯插雲，峻嶺綿延。

是了，是秦嶺。

她自幼便在秦嶺山中，不過是在秦嶺西，豈不知秦嶺橫貫陝南，那麼，她是往南奔來了，長安既然在北，她雖沒來過，略辨方位，便知已來到終南山，不料慌不擇路，一口氣竟奔出了近百里地。

嘿！不怕你這妖眼秦娥會飛，豈能快得過她艾芙，拍拍手，張大着嘴兒喘大氣，在路邊石上坐了下來。

她閉着眼兒把呼吸調勻，心想：「怎生得一杯水飲就好，口渴得緊。」

她心頭却先已一緊，眞沒來由，怎麼陡然間，毛孔悚然起來。

是呀！她心念已動，妖眼秦娥若眞是妖怪精靈，就會送上一杯水來。

暮靄已四合，晚風蕭蕭，拂面輕柔，眞舒服。初秋晚風，柔柔輕輕地吻上了她的臉。咦！應說涼涼的初秋晚風，怎會是暖暖的？

急睜眼，跳了起來，妖眼秦娥眞嚇破了她的膽兒，這可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艾芙？疑心生暗鬼，也嚇着了她。不過是晚風柔柔，輕輕吻在她的臉，竟幻覺爲妖眼秦娥吻在她臉上。

當眞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嗎？跳起來，睜開眼來的艾芙，唯見四合的暮靄，路邊樹，在蕭蕭晚風裡款擺搖曳，薄霧籠罩下，如茵綠草起伏如波。

那麼，妖眼秦娥到底不眞是妖精。

捧着臉兒，怔怔的出了一會神，眞不解怎麼會有失落感覺，是因爲妖眼秦娥沒吻在她臉上嗎？還是因爲猜錯了，猜想秦娥必然出現在她眼前，送上一杯水來，但沒有，她失望了嗎？

眞是個妖精，仍然是個妖精，她沒魂飛魄散，却令她失魄亡魂。

天色已暗下來了，深山野嶺，低垂的夜幕，迅速降落籠罩下來。糟！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今晚宿誰家？後悔慌不擇路，難道眞怕了這妖眼秦娥，她是不該離開長安的。

否則，有舒適的棧房，也有美食佳餚。

想到美食佳餚，不禁就吞了一口口水，才發覺是眞餓了。

驀見山腰裡，有微弱的光亮一閃，登時心下一喜。雖然夜幕已垂，看不眞切，想來是個叢林。聽說終南山多道觀，山裡當然沒平常百姓家。

急忙尋路上山，雖然是道觀，但她的心兒已涼了半截，只不過敗瓦頹垣，越過頹垣一望，只見滿院蓬蒿，殿堂的門窗已脫落了。

她不自知，自下秦嶺以來，雖然短短時日，但已先後得到那聖燈寺的無名禪師，以及仙妙峯妙玄仙姑的恩典，再次是和尚醉善提，雜毛巴鼻道人的功夫引導，內家功力倒勝過她十年秦嶺山中的修爲，雖不能暗中生明，但只要有一點朦朧的光亮，却比平常人看得更遠，也看得更清楚。

原來是個無人居住的道觀。罷了，想必殿堂未坍，也塵封汚穢，倒不如觀門外，經常雨洗風掃，來得清爽乾淨。

奔了這麼遠，加上飢渴，眞疲累不堪，艾芙頹然在觀門的門檻上坐了下來，且閉目養神。

怎麼辦，難道今晚露宿於此？

靠在那破門上，眼兒一閉，倦意更濃了，那眼兒再睜不開來，是不想睜開來。

不，一定只是一會工夫，儘管她

閉着眼兒，也感到亮光，更清醒了，不錯，先前就是亮光引導她上山來的，分明就是發自這道觀！

啊呀！眼兒一睜，登時怔住了。

兩個宮妝的美女，擧着明亮的宮燈，站在她面前，分立左右，一個宮鬟堆鴉，明艷照人的女子，含笑，笑得嫣然，道：「婢子接待來遲，神仙鳳凰請恕罪。」

艾芙正疑惑間，長安本是歷代帝王家，這終南山近着長安，山高林又密，有甚麼皇胄遺族，隱道於山中，那也非不可能。就像丹鳳五傑世代隱於丹江之畔一樣，但一聲神仙鳳凰，不由她不驚得跳了起來。

那麼，是爲她而來，專爲接待她而來。

「你……你們是……甚麼人？我又不認識你們，又怎知我是……」

「神仙鳳凰，天下皆知，請看。」

順着她的手指處，她不看猶可，一看之下，腦門子轟的一聲，登時目瞪口呆！

「有鳳來儀」！

先前敗瓦頹垣，蓬蒿遍地之處，竟聳立起一座牌樓，冉冉霧氣縹緲，若隱若現，驀然一見，似在雲端，牌樓上現出四個大字：「有鳳來儀」。

恍如身在太白山中，這是終南，當然不是太白。

若不是幻覺，那麼，世間只怕眞有妖魔鬼怪，是幻術，這三個女子，是……妖精！

「鳳凰仙子，何須驚疑，桂殿筵開，請。」

她就是這個性兒，好勝，也是最受不得激的，眉兒一揚，當眞好笑了，她艾芙一生就不知什麼叫怕。

頭兒也一揚，道：「呔！你們是妖精，我也不怕，誰驚疑啦。妖眼秦娥滚出來，我知是你使的妖法兒。」

除了妖眼，該死的秦娥那雙妖眼兒，她也說不出爲什麼會怕，當然，認眞說，那也不能算是怕，總之，怕得沒來由，怕得不明不白。

那女子嫣然一笑，正因這笑，令她立即便想到秦娥，直覺和秦娥的妖眼有什麼共同之處，對了，邪氣。驀然間，明白了，這才是她所怕的，這女子嫣然一笑，笑得邪，可遠遠不及秦娥的妖眼兒邪。

那女子道：「桂殿筵開，秦娥鳳凰仙女侍，自當吹玉笙，請聽。」

陣陣遒勁的夜風，在山林間陣陣呼嘯，艾芙一聽，果然玉笙聲咽，隱隱傳來，風送笙咽，更是如怨、如泣、又如訴。

艾芙從師南郭先生，十載秦嶺，自然解得音韻，那雅士文人，琴棋書畫詩酒花，琴爲第一所好，小人兒不喜弄琴，久而久之，又那會不耳熟能詳。

她道：「罷了，山林夜寒，悲風蕭瑟，一曲怨婦吟，倍增悲愴，可惜淒涼了些。咦！甚麼桂殿？筵開？」

笙聲如泣如訴，艾芙的轆轆肌腸，可不是也在悲鳴，風送來的不僅是笙聲咽，也送來了餚香酒洌。

那女子抿嘴一笑，道：「神仙鳳凰，鳳凰仙子，秦娥仙子侍，自當桂殿掃榻，鳳凰請。」

艾芙把心一横，一椿又一椿，再說明秦娥大有來歷，來歷詭而且奇，却有一宗，可是肯定不疑的，非爲敵，不加害，意何在，倒大費思量。

忽聽格格連聲，艾芙眼兒一瞪，說：「你們笑什麼？」

不僅那邪笑嫣然的女子，連那兩個掌着宮燈的嬌俏的宮妝女子，也掩着嘴兒笑。

那女子道：「不怪秦娥說，鳳凰仙子愛煞人，心中的意兒念兒，全寫在臉上。」

一宮妝女子插嘴道：「又豈僅此，眞箇芙蓉如面，眉似春山翠黛，眼横秋水漾波，也無不會說話兒，可眞是一些兒也不假。」

另一個也嘖嘖連聲，道：「今兒我才明白，不怪公子放棄多年建立的基業，寵愛在一身了……」

「住嘴！」

不容她往下說，嫣笑無蹤，寒霜陡降，那女子厲聲喝止，適才說話的女子登時花容慘變。

艾芙怔住了，若然她心裡想的，連這幾個女子也看得出來，那就不怪江虹小妹子總猜得出她的心事，當然也更躲不過秦娥的那一雙妖眼。

啊呀！且慢，說甚麼？公子，基業，甚麼寵愛的？這宮妝女子說的甚麼呀？

她心有所想，倒把這宮妝女子的話忽略了，未曾聽得眞切，只瞪着眼，逐個兒瞧，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

她何曾問出口，該死，只聽那女子道：「她們甚麼也沒說，只是讚美鳳凰仙子，仙子餓壞了，那可是我們的罪過，快請。」

艾芙一揚頭兒，人是鐵，飯是鋼，好，且飽餐一頓，倒要瞧你們這些妖魔精怪，使甚麼妖法兒。

那女子讓過一邊，掌宮燈的宮女立即前導，她艾芙若是脚下軟弱些兒，可就不是火鳳凰了。大踏步前去，打從那有鳳來儀牌樓下過去，夜霧迷離，先前在外看來，這牌樓霧氣氤氳，似籠薄紗，直似在雲端，現下可看清楚，原來是用彩綢薄紗綁紮起來的，只不解怎生閉閉眼工夫，就在滿院蓬蒿中聳立起來。

休驚疑，更不能露怯。

她在心裡提醒自己，當眞，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倒要瞧她們……不，現下她已明白了，是那妖眼秦娥，倒要瞧她還有什麼妖法兒變出來。

但又不由她不驚奇形於顏色，只見宮燈照耀下，眼前那原來塵封的破

殿堂，竟變了個彩色繽紛的奇幻境界，一時之間，她驚詫得呆了。

「咦！」她到底驚呼出聲，道：「這是甚麼地方？」

「鳳凰仙子居，當然是天上，非人間，請看。」

隨着她的手指處，艾芙仰面一看，只見彩波蕩漾中，霞光閃爍，現出四個大字來：

「太虛幻境」

「是，太虛幻境。」那女子在傍道：「仙女侍婢何在，迎接鳳凰仙子。」

艾芙剛想問她說甚麼，驀見霞光流轉，幻彩重疊間，轉出八個宮妝女子來，盡皆月貌花容，花樣年華，排列兩傍，屈膝相迎，風動羅衣飄飄。

艾芙道：「她們是……」

那女子道：「特來侍候鳳凰仙子。」

艾芙以爲那妖眼秦娥必會現身，那知竟不在其中，却是她這麼一掃眼，那女子已知她在搜尋甚麼了，道：「迎接鳳凰仙子，豈能無仙樂，若假手宮女，豈非不敬，秦娥豈敢失敬於鳳凰仙子。」

這倒不錯，火鳳凰變成了神仙鳳凰，神仙鳳凰連身兒也沒搖一下，又變成了鳳凰仙子，哼！聽她們一聲聲鳳凰仙子，她心下倒是惱的，只不過眼下無暇惱，皆因眼前、耳邊，幻景層出奇現，耳畔仙樂飄飄，那八個宮妝美女若舞霓裳，直是舞蹈而出，令她目不暇給。

敢情這妖眼妖媚，竟還功音韻，不錯，秦娥在樂遊原說過，桂殿月涼吹玉笙，是以吹笙相迎。

啊！清平調。

艾芙啐了一口，那女子抿嘴一笑，說道：「名花傾國兩相歡，鳳凰仙子天人，若非瓊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不也恰當麼。」

艾芙心想：了不得，這妖眼秦娥端的是甚麼人？迎出的八個女子舞霓裳，隨樂聲，舞翩躚，必然也諳音韻，功樂府，而且年紀都才花樣年華，即使帝王宮中，恐怕也難尋出這麼齊整的絕色美女來。

只見那八個美女屈膝恭請，道：「鳳凰仙子請入席。」

艾芙頭兒一揚，正是：且吃飽了，靜觀其變。

席在正中，地上紅氈鋪地，她才入座，餚饌已川流不斷傳遞上來。

「我是跺跺脚，西蜀亂顫的火鳳凰，萬馬軍中，特穆爾的大營也敢獨闖的火鳳凰。」

艾芙提醒自己，她可不懂溫柔，也不理什麼叫文雅，緊要第一樁，先飽餐一頓，那理會什麼美味珍饈，送上就吃。爲了不露怯，也不能示怯，像是目不斜視，其實眼角兒却掃觀四面，可明白了，那流轉的霞光，敢情是疊疊重重的錦幔中，顯然高下差錯，暗藏着無數宮燈，彩錦飄飄，宮燈搖擺，便幻出萬道霞光，幔捲燈搖，是以幻出光影流霞，彩幻繽紛，當眞是匠心獨具。

她眼角兒觀四面，耳却聽八方，不由啐了一口。

那女子在傍抿着嘴兒笑，道：「秦娥可憐生，相思必已挨到纖腰了，鳳凰仙子何其忍心，不稍假顏色。」

清平調罷，樂轉鳳求凰，艾芙已吃得飽了，沒好氣，要起身，那女子却捧了個玉盞上前，道：「還請鳳凰仙子滿飲此盞，此酒香醇，最宜飯後，且可祛寒涼。」

身邊侍候奔走的，即使連同那妖眼秦娥，都不過是女兒身，早沒了戒心，何況那酒當眞香冽，更何況她是好勝逞強，從不示弱的火鳳凰。

艾芙接過去，一飲而盡。

咦！這香味！好熟諳？

當她驀然想起：這不是天仙子的花香麼？只覺無數張如花笑臉，已俯下身來，才知她已癱軟倒下了。

她最後的知覺是，她躺在四個宮妝少女的臂彎裡，被抬了起來。

＊　＊　＊

艾芙做了一個夢。

她是做夢，在夢裡嗎？

妖眼秦娥的妖眼俯視着她，嘴唇又咧了開來，露出了森森牙兒，還有那邪笑的臉兒，俯下來、俯下來，啊呀！俯下來了。

知道妖眼要做甚麼，親她的嘴兒，該死的秦娥，大庭廣衆中，也不管當着那麼多人，摟着她就親嘴，枉她有着一身絕世輕功，竟然躲不開。

這就是妖眼令她怕的緣故，只要望一眼，心就跳，心就慌起來，冷不防親她一下，而且那種奇異的，怪怪的感覺，總是久久地停留在唇上，使勁抹也抹不去。

妖眼一現，嘴兒一咧，她就知秦娥要做甚麼，討厭，該死！

小妹子江虹也摟住她，也親過她的嘴，雖是有些兒惱，可不討厭，但這秦娥却有着一雙妖眼，眞不明白，爲何人家總想親她的嘴呢？即使是天眞無邪的小江虹？

爲甚麼她不能動彈？該死的妖眼，該死的秦娥，俏臉兒俯下來，妖眼逼近，更逼近她了，就是掙扎不得，急得她滿臉脹紅，甚至罵不出口來，想緊閉着嘴兒，也不成，眞不明白，秦娥也和小妹子一樣，一樣女兒身，爲何她會如此恐懼呢？

妖眼，不錯，因爲秦娥這雙妖眼！

總算還能閉得上眼睛，她把眼兒閉上了。

她感覺得到，妖眼就懸在她面上，因爲她感到秦娥的呼吸，那急促的呼吸噴到了她臉上。

她不能掙扎，不能動彈，不能躲避，甚至連把嘴兒緊閉也不行，只能在心裡罵，該死的，殺千刀的秦娥，

把她所知所會的幾句罵人的話，一古腦兒通通罵了出來，罵不出口，只能在心裡罵，殺千刀、殺萬刀，罵不絕、不絕罵。

奇怪，她嘴兒上怎會沒奇異的，怪怪的感覺呢？不能動彈，任秦娥擺佈，倒不親她的嘴呢？

她反而奇怪起來，可不是麼，噴在她臉上的呼吸消失了，那張俏臉兒上的妖眼，必已離開她了。

可不是麼，艾芙偷偷地睜開一隻眼來，小孩兒就是這樣閉上一隻眼偷偷瞧人，自以爲人家就見不到睜開的一隻了。

她見到了，恰見秦娥的俏臉兒正遠離她而去，而且，妖眼不見了，眼在俏臉上，只不過沒有了妖眼的邪氣。

她把另一隻眼兒也大睜了，因爲怪異出現了，不僅妖眼，俏臉，連秦娥也在漸漸地，淡淡的逝去遠遠了。

遠了，由清晰而模糊，最後連模糊的淡影，亦已消失於無形，剩下一片迷茫。

現在，她又閉上眼睛了，深深地、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那口氣一吐出，緊張的心弦，也立即鬆弛了下來。

現在，她能感覺得出那輕輕、軟軟、又而暖暖的徐來拂面的微風了，也能嗅出那送來的陣陣花香。

好香，香得濃冽。

妖眼已遠離她而去，她已能用渾身的感官，去感受那輕軟的微風，那襲人的花香，和那柔暖的無比舒適，尤其是在緊張的心弦鬆弛之後。

她不是睜不開眼來，而是不想睜開，她也享受着緊張鬆弛之後的近於忘我、無我的寧靜，沉緬於無懼無恐、無想無識、五蘊皆空的無意識境界。

在這境界中，深山之所以眠甲子，時光的脚步，就會靜悄悄走它的道兒，直到光影明亮起來，溫暖成了灼熱，她也由無我而有了我。

像從酣睡中醒來一樣，她的眼兒慢慢睜開來了。

眼兒一轉，意識也隨之回復了，咦！她在何處？

灼熱的是陽光，昇高了的陽光，從林隙中投射下來，成了或大或小游移的光柱，在隨着林梢在晨風中款擺而變幻搖曳。

她意識是躺在野林中，霍地坐起身來，也才發現，敢情她是躺在花床上。

她霍地坐起身來，覆蓋在她身上的花瓣，便從她身上傾瀉而落，散在四外。

眞是花床，身下的花瓣堆砌盈尺，不怪感覺那麼香軟了，也才明白襲人的花香，那麼濃冽之故。

她怔住了，驚駭得如痴如呆。

妖眼，俏臉，秦娥，是在夢中見到嗎？

她是在夢中嗎？她抓起了一把花瓣，花正鮮、也正妍，花香馥郁，她猛搖頭，不，這不是在夢裡。

想一想，妖眼，俏臉，在她眼前出現之前……之前，像遙遠，好遙遠了。

記憶回復了，一幕幕，昨晚的情景，一幕幕出現在心頭。

都上了心頭，打從那三個宮妝女子在她面前陡然出現，跟着有鳳來儀的牌樓出現，聳立在冉飛的夜霧中，之後，她進入了太虛幻境。

是的，她驚奇得直似進入了太虛幻境。

難道眞是幻境，這一切、一切、皆幻、皆空，她是在夢中？

但現在，她感到陽光的灼熱，香氣襲人的花仍鮮，正妍，在她手中，可是一些兒不假，非幻，這可不是夢裡？

她霍地跳了起來，頭上、肩上，以及身上的殘英，更多埋在腿上的花瓣，登時片片迎着晨風飛舞，飛滿天，一時間，她被那景象陶醉了，簡直宛若是萬千彩蝶，在圍繞着她飛舞，皆因山深林密，清晨的和風便在林間盤旋，花仍妍，紅未銷、香未斷，不僅化作萬千彩蝶繞身飛舞，而且花氣襲人更醉人。

這亦是安排下的，那有鳳來儀，那太虛幻景，那如花宮妝女侍，以及這……鮮紅之床！

必定也算計她醒來就會驚跳起來，花瓣就會化爲彩蝶，繞身飛舞，飛滿天？

是爲博她一笑？得採集多少萬萬千千朵鮮花，摧殘多少盛放的鮮花，野嶺荒山，野花也罕見，這鮮花得從多遠、又多少地方去採集而來。

爲博她一笑嗎？還是要她知道採花人的情痴心苦？

艾芙怔了怔，沒曾感動得她的芳心，倒跺了跺脚，哼！太虛，分明是那妖眼秦娥在弄玄虛。

這又是那裡呀？空山寂寂，留下漫天飛花，脚下一ㄨ再ㄨ，她以爲樹梢林間，必藏着妖眼，但沒有，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像幻像一般，那麼多宮妝女子，幻滅了，無踪影。

但她知道絕非夢，亦非幻，她見到那破敗的道觀了，仍是滿院蓬蒿，牌樓消失了，難道太虛幻景眞是幻境，殿中蛛網密佈，地上，神台上，積着厚厚的塵埃，那光影流霞，彩色繽紛的景象仍宛若在目，却再無一些馬跡蛛絲可尋。

艾芙迷惑了，非夢，非幻嗎？眼前所見，又分明是夢，亦是幻。

難道秦娥亦是幻，並非眞有甚麼妖眼？

驀然間，片斷的回憶，成了聯想，她像受了電殛一樣，心頭一緊，登時色變！

逍遙公子！

（未完．廿一）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授燈儀式　勉强接受

一夜風雪，遍地瓊瑤，把大地裝飾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王俊打開大門，想欣賞一下早晨的雪景。

但打開大門，却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門外面橫卧着一個人，大部份的身軀，都已被大雪埋住，只露出半張臉來。

由雪中露出一些鬢髯上判斷，這該是一個四十以上中年人。

王俊震動了一下，推開積雪，伸手按在那人鼻息間，發覺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

是一個青衫身軀修偉的大漢，只是不知在大雪中躺了多久，全身都已凍僵了。

王俊活動了一下雙臂，抱着了那青衫人，急奔廳中。

放下青衫人，掃去他身上的積雪，室中早燒起了一盆炭火，增加了不少暖意。

掩上房門，取來一條棉被覆在青衫人的身上。

這青衫人的個子很大，王俊已無法把他抱入卧室的木榻上。

王俊略懂急救的常識，煮一碗薑湯，灌入那青衫人的口中。

也許這青衫人特別的健壯，喝了一碗薑湯後，居然清醒過來。

他睜開了眼睛，可見一對很黑的眼珠子，那該是一對很有神光的眼睛，但却早已失去了應有的光采。

一夜風雪酷寒，似乎還沒有使他的神志痲木，禮貌的對王俊頷首微笑一下。

王俊有些羨慕的忖道：這人不但有一個健壯的身軀，也有着過人的意志。

移動了一下火盆，王俊緩緩的開聲說道：「兄台，你好好的休息，我替你燙壺酒驅逐寒意。」

青衫人微微搖了搖頭，苦笑一下，說道：「我很舒適，也很清醒，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王俊震動了一下，然後有些奇怪的說道：「你已很快的清醒過來了……」

青衫人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也盡量露出和藹的笑容，道：「像我這樣的身體，就算是再大一點風雪，也不會困住我，是麼？」

王俊點點頭，不得不承認的說道：「是的，你這樣快清醒過來，體能和意志，確非常人能及，但你却倒在風雪中。」

「我受了傷，很重很重的傷。」青衫人盡量保持着聲音平靜。

「傷！」王俊吃驚叫了起來，「我沒有看到啊！」

一抹微微笑意，顯示出了那青衫人的無畏勇氣。

青衫人道：「很重的傷，致命的一刀。」

王俊奇怪的道：「是刀傷？」

「是！一把很鋒利的匕首。」青衫人仍是完全沒有面對着死亡的畏懼。「由後背直透而入，刺中了心臟要害。」

「啊……」王俊尖聲而叫。

青衫人解釋道：「刀！仍留在我的身上，所以，沒有流出血來。」

王俊呆了一呆，道：「甚麼人殺了你？爲甚麼？」

青衫人又微微搖搖頭，徐徐的說道：「不知道是甚麼人，我也不想知道。」

「你不要報仇？」王俊有些大惑不解地問道。

「是的！我不想報仇，也不想我的朋友替我報仇！這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私人的仇恨，至少是不太重要。」

王俊有些肅然起敬的感覺，望着那青衫人，但却想不出一句措詞適當的話來。

青衫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的接道：「我個人死了，算不了甚麼，但我却不想我的志願，由於我的死亡，隨着幻滅。」

王俊無可奈何的嘆口氣，道：「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大夫，我只是由書本上知道一些急救的常識……」

他略一沉思，接道：「三里外有一位很好的大夫，我去請他來，看看你的傷勢，也許還有救治的希望。」

「不可能的！」青衫人斬釘截鐵的說道：「就算世上最好的大夫，也無法替我修補起洞穿的心臟。」

王俊有些茫然，道：「兄台，我能爲你盡些力麼？」

青衫人道：「能！」

王俊有些微微震動，道：「那就請兄台吩咐吧！」

青衫人道：「你承繼我未完的志願。」

「我能麼？」

「能！只要你肯全心全意的認眞去做。」

兩人說了不少話，但王俊還無法決定這青衫人是幹甚麼的。

「你請說吧！我能爲你做些甚麼？」

青衫人用右手很吃力的取下了身上的一個革囊，道：「這裏面有一盞可以折疊的金燈，明夜上，你把它懸掛起來。」

「一盞金燈？」王俊有些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青衫人道：「很可惜，我無法給你很詳盡的解說了，但我相信，你一定會依照我的話去做。」

王俊有些不自主的點點頭，問道：「懸掛在甚麼地方？」

青衫人道：「我說過，我不能再作詳細的解說了。」

青衫人忽然推開棉被，掙扎而起。

王俊大吃一驚，道：「你要幹甚麼？」

「我要離開這裏。趁我還有些體能，可以支持我再走一程。」

「你受了很重的傷，風雪雖停，但積雪滿地，就算是未受傷的人也不易行走！你……」

「我非走不可，因爲，我留下來，你也無法救我的性命，對麼？」

「話是不錯，但我不能眼看着你走向死亡。」

「一樣的死！我不死在大雪中，會死在你這裏，那會給你添了無窮的痲煩。」

「可是你離開這裏，至少死得早些。」

「是！但那不會連累到你，人命關天，你會被帶到官府中去，那時你無法解釋我死亡的原因……」

「我不是兇手，問心無愧。」

青衫人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道：「看來，我沒有選錯人。」

「你說甚麼？」

青衫人長長吸一口氣，道：「死亡是一件大事，官府中找不出兇手，會給你平添無窮的煩惱，輕則拖累你坐上三五年牢，重則會羅致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

王俊道：「就算有些痲煩吧！我也不能讓你這樣離開。」

青衫人已舉步向外走去。

王俊心中大急，伸手抓住了青衫人的右臂，嚷道：「你還有救治的希望，爲甚麼不請一個大夫瞧瞧？」

青衫人淡然笑一笑，道：「像我這樣的傷勢，沒有治癒的希望了。」輕輕一揮手臂。

王俊感覺到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湧上身來，不自主的跌出五六步遠。

他掙扎着站起來，那青衫人已迅快的奔出了大門。

而且，順手帶上了門戶。

王俊衝出大門，只見白雪茫茫，已不見那青衫人行踪何處。

望望灰黯天空，王俊有着一種如夢疑眞的感覺。

一個受傷的人，在風雪中凍了一夜，怎的一醒來就有着如此的體能？快速的奔行身法。

難道他沒有受傷？但又想不出他欺騙自己的理由。

緩步行回室中，順手取過革囊，果然革囊裏有一隻可以折疊的金燈。

除了金燈之外，革囊中再無別物。

輕輕一提金燈上的銅環，折疊的金燈，忽然張開，那是一盞非紙非絹製成的金燈，放射出閃閃的金光。

手捧着金燈，王俊幻生出無數的奇想。

這可能是一盞寶燈，像那些俚俗傳說的故事一樣，這盞金燈會帶給他一筆龐大的財富。

也可能是一盞兇燈，會帶來殺身

之禍，他已經看到了一個身懷金燈的主人，中刀死亡。

雖然，他沒有看到那一把刀。

但他相信那青衫人不會騙他。

這一盞金燈，帶給他無數的夢幻般奇想。

一天時光，就在他重重的幻想中，匆匆過去。

天色暗了下來。

不知何時，又開始飄着大雪。

忽然間，王俊發覺整座廳中完全黑了下來。

濃密的雪層，使夜色提早降臨人間。

王俊廢寢忘餐的想了一天，仍無法確定這一盞金燈究竟代表甚麼？

天黑了，王俊燃起一支燭火。

也點燃了手中的金燈。

他從沒看到過這樣漂亮的燈，點燃了燈蕊之後，立時散發金色的寶光，整個小廳中，閃耀金色的光輝。

好美的一盞金燈！

打開了廳門，王俊緩步行了出去。

冷冽的西北風吹在身上，像鋒利的小刀，帶着砭肌刺骨的寒意。

用一根晾衣服的長竹，挑起了金燈。

强烈的寒風，使金燈在大雪中不停的搖顫、晃動，但它却仍然散發出金色的光亮。

是一盞巧匠細心精造的製成品，不畏風雪。

這只是一座不太大的村莊，除了西村頭王二爺的一座大瓦房之外，餘下的數十戶人家，大都是茅草、土牆建築的矮屋。

冷風使得王俊生出衣薄不勝寒的感受，緩緩退回廳中。

期待着金燈會帶來驚奇，王俊盡力保持着自己清醒。

但寒夜漫漫，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終於矇矓睡去。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

一股淡淡的幽香，使得王俊尚有些迷濛的神智忽然間清醒過來。

這是兩明一暗的上房，卧室連着小廳。

一面花布垂簾，分隔了內外。

那淡淡的幽香，就從小廳中飄傳過來。

他本是和衣而卧，匆匆揭被而起。

啓簾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青衣的少女，坐在一張竹椅上，爐內的炭火熊熊，分明是經過了加薪。

旁側木案上放着那盞已經折叠好的金燈。

這是一個很美的少女，瓜子臉蛋，彎彎秀眉，雪樣的肌膚，長長秀髮梳了垂肩雙辮兒。

只見她緩緩轉過臉兒，兩道秋水一般的眼神，打量了王俊一眼，輕啓櫻唇，婉轉傳出一縷清音，道：「是你挑起了這盞金燈？」

說得不徐不疾，臉上沒有喜悅，也沒有怒意。

但王俊却感覺到那淸脆平靜的聲音中，隱隱間含有着一種懾人的威力。

王俊點點頭，也盡量保持着平靜的說道：「是！」

「你撿到了這盞金燈？」

「不是！有一個人送給我這一盞燈。」

「哦！」青衣少女臉上現出驚異，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王俊道：「一個身軀修偉的青衣大漢，可惜，他沒有告訴我姓名。」

「人呢？」

「走了，他受了很重的傷，倒卧在風雪中，喝一碗薑湯後，留下了這一盞金燈。」

「他傷在何處？」

「一把鋒利的匕首，由後背刺入心臟，那是致命的重傷，但我沒有看到血，也沒有看到他背上的匕首。」

「甚麼人傷了他？」青衣少女雖然盡量在抑制着自己，但王俊却看出她情緒有着很大的激動。

「他沒有說明是誰。」

「就這樣簡單麼？」

「他說過，不願追究甚麼人殺了他，這世上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哦！」青衣少女微微一閉雙目，兩行淚珠兒滚落了下來。

「我想攔住他，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孤獨的走在大雪中，很難有僥倖的機會，可惜我攔不住他。」

青衣少女垂着頭，似想把悲傷埋藏起來。

但她的聲音却充滿着悲苦悽涼。

「大哥就是那樣一個人，你已經盡了心力。」

王俊吁一口氣，道：「我很慚愧，姑娘認識他麼？」

「認識，他是我們最敬重的大哥。」

「啊！這一盞金燈是他唯一的遺物，既是姑娘的大哥，我就交還給姑娘了。」

拭去臉上的淚痕，青衣少女緩緩抬起頭來，臉上是一副很奇的表情，緩緩說道：「兄台可否見告姓名？」

「王俊，一個讀書不第，流落異域，教書糊口的人。」

「失敬了，小妹來得匆忙，舉止失態，王兄不要見怪才好。」

「不敢。」王俊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和令兄，都不是平常的人，可悲的是，在下無能阻止令兄的離去，他那樣健壯的身體，應該有救治好的希望。」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大哥他一生中不打誑語，他如能活下去，決不會甘心死去，他有很多的心願未完。」

青衣少女轉變了話題，「王兄你可想聽聽這一盞金燈的事跡麼？」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不多，但姑娘和令兄，及這一盞金燈，似乎有很多的隱密，在下是局外人，知道得太多了，只怕是不太方便。」

「不會的！在你沒有作決定之前，我不會告訴你很多事，但我一定要告訴你這盞金燈的事，這對你很重要，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不過，你原不屬於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人，所以，你還有選擇的自由。」

「既然如此，在下就洗耳恭聽了。」

「這一盞金燈，代表着一個組合，一種精神。」青衣少女臉上泛起一片凜然的莊嚴。「誰執着這盞金燈時，我們就稱他爲掌燈的大哥……」

王俊有些驚異的接道：「哦！但我不是你們之中的人，我有這一盞金燈，只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所以，你有選擇的權利。但我們傳統中，只有掌燈人，有權選擇接替他的人。你無意取得金燈，但那是上一代掌燈人，親手交給你的，在沒有另一個接過這一盞金燈之前，你就是我們的掌燈大哥。」

王俊苦笑一下，道：「聽起來，那掌燈人有着很大的責任。」

「也有很大的權利。」

「如果，這金燈落入一個壞人手中呢？」

「我們相信掌燈大哥的眼光，他寧可使這一盞金燈像他的生命一樣，消失人間，也不會把金燈傳給壞人手中。」

「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一個甚麼樣子的組合，這金燈代表的精神又是甚麼？」

「金燈像它放出的光彩一樣，象徵着光明，它有着逐走黑暗的力量，金燈照耀的地方，充滿清明祥和，它懲奸除惡……」

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我們是甚麼樣一個組合，在王兄沒有確定是否接掌這盞金燈之前，小妹不便奉告。」

「那麼，在下就把這盞金燈無條件交還給姑娘吧！」

「金燈有着絕對的權威，這世間，不可能同時有兩個掌理金燈的人。」

王俊怔了一怔，緩緩說道：「那是說，只有一個人死亡時，才能交出金燈？」

「這是傳統，我們已行之有年。」

事情已說得很明顯，王俊只有一個交出金燈的辦法，那就是他選擇自絕死亡。

「這傳統有些不合情理。」王俊有些不滿。

「是的！對一個局外人而言，這確是有些强人所難，但我們一直有着很精密的計劃，對掌燈人，也有很精密的保護，但這一場大雪，使我們的計劃有了差錯。」

「和這場風雪有關？」

「是的！如果沒有這一場風雪，我們照着掌燈人留下的暗記，追踪而至，就算他不幸遇害，我們也會很快的趕到，這一盞金燈，也不會落入你王兄的手中了。」

王俊忽然覺得有點口乾，伸出手去。

美麗的青衣少女，似乎是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意，很快取過桌上的茶杯，替他斟滿了一杯茶。

她的動作看上去，一板一眼，但連續動作的過程，却快過了常人幾倍，王俊剛剛伸直了手，滿滿的一杯茶，已到了他手中。

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如能去仔細的想它，想一想，就會有着凜然的感覺。

一口氣飲乾一杯濃茶，緩緩放下茶杯。

這一段緩慢的過程，使得王俊有了較多的思慮的時間。

「我只是一個流浪在外的教書人，這是個很小的村莊，一共只有七八個上學的孩子，我已經習慣於安貧樂道的生活。」

青衣少女道：「我知道，王先生，我們無意强迫你接掌金燈……」

「但也無法修正你們的傳統。」

青衣少女神情間有些迷惘，也有些惶惑，但也無法解開這一個死結。

少女黯然的點點頭，緩緩說道：「我想，應該有一個辦法解決，不過，我還沒有想出來。」

王俊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姑娘，不論這一盞金燈代表着甚麼，但那只屬於金燈門下的事，我王某和金燈是全然無關的一個人，在一種偶然的巧合下，我取得了金燈，這金燈的傳統，不應該對我有約束的力量。」

「王先生，你說得很有道理，」青衣少女有些詞窮無以爲對的感覺，「但怎會呢？大哥會把這一盞金燈交給你……」

她抬頭望着室外不停飄落的雪花，自言自語的接道：「他還有帶走金燈的體能，但他爲甚麼不肯帶走？」

「也許他知道你們要來，只是想借我之手，把金燈還給你們。」

只看她倒一杯茶的快速，王俊已感覺這青衣少女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

但她也是個很懂道理的人，王俊的說詞，顯然已使她有着理屈的感覺。

青衣少女搖搖頭，有些抱歉的笑道：「王先生，再等一會吧！我想我們會屈服在先生的道理之下，這樣大的風雪，今天不會有人來上學吧？」她極力想改變一個話題。

「不會，已是臘鼓頻催的時間，就算是沒有一場風雪，也不會有人來上

蕭飛燕恭敬的說明內情。

「整個的金燈門，只有六個？」

「是！所以金燈門在江湖上，知曉的人並不太多，我們只六個人，但一向無往不利。」

望望手中白箋，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

「還有兩位，是麼？」

王俊想到那修偉大漢臨去之際的期望，心中生出了一種從所未有的勇氣。

他暗暗的想道：我不會武功，但他爲甚麼選中了我呢？他定然感覺到我有能力擔當起這件事，我讀了很多書，我可以很精密的計劃。

一股强烈的好奇，化成了一種豪勇之氣。

那虬髯繞頰的大漢恭敬應道：「我和三弟，五妹在此，四弟和六妹已趕往保定府。」

簡單的幾句話，已勾繪出金燈門中大概的情形，六個人中，有兩個是女的。

蕭飛燕臉上泛起了笑容，道：「大哥，決定掌理金燈了。」

王俊望望金燈和那虬髯大漢，道

娘，我試試吧！」

道：「我相信掌燈大哥決不

弟……」

于重急急揮動着雙手，臉色莊嚴的說道：「我們五兄妹，都以年齡排序，但掌燈的大哥例外。」

「掌理金燈的人，就是金燈門的大哥。」

站在右首的黑衣人方昭，補充了一句。

「他是唯一不受年齡限制的人，那是金燈門中的規矩，也是對掌燈大哥的敬重。」蕭飛燕解說得清楚一些。

「既是傳統的規矩，我就從命了。」

于重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把短劍，雙手奉上道：「這是金燈門傳下來的寶劍，受着嚴格的使用限制，只有一個人，適合了某種條件時，才能夠自由運用。」

方昭接口道：「只有掌理金燈的大哥，可以自由的使用它。」

王俊肩起了金燈門的責任，也伸手接過短劍。

他已明白，這金燈代表的組合中，有很多傳統的規矩，是不容違抗的。

方昭一躬身，道：「當年創立這金燈門的師祖，早想到了有一天，這金燈會傳到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手中，壽了這一把短劍，這把劍和金

「方三弟，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王俊顯然還無法一下瞭解那短劍的作用。

「回掌燈大哥的話。」方昭一直保持着對王俊的尊重。「這短劍，只有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接掌了金燈之後，才可以自由的用來對敵，第二個作用，就是追殺金燈門中的叛逆，這些年來，金燈門從沒有一個背叛的弟子，歷代掌燈的大哥，也都是本門中武功最好的人，所以，這把劍，恐怕已有數十年沒有用過了。」

于重把短劍的使用之法，仔細的解說之後，接道：「我和三弟，必需盡早趕往保定府去，血手七醜不是簡單人物，四弟六妹兩個人一旦和他們衝突起來，力量就太過單薄一些了。」

「留下五妹侍候大哥，她對本門中的事務，知道得很詳盡，大哥有甚麼不解之處，只管問她就是。」方昭接着說。

「二弟、三弟，請快些上路。」

王俊逐漸習慣了這些稱呼。

目睹兩人去後，蕭飛燕才溫柔一笑，道：「大哥，金燈門中有很多的規戒，一時間，也解說不清，容小妹慢慢的奉告。」

「我已知曉了一個大概情形，這件事倒不用太急了。」

蕭飛燕道：「大哥已下令解救了張

「去！」王俊斬釘截鐵的說道：「我留下一封解館的書信，咱們立刻上路。」

*　　*　　*

保定府，大地方，張百萬更是保定府中的大富豪。

過年的氣息已很濃烈，家家戶戶都在匆忙中準備年貨。

連年的豐收，使這個年充滿着一片昇平的氣象。

但這不是說，保定府已經沒有了窮人，因爲，張百萬施捨的冬飯，每餐仍有着很多人。

一則是，張家施捨的菜飯、稀飯、饅頭、麵條，應有盡有，雖然說不上美味可口，比起一般中下的家庭生活，却算得上很豐盛了。

一身黑色棉衣，濺滿了油泥，散亂的長髮，掩去了本來面目的蕭飛燕，正坐在一張長木櫈上，吃着張百萬施捨的菜飯。

她旁側坐着一個身着青衫，但已被洗得發白的文士。

那是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個很落魄的人。

事實上，如不是很落魄的文士，誰又會來吃這施捨的飯呢？

是王俊。

顯然，兩人都經過了一番很細心的改扮，以便混入這些人羣中，而不

學，只是這大風雪，使這裏更冷清一點。」

「哦！就要過年了，先生怎不回家過一個團圓的年節。」

「我是流浪的人，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父母都已謝世多年了。」頓一頓道：「姑娘貴誰？」

「我姓蕭……」

「蕭姑娘。」

「小名飛燕，他們都叫我小燕子。」她很想表現出女兒家的溫柔，把氣氛調整得輕鬆一些。

「蕭飛燕，很雅緻的名字，我雖不會武功，但我看得出姑娘是一位身懷絕技的人，我們是兩種絕不相同的人，我們有着太遠的距離，很難合在一起的人。」

王俊鋒利的言詞，使得蕭飛燕有着招架不住的焦急。

「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很好！蕭姑娘請便罷！對這盞金燈的事，我永遠不會再提起，我自己也會逐漸的把它淡忘。」

蕭飛燕有些羞意，低垂着頭，低聲說：「王先生，多給我們點時間，他們就該到了。」

王俊一皺眉頭，緩緩站起了身子，道：「蕭姑娘，孤男寡女，不宜久處一室，妳可以走了。」

蕭飛燕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道：「王先生如此逐客，小妹也不便再厚顏相求多留片刻了。」

蕭飛燕緩移蓮步，向外行去。

王俊回顧了仍放在木案上金燈一眼，高聲說道：「蕭姑娘，帶走這盞金燈。」

蕭飛燕緩緩回過身子，一雙清澈的雙目中，滿含着瑩晶的淚水，臉上是一片迷惘和委屈混合的神情，搖搖頭，道：「王兄，恕小妹很難從命，金燈門是一個很講理的組合，王兄理直氣壯，小妹欲辯無言，但在我們想不出如何處置這盞金燈時，只有先把金燈置放此處了。」

明明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但却寧受着無比的羞窘，不肯發作。

王俊逐客的意志，忽然有些動搖，忖道：「看來，這金燈門下，當眞是一個明是非、知禮儀的組合，也許她一舉手、一投足間，就可以把我打成殘廢，但她寧願忍着羞辱，極力委屈着自己，不肯逾越失禮的舉動，這是何等忍耐的功夫，而且，她還是一個年輕秀美的女孩子。」

一念轉動，不覺間，對那盞金燈生出了一種敬重，仰慕之感。

只聽蕭飛燕清脆的聲音，叫道：「二哥、三哥，你們怎麼才來啊？」

聲音中充滿着委屈，兩行珠淚兒，順腮滾落。

她心中充塞了太多的委屈、痛苦，一剎間爆發出來，再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王俊轉頭看去，不知何時，在蕭飛燕的身側，已多了兩個穿黑衣的男人。

是兩個健壯的大漢，穿着一樣的衣服，兩人的年齡，都約莫在五十歲左右。

左首一人，年齡較大，短鬚繞頰，環目濃眉，自具一股威嚴的氣勢。

只見他一揚濃眉兒道：「五妹，妳……」

蕭飛燕迅速拭去臉上的淚痕，接道：「我很好……」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接道：「這位就是大哥傳出金燈的人。」

顧不得再多問蕭飛燕甚麼了，兩個黑衣人齊向王俊抱拳一禮，撩衫跪倒。

王俊急得連搖着雙手，道：「兩位壯士快快請起，快快請起。」

兩個黑衣人站了起來。

蕭飛燕道：「王先生雖受大哥金燈相傳，但他却無意於掌管金燈。」

「在下手無縛鷄之力，不宜混身於江湖之中。」

王俊解釋得清楚一些。

那短鬚繞頰的黑衣人，突然伸手從身上摸出一張白箇，向前行了幾步，對着金燈展開，朗朗讀道：「血手七醜，已選中保定府張百萬家，定於大年夜下手，旨在翡翠八駿馬，查七醜行劫做案，一向心狠手辣，老少婦孺，一體誅絕，從不留一個活口，張百萬積善之家，修橋鋪路，遠親近鄰，多受其惠，每年入冬，捨飯三月，三十年從未中斷，食客年逾萬人，爲保定府第一行善之家。」

黑衣大漢唸完簡上所記，雙手遞向王俊。

輕輕吁了一口氣，王俊不自主的伸手接下。

黑衣人向後退了兩步，肅立不言。

王俊忽然間感覺着肩頭上壓下了一副千斤重擔，望着那黑衣大漢，不知如何措詞。

兩個黑衣人也不多問，只是垂手肅立，一副待命神情。

王俊茫然了，望望桌上的金燈，又望望蕭飛燕，道：「蕭姑娘……」

「小妹在此。」

王俊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我該如何？」

蕭飛燕道：「此等事向由掌燈大哥裁決，小妹不敢妄言。」

「咱們應該救救張百萬一家人？對麼？」

蕭飛燕道：「大哥明察。」

王俊道：「大年夜間下手，只不過隔七八天的時間了，此地距離保定府，還有二百里以上的行程。」

蕭飛燕道：「快馬飛車，最遲兩天就可以趕到保定府。」

王俊沉吟一陣，道：「我們有多少人？」

「六個，連大哥一道計算在內！」

……說出來。

但他相信蕭飛燕一定會告訴他。

忽然間，一個衣着光鮮的年輕人，緩步由張家大門中行了出來，似乎是在巡視施飯情形，轉了一圈，又回入府中。

這時，午飯時刻已過，趕來吃施飯的人，已然大部星散。

其實，張府外面一條竹簾搭成的長棚下，至少，還有百人以上，只不過，不像剛才那樣擠罷了。

蕭飛燕緩緩把身軀移近王俊，低聲說道：「大哥，瞧到了剛才那位衣着很光鮮的年輕人麼？」

「瞧到了，他好像是張府中的管事，出來查看施飯的情形。」

蕭飛燕道：「那就是四哥。」

王俊道：「和你說的不大相像啊！」

蕭飛燕道：「金燈門每次行動中，一直盡量隱蔽自己，除了掌燈大哥有時出面應酬一下之外，其餘的人都盡量不見生人。」

王俊道：「哦……」

蕭飛燕道：「一則是因爲我們的人數太少，怕人瞭解了我們的實力，二則，我們是以人間道理正義論是非，識人太多，難免會受人情牽扯的影响……向以隱蔽爲……」

王俊道：「我明白了，掌燈大哥所以受人敬重，是因爲他一直是金燈門中首當敵鋒的人，別的人都不露面，掌燈大哥就是人家報仇暗殺的唯一對象了。」

蕭飛燕微微一怔，道：「我們從沒有這樣想過……」

王俊微笑着接道：「這也是金燈門所以能夠保持不衰的原因，受盡尊敬的大哥，自然也應該擔當這些危險，正因爲金燈門有殺之不絕的大哥，這一個組合才能永遠存在人間。」

蕭飛燕道：「哦！看來，大哥究竟是多讀了一些書的人，看法比我們深刻多了。」

「五妹，我們這一個組合中，都是以兄弟、姊妹相稱麼？」

蕭飛燕道：「是！我們都是以年齡相序，只有掌燈的大哥不受限制。」

王俊長長吁一口氣，緩緩說道：「五妹，對江湖中事，我知道得太少，應該如何行動，還要五妹指點指點才行。」

蕭飛燕道：「大哥，金燈門中只有大哥的令諭，小妹只能提出一些意見，但如何下令行動，還要大哥作主了。」

王俊道：「我接過了這盞金燈時，……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五妹，現在，是否發覺了血手七醜的行踪。」

蕭飛燕低聲道：「還沒有，四哥的認人之能，天下無出其右，發現了可疑之處，就會及時告訴咱們。」

王俊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蕭飛燕道：「三哥得到的消息是今夜血手七醜就要行動，我想今天他們必有行動。」

王俊道：「咱們一直在這裏等下去麼？」

蕭飛燕道：「四哥已發覺咱們的行踪，有事情自會過來招呼我們。」

王俊低聲道：「他發覺了咱們的行踪，也不會認識咱們？」

蕭飛燕道：「我們金燈門中有一種特殊的連絡信號，四哥已經看到了我們的信號。」

王俊道：「我還沒有見過言四弟。」

蕭飛燕道：「他已認識你了。」

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聚集在竹棚下的食客，又散去了大部份。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我要離開一下，你坐在這裏別動。」

王俊雖然是流浪天涯，但還是第一次參與這等事情，內心中充塞着一種緊張的感受。

但蕭飛燕的陡然離去，也逼得王

蕭飛燕去了半個時辰之久，仍未回來。

王俊摸摸袖中的短劍，懷中的金燈，一切都還是那樣眞實。

竹棚中的人，已散去了十之八九，很大的竹棚中，只餘下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在一個可容數百人進餐的大竹棚下，看上去太稀疏了。

但王俊仍未發覺蕭飛燕或是于重等人。

忽然間，一個穿着青綢長袍的老者，快步行了過來。

王俊很快的就知道了那是對着自己而來，因爲，在他附近兩丈之內，再無別人。

初臨江湖，在心理上那人與人之間劃了一個橫溝，王俊開始考慮着如何對付那青袍人。

青袍人看似是緩步而來，其實，動作快極，王俊心中打轉，還未想好應該如何對付那青袍人時，那人已到了身前，躬身一個長揖，道：「你是王先生吧！」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不知是否應該承認下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不在四書五經之內，王俊雖然是一位飽學之士，但也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一個低微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大哥，小弟方昭，咱們人手不足，所以，行事只求效率、實行，我們都已經混入了張府之中，血手七醜也已現身，他們已來過一次。」那聲音接着道：「但他們的舉動很小心，已隨着那散去的食客離去，但他們已瀏覽了張府中的形勢，今宵必來，已然無疑，大哥請隨小弟暫入張府，共議拒敵之策。」

王俊仔細看去，果然由那青袍人的眉宇之間，瞧出了一些方昭的神韻。

王俊緩緩站起身子，一揮手道：「那就有勞管家帶路了。」

方昭向前行了兩步，突然停了下來，說道：「奴才不敢擅進，還是先生請吧！」

一種心理上的戒備，使王俊警覺到事情又有變化。

盡量保持着神色的平靜，口中嗯了一聲，王俊舉步向前行去。

借王俊的身子掩遮，方昭低聲說道：「留心在前面那個大孩子似的年輕人。」

王俊感覺中已進入了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的局面。

生平中第一次參與了這等事情，王俊內心中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緊張和好奇。

緩緩轉頭看去，果然見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臉上帶一片稚氣的笑容，一對圓圓的大眼睛，也正在望着王俊。

如若這就是血手七醜中人，實在是並不醜，而且，還有些可愛。

對王俊的注意，似乎也引起那年輕人的警覺，笑一笑，轉身緩步而去。

唯一使王俊覺得可疑的，就是那年輕人穿着的衣衫，一身寶藍色的長袍，不像是來吃施飯的人。

除了這一點可疑，王俊再也瞧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

如若沒有方昭的暗中指點，王俊做夢也想不到，那是血手七醜中人。

年輕人繞出了竹棚，消失不見。

王俊却被引入張府大門，讓入前廳之中。

保定府的首富大家，氣派非凡，前廳雖只接待一般訪客的地方，但它的佈設，却已極見豪華。

王俊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豪華的大廳，紅毡舖地，白綾幔壁，八仙桌上舖着黃色的桌布，紅漆的木椅上，也放着黃緞子的坐墊。

方昭一直緊隨在王俊的身後，低聲道：「大哥，放輕鬆一些，你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儒醫，能醫治各種疑難雜症。」

王俊呆了一呆，道：「我……」

方昭接道：「大哥，請放心，我們都爲你安排好了，你會藥到病除。」

王俊輕輕吁了一口氣，他忽然感覺到，這金燈門的大哥，並非是一個很好的差事。

兩個青衣女婢，魚貫行入了廳中。

一個手捧木盤，盤中放着一隻白玉茶杯，另一個却捧着金光閃閃的水烟袋。

王俊被讓到八仙桌旁的客位上，方昭却垂手站在一側。

兩個女婢敬獻過香茗、水烟之後，悄然退了出去。

王俊四顧了大廳一眼，不見別人，才緩緩說道：「三弟，你們究竟作了甚麼樣的安排，我一點都不明白，在應對之間，只怕會露出破綻。」

方昭道：「事情太緊急了，無法事先和大哥講說明白，四弟動了手脚，使得張府中的大少爺忽生怪病，引進了二哥，但他只能止住張家大少爺的病勢暫緩發作，還得大哥妙手回春，醫好張家大少爺的怪病。」

王俊點一點頭，說道：「果然是很有效的方法。」

方昭道：「這方法也不太妥當，但事情太緊急，咱們必得先瞭解張府的形勢，不用此法，很難混得進來。」

王俊道：「四弟怎能一下混入張府，引進了二弟，又安排了你也在張府當差。」

方昭道：「四弟的花招最多，六妹、五妹，也都被他設法引入了內院，詳細情形，等一會要四弟面報大哥。」

* * *

一個五十左右的老者，戴着一頂員外巾，穿一件海青色的湖綢長袍子，外罩團花馬褂，緩步行了進來。

是一個長像很慈祥的老者，神情間却帶着一抹淡淡的憂愁。

方昭低聲說道：「大哥，這位就是保定首富，號稱張百萬張大善人了。」

王俊還未來得及開口，那張百萬已搶先抱拳，道：「這位想是王大夫了。」

「不敢，在下王俊。」

「老朽張伯年，爲犬子之病，勞動大夫跋涉遠來，老朽也心中甚是不安。」

王俊笑一笑道：「員外言重了，懸壺濟世，救人至上，但不知目下令郎的病情如何？」

「沉重，一直昏迷不醒，唉！老朽承祖上餘蔭，經營幾種行業，都賺了大錢，但老朽自信不是愛錢如命的人，也沒有作一件虧心的事。」張伯年似有着無限的感慨。

「員外的善名，這方圓數百里內，是婦孺皆知了，吉人天相，在下覺着，令郎自會平安的渡過這一次劫難。」

「但願大夫妙手回春，挽救他一條性命，但得犬子疾體早癒，至於診金，可任由大夫吩咐。」

王俊笑一笑，道：「救人要緊，在下想先瞧瞧令郎的病勢。」

「老朽帶路。」

（未完・一）

上文提要：唐郎在崔府內，專責保護崔振中，雖有機會往梁府，却無機會接近梁己匡，加上發現崔府內有身份不明的高手潛伏，令唐郎苦惱萬分，深恐身份洩露；一天，唐郎在外午膳，晚間護送崔振中往梁府後，竟覺渾身煩躁，理性盡失，正欲潛進崔振中的妻妾八夫人的居所，不料從樹後閃出一名黑衣少女，唐郎一呆，改向黑衣少女撲去……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修補劍譜耗心思　廢寢忘餐難自拔

唐郎喉底胡胡作响，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黑衣少女又羞又急地道：「你急甚麼！」她伸手去解帶寬衣，但唐郎已失去常性，再一抓，又將其衣襟撕下一幅，緊接着環臂一展，摟住其柔若無骨的腰肢，拉近身前，火熱的嘴唇便印了下去。

黑衣少女又羞又喜又驚，還想開腔阻止，櫻桃小嘴已被封住，她本來十分冷靜，但自出娘胎以來，她是頭一遭被男人如此輕薄，但覺渾身發軟，腦海裡嗡嗡作响，人似在半空中飄盪，直至覺得後背一片冰冷，神志方稍復，這才知道自己不知何時已被唐郎脫得赤裸裸的，推倒在地上。

唐郎似一頭野獸，力大無窮，喉底發出胡胡之聲，猛喘着大氣，黑衣少女四肢不能動彈，但覺一陣撕裂之痛，傳遍全身，輕舟已過萬重山，她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兩行清淚。

喘氣聲越來越急，又慢慢平復，唐郎伏在黑衣少女身上不動，黑衣少女定一定神，輕輕將他推開，唐郎打着鼻鼾，毫無所覺。

冷月自雲端中露出來，照射在兩具赤裸裸的軀體上，黑衣少女一陣羞澀，連忙長身，把破衣裳隨便包裹一下，再回頭看了唐郎一眼，便匆匆越牆而去。

但黑衣少女走後不久，花園內突然多了一個人影，那人纖細的身材，一路尋將過來，至涼亭前見到唐郎赤裸裸的身子，忙不迭把臉別開，月光照在她臉上，赫然是在灶房裡做粗雜活的蝶兒！

蝶兒目光落在石地上，紅英斑斑，臉色微微一變，轉頭四望，卻無所獲。

就在此刻，唐郎輕輕發出聲响，蝶兒似受驚之兔子般，迅速跳開，一溜烟跑離花園！

也不知過了多久，唐郎方悠悠醒來，月光下只見自己赤身露體，他又詫又驚，暗道：「我怎地睡在此處？」低頭一望，地上落英點點，更使他如墜五里霧中。

過了一陣，方隱約記得自己去柴房找蝶兒，他雙眼望着地上，心中怪叫：「莫非我把她捉來此處……」想到此，他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接着又隱約記得自己跑去八夫人居所，一顆心再往下沉，萬一他姦汚了八夫人，後果實不堪設想。一陣夜風吹過，唐郎瞿然一醒，連忙爬起來，用破衣裳拭去地上之血跡，趁天尚未亮，匆匆跑回居所。

一路上心驚膽顫，生恐被人發覺，幸好未見有人，他逃回房中，一顆心仍怦怦跳個不停，半晌才趕緊找了一套衣服披上。

油燈下，唐郎望着那些碎布，正想辦法毀掉，忽然發覺有幾條黑色的布絲，那肯定不是自己的，因為自己穿的是寶藍色的衣服，適才不留心未

曾發現，這黑布條一定是女方的，不會是八夫人吧？當然不是，她不可能是處子！那麼是蝶兒的？是件花的？還是另有其人？

他悔恨自己幹下糊塗事，萬一整個殺人計劃失敗，這一夜風流之代價，實在太大了！

為何那女子不呼喊？她是自願的？莫非是柳青青？柳青青也喜歡穿黑色衣物。

唐郎坐在床上胡思亂想，到最後才想起一件事，為何自己會大失常態？中了誰的道兒？在那裡上當的？

他實在不知道是誰要陷害自己，更不知道那人的目的，不過他估計是在酒樓中着道兒的！

過了一忽，天色漸亮，崔府上下都下床了，唐郎也如往常那樣，不見他人有異，方漸漸放心，這天皇上退朝早，唐郎和護院們一早送崔振中回府，崔振中昨夜睡得似乎不大好，雙眼浮腫，着人送去八夫人那裡。

唐郎經過灶房，只聽樂伯喃喃自語地道：「老爺當眞寵愛八夫人，一連兩夜都在八夫人那裡睡覺，今日又一早就去！唐小哥，您來找蝶兒？」

唐郎忙道：「不是……我經過而已！」想起樂伯的話，他大吃一驚：「昨夜我去八夫人那裡，未知崔振中知道否？」

一抬頭，忽見蝶兒在柱後，對自己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他心頭一跳，匆匆向樂伯道別便走，他午飯也不吃，把破衣裳打成一個包，交代了蔡佐兩句便回去看柳青青。

一到巷口，只見柳青青正在掏鑰匙開門，唐郎故意悄悄退出去，把破衣服丟掉，然後才走進去。柳青青見到他，輕啊一聲：「你來了麼？小妹剛買菜回來。」

唐郎冷冷地笑道：「不會吧？去菜市場兩天？」

柳青青臉色一變，反問道：「誰說小妹去菜市場兩天？」

「我昨天來過，找不到你！」

「昨早有事出去，今早便回來啦！」

「今早才回來？昨夜去何處？」

柳青青把頭扭開，冷冷地道：「我又不是你的妻子，昨夜我去那裡，你管得着麼？中午在這裡吃飯吧！」

她邊說邊走進灶房，唐郎只好坐下來，又聞她的聲音自內傳出來：「你昨夜辛苦了，正為你燉鷄湯，補補身子，你這人也眞是，說話全不替人着想，小妹昨夜去那裡，你應該知道，還問甚麼！有些事大家心裏知道就好，說出來反而沒意思！」

唐郎腦海中「轟」地一聲响，心中暗叫：「昨夜就是她！」他又驚又喜又愧，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般。他驚的是自己和柳青青尚未恢復自由身，在此時刻成親，實在不宜！喜的是從最近的接觸看來，柳青青內外俱能，確是一位理想的妻子，愧的是昨夜自己的醜態盡露，若非她捨身相救，自己可能已闖出禍來。

柳青青的聲音又傳出來：「大哥，您怎不作聲？生我的氣？」

唐郎羞愧地道：「怎敢？是我不對……我，我很慚愧……剛才說的那些話，全部收回來，請您原諒！」

柳青青笑聲如同銀鈴：「自己人還說甚麼原諒不原諒的？」她自灶房裡走出來，笑道：「大哥，咱們就當作甚麼事也未發生過，一切像以前那樣。」

這席話更似一道暖流，傳遍唐郎全身，他微激動地道：「十八妹……我以前錯怪你了……你眞的很好……是男人理想的終生伴侶……」

柳青青雙頰倏地飛上兩朵紅雲，一扭身跑進灶房。唐郎說了那句話後，一顆心仍怦怦地跳個不停。中午吃飯的時候，起初兩人都不敢開腔，氣氛甚是沉悶，最後還是柳青青打破僵局，笑問道：「大哥今日因何回來，放假麼？」

「不是……我是來看看你的。」

柳青青紅着臉道：「以後你要回來，早點通知小妹，也好多準備些菜，崔振中還信任你吧？見過梁乙匡否？」

「見過兩次梁乙匡，但全沒有下手之機。」唐郎臉色立即凝重起來：「限期越來越近，眞有點擔心。」

柳青青安慰他：「何必擔心？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會讓你等到機會！」

唐郎乾笑一聲：「若是皇天有眼，咱們這一行還有飯吃？不行，須想個辦法！」他將耶律明兄妹的事說了一遍：「你替愚兄調查過沒有？還有崔府那個蝶兒亦十分神秘，愚兄一直很忌憚她！」

柳青青道：「後天你取一天假期吧，小妹必有好消息奉告！不過你可得小心！」這句話聽在唐郎耳中，又有一番感受，但覺得自己的生命更加寶貴。

吃飽飯，柳青青也不收拾，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着。但柳青青對昨夜的事隻字不提，唐郎當然不好意思提起，看看已交末時，料崔振中午睡已醒，唐郎只好告辭回府，奇怪的是竟有難捨之感！

剛回崔府，蔡佐便對他說：「唐兄弟，你去那裡？崔老爺找你很急，你快去書房見他。」

唐郎心頭一跳，輕唔一聲，去崔振中書房見他，房門開後，目光一及，但見房內坐了好幾個人，心頭一跳，結結巴巴地道：「崔老爺，你找我有事？」

房內除了蕭英之外，尚有兩個中年男人，崔振中道：「這位是黃總管。」他指一指蓄髯的中年漢，另一位青面白皮、身材瘦削的中年漢，看來有點陰險，卻是另一位管事，姓楊的。

唐郎坐下，崔振中道：「唐兄弟，

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相信你會盡力而爲。」

唐郎道：「到底是甚麼事？大人不說，在下難以答覆。」

蕭英道：「是這樣的，梁大人聽崔大人說及你的武功，不大相信，崔大人稱閣下的武功，可以將梁府的護院全部打倒……」

唐郎吃了一驚，忙道：「梁府的護法武功如何，在下全不知道，這怎可以……」

崔振中輕嘆一聲，道：「但崔某酒後已誇下海口，希望唐兄弟今晚大發神威，無論如何也得讓梁大人刮目相看，否則崔某以後在梁大人面前，難以說話！」

唐郎心中又驚又喜，却故作思考，半晌才道：「崔大人，在下沒有必勝的把握，但一定盡力而爲，不讓你丟臉就是！」

崔振中喜道：「只要唐兄能盡力，憑你之武功，崔某便放心了，你先回房休息一下，今晚才有精神應付大戰……嗯，要否吃甚麼補品？」

「不必了，在下告辭。」唐郎長身離開，心中仍摸不清楚這件事之來龍去脈，但這却是一個良好之機會，說不定有機會進入梁府！

唐郎離開之後，書房內的人尚未散。黃總管道：「老爺，梁大人身邊的人，個個武功高超，此人未必能得梁大人之青睞，屆時你又有甚麼辦法？」

楊管事道：「這倒不打緊，他根本是感恩才來報答老爺的，屆時要打發他還不容易。」

崔振中轉頭問道：「蕭管事，你爲何不作聲？」

「我在考慮，若唐盛去了梁府，今後老爺要找個像他這樣的人，恐怕不大容易！」

崔振中沉着臉道：「將他放在家中，無異養虎爲患！崔某遲早要戴綠帽子！」

蕭英囁嚅地道：「我看他不是那種人……」

「昨天晚上，崔某親眼看見他赤身露體的去八夫人那裡，還會看錯？何況今早樂伯也說他昨夜下床解手，回屋之後，在窗後也看見！」

「昨夜老爺喝過酒，也許認錯了人！試想想，如果他心存異念，爲何要赤身而去？憑他之武功，要制服八夫人，絕非難事，屆時再寬衣不是更加保險？」

這話極有理由，但崔振中沉吟過後，仍堅持原意。「不管如何，在家內安置這樣的人，終非善策，他武功太高，誰也制服不了，萬一他有反意，崔某危矣！」

蕭英道：「既然老爺主意已決，屬下無話可說，只望他能順利進入梁府，則免却了許多尷尬！」

＊　＊　＊

唐郎回房之後，暗中尋思：「會否昨夜的事，被人發現，因此崔振中使了個借刀殺人之計，要除掉我？」想了一下，又覺自己杞人憂天，昨夜之事若讓他發現，今日大可以在府內佈置弓箭手，待自己回府時，暗放冷箭！

他摒除雜念，上床盤膝運功調息，昨晚雖一夜未曾合過眼，但待他散了功後，但覺精神飽滿，適才之煩惱已一絲不剩。

黃昏時，崔振中又乘轎去梁府，唐郎隨後而行，這次到達梁府與前大不相同，立即有人將他引進大廳，坐在下首，丫頭伺候茶水，而崔振中則直入內堂。

過了一陣，梁乙匡方帶着隨從，手携崔振中之手出來，唐郎連忙長身而立，梁乙匡哈哈笑道：「唐壯士不必客氣，快請坐下。」他自己則往正中那張太師椅上坐下，頗有幾分威儀。

崔振中在梁乙匡身旁坐下，唐郎才敢就座。梁乙匡乾咳一聲，道：「以前因爲不知唐壯士是位高人，因此有所簡慢，梁某先此致歉，希望壯士高人有雅量，多多包涵！」

「不敢當！在下一個村夫，實不是甚麼高人，亦從不敢存非份之想，大人過譽了。」唐郎問道：「大人找在下，未悉有何指教？」

梁乙匡笑道：「正事待吃了飯之後再談。」梁乙匡向隨從打了個眼色，立即有人出去吩咐上菜，也有下人把桌子支起來，動作十分俐落，只一忽，一切已準備就緒。

梁乙匡一擺手，道：「崔兄、唐壯士，請入席。」他親自拉唐郎入席，與他同席而坐，梁乙匡左右兩位是其心腹保鏢，四隻眼睛一直瞪着唐郎。

首席尚有一位老者，面貌清癯，但精神矍鑠，問道：「未知唐壯士師承何人？」

唐郎苦笑一下。「凡遇到此問題，唐某便頭疼！」他又將一早編好的「故事」說了一遍，梁乙匡雖然半信半疑，却不便動問。

那老者乃梁府的總管駱常奔，哈哈乾笑道：「閣下跟隨令師多年，怎會連其出身、門派，甚至姓名也不知道？」

唐郎道：「是以一有人問及此，在下便十分尷尬！事實上家師也有意隱瞞！總管不相信也不奇怪，幾乎所有人都如此！若求簡單，在下大可以胡謅個名！」

梁乙匡忙打圓場。「世上盡多奇人奇事，尤其在武林中，更加屢見不鮮，不必爲難唐壯士！」說着話，菜已送上來，梁乙匡忙又招呼。「來，梁某忝爲主人，先敬諸位一杯！」衆人忙長身飲酒回敬，忙了一陣才坐下吃菜。

梁乙匡那狗官，看來搜刮了不少民膏民脂，菜餚十分豐盛，隨便設宴，已是山珍海錯，擺佈了一桌子，而且灶藝極佳，連蕭英也忘記了正事，放懷而吃。

一飯既終，梁乙匡着人撤走酒席，丫頭立即捧着茶壺茶具上來，爲各人斟茶，茶當然亦是好茶，喝後令人精神大振。

梁乙匡終於談到正事。「唐壯士，梁某最喜結交天下英雄，風聞壯士武藝高超，是以請你過來，開開眼界，萬望莫要推辭！」

「只恐雕蟲小技，難入方家法眼！」

梁乙匡哈哈大笑。「空穴來風，豈能無因，壯士切莫客嗇，必須盡展本領……嗯，只要壯士非浪得虛名之輩，梁某必然有賞！」

總管駱常奔道：「稍候，敝府護院會向壯士挑戰，壯士只管放手施爲，死傷不計。」

「既然有關生死，自會盡力而爲，若劣技難入法眼，幸勿見笑！」

過了三盞熱茶工夫，駱常奔雙掌一合，道：「請魯教頭來！」俄頃，一名健壯的漢子自階下走進來，向梁乙匡抱拳行禮。駱常奔道：「魯教頭，這個唐壯士武藝非同小可，你須虛心向他請教，因大人有話在先，生死不論，是故魯教頭必須當心施展，爲你自己的榮譽而戰！」

這句話好厲害，因爲他們不知道唐郎的底，恐怕魯教頭會吃虧，因此先將他跟梁府的關係切斷，不幸眞的落敗，也不損梁府的聲譽！魯教頭抱拳應是。

梁乙匡道：「還不向唐壯士討教？」

唐郎心知此戰，對自己關係重大，既然有駱常奔那句話，也使他放心不少。當下離座抱拳回禮。「在下剛出道不久，尚請魯教頭不吝指正，則勝負均好，在下同樣感激不盡。」

魯教頭輕哼一聲，也不答話，慢慢立下門戶。唐郎問道：「這一場，咱們是比拳脚？」

「不錯，魯某從來不使兵器！請！」

唐郎抱拳道：「有僭。」他站在魯教頭身前八尺，雙眼緊盯着對方，他所學的拳套不多，因爲學武的目的只求殺人，是以學的絕大多數是散手，亦因此唐郎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魯教頭道：「在下忝爲主人，請先發招！」

「客隨主便，請莫客氣！」

魯教頭等了好一陣，實在忍耐不住，便率先發動攻勢，一拳向唐郎胸膛擊去，這一拳勁、力、速度俱佳，但唐郎却看出那是虛招，是以雙脚挺立，巍然不動。

魯教頭見狀忖道：「小子你這般託大，讓你知道老子的厲害！」當下加了幾成力量，由虛化作實！這細微的變化，却瞞不住唐郎的雙眼，只見他單脚獨立，身子一旋，魯教頭那一拳登時落空。

魯教頭一動上手，行動甚快，一拳落空，第二拳便接着橫打，唐郎輕輕跳開，魯教頭微微一蹲，用脚一掃，唐郎蹭退時，突然飛起一脚！這一着大違常規，魯教頭猝不及防，腰部被踢個正着！

魯教頭大怒，一長身，正想瘋狂進攻，誰知唐郎行動疾如閃電，一退即撲前，一連兩拳擊在他胸膛上！

魯教頭剛站定，上身空門處處，被擊個正着；這兩拳十分沉重，打得他上身連仰，唐郎一中即退。

魯教頭怪叫一聲：「老子跟你拚了！」

梁乙匡冷哼道：「退下去！」魯教頭乖乖退出大廳。梁乙匡抬頭笑道：「唐壯士果然好身手，未知兵刄方面又如何？」

唐郎道：「在下不敢自評。」

梁乙匡笑容不改。「說得有理，還是以眼見爲準，請尉遲教頭進來。」唐壯士慣用甚麼兵器？」

唐郎手掌一落一起，「颼」地一聲，手上已多了一柄軟劍，駱常奔目光登時一亮，他是識貨的人，知道能發揮軟劍之威力者，在兵刄上之造詣，必有相當水平，否則刺不到敵人，反要遭回彈的劍刄，傷到自己的手。當下向梁乙匡輕輕點頭。

俄頃，外面又走進一名身材瘦削的漢子，此人手上提着一柄窄窄的鋼刀，步履沉穩，雙眼炯炯有神。梁乙匡道：「尉遲教頭，這位唐壯士是名高手，今日你好好向他討教一下，但須當心，所謂刀劍無眼，不幸死傷，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

這句話其實是說給唐郎聽的！尉遲教頭恭聲道：「屬下清楚！」言畢隨即轉身又道：「請唐壯士多多指點！」

「請。」唐郎仍是那副悠閑的神態，雙手抱劍豎立在身前，雙脚不丁不八地站着。尉遲教頭已知魯教頭敗了陣，不敢託大，未敢貿貿然進攻，兩人如同石像般挺立着，一動不動。

梁乙匡道：「咦，兩位怎地這般客氣不動手？」唐郎見對方的表現，便知道來了勁敵，心頭一懍，暗暗戒備。

梁乙匡幾番催促，尉遲教頭不敢逆他之意，在未有把握之下，鋼刀先虛扎一記，唐郎雙眼眨都不眨，尉遲教頭見對方如此沉着，心頭一沉，更無取勝之把握。

駱常奔低聲在梁乙匡耳邊道：「老爺，請莫催促，否則落敗的一定是尉遲教頭！」

梁乙匡雙眼一瞪，斥道：「胡說，尚未比鬥，你怎知他必敗？兩虎相爭，應該先穩佔先機方合！尉遲教頭好整以暇，已失去了無數次機會！」

駱常奔輕嘆道：「武學上的事，一言半語難以解釋清楚！正如官場上的巧妙，大人雖然常說，屬下還是一知半解。」梁乙匡這才住口，雙眼緊瞪着場中。

尉遲教頭忽然覺得對方身上彌漫

着殺氣，而那股殺氣，迫人而來，心中更驚，忽然長長一嘆，垂刀道：「你勝了，在下甘拜下風！」

梁乙匡道：「尉遲教頭，你還未動手，爲何輕易言敗？」

尉遲教頭行禮道：「大人，屬下若不知好歹，隨便動手，今日必然濺血當場，也不能改變失敗的命運！請恕屬下無能，另派高明應戰！」

梁乙匡甚是不悅，用力揮揮手，道：「請孟風進來！」

尉遲教頭剛退出去，外面又進來了一條勇猛健碩之漢子，一臉虬髯遮了半張臉，好不威風。梁乙匡道：「尉遲教頭無膽應戰，你代表梁府向唐壯士討教幾招！」

「是！」孟風平日已極是好戰，此刻有機會代表梁府，更加鬥志高昂，立即抽出一把九環金刀，隨手一抖，金環碰到刀脊，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懾人心魄。「你小心了，老子一出刀，便不會留情！」

唐郎淡淡地道：「多謝孟兄提醒！」

話音剛落，孟風已「呀」地大喊一聲，揮刀急劈，他刀一動，唐郎的軟劍立即出手，劍尖指向其手腕！換作別人必然換招，不料孟風悍不畏死，手腕一翻，金刀一招「刀劈華山」急砍而下！

這一記雙方若都得手，孟風只手臂受傷，但唐郎却非死不可！唐郎虞不及此，連忙閃身變招，孟風得勢不饒人，金刀一招接一招急攻，口中叱咤連聲，以助威勢，梁乙匡這才露出笑容來，可是駱常奔的眉頭却從未舒過。

突然劍光大盛，唐郎的軟劍也不知如何一絞，撞開鋼刀，劍刄暴長，直指孟風的胸膛！這一劍去勢極快，孟風大驚失色，忙不迭後退！

他退得雖快，但唐郎的軟劍去勢更疾，劍尖在其胸襟上一沾即收，退後一步，正想說幾句門面話，讓孟風較好下台，不料他剛一退，孟風便暴喝一聲，如同平地起了個旱雷，九環金刀忘命進攻！

唐郎心頭不由有怒：「這廝不知好歹，不使點霹靂手段，恐怕不能結束！」話雖如此，因恐傷了梁乙匡的顏面，到底有所顧忌，但孟風似將他當作不共戴天之仇人般，每一刀都指向要害！

唐郎輕嘯一聲，覷得眞切，手腕一抖，劍刄回彈，把孟風肘下的衣襟割開幾寸，可是孟風仍無所覺的拚死反攻！唐郎大怒，沉着氣再找機會。又過了十五六招，唐郎身子一旋，閃過對方連續兩刀，軟劍突然反手削出，「嘶」地一聲，孟風左上臂連肉帶布跌下了一塊，鮮血立即把袖管染紅。

孟風怪叫一聲：「老子跟你拚了！」

駱常奔喝道：「孟風，你別不知好歹，他若要殺你，你已死了三次，還不給我住手！」

梁乙匡臉色也十分難看，揮手道：「飯桶！還不給我退下去！」孟風這才訕訕離開大廳。駱常奔又向梁乙匡打了個眼色，梁乙匡化嗔爲喜，打了個哈哈。「唐壯士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雕蟲小技，不值一哂，請大人原諒在下放肆！」

「客氣，唐壯士之能本官已經清楚，請回座！」梁乙匡轉頭跟崔振中耳語一陣，只見他不斷點頭。「崔兄意下如何？」

崔振中哈哈一笑。「大人看得起他，下官亦感榮幸，只是他在寒舍，是客卿身份，下官不便作主，由大人直接跟他談，似乎更加適宜。」

「好，今晚小弟便且將他留下來，情況如何，明日上朝再告之實情。」

崔振中不敢反對，長身告辭，又轉頭道：「唐兄弟，梁大人有事跟你商量，你今夜且留下來，不用回去！」

唐郎心中又驚又喜，唯唯喏喏，目送梁乙匡送他出廳，旋又見梁乙匡回來，道：「唐壯士且到本官書房商量如何？」

唐郎道：「大人瞧得起草民，草民豈敢反對！」說着隨他去書房。

梁乙匡十分細心，也許是怕死，他那幾位貼身護衛一直緊隨在左右，唐郎到其書房中，梁乙匡往中間那張太師椅一坐，兩位護衛即站立在其左右。他含笑指指對面的椅子。「唐壯士請坐。」

唐郎坐下，另外兩位護衛也立即坐在其兩旁，唐郎忍不住出言譏道：「大人的護衛倒是忠心耿耿，世所罕見，值此時節，更加難得！」

梁乙匡皮笑肉不笑地道：「下官平日常勸他們不必如此，偏生他們不聽話，下官也無可奈何！」

唐郎隨即發覺自己失言，忙岔開話題。「不知大人着在下留步，有何吩咐？」

梁乙匡仰頭打了個哈哈，道：「吩咐不敢當！大官最喜與有本領的英雄豪傑來往，想請你留在寒舍，只怕請不動壯士耳！」他言詞出奇地客氣。

唐郎裝出一副受寵若驚之態，隨又換了一副神情，嘆息道：「多謝大人厚愛，在下感激不盡，只是一人難事二主，且崔大人待在下禮遇有加，更不敢叛他！大丈夫生於世，最要緊的是一個義字，再者是個信字，大人乃聰明人，當知在下爲難之處，更望體恤！」

梁乙匡哈哈大笑：「我道何事，原來只是癬疥之事，下官豈敢胡亂奪朋友之愛？老實說，下官本已跟崔大人商量過了，他已應允讓你過來寒舍，至於酧金嘛，雙倍於崔府，相處下去，壯士當知下官求材若渴之情！」

「眞有此事？崔大人怎地不先跟在

下商量？」

左首那位護衛立道：「梁大人看得起你，乃你之榮幸，崔大人更深知梁大人之爲人，料你必會答應，又何必跟你商量，況且酧金雙倍……」

話未說畢，梁乙匡已截口道：「住口！唐壯士豈是貪金之人？出雙倍酧金，只不過是表示下官求材心切而已！且崔大人只是想讓唐壯士一個驚喜，並無他意！」一頓，聲音轉緩。「未知壯士意下若何？」

唐郎沉吟道：「在下本無所長，能得崔大人青睞，三生有幸，今日得識大人，亦拜崔大人所賜，雖大人厚愛，但在下無論如何也得親口跟崔大人說清楚。」

那護衛又道：「閣下如此未免過份！」

「住口！」梁乙匡再問唐郎：「若崔大人同意又如何？」

「若崔大人同意，在下便即離開崔府。」

梁乙匡再加一句：「可是肯投入下官門下？」

唐郎反問：「在下無甚特長，未知投入大人門下，能爲大人分甚麼憂？」

梁乙匡哈哈笑道：「壯士何一謙到此？下官自不會待薄你，亦不會讓你做些粗賤的活兒，更不會着你送下官上朝下班……以你這等人材，即使不幹事，下官也想羅網……至於幹甚麼活，待你進府之後，再慢慢分配不遲！嗯，壯士放心，下官絕不會教你做壞事！」

唐郎正容道：「此點在下倒相信大人不是那種人……不過在下尚得跟舍妹商量一下！再問一事，若過一段時日，在下不幹或要呈辭，可需甚麼條件？」

梁乙匡眉頭微微一皺，道：「壯士投入門下，最少得在府內呆半年，令妹當然亦可以搬進來居住，寒舍並負責其食宿，壯士勿憂！」

「舍妹孤獨，不喜合羣，恐她未必肯來……嗯，一切待在下跟崔大人談好，再決定如何？」

「下官不會强人所難，等你好消息！」梁乙匡言畢長身，唐郎也忙站了起來。梁乙匡道：「龍海，你代下官送唐壯士回崔府！」

唐郎左首那護衛立即長身轟應。唐郎忙道：「不敢勞煩龍兄，請龍兄引在下出去就是！」他又向梁乙匡行了一禮，才隨龍海出去。

梁乙匡望着他的背影，嘴角噙笑。他右首那位護衛道：「大人，這小子狂傲得很，而且不識抬擧，崔振中如何能跟大人比較？」

梁乙匡輕哼一聲：「你曉得甚麼？這種人才值得信任！只要他肯在老夫手下辦事，便不怕他會反叛！」

那護衛再問：「大人準備安排他甚麼職位？」

梁乙匡拂袖道：「黃華山，你今日說得太多了！是不是妒忌他？」那護衛連忙謝罪，狀甚惶恐。

* * *

唐郎帶着興奮的心情回「家」，還特地繞過菜市場買了些菜。柳青青似亦剛回家，見到唐郎，驚喜地問道：「你今天休假？」

唐郎故意愁眉苦臉地道：「不是休假，是被辭掉！」言畢將行李拋在桌上。

柳青青大吃一驚，詫異地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唐郎瞟了她一眼，道：「崔振中怕我搞他的妾侍！」

柳青青白了他一眼。「胡說。」邊伸手接過他手上的菜，走回灶房。「這時候，你還跟我說這種話！」

唐郎見她生氣，忙走進灶房，涎着臉道：「小姐別生氣，小生老實告訴你，是小生辭他，不是被他辭！」

柳青青這才化嗔爲喜，轉身罵道：「你這寃家，說話顚三倒四，教人沒一絲看得上你！你不幹活，窩在家裡作甚麼！」

唐郎見她宜嗔宜喜，眼波流轉，心頭一盪，雙手放在她香肩上，仍涎着臉道：「窩在家裡陪你不好麼？」

柳青青心頭甜絲絲的，無暇細辨箇郎因何轉變，伸出一根青葱似的指頭，在他額上戳了一記。「再不從實招來，以後便莫教本小姐燒飯給你吃！」

「好好，且聽小生從頭說來！」當下唐郎將梁乙匡看中他，而要他投到梁府的經過說了一遍。

柳青青甚喜，脫口道：「那你的計劃不是很快便會成功？你不是很快便可以恢復自由？」

「是的！如無意外，很快便可以恢復自由！你高興不？」

「不高興的便不是人！先恭喜你了！」柳青青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崔振中肯讓你過去？你向他請辭了沒有？」

「若非要裝模作樣，昨天晚上我便回來了！」唐郎忽然輕輕一嘆，道：「要是你也能與我同時恢復自由那就好了！不過，我相信你也很快便會恢復自由！」

柳青青臉色一變，甚是傷感，半晌方道：「這個當然！嗯，不說這種話了，待我燒了飯，咱們再慢慢談！你出去吧！男人窩在灶房裡，是甚麼玩意兒？」

唐郎一笑離開，柳青青忽又問道：「上次你說在崔府裡面，躲着一位女高手，查出來是誰麼？」

「還沒有！你不是說要替我查另外一位麼？」

「我查到她是蒙古人，好像她有親人在京師，但還沒弄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那男的窩在何處！不過我相信很快便能水落石出！」

「那男的是她哥哥，他兄妹對我好像有惡意！」

「別管那麼多，殺了梁乙匡你就走！」

唐郞一想到此，一顆心登時熱了起來！能混進梁府，對他來說實已成功了一半，以後經常在一起，還怕沒有機會殺梁乙匡？若能當他的護衞，那就更妙了！上天對他好像特別眷顧，以前都讓他逢凶化吉，這次也如此，不是他想辦法混進梁府，而是梁乙匡找上他！

梁乙匡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找到的不是甚麼英雄好漢，而是要殺他的索命使者！唐郞越想越高興，好像如今便已恢復自由般！

吃飯時，柳青青神情亦頗興奮，問道：「大哥，你進了梁府後，有甚麼計劃？」

唐郞失笑道：「你比愚兄還急！如今還未進去，何有計劃？」

柳青青神情不變，再問：「大哥準備慢慢佈置，待一切妥當方動身，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機會就殺人？」

唐郞脫口道：「當然需要慢慢佈置！」

「莫怪小妹囉嗦，假如你決定有機會即動手，小妹便需準備事後協助你離開京師的事宜！」柳青青再加一句：「大哥想清楚才答覆小妹，你一定要依計劃慢慢佈置！需知即使你殺了梁乙匡，但事後若走不脫，那只不過爲別人做了一件好事而已，對己毫無好處！」

唐郞瞿然一驚，沉吟道：「這點愚兄明白……多謝青妹關心……待愚兄到梁府之後才訂計劃。」

柳青青忽然一嘆：「小妹只怕你不能依計劃殺人，梁乙匡防備得如此嚴密，恐怕機會不多，更可能其機會一縱即逝，屆時你動不動手？」

唐郞再一驚，心中暗道：「到底女人比較細心，這一點我便沒想到！」耳畔又聞柳青青道：「大哥，如果是後者，小妹明日開始便得準備！」

唐郞心頭一熱，突然放下竹箸，伸手握住其柔荑，感動地道：「青妹你待愚兄太好了，我以前對你……咳咳……」

柳青青微微一怔，隨即掙脫其掌，抿嘴一笑。「如今知道還不遲！何況這不單只爲了你一個人，還爲我自己！」唐郞心想柳青青與自己雖無名份，但已有夫婦之實，深覺其言有理，登時心花怒放。

飯後，唐郞要幫柳青青洗碗，却讓她推開。「昨夜你一定未合過眼，去睡一會吧！」

昨夜唐郞的確一夜未寐，是以乖乖回房睡覺，誰知一合上眼，腦海裡便現出柳青青的影子來，心頭煩躁，睡意全失。他極力欲排除柳青青的影子，可惜那影子像漿糊一般，揮之不去。

唐郞索性披衣下床，走到外面方知柳青青不知在何時已離開，桌子上放着一張短柬，上面寫着一行字：大哥，我出去一下便回來。

唐郞心頭一動，悄悄扣上軟劍，鎖門離開，一直跑至康和胡同的廢屋裡。裡面靜悄悄的，只有他一個人，唐郞見桌上有香，便點了一炷，依約定若是求見老白，香須左高右低。

那香發出一股特殊的香氣，甚是濃郁。香已燒盡，但仍不見有人來，唐郞有點失望，却又不心息，再燃一炷香。過了一陣，忽聞外面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唐郞未知來者是何人，忙匿在柱後。

俄頃，木門「呀」地一聲響，走進一位滿頭白髮的乞丐來。白髮乞丐轉頭四望，唐郞見他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便含笑自柱後走了出來。

白髮乞丐看也不看他一眼，伸手把香拔起，倒插在香爐內，淡淡地道：「我不是已說過，最好在晚上才來？」

「因爲有急事求教。」

「說吧，我早已洗耳恭聽。」

唐郞乃將自己被梁乙匡看中的經過告訴他。老白淡淡地道：「這不是天從人願麼？在梁府的機會總比在崔府高，求之不得之事，何須問？」

「不然，事關重大，在下豈能不先打個招呼！我當然會進梁府，也會抓緊機會殺人，但你們準備在事後如何接應我？沒有妥善的接應方案，在下絕不會貿然動手。」

老白瞪了他一眼，道：「你還沒有殺人計劃，咱們如何安排接應？」

「最低限度也該有個緊急聯絡的方法。」

老白沉吟道：「待你進了梁府，了解一切之後，咱們再商量如何？」他目光一凝，語氣頗爲嚴厲：「是次你們要求的酧金十分高，可不能拿了訂金又後悔！須知道咱們肯付這筆訂金，當然認爲有把握收回來！」

唐郞聞言之後，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老白不再理他，揚長而去。唐郞待他走了一陣，方心頭沉重地回家，一推開門，屋內却多了一個人。

那是位白衣青年，但唐郞看出她乃女扮男裝，他目光在她及柳青青臉上轉來轉去，柳青青這才道：「原來大哥還不認識她，她便是十七姐！」

「白冰冰？」唐郞微微一怔。白冰冰在衆「孫悟空」中也是出色的一位。

「是『如來佛』命你來的？」

「廢話！若非他有令，本小姐又怎知道你在此處？」

「你的任務是……」

「接應。」白冰冰問道：「你進入梁府之後，不可輕舉妄動，先摸清府內的底細，再將情況告訴我。」

唐郞心中微微有氣。「爲何要告訴你？是次主要配合我的是柳十八妹，不是你！」

白冰冰嬌軀一顫，冷冷地道：「因爲我不想你死，而且你也死不得！」唐郞怒極反笑。

柳青青怒道：「十七姐，妳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小妹想十一哥死？哼，他死不死得外人誰也改變不了！」忽然嬌軀一震，澀聲問道：「十七姐，你這話……咳咳，莫非另有所指？有人要他死麼？」

白冰冰冷哼一聲：「胡思亂想，胡說八道！」言畢拂袖而去，但至門口，又轉頭道：「唐十一，你必須記住我的每一句話，否則必會後悔，言盡於此。」

白冰冰走後，唐郞心頭亦往下沉，他隱隱覺得是次進梁府有危險，而且危險亦可能來自「如來佛」那裡。

柳青青低聲道：「大哥，你說十七姐是否妒忌？」

「正常的人應該不會！正如你所說『不替我高興的，不是人。』」唐郞道：「愚兄有點擔心，她在『如來佛』那裡聽到了甚麼風聲！」

柳青青緊張地扯住其衣袖，道：「那大哥你別進梁府了，更不可殺梁乙匡！」

「別傻氣！」唐郞神色肅穆，負手在廳內踱步。「僱『如來佛』殺梁乙匡的人，一定頗有勢力，說不定是一個甚麼組織，『如來佛』亦未必惹得上，假如我逃走，他們爲防止秘密外洩，必會採取殺人滅口的手段！」

柳青青打了個寒噤，顫聲道：「是則，即使你殺了梁乙匡，他們亦可能會殺人滅口！這豈不冤枉？」

這次輪到唐郞打寒噤，苦笑道：「誰教我們是受制於人的木偶？目前只能見步行步！」

「不行！」柳青青忽然抓住唐郞的雙臂，用力搖晃。「你不能死，你必須想辦法活下去！」

唐郞見她情眞，感動地道：「我也不想死，但適才愚兄已說過，咱們只是木偶！」

「別人沒有辦法，你一定有！你是有七十二變之能的『孫悟空』！你眞的不能死！」

她秀髮就在唐郞鼻端，一陣沁人肺腑的幽香，不斷向唐郞鼻孔鑽進去，唐郞心頭一盪，激動地用手捧着她的粉臉，火熱的嘴唇，印在她額上。

柳青青溫順地任由他輕薄，但當他的嘴唇往櫻桃小嘴移動時，却被她的玉手擋着。「大哥，你曾說過，這時候咱們最不宜發生這種事！如今既知道危機四伏，就更不應該……」她趁唐郞呆一呆之際，像小燕子般，飛離唐郞的懷抱，柳青青忽爾紅着臉，垂首道：「待你成功之後，小妹可任你施爲……」言畢似一陣風般衝進她寢室。

「砰！」房門聲驚醒了唐郞，他只好訕訕地回房。吃晚飯時，柳青青故意迴避他，不與他說話，唐郞甚是煩惱，吃不知其味。

不料最後柳青青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大哥，你曾說過，咱們如今所做的一切乃爲了活下去以及賺錢！這句話你不會忘記吧？一個人能夠活下去，才能論及其他！」

唐郞瞿然一醒，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青妹，多謝你提醒！假如愚兄能恢復自由，今生非卿不娶！」

柳青青又喜又羞，嗔道：「亂嚼舌根！」言畢鑽進灶房，忽又冒出一句話來：「大哥，小妹若能恢復自由，亦同時非君不嫁！請你再忍耐一下，爲咱們的目標努力！」

唐郞大喜，失態地道：「多謝娘子！」

* * *

次日一早，唐郞只帶一把軟劍到梁府。門公大概已得到吩咐，態度甚是恭敬。「請唐壯士進內稍坐，老爺上朝尚未下班！」唐郞隨他到偏廳坐下，門公又道：「待老漢先向駱總管知會一聲。」

「有勞老丈了。」

過了一陣，門公果然把梁府的總管駱常奔帶來，唐郞連忙長身，駱常奔身材十分高大，唐郞只及其鼻樑，而且雙眼炯炯有神，英氣內蘊，年在五十餘歲，但一絲老態也不見，分明是位高手。

「壯士請坐，日後咱們同事一主，更不必客氣。」駱常奔神態雖然威猛，但言詞得體。他在唐郞身旁坐下，問道：「壯士決定効力梁老爺了吧？」

「是的！既得梁大人青睞，在下若不投効，難免不識抬舉，今後還望總管多多指教。事實上，在下久居鄉間，對官場內的事，一竅不通，就怕做錯了事，連累總管大人。」

「你很會說話。」駱常奔微微一笑。「看來不大像是久居鄉間的人。」

唐郞暗吃一驚，道：「總管謬讚，在下愧不敢當，若連普通寒暄話也不懂，豈不愧對家師！」

「你放心，只要忠心辦事，絕不會虧待你，但府內有頗多禁制，任何人都得遵守，不許擅進的地方，更不能隨便進去……」

「請總管指點。」

「第一，出入大門均須登記，壯士武功雖高，但只能由大門進出，絕不能飛墻走壁，除非有外敵來犯；第二，每月有三日假期，除此之外，不許離職；第三，大人之令必須遵守，不得有異議！第四，除非是當值巡夜，否則二更之後，不許走出房外；第五，府內女子均爲梁家的人，不得無禮，即使是丫環也不准調戲輕薄！」

唐郞問道：「如果不愼犯規，如何處置？」

駱常奔沉下臉道：「輕則被囚在水牢，重則格殺！希望閣下小心，不可做出不愼犯規的事。」

唐郞心頭一沉，但臉上絲毫不變，朗聲道：「既然知道規矩，當然會小心提防，總管請放心。嗯，未知何處是咱們去不得的？」

駱常奔道：「待你正式進了府再告訴你。嗯，你今日便開始上班，需知一上班便須十天之後才可離開，你似乎沒帶行李。」

唐郎道：「在下不知規矩，只好明天方正式上班了！是否需先見見梁大人？還有，在下應有權知道職務，才好決定！」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步履聲，接着門公進來，在駱常奔耳邊輕語。駱常奔即長身，道：「壯士稍候，駱某稍去就回來。」言畢與門公離開，只剩唐郎一個人。

唐郎不知駱常奔何故突然離開，更恐是佈下陷阱試探自己，是故端坐如儀，甚是無聊。過了頓飯工夫，駱常奔方回來，連聲致歉。「適才咱們說至何處？」

「在下欲先知自己在梁府的職務。」

「應該先讓你知道。」駱常奔悠閑地道：「閣下的日常工作，十分寫意，相信你聽後絕不會推辭。」他故意吊他胃口，頓了一頓方續道：「研究武學！」

「研究武學？」唐郎訝然問：「研究甚麼武學？」

駱常奔哈哈笑道：「學武之人，研究武學乃天職，今有資料提供，又有酧金，何樂而不為？何須多問！」

唐郎忙道：「在下如何不喜？只是覺得奇怪而已！」

駱常奔長身道：「詳細情況，待你明日來後，自然會仔細告訴你！」唐郎知他有送客之意，知機地告辭。

唐郎一回家，柳青青便急不及待地詢問結果，唐郎告以實情，柳青青同樣詫異地「啊」了一聲。「梁乙匡要學武麼？」

「他這個年紀，這個地位，如果要學武，也用不着費那麼大的勁！」

柳青青眼珠子一轉，脫口道：「莫非是朝廷要他弄的？這廝很得金帝信任，又會吹捧討功，一定是如此！」

「管他的！問題是日後我是否有機會下手！梁府設了這許多禁制，對咱們非常不利！」

「大哥，看來梁府可是龍潭虎穴，你在裡面，必須小心，不可急躁！」

唐郎一把握住其柔荑，道：「為了你，愚兄定會好好地活下去！」

* * *

唐郎再到梁府，接見他的仍然是駱常奔，他先引唐郎到其寢室，只見那裡有一道矮垣，與其他房舍分開，裡面有一長舍，共有十六間房，八間一排，貼背而排。唐郎所住的那一棟乃背向矮垣，稱東廊四號房。房內日常起居之設置齊全，一人一室，倒甚理想。

駱常奔着唐郎放下行李，再隨他出矮垣，來至一棟小石屋前，外面站着兩個漢子，他略一示意，那兩個漢子即將門打開。「請進。」

裡面空空如也，地上有一塊鐵板，鐵板上了鎖，那兩名漢子把鎖打開，再揭起鐵板，下面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唐郎驚詫不已。

駱常奔道：「請唐兄弟隨某下去。」一道畢直的鐵梯嵌在洞壁上，駱常奔身材雖然高大，但身手却甚俐落，眨眼間即至洞底，但見前面有一道甬道，四周舖以青石板，頗為陰涼。

甬道兩旁，從石塊面積上可看出有幾扇石門，裡面又有甚麼乾坤，却難逆料。忽然，駱常奔推開一扇石門，石室之內，嵌了幾顆夜明珠，景物隱約可見，是一張石桌、一張木椅、一張胡床、一隻馬桶；石桌上文房四寶齊備，還有一叠書籍、一隻水杯、一盞油燈。

駱常奔亮起火摺子，把桌上的油燈點燃。隨手拿起一本册子打開，道：「這些都是殘缺不全的招式，你的工作便是改造、修補，日日來此上班。」

唐郎問道：「假如這些書籍記載的武學，全部修補齊全之後又如何？」

駱常奔笑道：「桌上這叠你若全部修補好，最快也得二三年，而且已是天縱奇材了！若你很快便全部修補齊全，那恭喜你了，梁大人會有所賞賜，而且你會更加得償所願，因為還有更加多的招式，等着你修補！」

唐郎故意裝出一副惘然之色，問道：「梁大人花了這許多銀子來修補這些招式，有甚麼用處？他又不學武！」

「梁大人要為中原武林做點好事，花點銀子有甚麼關係？」駱常奔沉聲道：「但有一點某須事先告訴你，你若想離開梁府，另謀高就，最少也得修補全七招方可！」

「是，嗯，隔壁的石室也跟這間一樣，也都有人在研究？」

「別人的事，你最好少管，而且書籍下有一張人皮面具，你若不想讓人認出你來，可以戴着它。還有一點，此處出入都須登記，除了三餐之外，只許上去兩次。進出都有人帶你們，更不許將石室內的東西帶上去。其他規矩，老侯會告訴你。」

「老侯是誰？」

「他是管理你們的。」駱常奔往外呼喝了一聲。俄頃，只見外面走進一位老頭來，牛山濯濯，但步履沉穩，雙眼開闔間，精光四射，分明是練家子。「老侯，某將他交給你，他姓唐，十一號！」言畢走了出去。

唐郎一聽十一號三個字，心頭登時一跳，耳畔又聞老侯道：「你坐下吧！」

唐郎依言坐下，老侯乃把「思武場」的規矩仔細說了一遍，道：「如今你可以開始了，午飯可在此吃，也可以上去，但只有一個時辰休息，一個時辰之後，便須在上面集合，再度下來。」

唐郎一個人悶在石室內，最初心神難定，俄頃却覺得十分幽靜，再一忽，又覺得靜得令人難受，他不敢胡思亂想，連忙打開上面那本册子。這是一本劍譜，正如駱常奔所說，那套劍法，招式殘缺不全，有的甚至只有起手式，連出手動作也沒有，要將之全套修補齊全，一套費時二三年也不為多。

幸好唐郎並沒有打算真正替梁乙匡效力，隨手又拿了一本閱之。他桌子上共放着三套，全是劍譜，且走的大多是比較多變詭異的路子。梁乙匡和駱常奔果然知人善用，讓唐郎修補這些劍法。

坐了一陣，實在無聊，唐郎乃抽出軟劍來，依第一本劍譜上所記載的招式揮舞。起初的那三招是齊全的，練來甚是順利，但第四招則只有起手式。第五招一出手便行險着，十分辛辣，唐郎練了幾遍已熟練，但覺攻勢如江濤，一浪高過一浪，可是第四招不全，那些江濤有如到了大海，便被大海吞噬，令人心癢不已。

唐郎心想反正無聊，不如試一試。當下開始閉目瞑思，再參照第五招，居然讓他抓到頭緒，竟把正事忘掉，沉緬在思索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侯突然進來，問道：「十一號，你到上面吃還是在房內吃？」

唐郎脫口道：「不吃！」老侯知機地退了出去，不敢打擾他。唐郎本就是學武的奇材，一用心便十分投入，廢寢忘餐，手中的劍也不知揮舞了多少次。

直至老侯再度進來，喚道：「十一號，下班了！」唐郎才瞿然一醒，連忙收劍。老侯笑嘻嘻地問道：「今日成績如何？」

唐郎微微一笑。「一天工夫，有何成績？」

老侯說服他。「修補好劍法，對己裨益甚大，最低限度也等於多學了一套劍法，而且越到後來，修補的劍法越深奧玄妙，在此三年，真是得益良多！」

唐郎不置可否地道：「希望如你所說。」

晚餐菜餚甚為豐盛，各人在自己房內吃飯，每人有三菜一湯和一壺酒，另外還有半桶米飯。唐郎中午未進點米，此刻狼吞虎嚥，風捲殘雲，把三碟菜全吃光，還吃了兩碗飯。

飯後，唐郎走至走廊上，可是走廊上不見一人，其他人似乎都不願示人般，窩在房內。俄頃，兩位丫頭扛着一盆洗澡湯進來，道：「少爺，請更衣洗澡！」

唐郎練了一天劍，渾身是汗，欣然答應，可是那兩位丫頭却仍站着，唐郎訝然道：「你們不出去，我怎能洗澡？」

左首那丫頭抿嘴笑道：「咱們是老爺子派來服伺你的，就算……少爺要咱們薦枕……奴婢也得遵命，何況是伺浴。」

「不必了，我自己動手。」

那丫頭吃了一驚，忙問：「少爺可是嫌棄咱們麼？你攆咱們走，奴婢定會吃總管打罵！」那兩個丫頭雖非天香國色，也有兩分姿色，唐郎心頭雪亮，梁乙匡用此招讓研究武學的人安心住下來，也不會去打其妻妾的主意，幸好他亦在花叢中混過，不致於太過尷尬，於是赤裸裸地跳進澡盆，讓那兩個丫頭替他洗滌，倒是那兩個丫頭神態自若，料以前也服伺過不少人。

唐郎心頭一動，問道：「你倆叫甚麼名字，在梁府多久了？」

左首那位道：「奴婢叫春紅，這位是秋黃姐，咱倆自小便被父母賣給人家當丫頭，來梁府也有五年了。」

「一直都在伺浴？」

春紅粉臉一紅，道：「秋黃姐較久，奴婢才做了半年多，少爺一定看不起咱們了！」

唐郎嘆了一口氣，道：「我自己也不是甚麼富家子弟，又怎會看不起你們？」一頓又問：「你服伺過幾人？」

「你是第三個。」

「那兩位呢？」

秋黃忙斥道：「春紅妹不可多言，你不怕受罰麼？」

唐郎心頭一跳，忙道：「不方便便莫說！」當下春紅、秋黃替他拭乾水珠，又服伺他穿上衣服，然後抬着澡盆出去，唐郎洗了澡，身體似乎輕了幾斤般，舒服地躺在床上，不料春紅和秋黃去而復返，唐郎問道：「你倆又有何事？」

秋黃道：「服伺少爺睡覺。」

「不必了，我不習慣，有人同房我根本睡不着！」

春紅抿嘴笑道：「那你以後如何成親？」

「是以我從未有此念頭。」

秋黃向春紅打了個眼色，兩人乖乖離開，將門關上。她倆雖沒有說出甚麼驚人秘密，但唐郎却隱約發覺這梁府其實隱藏了不少未為人知的秘密。其中一個謎便是梁乙匡為何花那麼大的氣力僱人研究那些殘缺的武功？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隨即翻上他腦海：長期窩在地窖裡，那有機會殺梁乙匡？如此自己投入梁府，不但不是上策，相反是下策！甚至可以說走進死胡同！

他一夜沒睡，次日一早，老侯來帶他們下地窖時也發現了，問道：「十一號，你昨夜沒睡？」

「思索日間那招劍法，睡不着！」

老侯臉色稍霽，道：「此雖重要，但不睡覺，次日無精神，反為不美！」唐郎唯唯諾諾地應着。下了地窖，唐郎不想再思索劍法，可是實在又靜又無聊，迫得又抓起那本劍譜，結果又不能自拔，整天思索第四招，他邊思索邊揮劍比劃，黃昏時，終於讓他成功，忍不住高興得叫起來！（未完・四）

上文提要：小羅等三小見到金面人將大喬小喬打死，小喬尚未斷氣，只說出玄陰教主不是童羽便死去，查不出到底是誰，三小正在議論，突來了齊天榮的老僕左恩、左義要捉三小，幸得洞天子解圍。三小遇到周光迪父女，小羅挨揍作抵償賭債。過後，遇上衞天愚，將二喬之事告知，他帶三小掘墓驗屍，也只証實教主不是童羽，小五子亦想試探教主是誰，和軟軟定計……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揚言尋醫打胎　協助誘捉淫魔

這工夫屋中又走出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道：「周大俠，你似乎對這件事拿不定主意？」

周光廸低聲道：「我當然爲難，誰是我都會如此。」

「爲甚麼？」

「這有一個問題，如果打胎，母子均危險，要是任其十月期滿自然生產，至少還能存活一個……」

婦人不由一震，道：「有這麼嚴重？」

「當然，要是一個正常婦女打胎，豈能難倒我？」

這婦人是洛陽地面上最負盛名的接生婆。周光廸找她來作助手。

婦人道：「周大俠有甚麼打算？這位姑娘心意堅定，非拿掉不可！」

周光廸道：「這也難怪，任何女子都會拿掉的。」

「爲甚麼？莫非是被人……」

「不知孩子的爹是誰，誰會把他生下來？」

「噢！原來如此，眞可憐哩！這當然應該打掉。」婦人道：「可是周大俠又說現在打胎母子均危險？」

周光廸喟然道：「她的子宮畸型，但是也並非就不能安全生產。」

「既然子宮畸型，將來生產還不是一樣。」

「當然不一樣，」周光廸道：「生產時如果要大人就把孩子剖出，要孩子就犧牲大人，可是現在大人還有另一種病，一旦打胎，大小均危！」

這工夫忽然山下走上一人，周光廸絕對未想到這個風傳已經死了的「神州七子」之一的「雲中子」竟突然出現，所以周光廸差點認不出來。

這人出現江湖已是一奇，今夜來此豈不太巧合了？

周光廸抱拳道：「這位可是……」

雲中子道：「小可雲中子。」

「可是人人皆知雲大俠已於昔年圍剿『七殺夢魘』那一次重傷不治，這是怎麼一回事？」

雲中子笑笑道：「傳言很可怕也很可笑！當時受了重傷的確不假，却僥倖生存下來尚未死！」

周光廸心想，童先生或金面人會是雲中子？

應該不會，可是雲中子人品也不錯，身材適中。

更重要的是，小五子今夜要打胎，此人及時趕到。

而軟軟的配合工作也作得不錯，小五子一離開玄陰教，她就去見教主，說了小五子要打胎的事。

周光廸道：「周某能在此遇上雲大俠眞是幸會。」

「彼此，彼此！」

「雲大俠來此莫非有甚麼貴幹？」

雲中子道：「路過此地，適巧聽到周大俠和這位女士交談有關打胎之事，不免好奇而已。」

周光廸道：「這樣的不幸事件都集

中在一個少女身上，太不幸了！乃使周某左右爲難不能決斷。」

在雲中子追問下周光迪說了一切。

雲中子道：「雲某是局外人，本不該置詞，但以愚見，還是勸這位姑娘到了十月胎產期自然生產較好。」

周光迪道：「這也正我合意，因爲至少可以保留一條生命。」

雲中子道：「怎麼？這位姑娘反對？」

「是啊！她沒見過孩子的爹，能生下這孩子嗎？」

「這……果然有困難。」雲中子道：「但即使如此，依在下愚見，還是生下來爲上策。」

「爲甚麼？」

「上天有好生之德。」

周光迪道：「雲大俠之意甚好，周某決定勸她生下來，因爲小生命是絕對無辜的。是不是？」

「對對！周大俠非但具有仁術，也具備了仁心，正是所謂『醫者父母心』是也……」

「不敢當，太不敢當！」

雲中子深深一揖，道：「周大俠若能堅持這主意，使那位姑娘自然生產，必然是功德無量。」

周光迪道：「過譽，在下也有意那麼作。」

雲中子辭去，不久失去踪影。

衞天愚自小屋後林中十分小心技巧地暗暗跟着雲中子。

因爲他的出現太巧合，也太啓人疑竇了。

這當然會使人聯想到他就是小五子肚中孩子的父親，也可能是玄陰教教主，當然也是那個金面人。

婦人道：「雲大俠說的也十分合情合理。」

周光迪道：「話是不錯，可是這位姑娘却不願生下這個孩子。」

就在這時，山下一人飛馳而來，後面似乎有人疾追。

近前一看，被追的竟是「獨角鰲」齊天榮手下的大將「無腸居士」柳無情。此人自周光迪附近奔過，沒於後山，後面追來的居然是「神州七子」之一的洞天子。

洞天子是他的綽號，他本名西門亮。

洞天子和周光迪過去也認識，抱拳道：「柳無情那賊子呢？是往那個方向逃了？周兄看到沒有？」

周光迪道：「好像逃往山後去了，怎麼回事？」

洞天子不俗的面孔上罩了一層寒霜，道：「前些日子，在下和哭笑二怪人遭遇，在下自然難以抵擋二人，就只有撤退，沒想到柳無情伏在暗處打了個埋伏，差點折了我的右臂，今天在附近遇上，所以我非逮住他不可！」

「原來如此！」周光迪道：「他去遠了，只怕也難追上。」

「那就便宜了此賊，周大國手在此作甚？」

周光迪攤攤手，道：「你想想看，我所到之處又會發生甚麼事？」他大致說了小五子打胎之事。

洞天子爲之動容，道：「這眞不幸，周兄可作了決定？」

周光迪道：「決定是作了，只是這位姑娘不願生下這個孽種，決意打胎，只怕老夫還要費一番唇舌。」

洞天子道：「的確要大費唇舌才能說服她。」

周光迪道：「以老兄你看，應該如何？」

洞天子不假思索地道：「自該自然生產。」

周光迪道：「如果自然生產時要犧牲一人，該犧牲哪一個？」

洞天子想了一下道：「如果這姑娘另有隱疾，生產的危險性較大，自應犧牲她爲上策。」

周光迪點點頭，道：「周某也有此意，西門兄要不要見見這位姑娘？」

洞天子道：「不大方便，免了吧！」說畢告辭離去。

他說還要去追柳無情。

周光迪怔立在夜色中，腦中正在想着這兩位突如其來的「神州七子」中的人物，這會是巧合嗎？

如果這二人今夜來此有一人是巧合，應該是哪一個？

是雲中子？久未露面，却在今夜露了面，此人的嫌疑最大。

是洞天子嗎？此人的風評一向不錯，且是追趕柳無情而來，況且他還說哭笑二人還向他下過手呢。

他的巧合性應該是最大最大的了。

就在周光迪苦思時，突見山後奔來三人，前面的人年紀較大，約五十左右，後面二人四十左右，僕人模樣。

到了附近，周光迪立刻認出這三個人。因爲身爲名醫，見識必廣。武林中的大人物那有不認識「醫仙」周光迪的？

「原來是『醫仙』在此。」爲首的正是「獨角鰲」齊天榮，此人的身份和劍客羅寒波以及「七殺夢魘」差不多，儘管他的功力深淺少有人知。

周光迪抱拳道：「齊大俠，這可是幸會。」

「是啊！幸會得很！齊某聽說部下柳無情在外惹是生非，特地出來查看，却未追上。」

周光迪道：「在下看到，往山後去了。」

齊天榮道：「齊某剛自山後過來，却未見到他。」

周光迪道：「他是被洞天子追逐，由此經過的。」

齊天榮道：「柳無情怎會惹上洞天子？」

周光迪說了一切，齊天榮道：「齊

某一向不袒護部下，以洞天子的爲人，八成不是他的錯。」

周光迪道：「好像是這樣的。」

齊天榮道：「周大國手怎麼會在這兒？」

周光迪又重複了一遍，齊天榮道：「這果然是一件麻煩的事。大國手打算如何解決這件事？」

周光迪道：「我正在頭痛！」

齊天榮道：「何不讓孩子生下來？犧牲兩個不如犧牲一個好些！我想大多數人都會這麼想的。」

周光迪道：「齊大俠的意見很好，我會考慮。」

齊天榮抱拳道：「周大國手有暇到舍下聚聚，非常歡迎，也順便爲內人看看病。」

「一定，一定！此地事了就去拜訪！」

齊天榮和左恩及左義去後，周光迪不由冷笑，這三個人今夜來此，能說都是巧合嗎？誰信？

那麼，這三人之中（指雲中子、洞天子及齊天榮），必有一個是那個假童羽了。

也就是玷污小五子以及曾經想玷污茜茜的中年人。

那人儀表不俗，技藝驚人，且擅長「七殺夢魘」的「夢裡乾坤」奇術，他會是「七殺夢魘」龍起雲嗎？當然不是，因爲今夜龍起雲也要來。

這是一次擒魔的良機。

小五子找到周光迪一談此事，誓擒此淫魔報仇之後，周光迪就十分欣賞她的計謀，那就是叫軟軟把小五子懷孕的消息傳給教主，她們估計，如果教主就是那個假童先生，他必會來找小五子。

因爲道理十分簡單，中年以上的人，又無子女，必然十分重視這個胎兒，他會不惜用一切方法保住此胎。

但是，事情的發展十分意外，而且不妙。

雲中子出現，自然非比尋常而啓人疑竇，於是衛天愚暗暗跟上。

洞天子出現，劍客羅寒波跟上。

「獨角鰲」齊天榮出現，羅妻又暗暗跟上。

現在在這小屋子附近，只有周光迪一個人了。他不能不小心，立刻準備回小屋去。

本來「七殺夢魘」要來，因故未能及時到達。

就在這時小屋中突然傳來一聲尖叫。周光迪長身而起，此處距小屋大約有十五六丈左右。

以周光迪的輕功，大約要兩三個起落，因爲由此到小屋是上坡，但是，到了小屋中已不見了小五子。向後面望去，一個人影挾着小五子如風而去。

周光迪疾追，因爲他的責任太大了。此人中等身材，輕功高絕。

衛天愚去跟雲中子，追了不久人就不見了。

劍客羅寒波盯上洞天子，却遇上了「星宿海老怪」冷通天，他竟和洞天子打了起來。

老怪說洞天子背後罵他是個老不修，是個老色鬼，所以要教訓洞天子，兩人打了五七十招，洞天子似乎落了下風。

本來以這二人的身份，洞天子是稍低了些，就以二人的年紀來說，就差了約二十多歲。

羅寒波和洞天子認識，雖談不上交情，畢竟要比冷通天要近得多，正要出手相助，忽然又出現二人。

這二人正是哭、笑二面具人，這二人一出手就攻擊洞天子，洞天子當然不是敵手，節節敗退。

即使一個星宿海老怪，按過去的洞天子也絕非敵手，何況再加上哭、笑二面具人，立即疾竄而去。

三人並未追，但也未交談，向相反方向離去。

羅寒波是個極有頭腦、江湖閱歷十分豐富的大俠客，他隱隱覺得今夜一些根本很少露面的人都出了頭，極不平凡。

他追洞天子，冷通天又居然出現。

冷通天才和洞天子打了幾十招，又出現了哭、笑二面具人。洞天子不支逃逸，這是怎麼回事？

呂冠芳去追齊天榮，這才知道此人非比等閑，脚程極快，須知一追一跑，追的人是被動，總是吃虧些。

不久，她把齊天榮追丟了。

所以羅寒波返回山腰小屋中，只有那個接生婆在，一問之下，瞭解了實情，知道對方詭謀得逞。

可以說對方事先已知道這兒有三大高手，也明知他們的人每一個都會被跟踪，然後會只剩下一個周光迪。

當然，周光迪絕不會去追踪他們，因爲他要保護小五子。

還有，這麼多的人把劍客夫婦分別引開，也有使他們眼花撩亂，弄不清誰是童先生的用意，却又能弄走小五子。

此人的用意就是要把小五子弄走。

他要小五子生下孩子。

周光迪返回時，羅寒波嘆口氣道：「眞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三人各說了自己追人的遭遇。

周光迪笑道：「是我反應遲鈍，第一個雲中子出現，我就該提高警覺，洞天子出現，就不該去追。」

呂冠芳道：「似乎人家計劃得更週密，我們也不必自責，『君子可以欺以方』，今天誰在此都是一樣。」

「對！」周光迪道：「尤其你們二位都是君子，對方怕你們的絕技，似乎不怕你們的計謀，在這方面，『七殺夢魘』龍起雲就比二位稍高明些。」

羅寒波道：「現在事已過去，小五

子姑娘落入此人之手，無非是希望她生下自己的孩子，暫時不會有危險。」

周光迪道：「如果這個童先生要殺她，當場可以殺死，又何必帶走？當然，這錯誤是我造成的。」

羅寒波道：「這怎麼能怪你？」

周光迪道：「如我在你們二位追踪雲中子及洞天子之後立刻回屋，小五子姑娘就不會被人掠走。」

呂冠芳道：「那也不一定，對方計劃週密，你在這小屋中也是一樣，由於齊天榮和冷通天都現了身，咱們的對頭更不單純了。」

周光迪道：「至少我們敢確定，這個假童羽就是玄陰教教主，八成易了容，但是我對洞天子這個人……」

呂冠芳道：「我們不能連洞天子也懷疑上吧？」

羅寒波道：「這是巧合。」

呂冠芳道：「最可疑的是雲中子。」

周光迪道：「怎麼說？」

呂冠芳道：「自圍剿龍起雲之後，他就未出過面，今夜突然在此出現，能說不值得懷疑嗎？」

羅寒波道：「但至少可以証明一件事，這些人可能除了洞天子以外，都和玄陰教有關，儘管他們曾動過手。」

周光迪道：「不錯，那只是玩了個小花梢。」

呂冠芳道：「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設法找小五子姑娘，另一方面還要再找一二人手，充實陣容。」

羅寒波道：「能找的只有一個……」

這時衛天愚在門外接道：「『黑白陰陽判』秋鳳池如何？」說着，微喘着走了進來。

周光迪道：「的確，秋鳳池這老鬼是塊料子。」

羅寒波道：「你也追丟了人對不？」

衛天愚道：「是我無能！」

羅寒波道：「都差不多，只能說人家的籌劃比咱們週密，甚至猜透了咱們會這麼作的。」

周光迪道：「我有個建議，幾個年輕人也可以大派用場，甚至還有意想不到的奇特妙用。」

呂冠芳道：「其中有二人身罹絕症。」

周光迪道：「小仙蒂我已爲她治癒，她的病比較痲煩，你們要盡快把她調教一下，她的底子不錯。」

羅寒波道：「龍起雲自會調教他！」

這工夫窗外忽然有人道：「如果就讓她的公公和婆婆調教一下，怎麼？你們二位就惜藝如金嗎？」

周光迪道：「是龍起雲？你現在來有甚麼用？」

龍起雲走進來，先向羅氏夫婦抱拳爲禮，道：「我來得晚了些，但也許晚了些才有用呢！」

羅寒波道：「龍兄必有所見。」

龍起雲道：「我看到羅兄和衛兄追雲中子及洞天子，也看到二位追丟了人，更看到雲中子去而復回，在附近窺伺。」

周光迪道：「是甚麼時候？」

龍起雲道：「就是我剛來的時候，見到我就很快地消失了。而稍後，齊天榮也在附近出現過。」

周光迪道：「你們幾位看出來了吧？這二人去而復返，只不過是故弄玄虛，使我們眼花撩亂。」

羅寒波道：「大概是這樣的。」

呂冠芳道：「去而復返的人，絕不是假童羽。」

龍起雲道：「老周，兩個孩子有沒有救？」

周光迪道：「你的丫頭比較痲煩，我會盡力。」

龍起雲道：「羅天呢？是不是嚴重些？」

「錯了！」周光迪道：「一般人看來，小羅的情況可能嚴重些，却恰巧相反，治療起來根本不須動手術。」

呂冠芳驚喜道：「眞的？」

周光迪道：「妳老公應該知道，我正在以藥物及另一種方式治療，不久就會痊癒，只不過有幾種十分罕見的藥材，費了我不少的工夫。」

羅寒波抱拳道：「老周，此恩……」

周光迪搖手道：「別來這一套，要是交情不夠，門兒也沒有，倒是你這個寶貝兒子還眞不賴，至少和你當年一樣，對女人專一，不二色！」

羅寒波道：「像我就沒有多大出息了。」

周光迪道：「說不得他要認我這個乾老子。」

呂冠芳道：「那正求之不得，下次遇上叫他給你磕頭。」

周光迪道：「老龍，你的女兒也要作我的乾女兒！」

龍起雲道：「當然，她不是已經是你的乾女兒了？」

衛天愚道：「誰去找『黑白陰陽判』秋鳳池？這個人行踪不定，可不大好找。」

龍起雲道：「這件事由我來辦，還有，羅天、『葛三刀』和秦茜茜三個年輕人，從現在開始要注意他們的安全，加强他們的底子，可別落入對方手中作了人質。」

＊　＊　＊

小五子在一間十分黑暗的屋子裡與人談話。

這個人就是童先生。

童先生就這樣摸黑和她交談，大概是怕她認出他的眞面目吧？顯然他冒充童先生，而是另一個人，他目前絕對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把孩子生下來，他畢竟是妳身上的一塊肉。」

這句話很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孩子是母親身上一塊肉，却不是父親身上的一塊肉。

所以母愛一直比父愛更偉大些。

「如果你是我……」小五子冷冷地道：「你連孩子父親的眞正身份都不知道，你會不會把他生下來。」

「我就是童先生。」

「童先生只是一個姓，名字呢？你佔有一個女人，而且使她懷了孕，却連名字也不讓她知道。」

「我叫童翎，是童羽的兄長。」

小五子一楞，道：「沒聽說過童羽有位兄長。」

「我昔年極少在中原走動，因爲我來自西藏，和一些大喇嘛在一起。」

小五子道：「你就是玄陰教教主？」

童翎道：「正是！」

「既然你是童羽之兄童翎，爲甚麼又不敢以眞正的面孔對着我？」

「有甚麼不敢？我這樣作是想試試妳對我到底有沒有誠意？」

「怎見得我沒有誠意？有誠意如何？沒有誠意又如何？」

童翎道：「這當然很重要，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女人和他是同床異夢的，如妳對我假情假意，我怎麼敢把所有的武功全教給妳？」

「我沒有强迫你這樣做。」

「但妳過去要求過我，希望妳的武功和我一樣地高，甚至超越我，我一直沒有忘記這件往事。」

「沒忘記又如何？」

「如果妳對我是眞心的，我就全都教給妳！」童翎加强語氣道：「甚至能使妳在半年內超越我。」

小五子心中一動。

超越此人會是甚麼樣子？會不會是天下第一？

「你會讓我超越你？你眞會動嘴皮子！」

「我說的是眞話，因爲我太喜歡妳，我坦白告訴妳，我一生接觸的女人很多，却沒有一個能和妳比的。」

小五子不能不信這句話。

不喜歡她的男人只怕這世界上沒有，她道：「你以爲我會對一個連眞正身份都不告訴我的男人眞心？」

「我說過，我是童翎。」

「怎能証明你是童翎？」

「我可以讓妳看我的眞面目……」

亮起燈，他端坐不動，果然就是以前和她有過肌膚之親的童先生。

這個童先生就是「塞外三鷹」之一童羽的哥哥童翎，一直在西藏和一些喇嘛在一起，就是這樣？

「怎麼樣？信了吧？」

「那你爲甚麼現在才讓我看到你的眞面目？」

「我有苦衷，因爲我就是玄陰教教主。」

「原來如此，你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武功？」

「因爲我說過，和西藏一些大喇嘛在一起約二十年。」

「武功是跟他們學的？」

「是交換的，我教他們漢文和中原武功，他們教我西藏武功『大手印』以及天竺傳入的武功。」

「你怎麼能使我超越你？」

「這要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我要妳把孩子生出來，不論男女，只要生下來，就表示妳接納了我這個丈夫。」

小五子點點頭。

「一旦生了孩子，我立刻教妳我自己已研成却未開始練習的奇功，此功絕對是獨步天下的。」

小五子道：「現在呢？我的武功有你一半高嗎？」

「也許沒有，但我立刻教妳，使妳能和我一樣高。但爲了不會動了妳的胎氣，要有所節制。」

小五子點點頭。

小五子點點頭對童翎似乎非常重要。

小五子道：「我曾和別人有過肌膚之親，你在不在乎？」

「不能說不在乎，如果不在乎，我就不是眞的喜歡妳了。」童翎道：「但我能原諒妳。不論妳犯下多大的錯誤，我都能原諒妳，我說的全是肺腑之言。」

小五子又點點頭。

＊　＊　＊

小羅等三人剛走出一家酒樓，又遇上了周光迪。

「葛三刀」急忙上前低聲道：「周老頭，拜託！」

「拜託甚麼？」

「別在這麼多人的地方揍人成不成？」

「揍一次五萬兩，到哪裡去找這麼便宜的事？居然還怕別人看到，怎麼？是不是要我放棄這一百萬兩的債？」

茜茜道：「周老先生，總要爲人家留點自尊對不？」

周光迪大聲道：「一個十七歲的大孩子，成年累月地往賭場跑，甚至還玩假，他還有甚麼自尊？」

「葛三刀」道：「周老頭，我替他挨揍成不成？」

「我不是說過你不夠料嗎？你讓我揍我都沒有興趣。」

茜茜道：「蓉蓉姑娘，妳不以爲妳爹太過份了？」

蓉蓉微微搖頭，表示不算太過份。

似乎說小羅不學好常進賭場，輸了錢當然要還。

小羅道：「我答應的事就必須辦到，你打吧！」

周光迪把衣袖捋了一下，就開始揍人。

當街揍人，而且是一個老人揍一個很年輕的小伙子，立刻有許多人圍攏來看熱鬧。其中居然還有幾個武林

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如「季聖」萬世師、了因和尚、丐幫長老高清風及天機子等。

另外居然還有「窮仙」百里光，只是把一頂馬連坡草帽壓得很低，別人是看熱鬧，百里光不是。

他要仔細看看，周光迪是不是在眞打眞踢。

「蓬叭」聲不絕於耳，百里光看不出是假打。

每一拳、一脚或一掌都打在「靈台穴」、「氣海穴」以及「中極穴」附近，這三大要穴無一不是致命的死穴，所以小羅口鼻中已有血絲溢出。

百里光眞弄不清，周光迪爲甚麼這麼不講情面？

據他所知，周光迪昔年和劍客羅寒波夫婦頗有交情。

是不是人類的現實，使這位「醫仙」也變了？

「各位也許不明白，我爲甚麼要揍他……」周光迪邊打邊道：「他借我一百萬兩去賭錢，講好的贏了平分，輸了要還債，結果輸光，而且還債之期一推再推，要起無賴來了！」

萬世師看小羅挨揍，他自然很高興，道：「周大俠，你怎麼可以借給這種人一百萬兩銀子？」

周光迪道：「本來我以爲，他是羅大俠的兒子，一定不會太離譜，所以想把女兒許配給他，沒想到這小子眼珠子長在頭頂上，還嫌我女兒一臉雀斑，又嫌我女兒的肌膚不夠白嫩，況且事後我才發現，這小子有絕症，竟活不了八個月了。試想，我爲甚麼不討回這筆賭債？」

萬世師道：「聽說他們三人騙過水月庵了塵師太五十萬兩銀子，又騙過常有慶一百萬兩，他應該有能力還債才對！」

萬世師希望揍得再重一點。

周光迪道：「那些銀子早就抖落光了！所以我只有揍人出氣，揍一次抵五萬兩。揍他二十次就抵銷了一百萬兩，這已是第三次了，相信二十次對他的絕症也到了大限，被我揍得爬也爬不起來了。」

萬世師道：「這的確也是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葛三刀」和茜茜在一邊摩拳擦掌，却不敢上。

就是上，也不是周光迪的敵手，況且小羅也不許他們上。

但二人雖未挨揍，却比挨揍更難過。

周老頭打完了之後，道：「小子，還欠十七次，蓉蓉，我們走！」

蓉蓉道：「慢點走！乾爹，不妨再問問他，有沒有改變主意？」

「對對。」周光迪把衣袖放下，道：「小羅，我說的條件，如你現在答應，還不算太晚，只要娶我的女兒。」

小羅抹抹口鼻處的血漬，道：「免談！」

周光迪狠聲道：「好小子！算你的骨頭硬！」

「不是骨頭硬，這種事根本不可以勉强！」

周光迪帶着蓉蓉走了，臨走又送他幾顆藥。

小羅和兩小出了鎮，小羅吞下了兩顆藥，「葛三刀」道：「小羅，我眞不懂……」

「你不懂甚麼？」

「咱們三人合擊，也未必擋不住他，這老小子一定要在衆人前揍人，你每挨他一下，就像我的臉上被踢了一脚一樣。」

茜茜道：「小羅哥哥，我也想不通！就算你是君子，不願賴債，似也不必接受周老頭這種無理的條件。」

小羅道：「你們不必爲我操心！」

「葛三刀」大聲道：「可是我們臉上也無光呀！」

小羅攤攤手，道：「老葛，這箇我也知道，如果二位以爲在我身邊很沒有面子，我自然並不勉强。」

茜茜道：「小羅哥哥，我可沒有這意思。」

「葛三刀」道：「你丟人和我們丟人是一樣的。」

小羅攤攤手不出聲了。

就在這時，附近突然傳來了奔掠聲和衣袂破空聲，輕功極高，三小立刻伏在路邊深草之中。

不一會有人飛掠而來，就在附近停下，急喘着打量來路，三小不由一震，這人居然是洞天子。

顯然他被人追趕至此，已經很累了。

也許他想休息一會，但衣袂破空聲又至，而且竟有四五人之多。有玄陰教副教主歐陽芳菲、耿鵬，護法朱子玉、仇無忌及郎一雄等。

洞天子向耿鵬猛攻一招，耿鵬獨接洞天子還差點，立刻疾退三步，由於五人尚未形成包圍，洞天子長身而起，疾掠七八丈外。

洞天子一跑，耿鵬大喝一聲領先追去。三小正要跟上援手時，忽然小徑旁亂石中射出一蓬碎石。

這一折騰，洞天子自然走遠而追不上了。耿鵬等被阻，立刻搜索射石援助洞天子逃走之人。

這人似知無所遁形，竟自動走了出來，大約四十五六歲，身揹長劍，一看便知絕不是等閑之輩。

歐陽芳菲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這人道：「區區雲中子。」

這五人不由一怔。耿鵬道：「原來是『神州七子』之一的雲中子，也是昔年『七殺』手下的漏網之魚！」

雲中子道：「這麼說也可以。」

歐陽芳菲道：「你救了他表示願代他受過是不是？」

雲中子道：「洞天子犯了甚麼過錯？」

耿鵬道：「他處處與本教爲敵！」

雲中子道：「貴教是不是也有不是之處？」

歐陽芳菲道：「把他逮住！」

耿鵬先上，加上朱子玉和仇無忌也差不多。

歐陽芳菲撲上時，又有人射出一蓬碎石，勁道足，手法不俗。未上的耶一雄肩上挨了一石。

挨了石頭居然還沒有看到發射石頭的人。

甚至有一塊居然擊中了歐陽芳菲的屁股。

歐陽芳菲大怒道：「是那個促狹鬼施襲？」五人四下張望，雲中子趁機遁去。五人一追，又射來兩蓬碎石。

這一躭擱，雲中子也溜了。這一次五人並未停下來找這個施襲的人，疾追雲中子及洞天子去了！

五人不見踪影，三小走了出來，道：「是哪位朋友爲洞天子及雲中子二位大俠援手？可否請出一見？」

數十步外走出一人，三小都未見過。

此人也是四十多歲，揹劍，精瘦，目光炯炯。

小羅抱拳道：「這位是……」

來人抱拳道：「小俠可是近來馳譽武林的羅天羅少俠？」

小羅道：「不敢當！正是在下。」

「在下劉大泰，前玄陰教的護法之一……」

小羅以前聽護法趙光說過，昔年有人屠殺該教教友，三人外出倖免，但返回時看到屠殺者三個人的背影與側影。這三個人以後被玄陰教的人狙殺一人，好像就是此人。

小羅道：「聽趙護法說，劉大俠被玄陰教的人追殺，已經……」

劉大泰道：「當時的確是九死一生，但劉某被襲重傷落水，被漁船網起而倖存，治療了五六年才康復。」

小羅道：「這太好了！不知劉大俠有否見過趙光及李英二位？不久前在下見過他們二位。」

劉大泰目蘊淚光道：「二位不久前殉難了。」

「怎麼？終於未能逃出玄陰教的追殺？」

「是的，就是那兩個戴哭、笑面具的人。」

「又是他們！」小羅道：「由此可見，昔年一夜之間屠殺了貴教百餘口的人，可能有這兩個傢伙。」

「不錯。另外還有一個。」

「劉大俠知不知道另一個是誰？」

「戴金色面具的人！但不知他是何人。」

「劉大俠怎知是這三個人？」

「第一，這兩個戴哭、笑面具的人的身材及背影很熟；第二，這二人一直聽金面人指使。」

「對！金面人是目前的玄陰教的太上教主，哭、笑二人是副教主，這三人就是昔年屠教的人對不對？」

「大致沒有錯。」

小羅道：「也就是目前的教主殺了以前的教主對不對？」

「對。」劉大泰道：「在下還有個發現，十分重要。」

「甚麼發現？」

「我發現了一個很像『塞外三鷹』之一的人帶着一個很年輕的女子進入此山之中的一幢木屋中。」

「葛三刀」大聲道：「那可能就是金面人。」

劉大泰道：「我也有此懷疑。」

小羅道：「我們已經証實童羽童大俠已死。」

劉大泰道：「是如何証實的？」

茜茜說了衛天愚和他們一起去掘墓的事。

劉大泰道：「他爲甚麼要冒童羽之名？」

小羅道：「我想不外乎以下三個理由：第一，他的身材和儀表頗似童羽，其次，童羽生前頗好色，但絕不採花，第三，童羽死時很少有人知道。」

劉大泰道：「小友的臆測合情合理。」

茜茜道：「劉大俠是何時看到像童羽之人帶了一個少女到一個小木屋去的？」

「就是昨天傍晚。」

「葛三刀」道：「那少女會是誰？」

小羅道：「我猜想不是小五子必是軟軟。」

茜茜道：「劉大俠是否還記得那地方？」

「當然記得，但要去找他却要特別小心，只怕我們四人連手，也絕對不是他的敵手，不知三位信不信？」

小羅道：「當然相信。我們自會小心。」

三人跟着劉大泰奔行，劉大泰道：「五天前在下也看到了另一個不該出現却又出現的人物了。」

小羅道：「是昔年圍剿『七殺夢魘』十二人中的一人？」

「對，此人頗似『神州七子』中的雲中子。」

三小不由一楞，人人都知道「神州七子」七死其六，只剩下一個洞天子。

小羅道：「會不會看走了眼？」

劉大泰道：「應該不會。」

事隔多年，很多人的相貌都會有所改變，茜茜道：「除非劉大俠昔年和雲中子很熟，自當例外。」

劉大泰道：「雲大俠曾救在下一命，印象深刻。」

小羅道：「劉大俠在何處見到雲中子的？」

「就在這邙山之中。」

「劉大俠既然曾受他之恩，當時有沒有呼叫他？」

「當然呼叫過，但越叫越遠，好像沒有聽見，當然也可能是故作不聞，很快就失去了蹤影。」

小羅道：「除非他聾了，或者有不願見你的苦衷，看來可能是雲中子，要是認錯了人，那人應該否認的。」

劉大泰認爲有理，奔行了一個更次，到了小屋的一里以內，劉大泰指指林隙中洩出的燈光，道：「看到沒有？就是那個小木屋洩出的燈光。」

小羅道：「我們可以再接近些。」

大約相距三四十丈距離，隱隱可見小木屋了。

四人隱身處頗爲隱蔽，小羅道：「我過去看看，總不能距離這麼遠而守株待兔。」

劉大泰道：「小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以此獠的身手而言，不是頂尖高手有絕頂輕功的人，一旦接近，必然會覺察。」

小羅道：「我知道，我會自下風頭接近小屋。」

自上風頭或自下風頭接近，被發現的機會是有很大差距的。

茜茜道：「小羅哥哥，小心哪！」

「我知道……」小羅伏身疾掠，劉大泰一看，不由十分慚愧，因爲他把小羅估低了。以小羅剛才所施展的「燕子三抄水」及「陸地飛騰法」來說，他劉大泰尚且有所不及，眞是有志不在年少了。

不一會小羅就失去了踪跡。

劉大泰低聲道：「眞慚愧！英雄出少年，一點也不錯。」

小羅當然不敢大意。

他先在小木屋左側，也就是下風頭處伏在草中。

隱隱聽到小屋中有歌聲和簫聲。

那歌聲頗似小五子，吹簫的人不知是誰。

一般來說，不論是吹樂器也好，唱歌也好，在吹奏或唱的時候，聽力一定大打折扣。

因爲精神會專注在音律上。

小羅深知此理。

他特別小心地移近，再移近。

這側面有個小窗，用一根木棍支撐着。小羅要半彎着腰才能看到屋內景物而不會暴露身形。

小木屋共三間，這是左邊一個暗間，由這窗子望進去，目光穿過這黑暗的暗間的門，可以看到明間內的人影。

一個人在吹簫，一個人在婆娑起舞。

兩個人居然都沒有穿衣服。

舞的人是小五子，以小五子的美妙胴體，加之年輕，裸舞自然動人好看，可是一個中年人赤裸會好看嗎？

也許這是一個特別的例外。

通常不論是中年男人或女人（尤其是生育過的女人），必然是肌肉鬆弛而皺摺，甚至變型。

比喻說到了中年稍稍發胖，腰不像腰，臀不像臀。

如果肚子大，臀部小加上腿細，那就和一隻青蛙差不多了，但是，這個中年男人的身體一點也不走樣。

腰是腰，腿是腿，肚子扁平，胸脯挺凸。

這簡直是年輕人的胴體。

年輕人的胴體就會呈現力與美的線條，會予人結實而有彈性及韌性的觀感。

小羅沒見過童先生，發現此人儀表不俗，簫吹得也很好，由他的表情看來，對小五子似乎不僅是貪圖他的肉慾徵逐，也有情愛在內。

小五子並不長於舞藝，但在一個妙齡少女，赤裸着美好的胴體之下，不論如何扭動，即使根本不會舞，舉手投足也會妙曼動人的。

一曲甫畢，小五子有點嬌喘，中年人取來汗巾遞給她。看不出小五子對此人有敷衍的感覺。

很早以前，他就看出小五子很熱情。今夜終於印証了這一點，這是不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因爲小五子擦了自己臉上的汗之後，又爲中年人擦去鼻尖上的汗，儘管兩人一絲不掛，却看不出淫態。

這時中年人吻了她的粉頸一下，道：「小五子，妳喜歡吃的水梨、水蜜桃和花鯽魚快沒有了，我要去辦這件事。」

「謝謝你！童翎！」

「妳也和我客氣？只要妳快樂，我願意爲妳作任何事。」

小五子道：「你不怕我跑了？」

「以前有此顧慮，現在不怕了！如果我有此顧慮，必會調幾個部下來監視妳，但我沒有。」

小五子主動抱了他一下，道：「信任也是一種恩惠！人生在世，能有幾人全心全意地信任我們？」

童翎激賞地離去。

小五子仍未穿上衣衫，似乎她這樣習以爲常了。

她赤裸着在屋中走來走去。

一般來說，展示胴體都會在異性面前，沒有異性的展現，那是一種自憐的行爲，也就是顧影自憐吧？

這時小羅出現在門口，但面向門外，背向門內，道：「請原諒我無意窺看。」

小五子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

小羅道：「小五子，妳似乎很滿足目前的生活。」

小五子道：「莫非你以爲我不滿足？」

小羅道：「妳變了！」

「我是變了！人總會變的，小女孩是一個樣子，少女是一個樣子，有了男人的女人自然又是另一種樣子對不？」

小羅道：「這就是那個童先生？」

「對！你進來吧，我已經穿上了衣衫。」

小羅走了進來，小五子端上茶

點。

屋子建造粗糙，但內部傢具陳設却很考究。

比喻說地毡就是遠自波斯來的。

小羅望着小五子，道：「他是童羽？爲甚麼剛才妳叫他童齡？是年齡的齡還是……」

「不是，是翎毛的翎，是童羽的哥哥。」

「爲甚麼沒有聽說過此人的名字？」

「他很早就在西藏，和一些喇嘛混在一起，回中原不久。」

「他是不是玄陰教教主？」

「是。」

「哭、笑二面具人又是誰？」

「是他自西藏帶來的朋友。」

「這麼說妳已經安於現實了？」

「對，因爲我已經懷了他的孩子，他是全心全意地愛我，因此，我也在全心全意地愛他！」

「眞的是全心全意地？」

「當然。本來我恨他，但是，恨的反面不就是愛嗎？要找一個愛得眞愛得切的男人並不容易。」

小羅道：「說的也是。」

「但就他對我的愛來說，我已知足，無可挑剔，至於他主持邪教，他說不久就會解散它。」

「何時？」

「大概是在我生下他的孩子的時候。」

小羅注視她很久，看不出她在說假話，道：「小五子，好歹我們過去也有點交情，我既然知道這件事，就不能不管，雖然明明知道十分危險，還是要管。」

「謝謝你！小羅，我眞的很知足。」

「那我就放心了！我要走了！」

「希望你不要再來了！雖然童翎看在我的面上他暫時不會殺你，總是很危險的，何必呢？」

「對，我不會再來了，人各有志，祝福妳……」

他揮揮手往外走，十分注意她的表情。

只不過她似乎就像在送一個常來常往的普通朋友一樣。

小羅走了。小五子望着他的背影，美眸中淚光隱現，她的心事有誰知，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目前，就連軟軟都不知道。

不久，童翎又折了回來。

小五子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看到小羅來此，甚至極可能也聽到了他們所有的交談。

小五子道：「你知道小羅來過？」

「嗯……」

「你沒有殺死他？」

「如果妳要我殺他，我會，反之，我又何必殺死一個只能活半年的人？」

「這也許正是我敬佩你的灑脫之處。」

「小五子，不是爲了你，即使他有絕症，我也不會放過他，至少，可以生擒他作爲人質，因爲龍、羅等準備對付我。」

小五子道：「童翎，我信任你。」

童翎摸摸她的面頰，道：「我去了……」

小羅返回劉大泰、「葛三刀」及茜茜的隱身之處，道：「我們走吧！」他的神態很奇特，衆人不由一楞。

茜茜低聲道：「小羅哥哥，你怎麼哩？」

小羅道：「沒有甚麼，走吧！」

劉大泰道：「羅少俠，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姓童的和那位姑娘？如果看到了！他們在幹甚麼呀？」

小羅嘆了口氣，似難出口。

「葛三刀」道：「八成，他們在床上……」

小羅搖搖頭。「葛三刀」道：「既然不是在床上玩那箇，你爲甚麼不說？別吊胃口成不成？」

小羅說了一切。

「賤！」「葛三刀」道：「我不信世上還有比一個『賤』字更適合她的了！你們以爲他們之間會有感情嗎？」

劉大泰道：「的確不大可能！」

茜茜道：「一個第三者在暗中查看，應該可以看出雙方任何一方面是眞情流露還是虛情假意的。」

小羅道：「我看不出任何一方面是假的。」

「葛三刀」道：「媽媽的！我不信！」

茜茜道：「小羅哥哥，最後你不是和小五子姐談過？我以爲在那談話中，應能看出她的心事。」

小羅道：「我看不出她對我說的是假話。」

茜茜道：「也就是說，她喜歡那個魔鬼？」

小羅道：「看來他在她的心目中並不是魔鬼。」

四人沉默了好一會，小羅道：「我們可以走了！」

「葛三刀」道：「我還是不信小五子愛那個老傢伙。」

小羅道：「如果以身上的肌肉彈性及線條來說，他的胴體也許並不比你老葛的差些。」

「怎麼？他返老還童哩！」

「也許他根本未老。他的胴體很健美，光澤而有韌性。如果他再有一顆年輕的心，他比你有吸引力。」

「葛三刀」搔搔頭皮：「媽媽的！世界上眞有這種事？」

三人在苦思，小五子爲甚麼會愛上這個魔頭？

小羅已經走了，三人發現時小羅已走出很遠很遠，他來到一片松林中，陣陣松濤聲中，佇立着一個中年人。

今夜月色甚佳，自林隙中瀉入的少許月光，可以看清此人儀表堂堂，

長眉朗目，衣着樸素。

只看一眼就可以肯定，此人非比等閑。

雙方互相凝視片刻，中年人忽然自袖中取出一支笛子吹奏起來，不卑不亢，不疾不徐，也不知是甚麼曲子，小羅以爲，至少可以把「葛三刀」等人召來。

但一曲吹畢，仍未見「葛三刀」等人趕來。

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所以小羅不放心，正要出林。

「小友慢走！」

「請問這位是……」

「小友聰明過頂，應不難猜出在下是誰？」

小羅目光一凝，實在不認識此人，以前沒有見過。

但此人要他猜，且相信他可以猜到。

而此處距童翎和小五子的居處不遠，小羅忽然心中一動，莫非此人正是金面人？也就是玄陰教教主？

他立刻就認爲自己猜了個八九。可是不久前在小木屋中見過童翎，他不是這樣子。

「小友猜出來嗎？」

「莫非尊駕就是玄陰教教主？」

「小友果然聰明！」

「教主今夜一定要殺我了？」

「我不是對小五子說過不會殺一個只能活半年的人？」

「你眞能守此諾言？尤其不在小五子視野之內！」

「諾言就是諾言，如果在視野內和不在視野內有兩個標準，兩種解釋，那算甚麼諾言？」

「你改邪歸正了？」

「關於這個問題，也許你不能這麼問。」

「爲甚麼？你是不是以爲自己是正而非邪？」

「至少我以爲所謂白道中人比我邪得很多很多。」

「誰？是否可以舉例說明？」

「不久之後，你會發現那些人過去都極負俠名。」

「尊駕是不是知道我到小屋去過？」

「是的。」

「如果小五子的喜歡不是那麼肯定，你會不會殺了她？」

「不會。」

「這是不是謊言？」

「不是，因爲我太喜歡她。也許你以爲，像我這樣一個過去有過太多女人的人，怎麼會獨對一個女人專一？這是很難解釋的，就以你來說，在沒有和小仙蒂成親之前，身邊不也有好幾個少女？你敢說對她們就一點情感也沒有？」

小羅道：「不敢那麼說。」

「這就是了。每個人都會有情感，而每個人一生中都會有一度荒唐，但終有一天他會找到他眞正愛的人。」

小羅點點頭，相信這論調，却道：「我的三個同伴應該聽到你的笛聲趕來，爲甚麼沒有來？」

童翎道：「因爲我以笛音把他們引到岔路去了。」

「尊駕居然有此高深的造詣！」

童翎笑笑道：「小友不久的將來也能作到。」

小羅道：「尊駕應該不是童翎。」

「爲甚麼？」

「因爲沒聽說過這個人，即使一直在西域，也不該根本未聽說過你的名字吧？」

童翎點點頭，道：「小友，這是我唯一對不相干的人承認這件事。只是目前我還不能告訴你這件事。」

「甚麼時候才可以說？」

「也許我永遠也不能，但另一個人可以告訴你。」

「那個人是誰？」

「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

小羅道：「你還要大幹下去？」

「不是我要大幹，而是龍起雲、你的丈母以及衛天愚等人非殺我不可，我不願讓人殺死。」

「事情恐怕不是尊駕說的那樣。」

童翎笑笑，道：「昔年的事，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

小羅道：「至少，你和另外二人，大概就是哭、笑二面具人一起去屠殺前玄陰教一百餘口。」

「小友怎麼知道的？」

「有人看到你們三個人的側影和背影。」

童翎道：「昔年玄陰教教主司徒天爵率衆踏平了我的基業，殺死家人及部下七十七口，小友以爲我殺他們百餘口算不算過份？」

小羅道：「前教主司徒天爵的風評似乎頗佳。」

「似乎頗佳不行，像『神州七子』、『南海雙星』及『塞外三鷹』十二人，昔年都極負俠名，試問眞正當得一個『俠』字的能有幾人？」

小羅也不能否定這說法，道：「至少，尊駕學過『七殺夢魘』龍起雲的『夢裡乾坤』吧？」

「這一點沒有錯。」

「這一點尊駕就不高明了吧？」

「如果他是我的師弟呢？」

「這……」小羅大大地一震，道：「你們是同門？」

「你似乎不信。」

「因爲我一直未聽人說過。」

「因爲龍起雲不說，誰也不知道，也許有人會懷疑，像我們這等門第，和師輩，必是世外奇人，爲何武林中人不知？其實正因爲我們的師門太奇太高了，武林中人反而不知道，而我們師兄弟由於仇深似海，所以過去誰也不說出同門的事。」

小羅道：「原來如此，請問尊駕今夜在此等我有何見教？」（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丘浩把「黑獄十三煞」救出生天，滿以為惡人會感激他，從此不再挨揍，豈料經此一役後，十三煞見丘浩已成絕頂高手，惟恐日後他會造反，於是決定派他去殺他們的敵人，藉以引他進入邪道，永不翻身，丘浩不虞他們的奸計，還以為十三煞眞的對他心存感激，於是一口吃下烤魚及吳非吾賞給他的「酒」，結果服下「三七斷腸散」……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求醫迫在眉睫　偏又好事多磨

丘浩道：「大叔為甚麼要害我？」

吳非吾道：「我只在測驗你！」

丘浩看看其餘的人，他急急的道：「我救過你們，你們却要害死我！」

吳非吾道：「娃兒，我們不會害你，如果害你，那是你自己！」

丘浩道：「我不懂！」

吳非吾哈哈笑道：「我只一說，你就懂了！」

丘浩道：「我能不死嗎？」

吳非吾道：「當然能，因為大叔身邊有解藥！」

丘浩像洩氣皮球似的癱了！

吳非吾輕拍丘浩，嘿嘿笑道：「娃兒，你怕死？」

丘浩道：「我不想死！」

吳非吾道：「娃兒，你是個天才，你才學了我們每個人幾招功夫，可就能把各家功夫融在一起而更上層樓，娃兒，為了証明你可以接替我們十三人的衣鉢，你大叔們一致以為，應該考証一下！」

丘浩把眼淚往肚裡流，痛苦却又留在臉上！

他如果再大一些，也許他有力量反抗，但他才多大？

丘浩怯怯的道：「大叔，我小，我還沒有學成甚麼武功，以後還要仰仗大叔阿姨們的教導呀！」

是的，他才十二歲，就算身材高一點，終究仍然是個孩子！

吳非吾道：「你目前的功夫，足以使你列位高手，娃兒，建立起你的信心，你如果在二十天之內，能送一顆人頭回來，那就是你最佳的表現，大叔立刻把解藥送你，這一輩子你就是我們接班傳人了！」

丘浩聞言一震！

巧兒已笑着摟摟丘浩，道：「娃兒，你看看，我們十三個人，沒有一個有後代，這老龍洞裡堆滿了財富，如果你肯聽話，就去砍下人頭送進來，你就是我們大伙的接班人，等我們大家百年之後，這些不全是你的了？」

丘浩苦兮兮的道：「我不想要財寶，我願侍候各位大叔阿姨！」

「嗚……」

嚄！悟空哭了！

他這麼一哭，大伙一怔，便聽悟空拭着淚，道：「聽聽，人家娃兒多有良心，你們餵他毒藥，這是對你們救命恩人的回報？」

呂不悔沉聲叱道：「和尚，你得了吧，咱們是甚麼人？幹甚麼？惡人不奉菩薩，你省了吧！」

丘浩可憐兮兮的看看悟空，眞想過去投入悟空懷裡大哭一場！

如果丘浩抱着悟空哭，悟空必然心痛！

丘浩向吳非吾道：「吳大叔，我要殺甚麼人？我外面又沒有仇人！」

吳非吾道：「大山裡你不是唬退幾個厲害的嗎？這麼辦，在他們之間你隨便殺一個，只一個就成了，等你把

人頭送來，解藥不但送你，而且我們當盡全身功力，助你成為武林第一人！」

他說完，又看向在座十二人！

十二個男女大惡人齊點頭，這等於告訴丘浩，叫他服下毒藥的人是大伙同意的！

他到了這時候，還有甚麼好說的？

丘浩可憐無助的樣子，却得不到這些惡人的垂憐，那悟空也低頭不語了！

丘浩也食不下嚥了！

他看看每一個人，心中油然升起反抗心理！

他在心中開始罵：一羣臭王八，我出手救你們，你們害我吃毒藥，太可惡了！

惡人當然可惡，當他想通這一點，便又輕鬆的道：「吳大叔，各位大叔阿姨，我心裡很明白，原來各位大叔阿姨要成全我，好啊，我這就出洞去，說不定我會把那幾個人的人頭全殺了送回來，只不過……」

齊飛兒立刻問：「不過甚麼？」

丘浩道：「萬一我打不過他們，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會恨你們的，我就算死到閻王殿，我一樣會求閻君老爺叫各位多活幾年，好了，我得趕快走了！」

他說的話果然令十三惡人好感動，巧兒道：「娃兒，再吃一條魚吧！」

丘浩搖搖頭，道：「各位慢吃，我走了！」

吳非吾道：「吳大叔送你出洞去！」

巧兒伸手入懷，掏出幾片金葉子，笑道：「娃兒，拿着路上當盤川！」

丘浩也不客氣，接過來塞入袋子裡！

「吳大叔，你就別送了，我知道怎麼走出去！」

吳非吾點頭哈哈笑，他對其餘的人道：「你們看看，這眞是個好樣的，提得起放得下，正是我們的接班人，讓我們大家在洞中祈禱吧，求上蒼保佑我們大家的娃兒早早砍下個人頭凱旋而歸！」

丘浩道：「我抱必死之決心，吳大叔，你們等着看人頭吧。」

他果然表情愉快，而且也顯得很有把握的樣子。

這反而令十三煞大吃一驚，怎麼這娃兒變得這麼快，剛才一副無奈可憐，瞬間變成快樂寶寶了？

＊　＊　＊

丘浩果然一個人往前面洞口走去了。

他不時的回頭看，果然十三煞沒有人跟他走出來。

丘浩來到一處石縫邊，他爬下去，直對着石縫細聲細氣的叫：「扁公公，扁公公！」

「娃兒。」

「扁公公，不得了啦！」

「娃兒，聽你口氣，你發生甚麼事了？」

「扁公公，我吃了毒藥。」

「可知甚麼毒藥？」

「三七斷腸散。」

「嗨，要命的毒藥呀！」

「吳大叔叫我去殺個人，回來他給我解藥。」

「你殺人嗎？」

「我不想殺人。」

「不殺人，你不就死了？」

「所以我來求你。」

洞中扁大夫深深一嘆，道：「娃兒，我怕是難以幫你了，因為當初我配了解藥，一應齊全之後，吳大惡就把所有的解藥拿走了。」

丘浩道：「我只有去殺人了。」

扁鴉道：「娃兒，實在對不起，你自求多福吧。」

丘浩也知道扁鴉的無奈，他低聲的道：「扁公公，我不怪你，我走了。」

扁鴉突然對丘浩道：「你等等。」

丘浩立刻又把耳朵貼近石縫，只聽那扁鴉低聲道：「老夫當年是名醫，我有個好友叫于立，此人住在秦嶺十八盤大山裡，你只一打聽，也許這人還在，他也許有辦法救得了你。」

丘浩道：「秦嶺十八

遠？」

扁鴉道：「往西

便知。」

丘浩道：「要幾天？」

扁鴉道：「快的話兩天多一點。」

丘浩搬動指頭減，二十一天去兩天半，還有十九天半，也許只有十八天。

他再一次對着石縫，道：「扁公公，我去找于立，希望這位老人能助我。」

於是，丘浩走到老龍洞口，他對着石縫吹牛角，三聲之後，石洞露出一條縫。

丘浩回過頭看着，似是不忍離去的樣子。

他知道，黑獄之中關了些人物，這些人常年不出洞口一步，辛苦的侍候着十三惡人。

扁大夫就是其中之一。

住過六年多的地方，丘浩回眸一望，多少帶着幾許感情，摸摸身上的疤痕，可也叫他咬咬牙、跺跺脚，身子一側便出了洞。

丘浩奔下老龍嶺了。

如果他體內不是中了毒，丘浩眞想一走了之。

他還不知道

陽當知

不過連丘夫人也叫羅玉不要把這事告訴丘大人。

丘浩如果是個好人，丘夫人自然會高興，只可惜丘浩跟着十三煞殺人搶劫，她就傷心。

丘夫人拜託羅玉，設法把丘浩找到。

尋找丘浩，羅玉已經找有年了，丘夫人田氏如今再拜託，羅玉心中一緊。

想找個平常人容易，想找十三煞，那得下地獄去找，地獄又在甚麼地方？

* * *

丘浩出了洞，一心想去找于立。

于立是個甚麼樣的人？

丘浩心中想着，于立是不是和扁大夫一樣的是善良老人？也許于立早就死了。

丘浩在想，如果于立死掉，自己也活不成了。

眞要爲活着去殺人，自己多自私呀，何況那些人物都有一身好本領。

丘浩一路奔跑，一邊想的可眞多，不知不覺的跑到大路上來了。

這是一條通西大道，好像不是上一回攔路打劫總兵寶物的那條大道。

丘浩算一算路程，他已跑了快七八十里路了。

從老龍嶺往西行六百里路盡是插天高山，這條大道，算是由東往西的第二條大道了。

丘浩有些餓，又見附近無人家，抬頭再看天，想見太陽那得等明天了。

他不打算往荒山大路邊，於是，展開輕功，一口氣的又是五七里，看見一棵路邊大柿子樹下，就那麼孤伶伶的兩間小草房，門前兩塊大石頭，石頭被磨得溜光滑亮，想是常有人坐在石頭上乘涼。

丘浩走到門邊，茅屋裡傳來一聲叫：「娘，妳回來了，我來開門。」

丘浩怔了一下，那茅屋門「呀」的一聲拉開來，喲，門裡面站着個俏姑娘。

大概十四五歲吧，臉圓眼更圓，那個俏鼻子端正得就好像人工特意安裝上一樣，一開口，滿口貝齒是白的：「喲，你是誰呀？」

丘浩靦覥一笑，道：「我是過路的，天快黑了，我是想在你們這兒借住一宿。」

姑娘把丘浩上上下下看幾眼，道：「進來吧！」

丘浩忙點頭：「謝謝，謝謝。」

他往屋子裡走進去，發覺明暗共兩間，明間裡擺了一張黑漆大方桌，靠牆是一張長條櫈，上面還擺了個景鎭細瓷羅漢像，挺着肚皮直望着丘浩咧嘴笑，二門邊有個小灶房，顯然這兒只住兩個人，因爲桌上放了個盤子，碗筷只有兩副。

兩把椅子分兩邊，牆上掛了一幅山水畫，那山水畫七[illegible]深不知處，眞有些像是老[illegible]，要不然，那畫中的水潭爲[illegible]船？

丘浩幾乎被這張畫吸引住了。

他正在觀看，那姑娘已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道：「你喝茶。」

丘浩回過頭來，道：「謝謝。」

他又望着那張畫，姑娘却笑笑道：「你的年紀不大嘛，你怎麼一人走路呀？」

丘浩道：「雖是小，可是我要去找一個人，今夜眞高興能住在你們家裡。」

姑娘看看畫，又問：「你也喜歡畫？」

丘浩道：「我只喜歡這張畫。」

姑娘抿嘴一笑，道：「那好，我娘也喜歡，我娘每天都會站在畫前面看，只一看就是老半天。」

丘浩道：「這畫是那裡來的？」

姑娘道：「這幅畫呀，嗨，說了你也不知道。」

丘浩道：「妳不說我更不會知道。」

姑娘又淺淺一笑，道：「這幅畫是我娘出了一百五十兩銀子，請了洛陽名畫家，走入深山中仿畫的眞山水，此畫一共畫了兩個月零八天，唔，已經好幾年了吧！」

丘浩吃驚道：「妳娘眞是寄情山水間，出塵一朵蓮，好興緻。」

丘[illegible]情。

姑娘伸頭向外望，見天色[illegible]便把燈也點上了。

她在灶房取來兩個大餅切成小塊，堆在一個盤子上，又在鍋裡盛了一碗肉湯，大蒜一把之外，還有花生一把。

「小兄弟，你先吃吧，吃完了你先睡。」

丘浩跑了很長的路，早就餓了，這時候也不客氣，坐下就吃起來了。

姑娘看着丘浩這副吃相，伸手掩嘴竊笑。

丘浩也不爲意，他心中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盡快出武關，上秦嶺十八盤去找那個叫于立的人。

他也想着，萬一姓于的死了，自己該去殺人，抑是乾脆死了算了？

那姑娘坐在丘浩身邊，她發覺丘浩一副老實相，不由得摸着丘浩的頭，笑道：「小弟弟，你沒有我大，我可以當你小姐姐。」

丘浩回以苦笑，他放下飯碗，道：「小姐姐，是的，妳可以做我的小姐姐，只可惜……唉！」

姑娘怔了一下，道：「年紀輕輕也

嘆氣呀！」

丘浩道：「小姐姐，我是個不幸的人，我好可憐。」

姑娘摟着丘浩，安慰的道：「你放心，你吃了我的東西，我是不會向你要錢的。」

她看看兩張餅已被丘浩吃光，便笑問道：「吃飽了嗎？」

丘浩道：「我從來就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小姐姐，我走的時候，妳再給我包一些，好不好？」

姑娘哈哈一笑，道：「眞精靈，聽說我不要你的錢，你倒是開口要了。」

丘浩聞言，立刻自袋中摸了一把，嘩，屋內金光乍現，一把金葉子已托在他的手掌。

姑娘看得一瞪眼，張口仰面不知所以。

丘浩大方的取了一片金葉子，道：「我吃妳的東西，當然給你錢，呶，這一個夠不夠？」

他知道他就快要死了，要這些金葉子何用？

姑娘搖頭，道：「那會用這麼多，小兄弟，你收起來吧，我不要你的金葉子。」

丘浩道：「妳一定得收下，要不，這些金葉子不知會被誰拿去了。」

姑娘吃驚的楞住了。

兩個人雙手在推又讓，好像在安慰對方似的，姑娘也從丘浩的臉上看出有淚光，她不由得伸手在丘浩的面上拭了一下。

丘浩沒有閃開，他正需要有人來安慰他。

便在這時候，門口忽然有個女子聲音傳來：「好不要臉，一對狗男女。」

丘浩大吃一驚，他抬頭看向門外，當門站着個大姑娘，那姑娘的手上有一把刀。

屋中的姑娘也嚇一跳，但她立刻迎過去，道：「妳是誰？妳來我家……」

門外的姑娘在拔刀了。

丘浩一看仔細，不由得更是一驚。

便聞得門外的姑娘尖聲厲叫：「妹子，快來，原來這小東西在這兒。」

隨聲奔來一個小姑娘，這姑娘的手上也有一把刀。

兩個姑娘並肩站，丘浩不由暗自叫了一聲：「苦也！」

* * *

他當然叫苦不迭，如今他身上中了毒，那有時間和她們鬥，他本來打算只睡兩個時辰，等半夜就往西去找那個于立大夫的，誰知會在這時候遇上她們姐妹兩人。

這兩個姐妹，對於丘浩並不陌生，正是洛陽附近佟家莊兩位千金大小姐。

佟飛虹與佟飛霞如今就站在丘浩面前。

這眞是冤家路窄。

丘浩忙抱拳施禮，道：「兩位賢姐妹，小子我今天不打架，行嗎？」

佟飛虹叱道：「只因爲你出手，我爹才受了傷，亦使我姐妹倆也受了傷，這兩天才好，也算是老天有眼，今晚碰見你這小子，年紀輕輕的找個姑娘陪着你，果然惡人種，不是甚麼好東西！」

丘浩道：「喂，妳可以罵我，別把人家姑娘也罵了，她可沒有招惹妳呀！」

佟飛霞面色極難看的叱道：「還知道護花呀，小可惡，你今天別想活，你今天落單了。」

她又對一邊的佟飛虹道：「姐，今天非合力宰了他不可。」

這兩個姐妹正要出手，屋裡的姑娘叫起來，道：「喂，這是我的家，妳們不能在我的家殺人。」

佟飛虹道：「看看，這一對狗男女多會爲對方着想，她還叫咱們不在她家殺人，一個姑娘家養個小色狼在身邊，還嘴巴尖尖的叫咱們不要殺了她的小情人呀！」

那姑娘鼻子一抽，冷冷道：「別以爲你們手上有刀子，我可不怕妳們！」

丘浩一看情形僵了，不由一咬牙，一跺脚，道：「好，要殺是嗎？[illegible]到門外幹，誰怕誰！」

屋內姑娘伸手拉住[illegible]出去，你這麼小，[illegible]

丘浩尚未回答，那佟飛霞已醋性大發的叱道：「小惡人，滾出來！」

丘浩甩脫姑娘的手，一個箭步就衝出小屋了。

外面雖然灰蒼蒼，但也明月亮光，丘浩的尖刀拔在手，他站在佟氏姐妹面前，道：「妳們是兩個一齊上，還是打車輪戰，我都接下了。」

佟飛虹冷冷道：「口氣倒不小，小惡人，我先在你倒地之前問清楚，那些惡人住在甚麼地方？」

丘浩道：「妳以爲我會告訴妳們？」

佟飛虹道：「你非告訴我們不可。」

丘浩道：「告訴妳們，妳們也找不到，我以爲……」

他忽然看到佟飛霞在移動，移向他的左邊來，丘浩立刻明白，她姐妹要聯手對付他。

一聲冷笑，丘浩的尖刀拔出來了。

那佟飛虹尖叱，舉刀就殺，左面的佟飛霞便也立刻側身跟進。

這姐妹二人習的乃是她們[illegible]長青的「閻王刀[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十分巧妙。

「咻！」

「嗆！」

兩種聲音甫起，却也奇怪，忽有一團黑影罩過來，那黑影快得叫人吃一驚。

當四個人剛剛站定，嗨，丘浩與佟家兩姐妹便也昏頭轉向的歪着身子躺在地上了。

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突變，丘浩與佟家姐妹兩人根本沒有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便搖搖晃晃的倒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門下站的姑娘大叫一聲：「娘！」

姑娘奔到那團黑影身邊，却見是個青短衫黑褲子頭挽青巾的中年女人。

這女人不回答姑娘，一個大步走向丘浩身邊，伸手抓住丘浩的衣領提了起來。

姑娘立刻叫道：「娘，他是好人吶。」

「他是惡人。」

「娘怎麼知道？」

「妳馬上就明白了。」

姑娘不問了，因爲她發現她娘把丘浩提進屋內了。

如果她娘要殺丘浩，是不會再把丘浩提進屋內的。

姑娘跟着走進來，見她娘把丘浩拋在地上，便立刻走過去，對她娘道：「娘，他是個少年人吶。」

中年女人對姑娘道：「快去，把小子那把刀子拾進來，娘要看看。」

姑娘立刻又走出門，從地上拾起一把尖刀走進來，中年女人已自丘浩腰帶上抽出木鞘子細看。

「娘，妳知道這把刀的來歷？」

中年女人道：「好像是花滿天她那個短命丈夫的殺人刀，可是這小子剛才用的那一招刀法娘好眼熟，好像是……他媽的……」

她罵了一聲又咬牙，緊接着又道：「他媽的，難道是那個老冤家傳了個小徒弟？」

姑娘急問：「誰呀？」

中年女人重重的道：「就是你乾爹厲莫野。」

姑娘一驚，道：「我乾爹？」

「他拋下我們的時候，妳才整七歲。」

姑娘道：「我知道，前幾年娘想他，後幾年娘罵他，娘，妳要不要找他？」

「娘找了他這些年就沒停過，咱們住在大路邊就是希望一天能遇上妳乾爹。」

姑娘指着昏迷的丘浩，道：「那就問問這少年人吧！」她頓了一下，又問：「娘，妳不是說他是個小惡人嗎？怎麼辦？要殺他？」

中年女人哈哈笑道：「妳乾爹是大惡人，這小子當然是小惡人了。」

說着，她取出一條絲巾，放在丘浩的鼻子上抖了幾[illegible]

「嗯！」

丘浩彈身而起，見自己[illegible]

中年女人手上，立刻伸手道：「把[illegible]我。」

中年女人哈哈冷笑，道：「你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我若要你死，你還站得起來？」

「妳是誰？」

一邊的姑娘忙對丘浩道：「她是我娘。」

丘浩怔了一下，道：「奇怪，妳只一出現，我就昏倒了，妳用的是甚麼法術？」

說着，他望向門外，見地上躺着佟家姐妹，立刻又問：「她們死了？」

中年女人冷冷道：「她們還未死，且等我把事情弄清楚，再決定你死或是她們死。」

丘浩急搖手，道：「何必殺人呢！」

中年女人面皮一緊，轉身對女兒道：「弄根繩子，把門外的兩人綑起。」

姑娘立刻走到門後，從牆下摘下一根繩子便出門去了。

丘浩正要再說甚麼，中年女人舉着手上尖刀，比在丘浩的鼻尖上，冷冷道：「小子，我問你個人，你得說實話，否則……」

「否則你會殺我，是嗎？」

「算你聰明。」

中[illegible]

了？難怪這幾[illegible]婆娘！」

丘浩道：「妳也認識花大娘？」

中年女人道：「丹江夜叉，老娘怎會不知道？」

丘浩道：「那麼，妳大娘貴姓呀？」

「涂……」

「涂大娘。」

「你就叫我涂玫瑰吧！」

「妳叫毒玫瑰？」

「小子，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我問你，你怎麼會遇上花大娘的？」

丘浩道：「我和我阿姨到洛陽，半路上遇見的。」

「她就送你這把刀？」

「是呀。」

「你阿姨是誰？」

「我阿姨叫巧兒。」

涂玫瑰聞得「神偷」巧兒是丘浩的阿姨，立刻追問一句道：「小子，我問你，剛才你那一招刀法是誰教你的？」

丘浩想了一下，道：「那一招叫『單鳳朝陽』，也是閻王刀法起手式，涂大娘妳眞識貨呀！」

不料涂大娘的兩個眼珠子幾乎懲

出眼眶外，她一把抓住丘浩的手腕，嚇得丘浩吃一驚，還以爲要殺他了。

「大娘你……」

「快說，你師父是不是姓厲？」

「我沒有師父呀。」

「這刀法是何人傳你的？」

「是……是厲大叔呀！」

「厲莫野？」

「是我厲大叔呀！」

「是呀，你也認識我厲大叔？」

丘浩此言一出，涂玫瑰立刻狂笑得全身直抖。

那聲音，丘浩還以爲是老龍嶺上的野狼嗥。

笑聲戛然停止，涂玫瑰已拉過丘浩到牆上掛的那幅山水畫前，指指點點的道：「快告訴我，厲莫野住在那個地方？」

丘浩望着那畫，還眞有幾處很像老龍嶺，他左看看，右瞧瞧，琢磨半天才低聲道：「涂大娘，妳要找我厲大叔？他是不會出來的。」

涂大娘道：「先告訴我，他在那兒？」

丘浩道：「山山水水一大堆，濃霧飛雲分不清，涂大娘，我怎麼講？」

涂大娘叱道：「你小子耍嘴皮呀，那好，快帶我去找厲莫野。」

丘浩一聽可急了，忙搖手道：「不，不，我的時間不多了，我不能陪你去找我厲大叔。」

涂大娘以爲問題出在門外的兩個姑娘身上，她立刻叫她女兒：「小蘭，快把那兩個女的拖進來。」

「是，娘。」她剛把那兩個佟家姐妹綁上繩，聞言一手一個，便把佟家姐妹拖進屋裡了。

小蘭把兩人往她娘面前一放，涂玫瑰又用她的絲巾在佟家姐妹鼻尖上拂了幾下。

佟飛虹第一個醒過來，她一看屋中的情形，又發現被繩子綑住，不由怒道：「你們……」

涂大娘等佟飛霞也醒過來，才冷冷一笑道：「說，你們爲甚麼要殺他？」

佟飛虹叱道：「可惡，你知道他是誰？」

涂大娘道：「他是個小惡人。」

佟飛虹道：「你既知他是小惡人，爲什麼要救他，反把我姐妹綁繩？」

涂大娘捧腹哈哈笑，道：「因爲我也是惡人吶，哈！」

她此言一出，佟家姐妹楞住了！

涂大娘對丘浩道：「小子，我今替你解決掉這兩個不知死活的丫頭，你看怎麼樣？」

丘浩吃驚，道：「妳要把她們殺了？」

涂大娘道：「小子，我殺人的方法太多了，你小子如果怕出問題，那行，我這裡有一瓶多年未用過的化骨毒粉，弄一些洒在她二人身上，立刻就叫她二人化爲膿血而死，來呀，小蘭。」

她叫小蘭是那麼自然。

小蘭回答得更自然：「娘，妳吩咐！」

涂大娘道：「把她二人再拖到外面，最好是在山溝裡，化了膿血之後，溪水就把臭氣汚水冲走了。」

涂小蘭立刻又去拖佟氏姐妹。

佟飛霞叫了起來，道：「不，我不要死。」

涂大娘道：「妳們不死，這小子就不會太平，他不太平，誰幫我去找我的心上人呀！」

佟氏姐妹又一驚。

丘浩却開口，道：「涂大娘，你眞要毀屍滅跡，幹這傷天害理的事呀？」

涂大娘眼一瞪，道：「小子，憑你的身份，怎會說出這種鬼話？你也不嫌有失惡人身份呀！」

丘浩道：「涂大娘，妳是不是眞要找妳的老相好我的厲大叔？」

涂大娘叱道：「廢話，老娘已找了幾年啦！」

丘浩道：「妳也想叫我帶妳去找我厲大叔，是不是？」

「當然。」

「那好，妳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你小子有什麼條件？」

丘浩看看佟家姐妹，老大面色鐵[illegible]青，老二淚水直流，楚楚可[illegible]人都已表現出來了。

他緩緩走到佟[illegible]和的道：「姐姐。」

「呸！誰是你姐呀！小惡人，小無賴！」

苦兮兮一笑，丘浩道：「我只想問妳二位，我們無仇無怨的，妳們爲什麼要殺我？」

佟飛霞叱道：「小惡人，那天如果不是你，我們至少可以殺死幾個大惡人。」

丘浩道：「你們之間也會死好多人。」

他這話不錯，當時的肉搏，雙方已拋却生死不顧了。

佟飛霞收住淚，道：「你爲什麼同那些惡人一起？」

丘浩道：「我是吃他們飯長大的呀！」

佟飛霞道：「小小年紀就學殺人搶劫！」

丘浩道：「我並未殺人，我也沒搶劫，二位姐姐，妳們以後別找我麻煩，好不好？」

一邊，涂大娘嘿嘿冷笑道：「什麼以後，她們沒有以後了。」

丘浩嘆口氣，道：「我在求你們[illegible]了。」他搖着頭，又[illegible]合，會[illegible]

騎就在前面林子裡，就是要殺你爲我爹出一口怨氣的。」

丘浩聞言，不由又是一嘆，道：「眞淒慘。」

佟飛霞道：「你少貓哭耗子假慈悲，你是不是很得意？你看着我們被害死，不正合你心意？」

丘浩忽然轉身面對涂大娘，道：「大娘，我答應帶妳去找我厲大叔，只不過妳得放了她姐妹！」

涂大娘吼道：「小惡人，你吃錯藥了！妳們要殺你呀，你怎麼……」

丘浩道：「妳要是不放，我就不陪妳去找我厲大叔。」

涂大娘道：「眞是個小混球，你根本不配當惡人，可恨他們十三惡，怎麼會調教出你這個不成材的小混帳，你是用非所學，狗屁不通，我問你，你是不是喝了孟婆湯，迷失惡人本性了？」

丘浩心中在泣血，因爲他的日子不多了。

他是來找于立的，却還要再回老龍洞，就這麼一來一去，三天時間報廢了。

如果他找不到于立，他就得死，如果不想死，便只有去找皇甫大山幾個之中的一個，把人頭切了送回老龍洞，以換取吳非吾手中的解藥。

可是，丘浩根本不打算殺任何人。

此刻，他看看佟家姐妹，他發覺佟家姐妹也楞住了。

丘浩突然大聲的道：「涂大娘，妳如果不放她二人走，我走。」

涂大娘道：「你要不要再多想一想？」

丘浩道：「我想過了，妳馬上放了她們。」

涂大娘道：「好吧，我就聽你的，放了她們。」

她示意女兒涂小蘭，立刻爲佟家姐妹鬆了綁。

佟飛虹重重的對丘浩道：「我們並不感謝你，小惡人！」

丘浩道：「誰要妳謝啦？」

佟飛霞道：「你爲什麼要做惡人？」

丘浩道：「那是我的事！」

佟飛虹拉着妹子就要走，丘浩忽然又叫住，道：「妳們等等。」

佟飛虹怒道：「你反悔了？」

丘浩不回答，他走到桌子前，大把小把的把一應吃的掃入一個布巾裡，拿到佟飛霞面前，道：「拿去，我知道你們也想找吃的。」

佟飛霞看看她姐姐，可也未伸手接。

佟飛虹一把搶過來，狠狠的對丘浩一瞪眼，道：「你以爲這樣做，我們就說你是好人了？做夢！」

丘浩聞言怔住了。

這話多少也刺痛了他的心。

他低下了頭，便正眼也不敢看門外。

涂小蘭可火了，她

家姐妹尖聲叱道：「什麼東西

正經，我們惡人，哼，惡人還送她

吃的呀，什麼玩意兒！」

涂大娘道：「我就說嘛，殺了最乾淨，沒來由的惹生悶氣不是？」

她拉過一張椅子坐下來，便在這時，附近傳來馬蹄聲，想是佟家姐妹連夜西去了。

＊ ＊ ＊

涂大娘笑看着丘浩，道：「你小子大概累了吧，就在我這兒過一夜，明日一早咱們去找你厲大叔。」

丘浩連點頭的力氣也沒有了。

現在，丘浩被涂玫瑰母女二人招待得眞週到，先是冷暖飢寒問一遍，再問丘浩可習慣。

什麼習慣？

原來涂大娘這兒只有一張大床，母女二人就睡在這張大床上，除了大床之外，別的地方便是外間那張桌子上。

那年頭，那地方，睡在床上的男女，誰都是脫光衣裳才上床，涂大娘母女也習慣這模樣。

丘浩年紀小，當然更要剝光衣裳才上床，所以涂大娘問他可習慣。

丘浩不習慣行嗎？涂大娘不但剝光他一身衣衫，還逼他睡在床裡面，因怕丘浩睡到半夜跑了。

丘浩心中也明白，睡就睡吧，脫

是下潭

＊

「噢！娘，妳看。」

涂大娘吃一驚，道：「看什麼？」

涂小蘭摸着丘浩光脊梁，驚叫道：「娘呀！妳仔細的看，小弟弟的身上盡是疤！」

涂大娘也看見了。

涂大娘冷冷一笑，道：「跟着他們十三個惡人在一起，少不了要挨生活。」

是的，丘浩滿身疤痕，有的還是豹爪子印，當然，刀子割的也不少。

丘浩心中苦，但他仍然淡淡一笑，道：「我學不好武功就會挨打。」

涂小蘭道：「小弟弟，你眞可憐。」

說着，她用手臂把丘浩抱得緊緊的。

唔！丘浩頓覺軟綿綿的怪癢。

涂大娘却不在意的道：「你二人睡在一起，我在床邊休息，明日還得找人吶。」

她當然說的是找「二閻王」厲莫野了。

＊ ＊ ＊

涂大娘光赤赤的仰面睡，那模樣

還眞誘人，涂大娘也生得白，那張面孔很均稱，五官全是女人最好的，那兩隻乳峯像是要滾下地的肉饅頭一樣，顫巍巍似山峯，她不肥也不瘦，閉上眼還帶着笑瞇瞇的樣，如果說女人四十一枝花，涂大娘當之無愧，她像熟透了的玫瑰花，只可惜她喜歡用毒。

厲莫野殺人不眨眼，可就是害怕同涂玫瑰一張床，花大娘就會對厲莫野說過，涂玫瑰這些年正在找他，而且找得好辛苦。

厲莫野却不爲所動。

厲莫野寧肯乾耗在老龍洞，如果他幸運，也許會等到巧兒投懷送抱，至少巧兒不用毒。

若論涂玫瑰與巧兒那個美，那是各有不同。

涂玫瑰似濃粧艷麗的玫瑰花，巧兒就像深谷幽蘭。

涂玫瑰等了這麼多年，厲莫野當然也想，只不過厲莫野想來想去的，一想到涂玫瑰毒玫瑰，他便洩氣了。

＊ ＊ ＊

涂玫瑰打鼾了，聲音不大，但可以叫人知道她眞的已經睡着了。

丘浩也好像睡着了。

爲什麼說「好像睡着了」？那是因爲他根本睡不着。

涂小蘭與他兩個人光溜溜的摟在一起，打死他也睡不着，他不習慣也。

涂小蘭習慣，平日裡她與她娘就是這麼光滑似泥鰍的睡在一張大床上，如今……

如今雖然丘浩身上澀不拉嘰的，可涂小蘭抱着他另是一番滋味，帶着那麼一點刺激的味道，丘浩身上盡是疤！

不管怎麼樣，丘浩還是這麼的湊和一夜。

＊ ＊ ＊

天亮了，涂小蘭見丘浩睡得好香好甜，口水也流了一大片，她面上微微笑，摟抱的手動也不敢動，就怕把丘浩弄醒。

其實丘浩就在天最黑的時候方才累得睡着了。

什麼時候天最黑？四更交五的時刻最是黑，算一算，丘浩才睡了一個時辰。

涂大娘挺着光身坐起來了。

她看見女兒抱着丘浩睡，她不但不生氣，可還樂得哈哈笑，因爲，她女兒小蘭的責任盡到了，小蘭抱緊丘浩睡，丘浩想在半夜溜走也不容易。

涂大娘一掌拍在丘浩的屁股上，笑叱道：「舒服一夜也該起來了，小子眞貪睡。」

她那裡會知道，丘浩這一夜的罪受大了。

＊ ＊ ＊

丘浩被涂大娘一掌打醒，他挺挺身子，才發覺涂小蘭的一條腿還擱在他的肚皮上，而涂小蘭早醒了，她裝沒有醒，任由丘浩用力推，她才伸個懶腰開口，道：「天亮了。」

涂大娘道：「快去弄些吃的，我今要同娃兒往大山裡去找妳乾爹了。」

涂小蘭道：「我去不去？」

涂大娘道：「妳在家等着我，五七天後我就和你乾爹一起回來了，到那時，咱們一家三口的日子就好過了。」

涂小蘭的動作眞俐落，穿衣繫帶上灶房，沒多久，便把一應吃的端上桌。

涂大娘笑對丘浩道：「娃兒，快吃，完了咱們就上路。」

丘浩心中可不是滋味，他如果此刻去找于立大夫，他就不一樣了，他的肚子裡服了「人魔」吳非吾的三七斷腸散，只能撐上二十一天，他已浪費三天了。

如今涂大娘逼他陪着去找厲莫野，他的心裡除了苦，還會有什麼？

丘浩只爲了佟家姐妹才答應陪涂大娘去找「二閻王」厲莫野的，既然答應人家，便只有留下了，否則昨夜他早就走了，如果涂大娘再用毒，丘浩一定有警覺。

＊ ＊ ＊

現在，丘浩想了一下，便把心一橫，坐下來大吃大喝起來了。

不錯，吃也是死，餓也是

不吃個舒服。

丘浩不但吃得多

的

小布包內裝滿了滷的醬的一大堆，涂小蘭會烙餅，葱油餅帶了十幾張。

於是，丘浩陪着涂玫瑰上路了。

只不過丘浩也知道「黑獄」規矩，任何人未經十三煞允許，是不許把外人帶到老龍嶺上的。

丘浩帶着涂大娘往烏鴉谷走，走着走着，涂大娘認出來了。

「喂！小娃，這是去烏鴉谷呀！」

「是呀！」

「我又不是找花大娘！」

「妳得先住在花大娘的山洞裡。」

「爲什麼？」

丘浩道：「我如果直接帶妳去找我厲大叔，他會殺了我，也許妳也不能活。」

「我不信他敢殺我。」

「涂大娘，妳若不聽我的，對不起，我走了。」

涂大娘急忙拉住丘浩，道：「好，你厲害，我就先住在花滿天那裡。」

丘浩帶着涂大娘，飛一般的進了烏鴉谷，繞過那道老松林，抬頭看，嚄，只見洞口圍坐着三個人，那涂大娘已敞開嗓門叫上了。

「喂，花滿天，

這些

那個崖洞口上的三個人齊伸頭往下看。

花小蝶又叫起來：「娘，妳看，小弟弟也來了。」

丘浩往山洞口甩甩手，花小蝶已順着繩子溜下來：「小弟呀，這幾天我好想你喲！」

丘浩道：「想我幹什麼？」

花小蝶道：「人家還不是爲你操心，怕你……」

丘浩有些激動，天底下還有人會爲他操心的。

花小蝶已拉着丘浩不放手了。

丘浩對花小蝶道：「妳陪涂大娘上去吧，我這就要走了。」

花小蝶道：「不，上去住兩天嘛，涂大娘等在妳們這裡別走開。」

丘浩道：「我回黑獄去找我厲大叔怎麼來了就要走。」

花小蝶不爭了，因爲她知道老龍嶺那地方去不得，丘浩可以去，涂大娘不能去。

花家母女二人也不能去，這是「人魔」吳非吾訂立的山規，誰敢去送死。

涂大娘對花小蝶道：「別攔他，快叫他去找二閻王，小蝶呀，妳是越長越標緻了。」

花小蝶笑開懷了。

便在這時候，花大娘與一個大漢從上面也順着繩子溜往下面來了。

涂大娘一看，咧嘴笑了：「喲，是你呀，快刀劉，曾聽說你在衙門幹上劊子手，我涂玫瑰心想，是不是有一天會在法場上與你碰面，那場面不知你怎麼砍我的這項上五金魁首，哈！你怎麼在這會老情人呀！」

「哈……我美麗的毒玫瑰，公事飯我只吃了兩年便嘔心了，他奶奶的，那不是人幹的。」

「怎麼啦？」

「怎──麼──啦──呀！王八好當氣難受，我快刀劉不聽嚷嚷，豬八戒甩鈀子──不侍『猴』了。」

涂大娘哈哈笑道：「我就說嘛，幹過咱們這種自在日子的人，你快刀劉會往公門闖進去，眞叫我笑破肚皮。」

花滿天道：「涂大姐，來了就好，快上去，老酒一壺是熱的，鹿腿烤得可香吶。」

她看丘浩要走，立刻又問：「娃兒怎麼要走？」

丘浩黯然的道：「花大娘，我是去找我厲大叔，涂大娘在妳這兒等兩天。」

花大娘怔了一下，但忽然大聲笑道：「我眞糊塗了，涂大姐如果不是爲了找二閻王，她怎肯到我這兒來呀！哈，沒說的，咱們先上去。」

丘浩不上去，他低着頭走了，他是往老龍嶺去的。

花小蝶有些依依，她看着丘浩走遠，這才無奈的跟着她娘往山崖上攀去。

這一夜，涂大娘就住在烏鴉谷的斷崖山洞裡，只不
刀劉的親熱勁，她的心
糟。

*　*　*

丘浩一路往老龍嶺奔去，他再也想不到，自己會白白浪費三四天日子，算一算，二十一減去四天半，只剩下十六天半了。

這個數字他一路走，一路還搬着指頭算，他至少已算了七八遍，仍然是十六天半。

現在，丘浩可憐兮兮的來到那個巨大的石頭前，他看了又看，才一躍跳上大樹，樹枝上取下牛角來，他學着吳非吾，對着石縫「嗚嗚嗚」的吹了三次。

沉悶的隆隆聲響起來，剎時間石縫裂開一條縫，丘浩已迅速的擠進去了。

當丘浩剛進入洞裡面，身後的巨石轟的一聲便合上了。

丘浩才往裡面走了十幾丈遠，第二座長明燈尚未走到，迎面來了吳非吾。

「人魔」吳非吾身邊還跟了「神偷」巧兒。

吳非吾見了丘浩，他手一伸，道：「拿來。」

丘浩當然知道吳非吾問他要人頭，他苦着臉搖搖頭，道：「吳大叔，我還沒有找到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我是我是……」

（未完・十）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防範活蠱侵體　準備預防措施

上文提要： 萬梅坪一役，表面上是江楓那一方佔上風，但張四姑明白，在如此黑暗的夜間動手，時間一久，對己方大爲不利，加上不明白三宮主的動機，於是決定暫時徹退，改日易地而戰，江楓還想留下來獨戰三宮主，亦被張四姑勸走，三宮主暫時鬆了一口氣，但又心有不甘，因爲她今夜準備了放蠱，如今功虧一簣，眼見衆人離去，雪地上又出現一名黑衣中年男子……

「你約的人呢？」

「已經到了！」黑衣人

分佈兩側，只等三宮主一聲令

刻放出活蠱！」

「沒有用了！」三宮主道：「敵人已經走了，約的人，也死的死、逃的逃了，現在，只有荷、菱、菊、桂這四個丫頭和我了。」

「三宮主不用灰心，」黑衣人低聲接道：「苗疆活蠱，爲蠱中之最，只要在五十丈內放出，會自動追人潛入體內，其人的生死，就被放蠱人所控制，永作不二之臣。」

三宮主四顧一眼，忖道：「原想夜間放蠱，使人無法預防，一舉之間，盡把敵人納入掌握，連藍鳳、青鳳兩個丫頭也一並算計在內，却不料江楓知機而遁，天王門中雙鳳，似亦離去，爲今之計，只有先對江楓等人下手，如若江楓受制，其餘的人大概就可以不戰而降了。」

心中打定了主意，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只不知，他們肯不肯把役蠱之法傳授給我呢？」

「這個……」黑衣人道：「茶、酒、飯、菜之中下蠱，只要取得蠱毒即成，但役施活蠱，却是萬蠱門中不傳之秘，肯不肯傳授給你，在下實無把握，要和他們商量一下才成。」

三宮主笑道：「剛才，你說我誤會了甚麼？」

「一品刀粱魁……」黑衣人道：「他

：「但却

「好啊！只要你能

，肯把役施活蠱之法傳授給我，」三宮

主媚笑如花的道：「小妹當設宴閨房，留你三日夜盡情之歡！」目光一掠身側的荷花、菱花、菊花、桂花，接道：「夏、秋四美，也伴我侍酒深閨，五美相陪，譚兄，那可是人世難得的艷福啊！」

「果然是動人心弦的重賞！」黑衣人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譚某人將盡我之能去試一試了！」

轉身一躍，消失於夜色之中。

三宮主嬌聲說道：「譚兄，小妹在洛陽居恭候佳音了！」

心中却是暗暗罵道：「瘦得全身刮不下半斤淨肉，還想妳姑奶奶的好事？眞是馬不知臉長。」

* * *

洛陽居，仍然保持了相當的平靜，似是雙方的人都不願破壞這個地方。

事實上，這座設計特殊，築建精美的地方，羅集了江南花樹、漠北鐵松，花團錦簇，美不勝收，已成爲長安城中第一美景，只不過近日雙方衝突激烈，四季花婢跟着出動，使得酒

館部的生意，清淡了不少。

鄧飛親入廚下，查看過酒肉雞鴨，才吩咐準備幾桌酒席。但人却不肯離開，親自把守廚房，以防人下毒。

片刻之後，刁鵬、胡萍，也進入了廚房，佈成了一座嚴密的監視網。

兩個南荒鱗衣怪人，出現於萬梅坪戰陣之間，提醒了大和尚，不得不謹愼從事，以免中毒。

雙方已是生死大敵，但却仍然同住在洛陽居中，居室相接，不過數丈距離，同食一個廚房的酒飯，餐點，誰也不敢大意了。

只見荷花、菱花，也步入廚房，監視着廚子炒菜、溫酒。

好在洛陽居的廚房很大，彼此各據一方，還能保持着相當的距離，沒有引起衝突。

一掌招魂萬方，沒有重回洛陽居來，他發覺率領的一股力量，連一個酒肉和尚也對付不了，召集了天馬堂中人，全部撤離。

酒菜擺上，江楓把刁鵬、鄧飛、胡萍、段九，都留了下來，再加上七寶和尚，歐陽昭、羅蘭，一共八人同桌共餐，這就是使得鄧飛、刁鵬有着受寵若驚之感，就是胡萍、段九，也有着事非尋常的感覺。

果然，江楓敬過了一番酒後，說道：「天馬堂和內宮一系中人，雖然爭鬥激烈，雙方的首腦人物，也給予了相當的支持，但一旦遇上外敵，兩幫人馬，立刻就合二爲一，捐棄成見，合力禦敵，這說明了他們之間，還有着一股神秘的統治，維繫力量，天王門顯然也在這一股力量統馭之下，不得不動員雙鳳，以爲奧援。」

「對！一品刀粱魁，是天馬堂福壽院中六大樓主之一，」刁鵬道：「其人最大的特點是不近女色，絕不會受到三宮主的媚術蠱惑，出現於萬梅坪中，顯是受命而來。」

「福壽院中的六大樓主……」七寶和尚問道：「是不是受命於總堂主的吩咐？」

「是的，」刁鵬道：「他們都是武功精絕，對天馬堂有過很大貢獻的人，年紀大了，或是喜歡清靜，就進入福壽院中，受天馬堂的奉養，各居一樓，有男童、女婢、專用廚子伺候，極盡享受能事，他們常常不參與堂中事務，只有總堂主才能請得動他們。」

七寶和尚點點頭，道：「也算是天馬堂中人了，但爲甚麼不和天虛子、萬方、兩位副總堂主合於一處呢？」

「六大樓主，各有成就，論身份，他們不在副總堂主之下，武功更過之。」刁鵬道：「他們受命出動，也是獨行其是，帶着門下弟子，或是樓中高手，不會和天馬堂中的護法，長老會集迎敵。」

「怎麼？各樓主還有他們自已的人手？」七寶和尚道：「那不是每一樓都可自成一股勢力了？」

「不錯，六大樓主都各擁有一股力量！」刁鵬道：「不過，也有一個限制，那就是每一樓主擁有的人手，不得超過十個，人手雖然不多，但却都是高手，也是各大樓主的親信。」

七寶和尚對福壽院的事，似是極感興趣，問道：「福壽院中，有沒有一個領頭的人呢？」

「有！福壽院的院主，就是領頭的人，」刁鵬道：「除了總堂主外，他是唯一能派動六大樓主的人了，就算是總堂吧，也得透過他傳達令諭。」

「刁兄，可知道他的姓名？」江楓道：「出身甚麼門派？武功如何？」

「詳細的情形不太清楚，不過，在下倒是見過他兩次，」刁鵬道：「那是鬢髮皆白的人，面色紅潤，似是已修到了那種返老還童境界，聽總堂主尊稱他白老，大概是姓白了。」

七寶和尚、鄧飛、都在凝目沉思，似是想從記憶中搜覓出這麼一個人物。

歐陽昭、羅蘭素少在江湖上走動，就是要他們去想，也是想不出甚麼名堂來。

胡萍、段九、也算一代門派的宗師，但如比大和尚和魔眼鄧飛的經歷，那就如小巫見大巫了，所以，兩個人的目光投注大和尚和鄧飛的臉上，等待他們的反應。

「一點也想不起來，

「近三十年，江湖上

白的高人！」

「五十年以上的事，鄧某人不敢妄言，但近五十年內，江湖上應該沒有一個出類拔萃的高手是姓白的。」

「但既然有了這麼一個人，」羅蘭道：「總不會是憑空掉下來的吧！」

「難處也就在這裏了！」大和尚苦笑一下，道：「姓白的何止千萬，但近幾年中却沒有一個姓白的人在江湖上闖出響亮的名號！」

「你和尚師兄，在江湖上打滾了四十年，」羅蘭有意的爲難，道：「就是負責瞭解敵人，如今連這麼一個大敵人，都一無所知，我看，你這四十年可眞是白白的虛渡了。」

話說得太重，連七寶和尚這樣的人，竟然也雙頰飛紅。

江楓揚起劍眉，似想開口，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歐陽昭却低聲說道：「羅蘭，大和尚是師兄的身份，妳怎會口沒遮攔。」

其實，看到了和尚尷尬羞愧之色，羅蘭心中已感後悔，但歐陽昭一番話，又激起了羅蘭善使小性子的毛病，說道：「和尚師兄一向是大慈大悲，

愛揹黑鍋，這一次，

實話，一

「大姐請坐。」江楓首先站起身子，抱拳作禮。

「折殺人了！」張四姑急急還禮，道：「諸位快請坐下，小妹有要事奉告。」

「大姐這邊坐。」江楓順手拉過一張木椅，放下身側。

目睹小情郎眞形於外，全然不避嫌疑，張四姑心中又感動，又有點忸怩，但還是咬咬牙坐了下去。

「四姑，」羅蘭搶先開了口，道：「我只是胡說慣了，大和尚是宰相肚裏行舟船，那裏會跟我這小師妹一般見識。」

她熟記天狐口訣，性格多變，忽硬忽軟，連自己也把持不住。

「和尚是眞的慚愧，掌理福壽院的院主，應該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我竟然想不出他是甚麼人。」

「師父……」刁鵬道：「弟子也在江湖上走動了四十年，也一樣想不出這人是誰。」

「江湖廣大，縱橫十萬里！」江楓笑道：「不知隱居了多少大賢、巨惡，他們不在江湖上揚名立萬，誰又能全都認識呢？」

「小妹倒想到了一個人，」張四姑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她的身上，滿臉期待之色，淡淡一笑，道：「陰陽秀才白天化，各位是否記得？」

「好像四十年前，有一位姓白的秀才，在殿試中考上了頭名狀元！」七寶和尚道：「但却不屑爲官，棄職而去！鬧得滿城風雨，刑部還勒令天下各州縣的捕頭，追查他的下落，鬧了兩三年，才平靜下來。」

「對！就是他！」張四姑道：「他自號陰陽秀才，能知陰陽兩界中事。」

「那怎麼可能呢！」羅蘭道：「不管他腹有多少詩書，胸羅多少奇學，但他總是人啊！那能管到陰間鬼、魂！」

「說的對！子不語怪力亂神，鬼魂之說，並無明證。」張四姑笑道：「他自吹自擂的意思，是表示他無所不能，天文、地理、陰陽、人鬼之學，都難不倒他。」

「這個人如此托大，想必有點本領。」江楓道：「如有機會，小弟倒是想會會他了！」

鄧飛雙目盯注在張四姑的臉上，道：「張姑娘，老朽心中有一點不解之處，不知可否請教？」

「請問吧！」張四姑笑道：「我想鄧兄心中之疑，也可能是在場所有人心中之疑，想說甚麼，只管請說，小妹答得出來，我也會據實的相告，能說的，小妹言無不盡。」

鄧飛點點頭，道：「老朽也聽過白秀才棄官潛逃的事，但那時，姑娘只怕還沒有出生吧？」

「鄧兄說的不錯，白秀才棄官潛逃時，小妹確還未生出來，小妹今年三十八歲，在陰陽秀才棄官三年後出生……」

「好啊！四姑，妳

啊……」羅蘭大叫道：「妳一直

妳大姐，被妳寃了這麼多年，妳要

麼賠給我？」

「羅蘭，你自已拿鏡子照照妳那副尊容，」張四姑笑道：「穿上小花襖，說妳才二十出頭，人人都會相信，除了實際的年齡之外，我那裏不像妳的大姐？」

這番話，引得全場中人無不失聲而笑。

「我生了兩個女兒，」羅蘭道：「妳呢？連蛋也未生過一個，以後，一定要倒過來叫，我也要過過大姐的癮。」

「好了，羅蘭，咱們是吵慣了，現在是討論江湖大事，不能胡鬧！」歐陽昭道：「諸位，內人一向說笑慣了，諸位不要放在心上。」

江楓道：「白天化的事……」

「家師留傳下一本簿記，」張四姑道：「上面記載了近百年中七個最詭秘的人物，白天化就是其中之一，他精通星卜之理，苦研奇術，對醫道，也有特殊的成就，我以爲，他早已死了，想不到竟然還活在世上，而且，隱居於天馬總堂！」

張四姑未再說下去，江楓也未再追問，事實上，想追問也來不及了，張四姑已轉了話題，神情嚴肅的說：「三宮主深夜挑戰，不但想一舉把我們制服，連天馬堂、天王門中人，也要

就

知道了三宮主的

不會這麼想了……」突然住口不

「儘管請說，和尚已要胡元和郭天同，率領着歐陽兄的五個弟子，佈守四週。」

歐陽昭道：「四姑，聽你的口氣，三宮主埋伏的力量，很難抗拒了？」

「不是很難抗拒，而是無法抗拒！」張四姑道：「我不知道無相神功，能不能抗拒這些毒物！」

「究竟是甚麼東西啊？」羅蘭道：「如此的一個可怕法？」

「蠱！」

全場中人臉色大變。

大和尚吁口氣，道：「無相神功，練到某種程度，也許可拒抗一般的刀劍傷害，能不能對抗蠱毒，和尚就不知道了。」

「聽說！蠱毒都下在酒菜之中！」羅蘭道：「咱們又不吃他們的東西，他如何下蠱呢？」

「是蠱中之最的活蠱！」張四姑道：「就我所知，它可以由耳、鼻、口中進入人體，也能咬破肌膚潛入內腑。」

「這麼說來，是完全無法預防了！」羅蘭道：「如非江楓下令及時撤退，現在，咱們豈不都已中了蠱毒。」

「大姐，眞有這麼厲害的活蠱麼！」江楓道：「有沒有對抗的辨法？」

「我沒有去過苗疆，也沒有見過蠱是甚麼樣子，」張四姑道：「連中了蠱毒的人，我都沒有見過，我們對它一無所知，因而，絕不能讓它在中原存在，萬蠱門中人，已到了長安，而且，隨身携帶着活蠱，我準備帶着雪、霜和梅花三個丫頭，先把萬蠱門的人給宰了。」

「這個要從長計議，」大和尚說：「三宮主如何和萬蠱門搭上的，難道萬蠱門也是他們組合中的一個單位？」

「萬蠱門大概還未和他們串成一氣，這批人是由鬼影子譚爍約請來的！」張四姑道：「三宮主許了譚爍三日之歡，要譚爍說服萬蠱門中人，傳授她役施活蠱之法。」

「要立刻消滅掉譚爍和萬蠱門中人，」江楓道：「不過動手的人，要調整一下。」

「我取代兩個丫頭，」羅蘭道：「江楓，不要拒絕我。」母女之情溢於言表。

「不要求我，」江楓冷冷的說道：「我自己會選人，選上的不許推辭，選不上，也不准自動請纓。」

江楓拉下臉來，還眞有幾分威嚴，羅蘭也不敢多說了。

「張大姐！七寶僧，鄧飛和我……負責追殺譚爍和萬蠱門中人，」江楓道：「餘下的人，由歐陽兄領頭，守在洛陽居，明天中午時分，我們還不回來，就立即撤離此地，退回大巴山去。」

「江兄弟，你是主帥，不可涉險，咱們兩個換一下。」歐陽昭道：「四姑，妳幫忙說句話呀，絕不能讓他去！」

他心中明白，只有張四姑也許能改變江楓的決定。

「他已經有言在先，我也不敢多口啊！」張四姑道：「何況，我覺得他選的人手不錯。」

「好，就這麼決定，我們立刻行動！」江楓已當先站了起來，向外行去。

「慢一步！」張四姑牽住了江楓的衣袖，笑道：「急也不在一時啊！我雖然不敢肯定雄黃可以避蠱，但雄黃可以使百毒迴避，咱們就準備些雄黃試試吧！」

「我去買。」刁鵬站起身子，急步而去。

張四姑十分小心，不但以雄黃酒配入清水中要大家洗了個澡，還泡了四瓶雄黃酒，要四人各帶一瓶。而且，在宿住之處，也撒了很多的雄黃粉。

這麼一折騰，天已大亮了。

江楓迫不及待的道：「大姐，該走了，天已大亮，咱們還要找人啊！」

「去那裏找？」張四姑笑道：「大白天對咱們有利無害，何況，禦毒之物，還未備齊。」

「還有甚麼呢？」江楓道：「大姐，你可眞是沉得住氣啊！」

談話之間，梅花和吟雪手中捧着縫製的護耳，口罩，一臉愁苦的行了進來。

張四姑笑一笑道：「看你們愁眉苦臉的樣子，是擔心師父啊？還是擔心妳們的江哥哥？」

梅花低下頭，沒有回話，吟雪却低聲道：「張姨，讓我也去好不好？」

「不行！」接口是江楓道：「乖乖的守在這裏，等我們回來。」

他緊綳着一張臉，吟雪不敢抗辯了，却舉手拭去流出的眼淚。

張四姑拍拍吟雪，取過護耳、口罩，道：「這中間都夾有雄黃粉，接近萬蠱門中人時，再戴起來。」

「只不知萬蠱門中人，現在何處？」江楓看着張四姑，希望能得到回答。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頭戴毡帽的灰衣人，衝入室中，接道：「張姨，幸未辱命，長安城這麼多客棧，他們不住，却窩到城北徐家墓園裏，兩個看墓園的老人，也被他們綑了起來！」突然揮動小手，接道：「甚麼味道啊！你都喝酒了？」

「好極了，吟霜，大功一件，」張四姑道：「快去換衣服好好睡一覺，等張姨回來！」

回來了怎麼樣，張四

吟霜也沒有問，大和

，吟霜也無法向江大哥撒嬌，取下毡帽，嫣然一笑，道：「我眞的很餓了，兩位姐姐，陪我去吃東西吧！」牽着吟雪和梅花退了出去。

「名師出高徒啊！兩個丫頭，已被妳在短短幾月中，調教長大了。」大和尚笑道：「咱們也該出動了吧！」

鄧飛道：「我帶路，徐家墓園離這裏有十幾里路，走慢點，到那裏太陽也該出來了。」

* * *

徐家墓園，古柏森森，週圍不見人家，是一處很荒僻的地方。

墓園一角，一株高大的古柏下，有兩間瓦舍。

江楓、七寶和尚已潛近瓦舍窗下。

張四姑和鄧飛分守在瓦舍前後。

只聽室中傳來了爭辯之聲，却聽不懂說的是甚麼。

大和尚伸出三個指頭，表示室中有三個人。

江楓點點頭，道：「你替我掠陣！」戴上護耳、口罩，一脚踢開木門，閃身而入。

兩個身着蔴衣

抱着一

芒，激射而出，兩個蔴衣人閃避不及，全中要害，手中兩個葫蘆也跌落地上，蓬然作響。

譚燐本已轉身攻向江楓，但却回身一撲，兩隻手急急按住了兩個葫蘆的塞子。

江楓的動作快極了，身子一側，右手已按在譚燐的頂門之上。

「殺了我，這方圓數十里的人畜都將遭殃！」譚燐道：「這兩個銅葫蘆中有數百隻活蠱，飛行快速，再好的武功，也無法阻止它們的肆虐。」

事實上，江楓並無殺他之心。

大和尚、張四姑、鄧飛相繼入室，看兩個蔴衣人的咽喉、眉心、前胸處，各中一截柏枝，全是要害所在，而且深入數寸，無怪兩人連聲音也未發出，就氣絕而逝。

鄧飛暗暗吁口氣，忖道：「這才是眞正的高明武功，摘葉傷敵，飛花取命。」

江楓展露出眞正的武功，大和尚也看得暗暗敬佩，忖道：「自己出手，絕難達到如此乾淨俐落的境界。」

「譚燐，要殺你，你現在早已沒命！」大和尚道：「你也不會有拔掉葫蘆塞子的機會。」

「這位兄台的身手，確實高明，我譚某平生僅見，不過，你們也許也不知道這活蠱的厲害。」

「正要向你請教。」江楓掌上內力突出，譚燐突覺全身無力，雙手垂落，離開了葫蘆。

張四姑急行一步，把兩隻護耳取下，套在銅葫蘆口的蓋子上，鄧飛却一把拉過譚燐，順手點了譚燐兩處穴道。

江楓道：「鄧兄，交給你了，審問他蠱毒的事。」

「是。」鄧飛冷冷說道：「譚燐，希望你合作！我不會多問！」

這時，江楓等都已取下護耳口罩。

「魔眼鄧飛！」譚燐道：「你不是在洛陽居中作總管麼？難道天馬堂眞的和天后宮幹上了？」

「天后宮、天王門、天馬堂，全是以天字排名，」七寶和尚道：「這一個天字一定代表了甚麼。」

「天后宮就是內宮了，」江楓目注鄧飛，問道：「內宮的大宮主聽說原是天王門門主的夫人，夫妻兩人却分掌了兩個門戶，是不是眞的鬧翻了？」

「這件事詭秘難測，」鄧飛道：「是眞是假，大概連梅花也搞不清楚。」

「先問蠱毒的事吧。」張四姑望着江楓笑道：「想瞭解天后宮中的事，何不向大姐請教？連梅花也不會比我知道得多。」

江楓點點頭。

鄧飛右手一沉，食、中二指已按在譚燐的右眼眶上，冷冷說道：「你有種說謊，就要說得天衣無縫，只要我們聽出破綻，就先挖掉你這隻眼睛，你還有左眼、雙手

慢來，你譚燐自信能忍

的痛苦，那就不用回答了。」

江楓聽得心頭一震，忖道：「陣

殺敵，揮刀取命，殺它個橫屍遍野，我大概還不會心軟，像這樣挖眼斷肢、大整活人的手段，我絕對下不了手。」

「三位要問甚麼，可以問了。」鄧飛食、中二指已壓入了譚燐眼眶三分，別說當事人了，就是局外人也看得出來，這是眞的下手，絕非虛聲恫嚇。

「知道的我一定說……」譚燐也眞的怕了，挖掉兩隻眼睛，不但人會殘廢，那種痛苦也將是極難忍受。

張四姑看了譚燐一眼，道：「先說這兩個銅葫蘆中的活蠱是甚麼東西！」

「好像是金蠶蠱，」譚燐道：「事實上，我沒有看見過，這東西不是煉蠱的人，絕不能見，名叫金蠶，實則會飛，其性兇殘，見人就咬，就是猛獸飛禽遇上了也難倖免，據說是活蠱中最可怕的一種，因爲牠體型細小，飛行快速，能夠鑽入人體，這些都是聽他們說的。」

「你們準備在夜間放出，」張四姑道：「難道本身就不怕被傷害麼？」

「煉蠱人自然不怕，」譚燐道：「而且，他們有一種藥物可以使飛蠱不敢近身，不過藥效只有四個時辰，過時便無效。」

身上搜出了兩個

，一股淡淡的香味由瓶中透出，

倒了一點在掌心瞧看，只見其色翠綠，似是由多種草藥合配而成，却瞧不出是甚麼東西，搖搖頭歎口氣，道：「和尚是瞧不出一點名堂，張姑娘精習醫卜奇術，能不能看出一點門道？」

「看不出來，」張四姑道：「我學的雖然是旁門左道，但對蠱術却完全外行，這種南荒毒物，不深入其地作長時間停留研究，只怕難明其理。」

七寶和尚合上瓶塞，道：「這兩瓶藥物就請張姑娘收起來，找機會試試看它對別的毒物，是否也有尅制作用。」

張四姑收好兩個瓷瓶後，道：「譚燐，究竟如何才能毀去這些毒物？」

「火燒，」譚燐道：「不過，要有相當的熱度，才可以使牠死亡，銅瓶可以耐火，但瓶口兩個木塞只怕難抗火勢，一旦木塞燒毀，蠱物還未死去，被牠們飛了出來，在場之人，都將難逃生天。」

「我們有避毒藥水，」張四姑笑道：「死於毒蠱之口，只是你一個罷了！」

「那就請張姑娘先殺了我吧！」譚燐道：「死於活蠱之口，其苦無比。」

「你如不想死於蠱毒之下，那就自己說出來吧！」張四姑道：「話要簡短、明確。」

「說完之後呢？」譚燐道：「是不是會放了我？」

「你沒有討價的本錢，譚燐，」鄧飛右手加力，譚燐眼眶裂開，流出鮮血。

「我說，我說……」譚燐道：「三宮主以萬兩黃金的代價，約請了萬蠱門中人施放蠱毒，小可因通曉南荒土語，就被派任使者。」

「那是說，天后宮中人，還未和萬蠱門直接交往了？」張四姑道：「除你之外，還有甚麼人能和萬蠱門中人接得上頭？」

「那地方僻處深山，以各種蠱毒設防，不會南荒土語，絕難接近，」譚燐道：「事實上，萬蠱門中人數不多，他們是從南荒土人中選出可造之才，引進萬蠱門，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投靠的。」

「有沒有女弟子？」張四姑道：「她們是不是長得和死了的兩個人一樣難看？」

「不是，」譚燐道：「不知道是甚麼原因，萬蠱門中的女弟子個個如花似玉，膚色白裏透紅，男的却十之七八都長得又黑又壯。」

張四姑道：「這麼說來，你在萬蠱門中，玩得一定很開心了。」

「想到她們一身是蠱，小可那有這個膽子，」譚燐道：「嬌娃有毒、玫瑰多刺，我只能飽飽眼福，就算有一親芳澤的機會，也不敢輕易嚐試。」

張四姑看了江楓一眼，道：「小心啊！就我所知，南羌確有一族水擺夷人，男人長得大都粗壯黝黑，女的却細皮白肉，嬌嫩如花，分佈在南荒十萬大山之中，她們喜愛潔淨，常常脫光衣服，在澗溪中戲水作耍，她們雖不是萬蠱門中人，但俘擄情郎的手段却很可怕，會在飲食中暗放一種蠱藥，再配製一種抑制的藥物，讓你服用，你只要離開她們，蠱毒就會發作，那可不是一般的解毒藥物能夠治療的！」

話是說給大家聽，但目光却一直在江楓臉上打轉，看得江楓臉也紅了。

「不錯，」譚燐道：「水擺夷只是一個統稱，族內又分卡欽、卡瓦等十幾個族類，其中有兩三個族都會用蠱，但那只是普通的用蠱手法，你只要小心飲食，就可以預防，但萬蠱門却是專門玩蠱的人，他們煉製蠱藥、飼養活蠱，終日和蠱毒爲伍，據說煉到登峯造極的境界，能把活蠱藏在身上，揮手投足，就可以放蠱傷人。」

「再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我雖未去過南荒，但我對萬蠱門却有一些認識，你最好據實回答，不知道的，就不要勉強，隨口胡謅！」張四姑道：「除了這兩人外，是否可能還有別的人跟來？」

「這倒沒有，不過，這兩人都是萬蠱門中的役蠱高手，他們跟我前來中原，是受了門主之命，」譚燐道：「如若久不南歸，萬蠱門中人一定會找來此地……」

「胡說，中原如此廣大，他們怎麼會找到這裏……」

「鄧兄，」譚燐打斷了鄧飛的話，接道：「他們有一種很奇怪的能力，能追踪到他們的人，雖然遙隔萬里，形勢陌生，但他們却有追踪的能力。」

「如果這些人已經死了，」七寶和尚道：「他們也能找到麼？」

「他們能萬里索踪，這些人是死是活，都不是很重要了。」

「把屍體燒了，」江楓道：「他們是否還有追踪的能力？」

「這個……」譚燐沉吟了一陣，道：「應該可以。」

「簡直胡說八道！」鄧飛冷冷接道：「間關萬里，山河阻隔，屍體火化成灰，他們憑甚麼能夠找到？」

「這個，譚某人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鄧飛道：「你通消息給他們，把你也給宰了，那就天下太平。」

說宰就宰，左手握拳

下。

「等一等！」張

道：「他們追踪的不是人，是蠱。」

「蠱也被燒死了，」江楓道：「難道燒化成灰的蠱，還能復活？」

「我該說得清楚一些，」張四姑道：「他們用蠱術追踪，至於如何一個追法，那就非我能知了。」

「大姐，這是妳的揣測吧？」

「我也會追踪術！」張四姑笑道：「稍動手脚，就不怕他流竄千里，不過，我的追踪能力只有一個月，一個月內追不上，那就任人逍遙了，所以，我相信他們有追索萬里的能力。」

「張姑娘說得對！他們是用蠱術追踪，」譚燐目光一掠兩具屍體，道：「他們來時，常在途中停下來，撒下一些東西。」

「甚麼樣的東西，你見到過沒有？」張四姑道：「相隔多少距離？」

「我仔細的看過，但看不出是甚麼東西。」譚燐道：「大概相距五十里左右吧，但如涉水而過時，河兩岸都動手脚，好像是一種粉末，混入土中，就不見痕跡了。」

「他們也能追索敵人！」江楓道：「我殺了他們，他們的人會不會找上我呢？」

上文提要：谷飛雲和師妹荊月姑、馮小珍拜辭師父下山，和珠兒、玉兒洒淚而別，三人喬裝，女裝扮男好走路，曉行夜宿，因迷途錯闖華山「祖師堂」，那是老祖陳摶的廟堂，馮小珍因道士出言不遜，雙方打鬥，道士吃虧，經過谷飛雲的調解，原來他們闖入華山重地，被華山七眞攔截，後來才知道來者是曾經協助少林、武當清除通天教臥底叛徒，以禮相待，帶去見掌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通天教施詭計　華山內設暗樁

清眞子道：「七師弟，你進去請掌門人出來。」

長眞子答應一聲，站起身來。

谷飛雲慌忙站起，拱手道：「道長，在下兄弟，久仰貴派一直名重武林，慕名已久，既然來了，理該由在下兄弟拜謁掌門道長才是，怎好勞動掌門道長出來見客？」

清眞子含笑道：「谷少俠只管請坐，三位遠來是客，何況這裡就是掌門人平日接見嘉賓之所，三位不用客氣。」

這時長眞子早已走了出去。兩名青袍道人端着茗碗送上香茗。

成眞子道：「谷少俠和醉道友協助少林、武當二派，揭發潛伏通天教奸細之事，敝派雖有所聞，但略而不詳，谷少俠如何發現通天教門徒的，可否把此事經過，說得詳細一點？」

谷飛雲就把自己當日曾見過通天教教主，也會過他首徒小諸葛東無忌，通天教主派二弟子張少軒、五弟子祝纖纖主持顚覆少林寺活動，三弟子秦劍秋、六弟子白素素主持顚覆武當派活動，以及自己兄弟途經少林，和趕去武當青峯鎭之事，大概說了一遍。

成眞子瞿然道：「通天教教主居然在十年前就收了張少軒、秦

爲徒，利用這兩人和少林

厚關係作掩護，當眞

若非醉道友和谷

兩派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清眞子沉吟道：「當年圍剿通天教，雖以少林、武當兩派爲主，但咱們華山派也曾參與其事，這老魔頭對少林、武當結下仇恨，對咱們自然也會記上一筆，他重出江湖，咱們倒也不可不防。」

成眞子道：「二師兄說得不錯，只是咱們除了師兄弟七人之外，所有第二代弟子，都是從小收領的山下孤兒，除了正面和咱們爲敵，他們門下弟子是混不進來的。」

剛說到這裡，就聽到屏後有了腳步聲，急忙說道：「是掌門人出來了。」

清眞子、成眞子都站了起來，谷飛雲三人也連忙跟着站起。

也在此時，屏後已經緩步走出兩人。前面一個是白髮綰一支白玉如意，白髯飄胸，貌相清癯的灰袍老道人，手持白玉拂塵，年紀當在七旬以上，一看就可知道是一位有道之士，他正是華山派掌門人，華山七眞之首的元眞子。

他身後跟着走出的是方才去請

的長眞子。

得能謁見掌門道長，深感榮幸。」

荊月姑、馮小珍也隨着大哥作了個長揖。

元眞子抬抬手道：「谷少俠三位請坐。」

他在上首一張椅子坐下，大家也跟着落座。元眞子目光盯着谷飛雲，含笑道：「谷俠少年英發，不但人品出衆，而且英華內斂，眉宇間紫氣氤氳，足見內功修爲已臻上乘，實在難得，就是二位令義弟也是秀外慧中，英氣逼人，當眞是英雄出少年，武林新秀，前途不可限量！」

長眞子低聲道：「掌門人素精風鑑，很少對人如此稱許。」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在下武林末學，蒙掌門道長謬許，實在愧不敢當。」

元眞子呵呵一笑道：「貧道聽說谷少俠是頑石大師門下，但據貧道觀察，谷少俠練的似乎是道家玄門功夫，是否另有名師？」

谷飛雲方才聽他說自己眉宇間紫氣氤氳，又說兩個妹子秀外慧中，好像已看出她們是女子了，心中已經感到十分驚奇，此時他又說自己練的是道家玄門功夫，更是暗暗驚奇，心想：「難道練的是甚麼功夫面相上也看得出來？」一面恭敬的欠身答道：「掌門道長果然神目如電，在下小時候跟家師練的是『金剛禪功』，後來又蒙南山老人賜了兩頁內功心法，是屬於玄門功夫。」

他因師父曾叮囑過自己，學會崑崙武學之事，暫時不可洩漏，所以才說是南山老人賜的內功心法。

長眞子聽得目芒一閃。

元眞子呵呵笑道：「谷少俠得蒙南山老人垂青，他老人家拿出來的東西，自是非同凡品，無怪少俠年事不大，已有如此造詣了。」

谷飛雲連連遜謝。

清眞子直到此時，才站起身，把谷飛雲三人山中迷路，看到祖師堂，前去問路，致引起誤會，向掌門人作了報告。

元眞子白眉微攏，說道：「五師弟年紀也不小了，就是剛愎自用，得罪了不少人，愚兄才要他去守護祖師堂的，一來可以修心養性，二來也是爲了少和外界接觸之故，他還是本性不改，貧道眞要向谷少俠三位深致歉意。」

谷飛雲站起身抱拳道：「掌門道長千萬不可如此說法，此事在下兄弟也有不是之處。」

「谷少俠請坐。」元眞子含笑道：「三位少俠山間迷路，根本不知道祖師堂是敝派重地，所謂不知者不罪，何況又未曾闖進去，這是五師弟門下平日倚仗敝派一點聲譽，才會盛氣凌人，自取其辱，與三位少俠無關，二師弟，你要五師弟以後好好管束門下。」

清眞子站起身，恭聲道：「小弟遵命。」

這時，一名青衣

在長眞子身邊低低說了兩

退出。

長眞子起身道：「啓稟掌門人，

齋已備，可以入席了。」

元眞子領了下首，才起身道：「谷少俠三位遠來，貧道要厨下整治了一席素齋，替三位少俠接風，也聊表地主之誼，現在就請入席了。」

谷飛雲道：「多謝掌門道長，眞不好意思。」

當下就由元眞子領先，大家進入大廳右首一間專門接待賓客的齋堂。

齋堂中已有兩個灰袍道人和兩個小道童伺立着。

元眞子和谷飛雲引見了兩個灰袍道人，那是四師弟洞眞子和六師弟求眞子，他們剛從山上趕下來的。谷飛雲三人和兩人拱手爲禮。

然後由元眞子坐了首席，他左首是谷飛雲等三人，右首是清眞、成眞，洞眞三子，求眞子和長眞子坐了下首。谷飛雲再三謙讓，才行坐下。

元眞子舉起面前茶盅說道：「敝觀一向都不備酒的，貧道只好以茶代酒，敬三位少俠了。」

谷飛雲三人一齊站起，由谷飛雲道：「在下兄弟都不會喝酒的，這盅應該由在下兄弟敬掌門道長才是。」

說完，恭敬的喝了口茶。

接下來大家也以茶代酒，互相敬

長

首一座別院，這

客之所，庭院前有假山、魚池，種

多盆栽花木，迴廊雕欄間，一排九間精舍，窗明几淨，十分清幽。

一名青袍道人看到長眞子領着三人走來，立即迎着躬身道：「弟子參見七師叔。」

長眞子吩咐道：「這三位少俠是觀裡的貴賓，你快去打開三間房門，準備臉水、茶水。」

那青袍道人連聲應「是」，過去打開三間房門，躬身道：「請三位少俠入內看看，還需要些甚麼？」

長眞子抬抬手，說了聲：「請。」

谷飛雲三人走入房中，但覺每一間客房，都佈置精雅，比之大城市中大客店的上房還要講究。

長眞子問道：「三位少俠，這房間還可以吧？」

谷飛雲忙道：「太好了，在下兄弟眞是太打擾了。」

長眞子笑道：「三位少俠難得到華山來，掌門人要三位多盤桓幾日，住在這裡，就像自己家裡一樣，不用客氣。」

谷飛雲道：「多蒙掌門道長愛護，

只是在下有事在身，不克久留，明天一朝，就要告辭。」

長眞子一怔道：「谷少俠明天就要走？」

谷飛雲道：「在下已和道長說過了，在下是尋找父母來的，一日沒有找到家父家母，在下就一日安不下心來。」

長眞子道：「谷少俠說的也是實話，但既然來了，總得小住幾日才行，貧道眞希望谷少俠能够多住幾天，好向谷少俠討教呢！」

谷飛雲道：「道兄這話又客氣了，應該是在下兄弟向道兄多多請教才是。」

長眞子看了他一眼，嘴唇微動，好像要說甚麼，接着淡淡一笑道：「谷少俠三位先稍事休息，貧道暫且告退。」

說完，打了個稽首，就退出房去。

那青袍道人給三人送來臉水，又泡了壺茶來，就退出房門而去。

荊月姑、馮小珍盥洗之後，相偕來至谷飛雲房中。

谷飛雲道：「茶剛送來，二位賢弟，坐下來喝盅茶吧！」

荊月姑在邊上一把椅子坐下，拿起茶壺斟了三盅茶，一面說道：「大哥，華山派名列武林四大劍派，掌門道長看去仙風道骨，人却挺隨和的。」

谷飛雲喝了口茶，笑道：「這是眞正的有道之士。」

馮小珍道：「他相也看得很準，我眞想請他給我們看看呢！」

谷飛雲笑道：「掌門道長不是也給妳們看了嗎？」

馮小珍道：「那是隨口說說而已！」

谷飛雲看着她笑道：「老道長說了一句話，妳沒聽出來嗎？」

馮小珍睜大眼睛問道：「他說的那一句？」

谷飛雲道：「秀外慧中。」

荊月姑臉上飛紅，輕啊道：「莫非老道長已看出我們是女扮男裝的了？」

谷飛雲道：「他連我練的是玄門內功都看得出來，妳們只是穿了男裝而已，如何瞞得過老道長的法眼？我想他一定看出來了。」

馮小珍蘋果般臉上，驟然紅了起來，羞急的道：「這怎麼辦？多難爲情！」

谷飛雲笑道：「這有甚麼關係？自古以來，許多俠女行走江湖，爲了減少不必要的痲煩，大都易釵而弁，改穿男裝，老道長又沒明說，三弟用不着放在心上。」

馮小珍道：「話是不錯，但老道長看出來了，就是不說，見了面，多不好意思。」

荊月姑抿抿嘴，笑道：「馮三俠不是說要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嗎？這樣臉嫩怎麼行？」

馮小珍挺了挺胸，說道：「荊二俠這話說對了，咱們兄弟要跟大哥揚名江湖，自然不在乎這些了。」

說着，不覺笑了起來。

只聽長眞子的聲音在門口叫道：「谷少俠，貧道來了，沒打擾三位吧？」

谷飛雲連忙站起身道：「道兄請進。」

長眞子含笑走入，說道：「三位少俠難得到華山來，貧道奉命擔任招待，想請三位少俠出去走走，以盡嚮導之職。」

馮小珍喜道：「好啊，我們就是因爲不認識路，才會迷路的，有道兄作嚮導，就可以一覽華山之勝了。」

長眞子笑道：「三位如能盤桓上十天半個月，也只能走馬看花，未盡其勝，今天只有半天工夫，只能在附近走走了。」

馮小珍催道：「大哥，那就快些走吧。」

谷飛雲三人由長眞子領路，登上峯頂，來至玉女宮前，長眞子指着周圍二百尺的池水，說道：「這玉井也叫玉女面盆，池中生有千葉白蓮，服食了可以成仙。」

馮小珍問道：「眞有這種事嗎？」

長眞子笑道：「仙緣可遇而不可求，但這是古老的傳說，也許確有此事。」

馮小珍道：「連你們住在山上的人都沒有遇上過，我們就更難遇上了。」

長眞子大笑道：「我們之中如果有人遇上了，就已成了眞仙，還會留在觀裡當道士嗎？」

一行四人由玉井樓、玉女祠、蓮花坪、到辛夷坪、上二仙庵、紫氣石、越過谿口，到北崖水簾洞。長眞子領着三人由棧道鑽入瀑布下面，洞口白雲繚繞，香草叢生，白濛濛的細霧中，現出仙人的石像來。

荊月姑道：「這洞眞是鬼斧神工，何等壯觀，眞是偉大極了。」

長眞子笑道：「這座石洞和西元、正陽、昭陽並稱華山四大著名洞府。」

回到鎭嶽宮，長眞子領他們參觀了陳列歷代掌門人畫像的祖師殿，和華山派弟子練劍的觀劍台。此刻已是申時稍偏，沒有人練劍，但台下一片黃沙舖成的廣場，足可容得一百多人揮舞長劍，足見華山派門人，不在少數了。

最後回到前廳客廳休息，桌上早已替四人泡好了茶。

谷飛雲道：「參觀了貴派，才令人知道領袖武林的名門正派，果然名不虛傳了。」

長眞子看了他一眼，笑道：「谷少俠出身少林，還是方丈大師的師弟，少林寺有八百僧侶，俗家弟子遍天下，規模比敝派要大得多了。」

谷飛雲不好說少林方丈的師弟，其實是自己父親，只是淡淡一笑道：

「在下師父是孤峯上人，他老人家從沒和在下說是少林寺出身，在下其實並不能算是少林門下。」

話聲出口，突然想到師父明明是頑石大師，但他老人家却對自己說叫孤峯上人，原來因爲他老人家乃是父親的師父，所以才化名孤峯上人的。

長眞子聽得奇道：「谷少俠尊師不就是頑石大師嗎？」

谷飛雲道：「他老人家從沒和在下說過他是頑石大師，在下就不知道了。」

長眞子道：「頑石大師離開少林寺之後，就自號石頭和尚，武林中人都把他視爲佛門怪傑，貧道小時候時常聽大師兄說起，對尊師好像十分推崇。」

谷飛雲道：「對了，道兄和掌門道長年齡差得很多。」

長眞子道：「貧道是先師關門弟子，從小由大師兄代師傳藝，所以名雖師兄，實同師徒。」說到這裡，站起身道：「時間不早，咱們該下山了。」

經過這半天時間，谷飛雲覺得長眞子爲人爽直，和自己三人極爲談得來，自己出道江湖，自然要多結交一些名門正派中人才好，因此在下山的路上，和長眞子交談得較多。

回轉下院，已是傍晚時光，長眞子把三人送回客舍，說道：「谷三俠三位請回房去洗把臉，住在這裡的賓客，晚餐會由廚房送來的，恕貧道告辭了。」

谷飛雲道：「道兄何用這麼費事，在下兄弟和大家一起到齋堂進膳就好了。」

長眞子笑道：「這是敝觀的規定，有人住進賓舍，就已通知了廚房，三位是敝觀貴賓，怎好和觀中弟子一起用膳呢？好了，恕貧道失陪了。」

朝三人打了個稽首，轉身往外行去。

一名青袍道人果然給三人送來臉水，等三人洗過臉，打着稽首道：「三位少俠請到膳廳用餐，貧道替三位帶路。」

三人隨着他由迴廊走入中間一間，此時已經點上了燈，膳廳相當寬敞，中間只放着一張八仙桌，桌上早已放好八盤菜餚，却只有三副碗筷。

谷飛雲問道：「道兄，這裡沒有別的客人嗎？」

青袍道人躬身答道：「一般遊客，都是住在前面客舍的，這裡是敝派接待貴賓之所，所以平日難得有人住到這裡來，三位請用膳吧！」說完退了出去。

谷飛雲道：「華山派把我們當作貴賓，眞是不好意思！」

荊月姑道：「既然來了，那就不用客氣了。」

三人各自佔了一方，雖是素齋，每一盤都做得十分可口，三人用過飯，回到房中，青袍道人又給三人泡了茶送來。

荊月姑、馮小珍因時間尚早，就在大哥房中坐下來喝茶聊天。

馮小珍道：「大哥，鐵扇子這人蠻不錯的。」

谷飛雲點頭道：「他不但談吐不俗，讀過不少書，就是一身所學，也相當高明呢！」

馮小珍問道：「大哥怎麼看出來的？」

谷飛雲笑道：「他陪我們上下峻嶺，一直和我並肩而行，走得不徐不疾，也不見他有半點喘息，還一路和我交談着，如果內功較差，能辦得到嗎？」

馮小珍道：「但我和二哥也沒喘氣呀！」

谷飛雲笑道：「妳們在紫雲岩練了五個月功，已經今非昔比，那能和一般練武的人相提並論？」

馮小珍道：「他是七師弟，難道會比他五師兄還高明？」

谷飛雲道：「三弟，妳眞小看了華山派，人家屹立武林，號稱四大劍派，數百年來，歷久不衰，自然有他們的長處，妳在第二招就勝了那位道長，並不是他劍法不濟，老實說，他在功力方面，勝妳甚多，只是妳使的劍法身法，出之師母，使他無所適應，如果妳使的是從前的劍法，十招之內，必敗無疑，所以他才會說接得下他十招，就放我們下山，他原本是有必勝把握的。」

荊月姑道：「大哥說得不錯，師傅也說，我們內力尚淺，下山之後，還要勤加練習，不然，遇上眞正高手，還會吃虧的。」

馮小珍道：「好吧，時間不早了，我們該去練功了。」

荊月姑跟着站起，說道：「大哥，明天見。」

兩人退出房去，谷飛雲起身閂上房門，脫下長衫，一口吹熄燈火，就在床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

他自從在桐柏山望仙觀練成「太清心法」後，每天晚上都是坐着練功，從不躺下睡覺，現在練成了「紫炁神功」，自然更上層樓，一經趺坐，就能進入渾然忘我之境。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突然，南首窗下，响起極輕的彈指之聲。

谷飛雲緩緩睜開眼睛，只聽窗外有人輕聲叫道：「谷飛雲，你出來。」

谷飛雲迅速跨下木床，披上長衫，一手拿起長劍，輕輕開啓房門，走出長廊，瞥見南首牆頭似有人影一閃而沒，這就長身掠起，一下縱身飛上牆頭，凝目看去，果見一條人影已在十數丈外，凌空飛躍，朝西掠去，也就施展輕功，一路跟蹤下去。

不過一會工夫，就已飛出下院圍牆，那人影依然一路飛掠，去勢極快，以目前谷飛雲的輕功來說，要想追上他也並非難事，但爲了要看看此人把自己引出來究竟有何目的，是以只使出五六成功力，和對方保持了十來丈距離，一直跟在那人身後，並沒有迫近上去。

現在一前一後兩條人影已經穿出松林，（鎭嶽宮下院是在一處山谷之中，這是向外的唯一通路）前面那條人影依然沒有稍停，循着一條山徑奔掠如飛。谷飛雲也不即不離的跟了下去，依然和他保持了十來丈距離。

片刻工夫，已來到一處荒僻山坳間，前面那條人影奔到一棵大樹下，忽然刹住身子，轉過身來，這自然是要在這裡和谷飛雲見面了。

谷飛雲和他只差了十來丈距離，自然來得很快，就在那人轉過身來之際，也已到了他面前，停住身形。

那人朝谷飛雲笑了笑道：「谷少俠想不到會是貧道吧？」

原來他正是華山七眞的長眞子。黑夜之中，谷飛雲目若朗星，含笑道：「在下早已看到是道兄了。」

長眞子微微一怔，又道：「那麼谷少俠可知在下約你到這裡來，是甚麼事呢？」

谷飛雲看着他，問道：「在下正想請教。」

長眞子被他看得微感不安，勉强笑道：「貧道不是說過，有機會想見識見識谷少俠的身手，此處即使是白天，也很少有人會來，正好讓貧道開開眼界。」

谷飛雲笑道：「原來道兄還一直記着三弟那句話，其實……」

長眞子不待他說下去，連忙搖着手，笑道：「貧道和谷少俠一見如故，才約谷少俠出來的，谷少俠不用再推辭了，貧道只是爲了開開眼界而已。」

他不待谷飛雲開口，舉了舉手中鐵扇，又道：「谷少俠長劍不是帶來了嗎？貧道想以手中鐵扇討教幾招，我們只是友誼賽，大家點到即止，谷少俠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吧？」

谷飛雲看他說得坦誠，自是不好再推辭了，這就爽朗的道：「道兄既然一定要在下獻醜，在下只有奉陪了。」

長眞子輕笑道：「多謝谷少俠，那就請亮劍吧。」

說話之時，手中鐵骨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當胸輕輕搖了幾搖。

他雖已四十出頭，但皮膚白晰，身材較瘦，看去依然英俊瀟洒，尤其打開摺扇，輕輕搖着，這份模樣，倒有幾分像王孫公子一般。

谷飛雲看得心頭突然一動，他和束無忌動過幾次手，還有張少軒、秦劍秋，他們在和人動手之前，不是也和他一樣，使人有一種洒脫悠閒之感？他莫非……

長眞子看他望着自己出神，心頭也不期暗暗一跳，眨動目光，輕聲叫道：「谷少俠，你怎麼還不亮劍呢？」

谷飛雲緩緩抽出長劍，抱胸而立，抬目笑道：「道兄請賜教了。」

長眞子摺扇隨手劃起，左足倏地跨上，口中說道：「貧道有僭了。」

一道半月形的扇光直劃過來，身形輕輕一閃，忽然閃到了谷飛雲右首，手腕一翻，迅速帶轉扇勢，變成了橫掃，內勁嘶然，從扇面湧出。

谷飛雲在他欺到右首之時，身子跟着斜轉過去，直豎的長劍用劍脊朝他橫掃而來的扇面上壓下。

這一招並無招式，只因自己此劍削鐵如泥，怕削毀了對方扇子，才改用劍脊的。

那知人影一閃，長眞子忽然不見了，不，一縷勁風朝自己身後右肩射來，谷飛雲心頭一怔，急忙施展「劍遁身法」身形輕旋，避敵還擊，刷的一劍斜劃出去，這旋過身去，劍光也正好朝長眞子追擊過去。

長眞子肩頭輕輕一擺，就讓過劍勢，鐵扇早已收攏，趁勢點了過去。

谷飛雲看他施展的身法，果然和束無忌一般無二，心中更加明白過來，老實說，方才還未交手之際，長眞子摺扇輕搖的神態，早已使谷飛雲生了疑，所以一直沒有展露自己所學，只是隨手肆應，要看看他究竟有些甚麼花樣。

長眞子展開身法，谷飛雲也展開了身法，這一來，兩人身形交互閃動遊走，兩件兵刃却成了互相追逐的點綴品，好像只是虛相指點，根本誰也攻不到誰！

長眞子心頭暗暗驚奇，忖道：「師父的『靈飛步法』，乃是師門獨一無二的身法，谷飛雲使的又是甚麼身法呢？居然和師門絕技異曲同工，難分上下。」

谷飛雲那天和束無忌交手，時間不多，只看到他幾個動作，今晚和長眞子交手，是存心要看看他有何伎倆，何況當日和束無忌交手之時，和今晚的谷飛雲，在武學造詣上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今晚他和長眞子交手，等於是貓戲老鼠，毫不費力，就能應付裕如，所以有時間可以默默的看清楚長眞子每一動作，心頭却也暗暗驚異：「通天教門下光是這一套身法，用來對付各大門派的高手，就已可立於不敗的地位了。」

不過盞茶工夫，兩人已經交手了五十幾個回合，不，其實不過是你使出的一招落了空，我使出的一招也落了空，沒有一個回合是眞正交過手。

兩條人影交織之中，响起長眞子的聲音：「谷少俠請住手。」

谷飛雲立即站停下來，含笑道：「道兄身法精妙，今晚開眼界的應該是在下才對。」

長眞子目光如星，搖搖頭笑道：「我們一見如故，谷少俠又和貧道客氣了。」他不待谷飛雲開口，接着又道：「方才這一場，只是互相施展特殊身法，沒有眞正交手，現在貧道想和谷少俠約定，雙方不准施展特殊身法，再

較量一場，不知谷少俠意下如何？」

谷飛雲心中暗道：「不知他又要使甚麼花樣了？」一面含笑道：「道兄既然說出來了，在下也只好奉陪了。」

「謝謝你。」長眞子笑着道：「不過貧道要換一件兵器了。」

他把鐵骨摺扇往腰絛上一插，回身走到大樹根旁，俯身拾起一柄長劍，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朝谷飛雲走過來，說道：「貧道要使劍了，但仍是點到爲止。」

谷飛雲登時想到這位長眞子，不知是不是他本人？因爲他外號鐵扇子，應該擅長使扇，如今却捨扇使劍，這就証明了一件事，他使劍較使扇更有把握，如果以此推測，那麼他就不是眞的長眞子了。

長眞子看他又望着自己怔怔出神，不覺微微垂下了頭，一面輕聲叫道：「谷少俠，你怎麼了？」

谷飛雲口中「哦」了一聲，歉然道：「沒……沒甚麼。」

長眞子目光中流露出異樣神采，微笑道：「谷少俠是不是想起了意中人？」

谷飛雲道：「道兄說笑了。」

「那爲甚麼谷少俠突然之間想出了神？」

長眞子目光斜睨，又笑了笑道：「我們不談這些了，開始吧。」

谷飛雲點頭道：「好，開始，就請道兄先發招了。」

長眞子長劍一領，口中喝了聲：「谷少俠請。」

劍光飛閃，人隨劍走，一下直欺而上，一片寒芒迎面飛洒而來。

雖然只是第一劍，但他在劍招上的功力，果然比鐵扇要强得多了。

谷飛雲存心要看他今晚約自己出來，到底有甚麼預謀，自然不肯顯露自己的武功，看他揮劍攻來，也隨手揮起長劍和他搶攻，只是並未使出甚麼劍法來。

以他目前的功力，縱然沒有使出甚麼招式，依然可以隨意施爲，化解對方的招式，有時也發劍還擊，只是在運劍之時，也只用上了四五成力道，這樣，正好和長眞子打得旗鼓相當，互有攻守，有時也會被長眞子劍勢逼退，有時也把長眞子逼得後退不迭。

如果有人觀戰的話，一定會被兩人的劍光人影，看得目不暇接，認爲兩人棋逢敵手，相持不下，一時很難分得出高下來。

轉眼工夫，兩人又已打了三十幾招，不聞一點兵刃交接之聲，這才是高手比劍，進退攻拒，劍不相交，其實這也是谷飛雲儘量避免和對方兵刃接觸，爲的是不願削斷對方長劍而已。

長眞子這套劍法，分明已不是華山派的劍法了，快捷輕靈之中，含蘊了濃重的殺氣，幾乎每一招都是狠辣無比的殺着，但都被谷飛雲輕易化解開去，只是劍招雖被化解，要想求勝也並不容易。

長眞子心中暗暗忖道：「方才雙方使展身法，他並不比自己高明，現在自己和他已經打出五十招，自己雖然看不出他的劍法路數，但也不見得强過自己多少，何以本教要把他列爲頭號敵人呢？」

心中想着，飛快的擊出三劍，果然又把谷飛雲逼退了兩步，在這一瞬間，他忽然往後縱出三步，口中叫道：「谷少俠請住手。」

谷飛雲依言住手，站在原地，含笑問道：「道兄可是不想比了？」

長眞子輕笑道：「因爲……」

就在長眞子倒縱出去之際，從大樹上突然疾如飛鳥的瀉落兩道人影，這兩人一左一右相距足有一丈光景，同時正有一張巨網，快速的朝谷飛雲當頭罩落。

原來這兩人是兩名青袍道人，雙手各持着巨網的一端，巨網罩落，兩人手中握着的繩子也立時收緊。

谷飛雲依然兀立原處，好像來不及躲閃，一下子就被巨網網個正着。

他藝高人膽大，本來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揮劍斬斷巨網的，但他沒有這麼做，就是要看看長眞子如何處置自己。不，也正好趁機探探長眞子的口風。直到此時，他才大聲道：「道兄，你這是做甚麼？」

長眞子笑吟吟的走了過來，說道：「貧道也只是奉命行事，要請谷少俠多多原諒了。」

谷飛雲全身已被柔韌的巨網困住，但他依然屹立不動，問道：「道兄奉命行事，究竟是奉誰的命令？以在下想來，決不會是華山派掌門道長的。」

長眞子一直看着他，微微搖頭，歎息一聲道：「你不用多問，總之，你出道江湖不久，是不應該多管閒事的。」

谷飛雲故意一怔，瞿然道：「在下懂了，道兄原來是通天教的人！唉，在下還以爲和道兄眞的一見如故，想不到……」

「想不到我騙你了？」長眞子臉有痛苦之色，搶着說道：「我……我沒有騙你，我們本來可以做好朋友的，只可惜你破壞了本教在少林、武當的兩處大事，本教非把你緝拿回去不可，我……眞的無能爲力……」

說話之時，他雙目中竟然起了一陣霧水。

這一情形，應該可以相信他說的不是假話了。

谷飛雲笑了笑道：「好，在下相信道兄就是了。」

長眞子牙齒緊緊咬着下唇，臉上忽然有了堅毅之色，目光朝左右兩名青袍道人看了一眼，突然長劍疾揮，一下從兩人咽喉劃過，出劍快得如同閃電一般，兩個青袍道人連哼也沒有

哼出，往後就倒。

這下連谷飛雲要想阻止都來不及了，不由吃驚的道：「道兄，你這又是做甚麼？」

長眞子已經俯下身去，低聲道：「待我解開繩結，放你出來。」

谷飛雲大笑道：「哈哈，道兄眞的以爲區區一張網能困得住在下嗎？」

長眞子急道：「這是用人髮、鋼絲和桐油浸的麻繩混合結成的，你……」

谷飛雲道：「道兄不信，且請退後三尺。」

長眞子還沒解開繩結，聞言不相信的直起身來，望着谷飛雲道：「不信，你就試試，這繩網連最鋒利的刀劍也未必能削得動它。」

說着果然後退了三步。

谷飛雲連劍也沒使，雙手突然向左右一張，紫炁神功立時暴漲，但聽一陣綳綳斷裂之聲，困住他周身的巨網，在這刹那之間，已經寸寸斷落，谷飛雲臉含微笑，舉步跨出。

長眞子失色道：「谷飛雲，原來你方才是故意深藏不露的，算我救錯了你。」

谷飛雲拱拱手道：「道兄出手相救之情，在下會永遠記在心裡的，其實你這兩個手下，早已被在下制住穴道了，不殺他們，也並不礙事。」

長眞子冷冷的道：「好，你可以走了。」

谷飛雲關切的問道：「那麼道兄呢？」

長眞子道：「你不用管我。」

谷飛雲道：「在下猜想，你並不是長眞子，如今殺了這兩個人，你已經不能回去了，不如……」

「不成。」長眞子道：「我非回去不可。」

谷飛雲一把握住長眞子的臂膀，說道：「你應該知道……」

長眞子急道：「你快放手。」

他在一急之下，這句話竟然變成了少女清脆的口音，而且聲音之中還帶着些顫抖。

谷飛雲不由得一怔，急忙放開手，望着他道：「妳是姑娘？」

長眞子點點頭，低下頭去，幽幽的道：「我叫辛七姑，是教主座下七弟子，今晚我雖然想救你，但却是你自己破網而出的，也可以說我並沒有救你，對嗎？」

谷飛雲道：「但姑娘總是爲了救我才殺人的，姑娘蘭心蕙質，不用我說也應該明白，自古以來，邪不勝正，我希望姑娘既有方才救我的勇氣，就應該更有勇氣棄邪歸正……」

「不用說了。」辛七姑眨着眼睛說道：「少俠說的我都明白，但我不能背叛教主，第一、我是教主從小扶養長大的；第二，和教主爲敵，天下雖大，永無藏身之地。唉，谷少俠，你聽我一句話好不？江湖險惡，於今爲甚，你不可再和本教作對了，我……眞替少俠擔心，在江湖行走，你不認識人家毫無防備之心，但本教的人却决不會放過你的，像今晚這樣的事，還會不斷的發生，你縱然武功高强，也防不勝防……」

「謝謝妳。」谷飛雲看着她，又道：「姑娘不用替在下擔心，倒是姑娘……」

「不要緊。」辛七姑凄凉的一笑，說道：「今晚之事，我只要說被華山派識破了，教主最多也只是責怪我任務沒有完成罷了。」

說到這裡，忽然舉起雙手，從頭頸以下緩緩揭起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然後抽出木簪，放下一頭秀髮，略帶羞澀的道：「在我離去之前，讓你瞧瞧我的眞面目，日後如果還有機緣見面，你或許可以認得出我來，二來，我走了以後，你可以拿着這張面具去告訴華山派的人，作爲証物。」

她這一揭下面具，站在谷飛雲面前的竟然是一個十八九歲清麗絕俗的少女，這時飛紅着臉，微垂着頭，若不勝情！

谷飛雲幾乎看得傻了！

辛七姑被他看得更不好意思，嬌急的道：「你快拿去呀。」

谷飛雲從她手中接過面具，問道：「妳眞的要走了？」

辛七姑眼中又有了霧水，點着頭，幽幽的道：「我非回去不可，谷少俠，我……很感激你把我當作朋友，但……但你忘了今晚的事吧。」

谷飛雲跨上一步，一手握住了辛七姑的手，誠懇的道：「辛姑娘，在下不會忘記妳的，我希望妳考慮考慮我說過的話……」

辛七姑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忽然流下兩行清淚，咽聲道：「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我決不會背叛教主的，我……不能……你……只要你心裡有我這個朋友就好了……」

說到這裡，忽然輕哦一聲，低低的道：「華山派超眞子、長眞子都被押在祖師堂石窟裡，四師兄孟時賢也在那裡，最好你回去通知清眞子就好，救人之事，你千萬不要去，否則這筆賬又記在你頭上了。」

谷飛雲道：「這麼說，現在祖師堂的超眞子，也是假的了？」

辛七姑道：「他是四師兄的手下，他們還不知道今晚這裡發生的事，只要說是華山派發現我的，就不關你的事了。」

她抽回手去，走近兩個青袍道人屍體，蹲下身去，從他們懷中取出兩管黝黑的針筒，一起交給谷飛雲，又道：「這兩人是四師兄的手下，這兩管是黃蜂針，我如果不殺死他們，只要一按機簧，就可以射出一蓬七十二支毒針來，這種針霸道歹毒，你說我能不先下手嗎？」

她不待谷飛雲開口，又道：「好了，我眞的要走了。」（未完・廿二）

新派武俠長篇

血劍屠龍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鍾玉郎佈下的計劃，想利用秘密組合破壞欽差余浩然的查案，覬他和徐不凡的會晤，出示假詔時被襲擊死去，余不凡爲了追踪余御史的靈魂，自己又變成幽靈轉入地獄，他本身是閻王特使，出示閻王令，鬼官、鬼卒莫不聽命，查明余御史靈魂尚未報到，徐不凡只好等候，順便追查黃明德、宏德、綿綿等下落，是否死在枉死城內，還追查副總兵尤猛的靈魂……

特使地獄辦案　權奸法網難逃

黃綿綿接着道：「不單田裡的幹活，全部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還要照顧兩位老人家的起居飲食。」

太多的苦難，加諸在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身上，的確不能負荷。

徐不凡柔聲安慰道：「綿綿，快別哭了，哥哥既然來到冥府，絕不會眼睜睜的看着妳受苦受難，我這兒有呂洞仙的靈丹妙藥，一定可以治好兩位師叔的病，另外，回頭我跟城主說一聲，你們乾脆再搬回枉死城去好了。」

聽說徐不凡有呂洞賓的靈丹妙藥，這才愁眉稍展，二人又談了一會兒閑話，徐不凡忽然說道：「綿綿，我問妳一件事，妳可知血劍、血書是被何人奪去？」

黃綿綿搖搖頭，道：「那天晚上，偷襲五柳莊的人，至少在百人以上，我不知道。」

「兩位師叔是否提起過？」

「沒有，從未提及血書、血劍之事。」

此時，高天木、王石娘已飄然而返，猪肉牛肉、白麵大菜、大包小包的日用品各物提了一大堆。徐不凡幫黃綿綿提着高粱麵，她自己拿着抓來的藥，四人結伴向東行去。

約莫走出十幾里來至一處山脚下，在一塊大岩石的下面，有三間用茅草竹木建成，極爲簡陋的小房子。

外面簡陋，裡面更加破爛，進門處有兩條長板凳，此外別無長物，土做的牆壁，處處斑駁，泥土地上一塊濕一塊乾，濃濃的霉氣薰人欲嘔。

黃綿綿尷尬的笑一笑，對高天木、王石娘道：「兩位快請坐，請坐！」

王石娘道：「黃姑娘別客氣，快說廚房在那裡，我去給大家弄吃的去。」

廚房只不過是一個棚子，就在外面屋簷下，王石娘、高天木轉身退出。突聞另一間房內，有一個低沉而又虛弱的聲音說道：「綿兒，外面是誰呀，是不是地主又派人來催討田租了？」

黃綿綿道：「大叔，不是催討田租的，是徐哥哥徐不凡來了。」

徐不凡跨步而入，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副蒼涼景象，兩張編搭的竹床上，躺着兩位面如黃蠟、骨瘦如柴、神情極爲頹喪憂戚的老人，正是黃綿綿的二叔黃明德，與三叔黃宏德。

二人雖瘦弱不堪，却腹大如鼓，一個扁長，一個渾圓，好像在肚子裡特地塞滿了東西似的，正自雙手捧腹，呻吟不已。

想那五柳莊，稱得上是武林重鎮，江湖翹楚，財大勢大，養尊處優，黃氏昆仲更是響噹噹的人物，做夢也想不到，懷璧招災，爲了血書、血劍竟惹來滅門之禍，死後又在陰府受此煎熬，就算是鐵石心腸的人，也不免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徐不凡暗地裡抹了一把淚，上前一一請安問好，忙將呂洞賓的靈丹妙藥取出來，給二人各服一粒。

呂洞賓的靈藥果然神效，不到一盞熱茶的工夫，便精神大振，已可下

……只是……如故，毫未消減。

……位師叔感覺如

……多了，呂

……已有三

……踱

……

看一看，或可理出一點頭緒。」

忽聞門外有人接口說道：「哈哈，小娃兒，你慧根不淺，小小年紀就已經參透了三分天機。」

人還沒有到，先聽到一陣「劈塌！劈塌！」拖着鞋子走路的聲音，接着是一股濃濃的酒氣，然後才看到濟顛和尚。

徐不凡喜出望外的道：「老神仙來得正好，快來看看我兩位師叔的病。」

濟顛望着黃明德、黃宏德的大肚皮，搖搖頭，咧嘴笑道：「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呂洞仙的仙藥醫不好的病，我老人家也同樣回天乏術。」

黃綿綿聞言大急，噗通一聲跪下，淚流滿面的道：「久聞老仙翁法力……，務請大發慈悲，救救我的兩位……」

……顛收起酒葫蘆，不再言語，上……人的肚皮，敲一敲，再聽一……的語氣說道：「肚子裏有東……

……一怔，道：「是甚麼東……

……道。」

……石化解？」

……物仍在陽世，陰間無……兩位師叔的遺……怪？」

……怎會連呂仙

……

「請兩位師叔想想看，那天被襲之時，是否有人將暗器之類的東西打入體內？」

黃明德搖頭否認，黃宏德道：「當時的惡鬥雖然極爲慘烈，時間却甚短暫，不曾見有人使用暗器。」

黃綿綿道：「會不會是死後，被人開腔破腹，放進甚麼東西去？」

濟顛再瞧瞧二人隆起的肚子，笑呵呵的道：「女娃兒蘭心慧質，東西的確是死後被人放進去的。」

徐不凡困惑的說：「誰會往死人肚裡放東西？」

濟顛招指一算，道：「第一是活人；第二是自己人；第三放的是寶貝。」

徐不凡若有所悟，轉對黃明德道：「二師叔遇難的時候，咱們五柳莊內是否還有活着的人？」

黃明德略一尋思後道：「老夫與你三師叔是死在屋內的，其時你師父仍在屋外，正與各派高手作殊死鬥，餘皆血染黃沙，亡命五柳莊。」

徐不凡心頭的迷霧已開，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師父他老人家在最後關頭……」

濟顛打斷他的話，道：「對了，對了，孺子可教，你總算摸對了方向，日後只要掘墓開棺，將東西取出來，病體自可不藥而癒。」

王石娘適時走了進來，謂飯菜俱已備齊，大家一致挽留濟公和尚共進晚餐，濟顛歪着頭問王石娘：「有沒有酒？」

「沒有。」

「有沒有狗肉？」

「也沒有！」

「無酒不成筵，無狗不成餐，我老人家對普通的飯食沒興趣，就此告辭了。」

哈哈大笑聲中，人已出屋而去，當大夥兒送至門口時，早已失去濟顛的踪影，却見一側多了五間明淨雅緻的小木屋，飯食就擺在中間的堂屋裡，徐不凡面露慍怒之色，道：「是你們兩個的傑作？」

高天木躬身答道：「沒有主人的許可，奴才斗膽也不敢擅作主張，是道濟老神仙念黃姑娘孝心可感，特地作法蓋的。」

走進新居去，床桌椅櫃、被褥毛毯，家用各物，一應俱全，黃綿綿激動得熱淚滾滾，感激的話說個沒完沒了。

徐不凡招呼大家坐下用餐，席間添菜挾肉，噓寒問暖，對二老極爲恭謹。自然也談了許多往事，尤其是肆虐五柳莊的兇手，徐不凡又得到不少新資料。

最高興的當然是黃綿綿，以激動的語氣說道：「五六年來，今天這一頓飯最豐盛，也最愉快，希望不凡哥返回陽世時，從速將兩位叔叔腹中之物取出來，平平安安的過一段好日子。」

黃明德却慨然一歎，道：「綿綿，

道

都

了。這

一支『狼牙

就叫狼牙棒，不

凡哥認識他？」

「不認識，是在十殿結交的一位鬼朋友，託我找他尋仇，這傢伙在陽世時就不是一個好東西。」

厲害得很，

曾低估我的對

苗的爲甚麼會

地？」

苗通只是別人的一名

的地主另有其人。」

，這個人從來不會露過

地是怎麼來的？」

都是半搶半騙半買的。」

在那裡？」

知道。」

不知道怎麼繳租？」

「苗通指定一個地方，我們送到後走，然後他會派人來收，品質不佳，或斤兩不足者，日後他會加倍討回來。」

徐不凡雙眉一挑，道：「如此看來，苗通後面的主子一定是一頭老狐狸，而且來頭不小。」

「嗯，凡是種他的地的人，都說一定是一個大奸大惡，而又財大勢大的大梟雄大惡霸。」

「綿綿，我們應該繳多少糧？」

「五百斤小麥，可是家裡面總共還不到三百斤。」

「沒有關係，糧食我來想辦法，明天咱們準時給他送到指定地點去。」

* * *

這一座山，算不上是一座大山，因爲縱橫不過數百丈，但山勢陡峭，直插雲霄，仰望不見峯巔，冥府裡的鬼都稱這座山叫「筆管山」。

離地面十數丈處，有一道寬廣的瀑布直瀉山谷，水勢湍急，水花四濺，形成一大片濛濛水霧，蔚爲奇絕美景。

不遠處有一個平台，平台上井然有序的已放着好幾十包糧食，目力所及之處却見不到一個人。

午正時分，山下傳來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不久便見到高天木與王石娘，用板車推上來五包糧食，徐不凡、黃綿綿默默地跟在後面，一言不發。

徐不凡將附近的地形仔細察看一遍，待糧食卸好後，便一齊下山去。

當然不會就此離開，行出不及百丈，便又繞道折回來。

徐不凡與黃綿綿雙雙提足一躍，落在一棵參天古樹上，平台、瀑布盡收眼底。

「綿綿，以前你們送田租來的時候，可曾看到苗通從何處出入？」

「沒有，姓苗的一再交代，叫大家把糧食放下就走，時間不得超過午正，不准在三里以內逗留，違反的人只有死路一條。三年前有一家佃戶，曾闖入禁區，在暗中窺伺，結果被苗通活活打死，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人敢偷看了。」

「平時，有沒有人到這兒遊玩呢？」

「傳聞瀑布附近有妖怪，誰也不敢來。」

「嗯，我懂了，一切的一切都是苗通和他後面的主子在搗鬼。」

王石娘忽然在下面說道：「主人，十殿的紅衣捕頭大人到。」

徐不凡低頭一看，紅衣捕頭、黑衣捕快都到了，還帶來十名牛頭，十名馬面，徐不凡招招手，紅衣捕頭與黑衣捕快皆騰身上了樹梢。

「詳細的情形，兩位都知道了吧？」

紅衣捕頭道：「知道了，昨夜天木兄說得很清楚。」

「恭喜兩位，如果不凡判斷不錯，今天一定可以逮到大魚，而且還不止一條。」

「苗通既然命人將糧食放在此處，想來他們的巢穴應該不會離此太遠。」

「捕頭之言極是，我想十九就在這附近。」

「可是，筆管山陡峭，瀑布水急，這附近似無容身之處。」

「自然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然早就被冥府發現了。」

「依特使看，他們會在何時現身？」

「歹徒心思細密，處處設防，不可能很快出現，最早也在丑時以後。」

果然，徐不凡料事如神，直至丑時已過，寅正之時，筆管山下，瀑布

文秀，突如其來的冒出一個鬼來。

這個鬼出現得太突然，眞好像是從地上冒出來似的，根本不知來自何

綿綿一眼就認了出來，噤聲告

牙棒苗通。」

立在樹蔭下，

，一雙骨

很久，

十

過隙，苗通只覺得眼前一花，已被徐不凡率衆圍起來。

徐不凡踏上一步，沉聲喝道：「你們被捕了！」

狠牙棒苗通大吃一驚，道：「你是誰？」

「閻王特使，專門逮捕你的人。」

「老子一沒殺人，二沒搶劫，你憑甚麼逮捕我？」

「單憑你橫征暴斂，欺壓善良，就足夠上刀山下油鍋，何況還有更嚴重的罪。」

「老子還有甚麼罪？」

徐不凡取出黑名單，仔細一看，道：「首先，我必須驗明正身，你是否苗通，人稱狠牙棒，江南人氏？」

苗通特意晃動一下手中的狠牙棒道：「錯不了，天下只有一個狠牙棒如假包換。」

一個賀坤，爲人笑口常開，人

其人宅心仁厚，樂善好施

朋友只要找上賀家的門，

難題也莫不迎刃而解，所

叫他活財神，你不會不

字，苗通臉色大變，

到底是誰？」

物在陰間結交的陽

題呢。」

賀坤這個人。」

「你落魄江湖，潦倒異鄉，活財神可憐你，慨予收容，視你如親人兄弟，想不到你居然恩將仇報，寡廉鮮耻，姦人妻女，霸人產業，最後還要了賀坤的命，這可是事實？」

「他媽的，人都死了，還提這些八百年的老帳幹甚麼？」

「一世債，百世還，陽世不還陰世還，我現在就要你得到應得的報應。」

「徐不凡，你好大的口氣，苗爺爺可不是嚇唬大的。」

「苗通，別廢話，按照徐某在陽世的規矩，是先插血旗，再送血帖，然後才取項上吃飯的傢伙，因你住址不詳，投送無門，沒有辦法照我的規矩來辦，怎麼樣，有何遺言後事，儘可以交代清楚，徐某可以給你足够的時間。」

這是徐不凡一貫的作風，也是事實，但在苗通聽來却氣冲斗牛，簡直把他的性命視作囊中物，當下虎吼一聲：「他媽的，不必等，老子現在就砸爛你這個狂小子！」

說幹眞幹，狠牙棒挽起無數棒影，劈頭蓋面砸下去。

此人身高體壯，力大無窮，又在盛怒之下出手，招中套招，式中帶式，其猛如山，其快如風，一眨眼便攻出七棒八掌，看得黃綿綿心頭大駭，挺身捨命相助。另一邊，那五個運糧的傢伙，也一湧而上，擺出一副打羣架的架式。

徐不凡不退反進，接連避過他的三棒三掌後，陡地一聲獅子吼，左臂猛一抬，嗆朗朗的一聲響，狠牙棒撞斷三根狠牙，脫手斜飛出去。徐不凡得理不饒人，右手的短刀直朝他脖子上抹。

這時候苗通才曉得遇上了煞星，七魂少了三魂，就地打了一個滾，貼地飛起，急往右側的萬丈深谷裡瀉去。

「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今天是死定了！」

喝聲中，徐不凡原式不變，咬着尾巴追下去，但見刀光一閃，血泉狂噴，苗通終歸逃不過徐不凡的追魂一擊，吃飯的傢伙已掛在鐵耙上，一具沒了頭的屍體墜落谷底，隨波而去。

徐不凡好妙的功夫，眞氣上提，雙臂一抖，又飄回原來的地方。

五個運糧小鬼，早已被高天木、王石娘、黃綿綿、紅衣捕頭、黑衣捕快，一人一個活捉了。

徐不凡一鳴驚人，紅衣捕頭大爲讚賞，道：「特使天人神技，威震陰陽，的確不同凡響，老夫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了，但不知這五個惡鬼如何處理？」

「這幾個傢伙也一定不是甚麼好東西，先押起來，請十殿閻君慢慢去查，然後再按律懲處。」

紅衣捕頭頷首應是，早有牛頭、

的

飯

漢不吃

，惡鬼略作

是秦丞相。」

秦丞相！」

然是秦檜秦丞相！」

此話一出，全場的人鬼都呆住了，任何人都想不到，這位宋朝權奸一代梟雄，大漢民族的千古罪人，居

，不約而

道：「走，你帶

隻老狐狸。」

一條被雜草掩沒

的羊腸小徑，上爬

瀑布走去。

如削，有一條人工修鑿

從頂端瀉下，有五六尺

沿着山徑走沒多遠，在瀑

，有一個僅可容二三人並

洞。

很深，且彎彎曲曲，不知道

，幸有油燈照明，走起來並不

難，越往裡走，山洞也越發寬廣開

。

那惡鬼與徐不凡走在一起，這時小聲說道：「秦丞相有一支六十名組成的衛隊，個個身手不凡，經常會在此巡邏，要小心。」

徐不凡道：「奇怪，洞口怎麼沒有警衛！」

「有，因為我們搬糧食，他偷懶進去歇着了。」

一語未畢，洞內傳來一陣規律的脚步聲，從聲音上判斷，徐不凡馬上斷定是三個人，立命王石娘、高天木利用隱暗之處抄上去。

「那一個？」

「是我，搬糧食的。」

彼此一問一答，都是熟人的聲音，拐過一個彎兒，徐不凡馬上看到有三個身穿宋代戎裝的兵士，正一前二後的迎面走來。

兵士不是瞎子，一見情形不對，立即沉臉喝道：「大膽，你怎麼可以帶冥府的人進入機密重地。」

說話中，伸手拔刀，就要往上撲，可是，他們快，徐不凡主僕更快，刀才拔出三寸不到，手腕已被人扣住，牛頭，馬面動作好熟練，眨眼工夫便將三名警衛鎖住。

行行復行行，七轉八折，陡覺眼前一亮，轉出最後一道彎兒，洞勢豁然而開，呈現在面前的是一個百丈方圓的山谷。

四面絕壁插天，谷底平坦肥沃，處處異草，遍地花香，松柏楊柳，排列成行，有如人間仙境，世外桃源。

正對面，山壁下，有一棟宮殿式的建築，「小洞天」三字其大如斗，百丈外清晰可見。紅衣捕頭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地方，好地方，如非親目所見，真不敢相信陰曹地府還有這麼一處絕妙勝景。」

徐不凡傲然卓立山洞口前，掏出一面血旗，一張血帖，交給那名惡鬼，道：「去，把這血旗、血帖交給秦檜那個老匹夫，告訴他，說我徐不凡要在半個時辰之後，要他吃飯的傢伙。」

惡鬼嚇了一跳，道：「我不敢！丞相一定會殺了我。」

「那你就將血旗插上小洞天，將血帖找一個地方偷貼上去。」

「徐爺，你高抬貴手，就饒了我吧，打死我小的也不敢去，秦檜一向心狠手辣，查出來一定會把我剁成肉泥。」

雙膝跪地，磕頭不止，其狀極為惶悚恐懼。

王石娘嗤之以鼻，罵了一句。「沒有出息！」對徐不凡道：「主人，還是讓奴才去吧。」

徐不凡遲疑一下，道：「好吧，速去速回，在時辰未到之前不可妄動干戈。」

紅衣捕頭却大不以為然，道：「特使，兵貴神速，打鐵趁熱，攻其不備方為上策，這樣做豈不是故意要他有所防範？」

「我就是要他在全力戒備下丟腦袋，這樣他才心服口服，死而無怨。」

「萬一被他溜掉怎麼辦？」

「不可能，血旗之下從無漏網之魚。」

徐不凡心堅如鐵，任何人皆無法改變他既定的規矩，紅衣捕頭不再言語，王石娘身形三閃，已沒入百花深處。

不久，小洞天內射出四條人影，一前三後，王石娘的行藏已露，有三名警衛隨後追下來。

谷內戒備甚嚴，一路攔截，當他們追至切近時，已增加至十七八名。

王石娘身手敏捷，無人能奈何得了她，還從小洞天內帶出來一炷香，伸手插在徐不凡身後的石壁上。

衛隊皆身著戎裝，刀已出鞘，其中一名怒喝道：「你們是從那裡來的，

闖『小洞天』？」

的道：「來自幽冥

州，此來是想

兩界

警衛刀鋒急轉，方待對付黃綿綿，不料寶刀已經到了徐不凡手上。

黃綿綿怒叱道：「自作孽，不可活，這是你自找的，怨不得誰。」

多年的怨氣，一古腦兒發洩出來，「靈蛇吐信」，一劍穿心而過，那警衛僅哼了半聲，便倒卧血泊中。

「拿下！」

徐不凡見衛隊蜂擁而上，不肯甘休，立即傳下逮捕令，高天木、王石娘是何等身手，再加上紅衣捕頭、黑衣捕快，以及牛頭、馬面、黃綿綿，交手不及三十合，便全部作了階下囚。

經過這一陣折騰，早已驚動了小洞天內所有的鬼，遠遠望去，裡面鬼幢幢，正在調兵遣將。

黃綿綿恨透了小洞天內的吸血蟲

「不凡哥，咱們現在就殺進

凡見香頭尚餘五寸多長，道

現在還不是下手的時候。」

方待再出言力爭，驀覺空

有一條黑影掠空而來，

快，又故意帶起一片刺

正對準徐不凡，顯然

手的人物。

互望一眼，雙雙

空硬拚兩掌，

飄飄的落在

一個猴臉尖

猴臉老者落地後，未再出手進招，王石娘心有未甘，方欲決一雌雄，却被徐不凡阻止了，含笑說道：「小洞天內卧虎藏龍，閣下的這一身功夫真不賴。」

「好說好說，在小洞天內，像老夫這種身手的還多得很。」

「閣下怎麼稱呼？」

「人鬼殊異，陰陽相隔，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老夫是來告訴各位，我家丞相有請。」

彼此已兵戎相見，勢成水火，老奸臣竟會出言相請，實出大家意料之外，真不懂他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但既請之，則去之，徐不凡不假思索，便爽快的答應下來。

繞荷池，過菊園，穿越過紫羅蘭紮成的花木甬道，一大片綠油油的如茵草地的盡頭，就是小洞天。

近處看，益見小洞天的壯麗宏偉，門口刀劍林立，戒備嚴密，徐不凡主僕一通過，隊形倏變，刀劍齊舉，將紅衣捕頭等堵在外面。

黃綿綿眼一瞪，挺劍作勢欲發，道：「你們想幹甚麼？」

衛隊默不作聲，猴臉老頭嘿嘿冷笑道：「對不起，丞相只准徐不凡主僕三人晉見。」

黃綿綿實在放心不下，堅欲同行，徐不凡道：「綿綿，沒有關係，你們在外面等着吧，就算是虎穴龍潭，我也一定會將老賊的腦袋割下來。」

跟着猴臉老頭走進去一看，大殿內金碧輝煌，如置身金鑾寶殿，前面一字兒排着四排衛隊，每排十人，衛隊的後面高台上，金交椅中坐着一位一身官服官帽，滿臉奸詐邪惡，鼠目鷹鼻的老頭子，想來必是遺臭萬年的秦檜無疑。

秦檜的下首還坐着一個人，不知其為何許人也。

另有五位與猴臉老者打扮相同，年齡相若的人，貼身緊立在左、右、後側，防備不謂不嚴，好像鐵壁銅牆。

插在木柱上的香火頭，還剩下兩寸多，血旗插在另一根柱子上，血帖就貼在下面。

猴臉老者恭身說道：「啓稟丞相，徐不凡到。」

秦檜嗯了一聲，猴臉老頭可能是有意炫耀，猛一式「旱地拔葱」，從衛隊頭頂飛過，落在奸相一側。

兩道冷電似的眸光，從徐不凡身上一掃而過，秦檜不快不慢的說道：「你就是血轎的主人，閻王特使徐不凡？」

血轎的主人屬於陽世，他怎麼可能知道？徐不凡不由暗吃一驚，在衛隊的前面丈許之處站住，冷聲說道：「你的消息倒挺靈通，連陽世的事也知道。」

秦檜的語調還是很慢，道：「這沒有甚麼，消息是被你殺掉的人帶進冥

……頭

……保有你

……貴，你可

……係私通金兀朮，

……議之名，行賣國之

賣，割地事仇，認賊作父，神明共鑑，人鬼齊憤，你能否認得了？」

「哼，黃口小兒，你那懂得君國大事，當時宋弱金强，和則可以苟安，

……宋室江山……何況上面還……奉命行事吧……你以和愚帝，帝以……你奉何人之命？大概……命令吧？」

……側的那個乾癟老頭忽……「徐不凡，你口口聲聲說……人，出賣宋室江山，事關……英名，可不能信口開河。」

……凡目光如電，從頭至脚打量……道：「閣下是誰？」

……人聳聳肩胛，得意洋洋的道：……夫王倫。」

「王倫？你就是那個被金人擄去，又放回來的漢奸王倫？」

「住口，娃兒小小年紀，說話須留口德。」

「好極了，你就是一個活証人，當年金兀朮遣書秦檜，命他計殺岳武穆，以和愚宋，那個捎書送信的人就是你，你們兩個逍遙的時間已經夠久了。」

王倫勃然大怒道：「胡說，絕無此事，空口無憑，老夫要你拿出証據來。」

「拿甚麼証據？」

「那封書信。」

徐不凡憑的是陽世的史實，十殿的黑名單，根本沒有物証，這一問可把他難住了，正感不知如何作答，頭頂之上突然飄下來一封信，徐不凡抬頭一看，濟顛和尚正躺在橫樑上喝老酒，而那封信正是金兀朮親筆所書。

當即將書信拋給秦檜，厲色說道：「秦檜，原信在此，你有一百張嘴也推不掉了。」

秦檜哈哈笑道：「這已是八百年前的陳年往事，不去管它，我問你，願不願意跟着老夫闖天下？」

「你這是明知故問，香火頭將熄，你的時辰快到了。」

「你不答應？」

「廢話。」

「好，不答應老夫就叫你死，給我殺。」

殺字甫出口，四十名衛隊，六個貼身保鏢，都還沒有來得及出手，徐不凡主僕先發制人，已自虎撲而出。

登時，刀光劍影，殺聲震天，四十名衛隊，六名保鏢，或騰或踞，在秦檜的面前佈下一道肉屏風，全力截殺。

徐不凡主僕實在太厲害，勇往直前，毫不退縮，像三支鋒銳的尖錐，硬生生的插進肉屏風裡去。

四十名衛隊擋不住！

六名保鏢也擋不住！

一聲慘叫！

一股血箭！

一顆腦袋！

木柱上的香火頭一熄，秦檜吃飯的傢伙便已滚落在地。從此，這位一代巨奸，便沉淪九幽，永世不得翻身。

一招！又是一招！秦檜雖在重兵保護下，依然逃不過徐不凡的追魂一擊，登時羣鬼色變，震懾全場，大家皆呆若木鷄，未敢再輕舉妄動。

徐不凡傲立金階之上，朗聲說道：「各位，徐某說過，今天只殺秦檜一個，識相的最好自己出去，向牛頭馬面報到，新賬舊欠，相信十殿會給你們算清楚，欠人的遲早總歸是要還。那一位如果不服氣，直管上，徐不凡願在此候教。」

樹倒猢猻散，大家面面相覷，沒有一個敢動的，叮叮噹噹一陣響，四十名衛隊首先丢下刀劍，向殿外報到去了。

接着，王倫仰首一歎，垂頭喪氣的出去了，六名保鏢交換一個眼色，也接踵而出。

不知何時，濟顛已悄然離去，徐不凡剛處理完秦檜的骷髏，猛聽得殿外一陣騷動，急忙發足奔出。

糟！黃綿綿與黑衣捕快跌坐在地，看來傷勢不輕，三名牛頭馬面的情形更糟，已倒臥血泊中，氣絕身亡。

這一驚非同小可，徐不凡忙將黃綿綿拉起來，道：「這是怎麼回事？」

黃綿綿道：「那六個保鏢出其不意，猝然施襲，與王倫一齊逃走了，另外還有一匹灰色的狠爲他們斷後。」

「狠呢？」

（未完．六）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